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九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五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徵君陳先生年譜

清·管慶祺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

《徵君陳先生年譜》一卷、附録一卷，清管慶祺編撰。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戊寅叢編》本。

陳奐（一七八六—一八六三），字倬雲，號碩甫，晚號南園老人，江蘇長洲（今江蘇吴縣）人，清經學家。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先後師事江沅、段玉裁，受教於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畢生專攻《毛詩》，篤守《毛傳》，崇信西漢古説，闡釋發揮，融會貫通，簡明扼要，梁啓超稱其爲「疏家模範」。著有《毛詩傳疏》、《毛詩説》、《毛詩音》等。

管慶祺，字吉雲，號洵美，又號心梅，江蘇元和（今江蘇吴縣）人，諸生，奂高第弟子。

此編述陳奂從學、交遊、授學、著述爲詳，又「多據徵君自撰《師友淵源記》，年經月緯，於出處學問摭採甚詳」，末附行狀、傳記等，頗爲簡要得法。

徵君陳先生年譜

門人元和管慶祺心梅撰次

先生諱奐、字倬雲、號碩甫。曾祖璞完公諱朝玉、祖瀾平公諱浩、爲曾祖母劉太宜人乞養、辭中城正指揮之職歸里。由崇明徙居蘇州南園埽葉莊畔一瓢徵君故宅。父諱植、與叔父瀍吾公諱樸、季父渠亭公諱格同產、以樹德勖子、世稱丈芸先生。母趙太安人。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歲。

先生於是年正月初五日生。

五十二年丁未、二歲。

五十三年戊申、三歲。

五十四年己酉、四歲。

先生始入塾、受業金匱顧殿德先生。案、先生著淵源記云、顧諱遂、字殿德、江蘇金匱庠生、奐發蒙師也。明東林涇陽先生之來

孫、講學以立身行己爲本、著開盆館若干卷。先大父瀾平公喜師道德、敦請教授叔父滄吾公、季父葉亭公。奂四歲入塾、師教之、識文光射斗四字、因色喜、遂許從姪竹蒔公女以緜姻焉。

五十五年庚戌、五歲。

先生受業金匱顧嚮山先生、與胞兄尊湖（恒）、從弟鞠人（錫）同學。案、淵源記云、顧諱桐、字嚮山、殿德師長子。時同館南園、授奂以四子書、易、書、詩、禮記。教以先儒讀書法、讀上句、若無下句、非許將汕舌滑、必字字拋磚落地。遂今猶可記誦者、師之教也。始庚戌、終乙卯、共六年。

五十六年辛亥、六歲。

五十七年壬子、七歲。

五十八年癸丑、八歲。

瀾平公卒。先生遵丈芸公命、仍從嚮山先生受經。案、淵源記云、五十八年癸丑、還大父喪、先考丈芸公命仍執贄焉。

五十九年甲寅、九歲。

六十年乙卯、十歲。

嘉慶元年丙辰、十一歲。

先生從錫山司馬賓渭先生、受周官、春秋左氏傳。案、淵源記云、司馬諱錫朋、字賓渭、無錫庠生。授誠周官、左氏傳。其時蒙塾謂周官非周公書、春秋遵用胡安定傳。唯師獨破蒙塾之論、以爲二經學生所必讀書、而後我家子弟皆讀周官、左氏傳矣。奐十一歲從侍晚膳、師顧庭中、盆藕作爲方式、問曰、此方式於左氏兵陳何若。誠以魚麗之陳對、師甚喜。賜栱盤飧于食之。嘉慶元年丙辰、二年丁巳皆在門。

二年丁巳、十二歲。

三年戊午、十三歲。

先生仍從殿德先生。秋、殿德先生疾歸、薦江陰陳南喬先生代館、因受業焉。案、淵源記云、陳諱兆熊、字南喬、江陰庠生。戊午春、殿德師仍來爾館。秋、有疾歸里、薦南喬師代權館事、因受業焉。戊午至庚申皆在門。

四年己未、十四歲。

先生始習制舉文。

五年庚申、十五歲。

先生偕兄尊湖弟藕人出就縣府試。

六年辛酉、十六歲。

先生受業金匱顧履中先生。案、淵源記云、履中諱光照、殷德師之從孫也。辛酉壬戌皆在門。

七年壬戌、十七歲。

八年癸亥、十八歲。

先生受業金匱楊惕齋先生、與胞弟莘耕逵同學。案、淵源記云、惕齋諱德壎、金匱廩貢、溧陽訓導。師恒作典制八比文、几上陳徐氏乾學讀禮通考、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二書、摘備要領、自有課程。然而不許學徒觀習者、恐窒礙其文辭也。奂每伺師解館、竊過錄之。及囘館、放還几案、師若弗知也。癸亥至己巳共七年、奂得漸知讀書門徑者、實權輿於此。

九年甲子、十九歲。

十年乙丑、二十歲。

十一年丙寅、二十一歲。

十二年丁卯、二十二歲。

十三年戊辰、二十三歲。

十四年己巳、二十四歲。

十五年庚午、二十五歲。

先生受業江子蘭先生、始爲校讎之學。因子蘭先生得識段若膺先生。案、淵源記云、子蘭諱沅、一字鐵君、吳縣廩貢。精篆楷、工帖括、徵士艮庭先生孫。艮庭爲松崖惠先生高弟、故師於經學盡得其傳。庚午、辛未、館奐家、課學子業。間以校讎之法請授、而後知讀書之道必如是、乃可步及前人。段若膺師與艮庭先生友善、著六書音均表、發明平上入分合相配、曰、此表推艮庭子蘭知之、外無第三人知之者。奐遂憤發、是日雞鳴起、夜半雞鳴止、盡一晝夜、探其梗概。若膺師著經韵樓文集未定本、切囑勿借予人。奐私心選錄、加小圈以爲記。若膺師曰、子蘭何復借予人耶。師猝無以應、唯曰、我館陳徒好讀書、或者是。若膺師指示圖記、迺曰、果是陳徒。陳徒讀書種子也、吾將往見之。奐因是得識若膺師。子蘭師說禪學、通釋典、茹素。祝髮而卒于家、年七十有二。著說文解字音均表注十七篇、藏嗣孫文焌家。文焌字彤甫、庠生。案、若膺諱玉裁、詳後。

十六年辛未、二十六歲。

十七年壬申、二十七歲。

先生受業鎮洋王芑堂先生。十月、提學吏部左侍郎長白文遠皋先生科試、補本

學博士弟子員。案、淵源記云、芑堂諱樹穀、鎮洋歲貢。自明中築至師、十七世爲秀才、子若孫亦爲秀才、十八九世矣。江南小試、首推利器之品。王中、奐年二十七、遊於門。是年十月、補博士弟子員。宗師文諱避御名、改諱耀、字遂案、兵白人、吏部左侍郎。奐就試玉案、經解坐號在閣字、正曙則於字。叔父淡齋公問坐號、應口以經解號對。公曰、女進學矣。余家家法嚴、唯唯不敢啓問。退而知公樹庭前盆蘭、忽發一枝、一花數點、十八鮮、馨香遠聞、懸冬不撒。或者謂此後日治經之祥。十二月、遂受業于枝圖。枝圖、若膺先生所居。

十二月、受業於金壇段若膺先生。案、淵源記云、若膺諱玉裁、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年四十二、即告養引歸、僑居蘇州金閶門外白蓮橋枝園、鍵戶不問世事者數十年。嘉慶十七年壬申冬、十二月、會說文解字注授梓、子蘭師之閩、而以校讎委任。奐遂受業師門、朝夕相親、几席相接、疑必問、疑必析。日之所請益、夜筆之簿記。癸酉甲戌、在枝園。初、從姪兆熊同居兩園。乙亥春、將偕往之海門。師曰、汝聞道早、汝之學在唐儲陸孔上矣。又曰、汝未出門、交耳。讀書、舍此無他求矣。休甯戴東原先生師少先生四齡耳、謙焉執弟子禮。雖髦年稱先生、必垂手拱立。朔望莊誦先生手札一通。奐家術園、去枝園往返二十里而遙、來訪請授、月一至、或再至。鳴呼。師舉戴先生忠且敬、而勉勵後生猶復不厭不倦、惜從遊未久、志向又疏、堂奧逵深、不能窺知萬一、與愧愧且耿耿也。

十八年癸酉、二十八歲。

秋、先生隨江子蘭師赴試金陵、與通州王廣蔭菱堂、廣仁節山等訂交。菱堂與從姪兆熊俱登鄉榜、先生在枝園、專治古學、制舉文字、受業於同邑施蒙泉先生。案、淵

源記云、紫泉綜源、長洲人。原貫崇明、乾隆甲午舉人、官安徽黟縣。屏絕聲譽、林以讀[illegible]執與試之士。乾嘉間、掇巍科者四百餘人、可謂師門之極盛矣。奐在枝園、鈔作制藝文字、從之學、先後兩載。從弟焯字月樓、煥字楞香、亦先後從之學。

十九年甲戌、二十九歲。

二十年乙亥、三十歲。

春、先生偕從姪兆熊往海門。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一歲。

秋、先生從海門歸謁段若膺先生、先生有疾。八月赴江甯省試畢、又往視疾、疾益革。九月初八日、若膺師卒於枝園。奐、淵源記云、丙子、從海門歸謁、師喟然曰、吾似春蠶一般、繭既成、唯待斃焉已。八月、金陵試畢、視師疾、曰、吾年二十餘曾遘疾、六十年未嘗一日呻吟。今病不起矣。九月八日、終於枝園、壽八十有一。所箸六書音均表、說文解字注、尚書撰異、毛詩故訓傳小箋、詩經小學、春秋古經、周禮漢讀考、經韵樓文集若干種、若干卷。音均早刻、說文後成。其餘書目、女壻仁和龔闇齋觀察名麗正所刊。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二歲。

先生館吳縣潘戶部榕皋奕雋家、令兩孫遵祁、希甫受業焉。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三歲。

先生入都、獲交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暨令嗣伯申侍郎引之、棲霞郝蘭皋戶部懿行、大興徐星伯編修松、臨海金誠齋明經鶚、開化戴金溪比部敦元、時相過從。

案、淵源記云、念孫先生一字石臞、高郵州人。乾隆乙未進士、直隷永定河道、尚書文肅公安國子。公晚年始生先生、四歲即口授爾雅。稍長、從學於戴東原先生、故戴氏有段王兩家之學。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奐入都謁先生、先生有疾、從者扶而行、命無拱、且曰、吾不見客二十七年矣。段若膺先生歿後、天下遂無讀書人矣。送出及衖口、曰、犍病不能答拜、明日遣兒子引之答拜也。前輩之接待後進如此。每論答書、必於所託者得、或北書中經後人改竄、又復後人不能讀理、則審志研覈、日定以課程、發前人之未發、味人之不味、必底於有成而後止。嘗示奐詁三則、毛詩傳三則、端楷數千言、蓋以淡造自得者誨人也。引之字伯申、懷祖先生子。己未探花、官至工部尚書、諡文簡。戊寅、獲交於文簡、相與往復辨論、喋喋忘倦。四方學者至、必走相見文簡、文簡必道之、使相見。故在都門、頗有朋自遠來之樂。其時奐治毛詩、每一語助、發聲之例、文簡授以釋詞二卷、乃得擴吾知識。又預刊經義述聞三十卷、每一卷成、出相示、有疑義、常常問質。咨謂我與若學術既同、附遺出合、德不孤矣。年六十、事懷祖先生以孝。進謁、必丁甯曰、老人好論書、論書眠不得也、願毋久坐。為丁艱歸里、服滿補原官、尋卒於位。案、先生自注懷祖先生書後云、子引之、孫彥和、曾孫恩沛、皆有題、為擇四代手澤、裝成長卷。予又備載顛末、記不一。記附以余門諸弟子若管慶祺、潘遵祁、弟希甫、子姪親保、貢生馬釗、弟順銘、丁士涵、費寶錫、陳倬、楊峴、李善蘭、汪毓汾、隨後贊跋、各記淵源。卷長五六丈。庚申四月十三日、蘇城陷、此卷遺棄鈕家巷潘相國館中。又余作詩盧字義三十卷、江子

闕師點定。此藁及詩傳底藁、藏書除志旋疾俱逮康譜氏節中。郝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已未進士、官戶部主事。配王宜人、名照圓、字婉佺、卜居郡城東南隅、寄書以自樂。故當時著書家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之目。戶部性好箴、宜人則聰慧過之、偶持論不合、交誦辯難、或相對竟日不一語。然而貧窶無作、儉僕不備、無悔也。戶部身爲窮官、無意進取、唯肆力於經義。漏下四鼓者四十年、撰爾雅義疏十九卷、稿甫竟、適行官將南歸、王懷祖先生爲之點閱一通、以刻於粵東經解中。春秋說略、春秋比二書、其中表弟趙鳳崖刻之。山海經箋疏與宜人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正、早行於世。徐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嘉慶十年乙丑傳臚、年始壯、督學湖南、因公被議、出使回顧、周行二萬里。星伯謂余曰、未通語時、曾夢至一大殿、跪於堦、冕旒者膝下、而授以水晶圖章、給記山川地圖、瞭如指掌。此即出使之先兆乎。所撰漢書西域傳補注、伊犁總統事略、新疆南北路賦二篇、西域水道記五卷、西域志乘由是大備矣。金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以殿貢入部。余偶宿內城、夜半、聞發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竊任之。平旦、正衣冠往拜之、拒而不納、排闥入、意不悅、亦以我爲與試子也。詢請其所業、乃出藁於几上、曰、此非舉子業也。余加敬而受讀之、讀至大夫三門。詞欲與語、君改容曰、子亦嘗於此道者乎。挽手納之坐、恨相見晚。不兩月而卒、稿本留藏於汪瑟庵相國第。君因相國考優生也。生館地殯、既而啟附、與閩以歸臨浙、相國殁、余致書王伯申、向書、報云、其稿阮小芸亭刻粵東經解局矣、及檢稿解目錄、其無此書。小芸已卒、伯申又薨、於是遂不可得跡矣。後寓居杭州、訪諸浙閩與試者、始獲見。令嗣名城、字子完、邑諸生。子完謹守先人藁、珍重倍至。編成求古錄禮說十二卷、仍先人手定本也。末二卷金君與汪相國所難辨論、皆子完所輯存。子完持全藁、至杭州、未幾即殁、僅其遺孤半給耳。子完館會稽陳虞文、余謂廣文曰、寡若孤君有以問泣之、或其加意而撫校之。遺藁則兒必督教以屬之、而報之不忘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四歲。

先生從姪兆熊成進士、獲交陳修撰秋舫。案、淵源記云、陳沆字秋舫、湖北蘄水人。嘉慶己卯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與余從姪兆熊同榜進士、秋舫不相交親、而時觀於余、與說婷姚先生、執禮甚恭敬。常自言、狀元固不從學問中來也。秋七月、先生同胡給事墨莊承洪、朱編修蘭坡珔、陳編修石士用光、徐戶部樗亭璈、錢戶部衎石儀吉、蔣中書香度廷恩、魏明經默深源、胡戶部竹邨培翬、張上舍彥惟成孫、馮中書晉魚啟蓁、光刑部栗原聰諧、熊常從姪兆熊公祭鄭康成先師於京東隅萬柳堂。案、淵源記云、胡承洪字墨莊、安徽涇人。乙丑進士、由翰林遷御史。已卯秋七月、同人公祭鄭康成先師於京東隅萬柳堂、始得與墨莊交。後放福建巡道、轉調臺灣兵備道。任塋者三年、旋即引歸里、鍵戶著書。書無不覽、唯專意於毛氏詩傳。志術既同、往復討論、不絕於月。稱謂墨莊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為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稿為義類。及其病革之日、遺言屬校後箋、督頌汴水下無藥本、并為補結、乃知所治毛詩條列章句、不為完書。奐遂循爲、以義類排疏。乙未有此志、至是乃得堅。丙丁、戊己四年而疏成、惜乎墨莊返道山、不能乖與細論也。著有毛詩後箋、儀禮古今文疏、義爾雅古義、小爾雅義疏、文集、詩集若干卷。朱珔字蘭坡、壬戌進士、侍講。與墨莊同邑、主講吳郡正誼、紫陽、敷育甚衆。著詁經文鈔七十卷、續鈔二十卷。案、先生尚有小萬卷齋詩集、文集若干卷。徐璈字樗亭、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四年己巳進士、戶部主事。余一見於京師萬柳堂、後以迎養、乞改官浙江、知許呂臨海縣事。著有詩經廣詁若干卷。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其始崇尚宋儒理學、後發

川西漢人之誼、於詩齊、魯、韓三家最有功。作詩古微若干卷、[illegible]古微書千卷[illegible]國圖志若干卷。又作聖武紀、紀國朝武功、開邊拓土、邁越百王者、[illegible]。少負重望、道光甲辰始舉進士、官高郵州。胡培翬字紫裳、一字竹邨、安徽績溪人。己卯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官勤而處事密、時人稱其治官如治經、一字不肯放過。絕不受胥吏財賄、而抉隱指弊、胥吏咸憚之、故爲世所忌。遂事左遷、於是決意進取、引歸田里、常以著述自樂。主講鍾山、惜陰間、所至俱有造就。而於涇川一至再至。涇川與績城二百里而遙、去之日、作辭以勉謝門人。門人之設飲餞者相望不絕於道、可謂能得士矣。祖樸齋先生名匡衷、長於禮、入國史館儒林傳。紫裳能世其學、作儀禮正義、若燕寢考、與研六室文鈔、先刻以行世。閒泉、恐莊遺書、皆賴紫裳次第藏梓。高義尚忠、不忘故友者也。儀禮正義廣採博收、成書爲富。業未竟而病卒、士昏、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五篇、其門人江甯楊大堉爲之補稿、成四十卷。立夫陸制軍閣校刊、請祀鄉賢。金陵燬、板存蘇州。子肇狀字發泉、從余學。十戴

比部敦元出任粵東巡道。姿淵源記云、時奐眷屬在東平外貝國竹游先生義、遂與比部眷屬偕歸焉。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五歲。

先生因通州王菱堂咸階得識長白芝山仲來崧圃。宗翰。案、淵源記云、仲來字芝山、隸白漢軍筆帖式。之山姓劉、原名宗秀、與弟宗齡、字崧圃、家住京師齊化門。余初不識二劉、其介先公譽谷軍門曾鎮狼山、愛通州士、故偕菱堂王兄得識二劉、爲同窗友。蓋在嘉慶庚辰年也。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六歲。

先生與歸安姚鏡塘郎中（學塽）同寓京師順治門外水月禪林。繼將出部，桐鄉程春廬大理（同文）介鏡塘來見。（戴望案：此事與交汪舍人事，疑皆當在先生回南之後。）先生在杭州，得交錢塘汪內史遠孫（小米）、适孫（亞虞）、邁孫（少洪）、餘杭嚴上舍厚民（杰）、仁和趙秀才寬夫（坦）。（案淵源記云：汪遠孫字小米，浙江錢塘人。嘉慶十九年丙子舉人，候銓內閣中書。道光初年，余始交小米於錢塘。弟适孫字亞虞，邁孫字少洪。戴望案，開之曾文甥。民云，先生至杭州，主姚定菴舍人家，因識厚民。又介厚民得交小米舍人云。）

二年壬午，三十七歲。

奉天府府丞兼提學桐鄉程春廬（同文）聘請先生主講濼陽書院，辭之。（案淵源記云：冬，先生回南。）

三年癸未，三十八歲。（戴望案：是年，當館定菴舍人家，課其二子。長君孝拱、次□□均受業焉。）

四年甲申，三十九歲。

七月十三日，先生丁父丈芸公憂。（案淵源記云：毛憶字意香，同邑布衣。精書法，淡得古人筆妙，從游學者甚衆。余湖兄、辛耕弟皆能得其枕中秘。從旁竊聽，亦稍稍知筆法。先生品格高，有不當意者，雖權貴亦勿應其求。最服膺吾父，稱交甚。語人曰，丈芸先生，君子人也。道光四年甲申

秋七月十三日、吾父卽世、先生書忠信篤敬四大字、懸於靈帷前、題曰家訓、皆出巨手。七年丁亥重陽日、母趙安人卽世、先生書亦如之。吾七十有五、子孫寶視

字琴山、庠生、亦能書。冬、先生在上海龔闇齋署、與吳邑處士鈕匪石樹玉遇、處士以司馬類篇贈先生。案、淵源記云、鈕樹玉字匪石、布衣。家住太湖莫釐峯下、篤志好古、不應科舉業。著有說文新附考一卷、續考一卷。與同郡沈欽裴字狎鷗、締姻、狎鷗精曆術之學、作四元曆。舉人、荊溪教諭。

五年乙酉、四十歲。

秋、先生從姪兆熊典試閩闈。試畢、回侯官、陳編修恭甫壽祺寄贈所著左海五經異義疏證。案、淵源記云、陳壽祺字恭甫、福建侯官人、己未編修。講學授徒、閩人稱其賢。著有左海五經異義疏證。道光五年乙酉、姪兆熊典試閩闈、編修以是書郵寄蘇州。子喬樅卽乙酉所得士也、亦能世其家學。

六年丙戌、四十一歲。

七年丁亥、四十二歲。

九月初九日、先生丁母趙宜人憂。先生再入都、猶及見王觀察懷祖先生、屬校管荀書。

八年戊子、四十三歲。

先生館安徽觀察梁蘭滋家、觀察子寶森受業焉。案、淵源記云、梁生寶森字子喬、山東萊州府萊城人。父名蘭滋、觀察安徽。叔名萼涵、巡撫山西。梁氏僑處蘇州、與我屋南園不一里。子芷年十二、從讀書。道光戊子、己丑、庚寅三載、皆館宿其家。余時專意治毛詩、晝夜不欲寐、遂翻然曰、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好為人師、從古為患。為己且為人、兩面必一失。今而後誓不虛縻館家穀矣。遂力辭而後已。十一年辛卯之杭州、住西湖幾二十年、成詩疏三十卷、於以知能留之為不鑿也。

九年己丑、四十四歲。

十年庚寅、四十五歲。

十一年辛卯、四十六歲。

先生重至錢塘、偕汪小米遠孫宿西湖葛林園。案、淵源記、汪遠孫傳云、十一年辛卯、重至錢塘、偕宿西湖葛林園於後樓、得北山之水北樓。春秋佳日、焚香讀書以為常。嘗謂余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盍將所答毛詩作為傳疏、互相切證乎。余初編義類、至是始有採疏之志。此道光乙未年事也。六月、賃西溪俞氏屋、攜眷就家。案、淵源記云、西溪為北高峯後山之溪、溪旁綠以古梅、梅盛開時、無異仙境。明末遺老之所隱居、園在有古址存。辛卯六月、賃俞氏屋、攜眷就家、慨然遐思、終老西溪。

十二年壬辰、四十七歲。

先生從弟焗丹樓江南鄉試中式。案、淵源記云、沈炳垣字曉滄、浙江桐鄉人。嘉慶庚午舉人、江蘇督糧水利同知。道光壬辰科、分校秋闈、於某房見弟焗闈藝文過節讀、心知爲績學士、因推薦、得中式。

十三年癸巳、四十八歲。

十四年甲午、四十九歲。

烏程費曉樓丹旭爲先生繪西溪梅隱小景。案、因先生有終老西溪之志、遂繪此景以明之。案、淵源記云、費丹旭字曉樓、浙江烏程布衣。識曉樓於汪氏振綺堂、工詩、兼擅六法。又善爲人容、曾爲余寫西溪梅隱小景。此甲午歲事。先生

自注云、繪四十八小景唯肖。予閣題首引以西歸之路、非至交不跋。跋已盈卷矣、城陷遺亡、何啻擬人發夢。

十五年乙未、五十歲。

先生始作詩毛氏傳疏。

十六年丙申、五十一歲。

汪小米遠孫卒、先生以詩哭之。小米疾革、嘗招先生屬校遺書。至是、其弟亞虞适

孫即以小米遺書諄託。先生適遘疾、強邀至其家醫治之。案、湄源記云、丙申在杭州、小米疾甚、招吾往視、而以遺書相囑殷。余因哭之云、君去更無知己矣、我留且詰未刊書。所以諸其設也。小米友于弟、睦于親、家有四世藏書、振綺堂日甲於浙右。又富於貲、雅於年、故殹游經籍、所造者深。卒年僅四十有三、著有國語三種、漢書地理志兩卷。未[illegible]刊卷、尚有三家詩考證、世本集譜。弟适孫字亞虞、小米沒、亞虞卽陳亡兄書、相諄託。余遘疾、強邀至其家、亟爲診治、不辭勞瘁。曰、子則我亡兄兩人心血、若之何其遽赴溝壑耶。亞虞尚義、有血性。朋友有疑難、能哲赴其急。卒年僅四十。弟遺孫字少洪、牧良傑毅。承兩兄之志、留余於家、以完修輯之役。成數三年、少洪又卒、年四十有八。噫。余識振綺昆季二十餘年、主客無嫌、去就自適。詩疏之稿、留有成者、徒以有汪氏三昆矣。

十七年丁酉、五十二歲。

十八年戊戌、五十三歲。

十九年己亥、五十四歲。

先生毛詩疏成。

二十年庚子、五十五歲。

先生詩疏稿定。案、湄源記云、道光二十年庚子、詩疏稿已定、子仁、子範偕其趣刻、作補同知周孝生詒毅、湖南湘潭人、亦興力焉。英爽耶起、旋輟



殿。案、王諮丹、字子仁、高郵州人。以文備公蔭、得戶部主事。其出守嘉興時、書院盡特振興講院、欲請經師、與嘉湖士子說經講學、以爲教本之道莫先于此。修待招余、余亦欣然從之。與同僚議不果。陸授字子莼、鎮洋人、與余同受知于文達宗師、官浙江杭州府。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六歲。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七歲。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八歲。

海甯李善蘭來受業。案、謂源記云、李生善蘭、字秋紉、一號壬叔、浙江海甯州學生。甫入學、在錄遺場中、偶受教官謝書、途辭出、終身不就試。癸卯、余在禾郡、來學、從習九數之術。常立表線、用長短式、依節候以測日晷、使易稽考。有發綴算術、對數探源、弧矢啓祕、方圓闡幽、數學一歸、四九釋、橢圓捷法、八線數類撰詳稿、名冠於時。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九歲。

春、先生在禾郡、始訂交處士顧松圃穎吉。案、謂源記云、顧穎吉、字松圃、浙江嘉興處士、世習醫。至松圃、尤以醫學顯於時。事親孝、刲股以療親、懸像以事親、宜乎花甲初過而孫曾林立、天之所以報也。余因重松圃爲人、遂於甲辰訂交焉。碩甫案、是年爲嘉興令陳閣鄰先生振之傳校宋本管子、淮南子。閣鄰、福建侯官人。

二十五年乙巳、六十歲。

二十六年丙午、六十一歲。

二十七年丁未、六十二歲。

春、先生至滬濱、因徐紫珊 渭仁 得識郁泰峯明經。松年案、淵源記云、郁松年字泰峯、上海廩貢生。以勸捐議敘知州銜、不樂仕進。饒於貲、凡宋人典籍有未刻或刻而版燬者、不惜重貲、以購致鄴架、梨刻叢書。吳門黃氏百宋一廛所藏、歸山塘汪閬源家、近亦散布而入滬瀆矣。故一時知名士皆願與泰峯遊。張孝廉鑑辰字詠儀、每稱道之。詩疏刊成。費曉樓爲更作六十二歲像。元和管慶祺 心梅 來受業焉。案、淵源記云、管生慶祺字心梅、元和庠生。丁未歲、心梅年四十、爲恂恂執弟子禮、手校陸氏釋文。余曰、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尚書釋文、經開寶中陳諤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段先生尚書撰異、可爲入道門也。至於義即寓音、音可見義、其音之有變有情、不能全執古音而攝今音矣。心梅以爲然。

二十八年戊申、六十三歲。

福建汀州上杭邱希濬來受業焉。案、淵源記云、邱生希濬字湘帆、福建汀州上杭縣人、習五朵官度。戊申八月來就學、藏於寓。

冬、爲友人江蘇巡撫沔陽陸立夫 建瀛 校刻金鶚求古錄禮說。蘇府李方赤 璋煜

贈經明行修扁。案、淵源記云、李璋煜字方赤、一字箸汀、山東諸城人。嘉慶二十五年庚辰進士、出守蘇州。築館滄浪亭、與余舍比鄰。雖初相識、不輕以無事往見。方赤嘗題郡上留春閣、亦為余題西溪梅隱小景、故有非公事不至室之論。丁太夫人憂、將行、乃書經明行修扁贈之以去。服闋、擢粵東藩、調蘇藩、以病免。著有以羅己成書一冊、記蒞任勸懲士庶告示、蘇州人以為嘉道良吏、莫踰李公者也。楊以增字至堂、山東聊城人、與方赤同省相知。任開歸陳許道、時設刻書局於汴省、以書聘邀余。余未及往、聞遷去、乃返。

二十九年己酉、六十四歲。

先生為陸立夫制軍校刊郝戶部懿行爾雅義疏。案、淵源記云、道光二十九年、陸立夫制軍建瀛重刊爾雅義疏。立夫余舊相識、屬任校事、仍用王先生點閱之本。而其原稿在杭州殷厚民家、往守備土鈔錄其副藏於家。

三十年庚戌、六十五歲。

先生成公羊逸禮一卷。案、淵源記云、楊生峴。字見山、湖州歸安人。身材然修長、作諸有才能、長於春秋。余曰、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辨禮。穀梁氏文句極簡、必得治瞻數十年、用力既久、而後可發明其要義也。杭州曹葛民籀作春秋鑽燧、問序於余。余為書穀梁義十餘條。余於庚戌歲成公羊逸禮一卷、乙卯八月、以寄示見山。見山即於此科中式四十名舉人。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六歲。

郡紳公舉孝廉方正。

二年壬子、六十七歲。

奉部覆、准以孝廉方正召試。秋、先生自金陵歸里。十月、浙學使吳晴舫少宗伯鍾駿延先生主講詁經精舍、未果。案、澗源記云、吳鍾駿字崧甫、一字晴舫、吳人。少時與余同受業於施愛泉師。先生爲校影宋鈔本集韵。

三年癸丑、六十八歲。

先生爲其師金壇段懋堂大令玉裁請校官元和丁士良詳祀鄉賢、軍興、未逹禮部。二月十一日、粵賊洪秀全寇陷江寧、江督沔陽陸建瀛爲所害。賊乘勝陷鎮江、蘇常震動。先生偕弟莘耕避居錫邑夫容山之麓八字橋鎮。是年十一月、莘耕以憂虞病卒客中。先生往復蘇錫間。

四年甲寅、六十九歲。

嘉興處士顧穎吉卒、先生往吊、爲點木主入家祠。

五年乙卯、七十歲。

五年、金匱浦照從先生學。案、渭源記云、浦生照字湘舟、金匱人。咸豐二年壬子秋、自金陵歸里。癸丑二月、余偕弟莘耕避世臨子夫容山之龍八字橋鎮。是年十一月、莘耕以病卒客中、余遂往復蘇錫間、年已七十矣。浦固以武世家、而湘舟獨尚文學、適於五年乙卯五月請從余。余以茲錄屬其淸寫、俾得知學之門徑、殺巽日功用以爲後勤云。八月、先生以公羊逸禮寄示楊見山峴。九月、先生病、自海門歸、服及門管心梅藥得愈。案、渭源記云、乙卯九月、余病、自海門歸。心梅與時醫巽、服其藥得愈。

六年丙辰、七十一歲。

七年丁巳、七十二歲。

八年戊午、七十三歲。

歸安徐公有壬撫吳、訪先生以吳下通經之士、先生以丁生士涵對。案、渭源記云、丁生士涵字泳之、元和庠生。其先八月波先生承父志、延非延塾。塾規有訓子弟先入言一說、合余何所言者、爲文記之。先生喜名人墨蹟、不惜重資、必購得焉。而泳之獨嗜經籍、藏書亦富。然讀周官經、而於考工記、一名一物、時時走詢。余數之先鄭司農之說、謂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確、而時參閒迆、從鄭說、亦未容不同。又習翁究子、以爲尹知章注閔空誤、劉績補注亦苟、泳積數年校讎之力、成筦子案若干卷。余向有校語一卷、亦錄以備解。成稿後、錄副寄示、述敍要略、若注若音若逸文、屬余手定

之本、悉遺弃無存也。泳之又專嗜許氏說文、嘗編作義類。又兼涉劉成國釋名。余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論漢末說經家之沿流者此耳。泳之疏余言。徐中丞有壬字君青、湖州歸安人、爲余素識、治西漢學、最精步算。下車伊始、訪問吳下通經之士。余以泳之對。其兄小波士良、守金壇城、升任四川濘水縣、以女字余孫丙喜、締姻焉。松守江右袁漱六（芳瑛）屬爲校刊草堂詩及集韻。

九年己未七十四歲。

冬、先生長孫女許字元和及門管心梅（慶祺）之子禮昌秀才爲室。案、淵源記云、先生自注云、管生慶祺子禮昌秀才於己未冬與余長孫女小吉定親。藏叟案、是年七月、叟始得從先生受學、以楊見山、李壬叔之言爲介也。又案、毛詩義類、鄭氏箋考證皆刊。

十年庚申七十五歲。

三月十五日、粵賊陷丹陽、及門馬內史（釗）陣亡。案、淵源記云、馬生釗、字遂林、同邑甲辰舉人、宗室教習。英爽耶起、大將軍奕造火箭、欲致之幕下。遂林不就聘、識者嘆其有見。長於籌算步數、又明於發音訓詁、手校丁氏集韻。余曰、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諸釋文詩辯、說文解字、廣韻、玉篇、博雅、則校讎之功過半矣。至於是非兩例、段譣錯見、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咸豐三年、學匪起、曾御史悉堅保奏、在蘇郡團練鄉勇。又爲向經略榮、許中丞乃釗留軍幫辦。有水路攻戰章程、惜不得用其才。弟銘字芝生、優廩、亦從學。與遂林同在軍營、以軍功、遂林得內閣中書、芝生得六品銜、俱藍翎。帶四月初八日、無錫城陷。賊前隊僞作官軍、至蘇城閶門外。是夜、縱火焚燒

城外街巷市廛。先生即於是日赴錫夫容山之麓八字橋鎭。十三日、蘇城陷、及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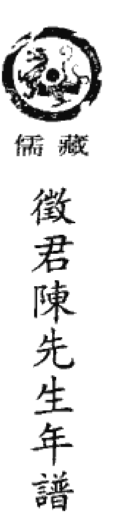
蘇府學廩生費（賓鎔）夫婦隨其父殉難。（案淵源記云、費生賓鎔、字禹三、蘇州府廩生、篤行好學士也。讀段先生說文、以黃綠硃墨色區別圈點、讀余詩疏亦然。余有鈕藏振綺本三家詩考、近借而讀之。因數之曰、近來學三家者不下數十百家。蓋三家者、兩淡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詩僞多、從習尚、故所引與毛詩同、文者亦三家、不獨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何者、易曉、間有用三家異字、不全引詩成何者、六朝文章多有之。又有不用其詩辭而成用詩義、與毛不同義者、皆三家異字與異義也、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經後人竄改、韓寫譌奪者、亦每每有之、皆亦習三家者亟當釐正也、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庚申四月十三日、蘇城陷、其父達峯先生率禹三夫婦殉難。余於七月湾居陡山、設立義局。陡山在錫邑北門外、縣城爲賊所據、賊以紅布包頭、局以白布包頭、委員吳德耶彌壓。吳與禹三相識、乃逃此非。）與先生之妾和姬殉難。（案淵源記書後云、和姬年五十七、接人以禮、存賢名、性爽遊。與余約守志、不肯出城。賊若至、當賜臥。至是、死於難。）十五日、錫邑之賊出城焚掠、及門浦照遇害。（案淵源記云、四月十五日、錫邑賊出城焚掠、莊村逃避、室皆懸罄。湘舟率領鄉勇乘馬突出、用長鎗搠死毛賊數人。賊圍之急、溺於河途遇害。）

十一年辛酉、七十六歲。

同治元年壬戌、七十七歲。

二年癸亥、七十八歲。

四月、先生由錫夫容山麓八字橋鎮遷避上海、將往應今大學士兩江總督曾侯聘。未行、患脾泄疾、以六月二十九日卒於龍華寓舍。十月、蘇城克復。三年八月、煕輀旋里。十一月、卜葬吳縣木瀆後北石橋。



附錄

碩甫先生行狀

先生陳氏、字碩甫。先世居崇明、至祖指揮公、始自崇明遷蘇州。先生生于乾隆五十一年。父丈芸公有子三人、伯曰煊、次曰煌、先生其仲也。四歲受經、稍長、師無錫司馬先生、受讀周官、左氏春秋。偶侍食師顧庭中盆藕作爲方式、問此式于左氏軍陳何若。則謹以魚麗之陳對。師甚奇之。十八歲、習爲時文、于塾中見有徐氏讀禮通考、纂要鉤玄、私自過錄。由是遂知爲學門徑。二十五歲、從吳江君沅治古學。時金壇段先生自巫山縣引疾歸、居吳閶門下津橋、故與江君祖叔澐先生善。江以大父行呼段、段先生嘗曰、吾所作六書音均表、惟江氏祖孫知之、餘鮮有知者。江以告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攻之、得其梗概。他日段持所撰述命江君覆審、以未定本屬勿視人。先生見而擇錄、加朱墨爲識。越數日、江以書返段。段先生見朱墨識而怒曰、老人屬子勿視人、誰加朱墨於此。江君無以應、唯曰、或吾徒陳生。陳生好讀書。段先生重審所

識、迺曰某陳生。陳生能讀書、吾將見之。先生由是得識段先生。先生二十七歲、補長洲縣學弟子員。其年十有二月、始受學於段先生。時江君游閩、段先生處先生校閱、以所注說文命先生讎對。朝夕問難、几席相接、日所請益、夜必條記。從學二年、年三十、將客海門、辭去。段先生目送之、曰汝聞道早、汝之學在陸孔上矣。讀書舍此無他求矣。明年秋、自海門歸、往視段先生。先生有疾、喟然曰吾如蠶焉、繭既就、待斃而已。既而疾益革。是年九月、段先生卒。嘉慶二十一年也。又明年入都、得識高郵王給事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棲霞郝戶部懿行、臨海金拔貢鶚、績谿胡戶部培翬、涇胡給事承珙、大興徐學士松、開化戴刑部敦元、時相過從、而于王氏父子交尤深、往復辨論、喋喋忘倦。四方學者至必往見文簡、文簡必道之使見先生。時先生治毛詩、見文簡所爲經傳釋詞、以推詩之助語發聲、益所未備。文簡著經義述聞三十卷、每一卷成、必出相質。嘗曰吾與若學術既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德不孤矣。在都五年、爲道光二年、桐鄉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聘先生主瀋陽講舍、曰吾載五車書出塞、

廣開學校，獨不可助我爲文翁乎。先生以有二親在，力辭歸。歸客杭州，始識汪舍人遠孫、适孫兄弟。復至上海，客龔兵備麗正署中。既遭丁父母憂。四十二歲，爲道光七年。再入都，猶及見王先生。先生年已八十矣，猶孳孳校管荀書，以其本使先生重定。旋復南歸。十一年，再至杭州。汪舍人招主其家，出所撰國語發正共定。已謂先生曰：子羸弱，日夕不我與。盍將所箸毛詩作爲傳疏，互相切劘乎。初，先生在京師，交胡給事。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時相討論。先生意給事治詩有年，于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備兵臺灣，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撰毛詩後箋草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歷條列章句，不爲完書。遂有揉義類作疏之志。聞汪舍人言，益決，創草於十五年之春，迄六年而定。先生五十五歲矣。舍人已没，不及見成書。其弟适孫復館先生，請定舍人遺書。又爲先生栞詩疏以行。凡主汪氏二十餘年，至六十二歲，詩疏栞成。明年，故人河陽某公招至江寧校栞羣籍，如金氏求古錄、胡氏儀禮疏、郝氏爾雅義疏，皆栞行。咸豐元年，詔舉

孝廉方正、鄉人士以先生應。其明年、自江寧歸、將爲段先生請祀鄉賢、由金壇學官丁士良核實牒詳、而以單與、未達禮部。是時賊逋下江寧、鎮江、蘇常大震。先生避地無錫夫容山麓、其叔弟以憂虞成疾、卒于逆旅。自是不復出游四方矣。十年夏、賊陷蘇州。先生以先期出郭而免、其妾楊氏死難。先生又避地夫容山、屏迹以居。同治二年夏、游上海、將往應今大學士兩江總督曾侯聘。未行、患脾泄疾、卒於龍華寓舍、春秋七十有八。妻顧氏有孝行、嘗執親喪泣血。子埏、皆早卒。孫丙喜、元和縣附生。以四年月日葬先生木瀆北石橋。先生於毛詩鑽研力極、成毛氏傳疏三十卷。又表明毛公所説制度文物可補禮經之闕、與東漢諸儒異趣者、爲説一卷。又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仿爾雅例、編毛傳爲義類十九篇一卷。又以鄭多本三家詩、與毛異、爲鄭氏箋考徵一卷。又少作有詩語助義三十卷。先生雖專宗毛氏、而于三家詩亦能綜覈其説。嘗誨弟子費寶鍔曰、近來學三家者不下數十家。蓋三家者、兩漢習魯、兼習齊。六朝以迄趙宋習韓、諸儒多從習尚、故所引與毛詩同文者亦三家、不獨

異文也、一也。其所引成句者易曉、間有用三家異字、不全引成句者、六朝雜文多有之。又有不用詩詞而用詩義、與毛不同者、皆三家異字與異義也、二也。更有三家字義絕後人改竄轉寫譌奪者、亦每每有之、亦習三家者亟當釐正也、三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三者也。其論春秋曰、學春秋者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氏文句極簡、必得治禮十數年、用力既久、然後可發明其要義也。先生嘗成公羊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峴、使暢厥旨。其論周官、謂先鄭司農全與毛氏說合、皆晚周遺言。其言內外朝五門制度最當、而時祭閒祀、後鄭說亦未嘗不同。先生讀諸子書、于管子多所發正。弟子丁士涵爲此學、有注有音、有佚文有校議、多出先生手定。其論小學、謂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以討漢季說經家之沿流者。又謂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①、校集韻、可參之釋文音辯、說文、玉篇、廣韻諸書、則校讎之功過半矣。至于是非顛倒、瑕瑜錯見、尤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謂陸氏釋文宋本當于集韻求之。今尚書釋文、經宋陳鄂等删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删改者、段氏尚書撰異、可由其說

以類推之。至于義例寓旨、皆可見義、最服膺高郵王氏。嘗裒其來往書札、匯爲簡袠、蓋皆商榷經訓語也。于諸交游、凡有寸長片善、輒對人談語、未嘗遺之。有師友淵源記若干卷、自段江諸先生以下至及門弟子、皆載其學行。兵亂後僅存一卷、則乙卯以前子挺所錄、其後記則亡矣。先生從游弟子爲望所知者若潘遵祁、希甫、汪獻玗、馬釗、馬銘、管慶祺、丁士涵、費寶鍔、楊峴、李善蘭、張星鑑、祺述、祖喆兄弟、皆以經訓文章顯于當世。餘所不知者、尚有數十人。望之外大父周副貢中孚嘗問業段先生與先生、望自幼即知先生。咸豐八年著雍敦牂之歲、始執摯、列先生門、從問毛詩家法、故于諸弟子行輩爲最晚云。先生既沒、弟子管慶祺譜其生平行事、命望參考定、因得取其犖犖大者、考諸先生遺事、益以所聞、列爲行狀一通、以俟當代大人君子上之史館、俾續儒林傳者有所稽考。同治五年三月、門人德淸戴望謹狀。

徵士陳碩甫先生傳

先生氏陳、諱奐、倬雲其字也、號碩甫、蘇州府長洲學附貢。其先世居崇明、自先生曾

祖贈朝議大夫朝玉遷海門、祖承德郎浩遷蘇州府吳縣、嗣遷長洲縣南園之塘業山莊。至父儒林郎植、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幼穎異、四齡受經卽成誦、甫齠齔、讀春秋左氏傳、適茗蘼盛開、盆列塾中、師問此與左氏陣法何似、先生以魚麗對、師異之。稍長、從江君沅學、研討古籍、至忘寢食。尤喜攻毛詩、心有所得、卽識之、數年成帙。時金壇段君玉裁以巫山知縣引疾歸、僦居蘇城楓橋、治聲音訓詁之學、箸六書音均表、學侶鮮得其旨、惟江沅窺其奧。以示先生、先生竭一晝夜力、已得梗概、遂爲玉裁器重。先生師事之、玉裁更以所箸說文解字注令讐校、多所商搉、遂定善本。又二年、先生至海門展墓、送之曰、汝聞道早、當與陸孔並席、勉之哉。及回蘇、玉裁遘疾、喟然曰、吾如蠶焉、繭絲則待斃而已。惟汝克紹吾業。明年、先生入都、訪碩儒、將以就正所學、始識高郵王給事念孫暨文簡公引之父子、復識棲霞郝戶部懿行、臨海金拔貢鶚、績谿胡戶部培翬、涇胡給事承珙、大興徐學士松、開化戴刑部敦元諸公、皆績學士也。先生問難質疑、尤得力於王氏父子。時念孫著廣雅疏證、引之訂經義述聞、令先

生校對。給事曰、吾與若學術既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德不孤矣。胡給事以毛詩專家稱先生與訂交、日聞緒綸。時桐鄉程大理同文以奉天府丞兼學政、具束聘先生主瀋陽講舍。先生以親老辭。後數年、先後丁父母憂、居喪盡禮。服闋後、嘗竊念曰、丈夫志在四方、吾聞浙省爲人文會萃、而杭州尤盛、遂之杭、識汪舍人遠孫、伊弟适孫、皆考古士、以得交先生爲幸。既龔兵備麗正招先生之中江、編考古籍、由是大江南北都以經學譽先生、從遊者濟濟、時年已四十餘矣。再入都、訪給事。時給事校管荀諸書、先生間有釐正。復之杭、汪舍人出所注國語發正、令先生去取。初、先生始入都、胡給事講求毛詩與先生所學門徑略同。至是、給事備兵臺灣、引疾回里、病革、遺言以所著毛詩後箋草本付先生、魯頌以下都闕、先生爲之補篇。復以平日所識者尋繹考校、反覆討論、作詩經毛氏傳疏。閱六年始克成書。當汪舍人卒時、遺言爲先生刊詩疏。道光二十年、舍人弟适孫梓行。迨咸豐御極紀元、詔舉孝廉方正、有司及鄉人士以先生應。先生固辭、大吏檄催峻迫、卒以先生應。未幾、粵匪陷金陵、蘇常大震。

先生閉戶著書、手不釋卷。及蘇城陷、先生攜毛詩疏板來無錫之夫容山麓。制軍曾文正公招先生之申江、令先生編校古籍。適先生患脾泄不起、卒於申江之龍華郁氏、年七十有八。子埏、先先生卒。孫丙喜、元和縣庠生、甲壽業儒。先生於諸經無不蒐討、而研深尤在毛詩、著有毛氏傳疏三十卷、毛詩說一卷、毛詩音四卷、毛傳義類一卷、鄭箋考徵一卷、公羊逸禮一卷行世。同治癸酉孟冬朔日、世晚黃景仁拜撰。

右徵君陳先生年譜一卷、清管慶祺撰。慶祺字吉云、號洵美、又號心梅、江蘇元和人、諸生、爲徵君高弟弟子。是譜多據徵君自撰師友淵源記、年經月緯、於出處學問撫采甚詳。徵君著述、今家有其書。據淵源記、有詩虛字義、讀書餘志、張星鑑撰傳有禘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諸書惜皆散失。大隆自志學之年、好毛詩傳疏、曾夢見徵君容色清癯、手文集年譜二書、鄭重付託。後遍訪不得、居常耿耿。僅據所見序跋碑傳、輯成三百堂文集二卷、印入乙亥叢編。嗣於徵君曾孫贊尹處忽見鈔本年譜、爲之狂喜。今得校正付印、以報冥冥付託之意、亦云奇矣。徵君歿後、

弟子戴望撰行狀、張星鑑撰傳及書事、楊峴撰述、皆刻入繆荃孫續碑傳集。今從陳氏得行狀初稿、與謫麐堂集所載頗異。又黄景仁撰傳、皆前所未見、因附錄於後。歲戊寅仲冬、吳縣王大隆跋。

校記

①「校」上當脱「先以類篇」四字，見上文七十五歲條注。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

清・朱駿聲 自撰
清・程朝儀 續編
清・朱師轍 補註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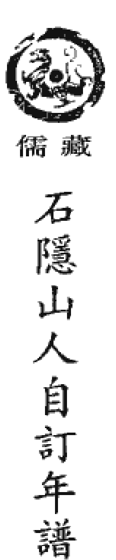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清朱駿聲自撰，程朝儀續編，朱師轍補注。民國十八年鉛印《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五期本。

朱駿聲（一七八八—一八五八），字豐芑，號允倩，晚號石隱山人，江蘇吴縣人，清經學家、文字訓詁學家。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黟縣訓導。從錢大昕遊，精研《説文解字》，於聚訟紛紜之假借、轉注二義獨創義例，疊出新見。其《説文通訓定聲》一書因聲求義，創獲頗多，遂爲清代《説文》四大家之一。其他著述尚有《六十四卦經解》、《尚書古注便讀》、《詩傳箋補》、《儀禮經傳一隅》、《大戴禮記校正》、《左傳旁通》、《經史問答》等。

程朝儀，駿聲門人。朱師轍，駿聲孫。

是編駿聲自訂止於咸豐三年，後五年事則朝儀所補，師轍又略注數條，並附列原譜未見之譜主著述數十種。此譜以記家事、仕宦及講學經歷爲主，條理甚晰，而於著述則寡於繫年，於時事如太平軍攻掠之類則詳述顛末，於出處則毛舉細故，似有待於筆削。此乃作譜之通病也。



石隱山人自訂年譜

朱駿聲 著
孫師鄭 補注

山人姓朱氏。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二月二十三日丙辰未時、生於蘇州府城調豐里。名駿聲、字豐芑、號允倩、小名慶元。曾祖錦、妣張氏沈氏。祖煥、妣沈氏、俱歿。繼祖妣金氏。父德垣、是年三十有五。妣張氏、生妣程氏。

五十四年己酉、二歲。二月二十三日、週歲。明日、嫡母張太孺人歿四十。是年、世父德基游粵東。

五十五年庚戌、三歲、識字數百。

五十六年辛亥、四歲。解四聲。張太孺人授以唐律、能頌刻背誦數十首。

五十七年壬子、五歲。讀四子書、仍秉慈訓。

五十八年癸丑、六歲。

五十九年甲寅、七歲。承庭訓、始誦五經。

六十年乙卯、八歲。受經於世兄顧閑泉。名學富 時閑泉師受業於先府君、館於吾家三載、夜則府君自課。五月十八日、金太安人七十壽。

嘉慶元年丙辰、九歲。十三經以次讀竣、兼讀古文。秋、學爲時文。自開筆以至鄉薦、皆先府君親自督課無間。

二年丁巳、十歲。七月二十一日寅時、大母金太安人壽終。生于雍正四年五月十八日酉時、年七十有二。冬、應縣府童子試。

三年戊午、十一歲。七月、聘徐孺人。宛平樂入湖南安鄉縣知縣東屏世伯諱元溥之女。東屏公大父授業弟子也。

四年己未、十二歲。縣府試皆終場。

五年庚申、十三歲。院試。六月十三日、平江書院甄別、郡尊任曉村夫子諱光潤拔取內課第四名。時山長吳竹堂年祖諱森梧垂

青睞，每試輒列前等。同學院者，有謝衍堂、蔣芑蓀、譚瑞東、吳榮淶、符遂楷、陳仁熊、周鼎彝、彭希鍾、李虎臣、鄧翁才、尤崧鎮、夏灝、倪東旭、張雲卿、魏昂青、胡國英、沈齡度、張齡、王晉階、徐昂、陶文楨、舒謀、吳誠、李師杰、王曾圖、邵鶴、中甫俞宋鶴書、顧道淵諸人。師穰按、哀君小傳錄記云、先博士十三歲作孔方傳。

六年辛酉，十四歲。十一月初一日，縣試第四名。十二月初七日，府試第一名。元和令舒石溪夫子。諱固郡守任曉村夫子。諱兆炯

是年，仍庭訓，問命問業於徵士任心齋姨丈、光蕖進士莊侯園世丈。學和十一月，祖妣金太安人合葬於陽山祖塋。十二月，從姑母殁于淮安。

七年壬戌，十五歲。二月十九日，院試入府學，履歷十三歲。學使平寬夫夫子。諱恕五月，入紫陽書院附課肄業。時宮詹錢竹汀夫子主講席，宮詹亦十五歲入泮，是年重游泮宮。初謁時，有傳授衣鉢之語，極蒙獎借，以國士目之，並許受業。十月，書院升外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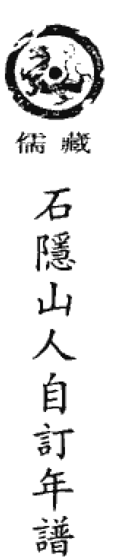
是年，隨侍卜三茨世伯宅讀書。

八年癸亥，十六歲。肄業紫陽書院，升補內課。間問業於吳大令午園諱湖甫夫子。張山東人。是年大水，市米翔貴。

九年甲子，十七歲。在家教授生徒。自是至甲戌年，共十一載。學徒有茂才王安瀾、吳近仁、朱光照等。秋，鄉試薦卷，出李諱鍾澧夫子房。中丞汪稼門夫子諱志伊以諸生墨卷甄別書院，仍取內課。是夏，中丞在書院考科三文一詩，僕與先君子及徐少鶴世長一室，措思達旦，三人同出。十月二十九日申時，丁生母程太孺人艱。生於戊辰八月初七日未時，壽五十有七。是夏，大雨水災，米昂貴。

十年乙丑，十八歲。正月二十二日，扶程太孺人柩，權厝於府學西放生池竹園內。授徒於家，仍肄業紫陽書院，給諫馮賓庭夫子諱培主講席。是月，公餞大司寇秦杜蘅入都。十月，侍府君往浙江天竺寺。是年，制軍鐵梅庵保奏建正誼書院於滄浪亭。

十一年丙寅，十九歲。二月，調入正誼書院肄業。中丞汪稼門夫子開課紫陽，以府君同在一院，適有孝廉譚雲亭、茂才譚芝田喬梓同肄業正誼，因與雲亭丈對調。時正誼山長編修汪艾塘夫子。諱史汪安徽全椒人。十二月，服除，授室徐氏。先是，元聘後，外



舅歿於京師、徐孺人姨夫李味莊（諱廷敬）任松東兵備道、撫爲寄女。是年、自上海來歸。

十二年丁卯、二十歲。秋、鄉試不售。恭送褚筠心太世伯入祀鄉賢。十月、長女瑞芝生。十二月初九日辰時、丁母張太孺人憂。距生於庚午二月二十四日寅時、壽五十有八。

十三年戊辰、二十一歲。八月、開恩榜、未與試。十一月初四日、祔張太孺人、生妣程太孺人合葬于陽山新阡。是年四月、庶母張氏來歸府君。

十四年己巳、二十二歲。正誼山長爲給諫吳江郭鶴江夫子。（諱炎勳）先府君仿聚珍版刊活字數萬、印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二百部、命予襄校。

十五年庚午、二十三歲。服除、鄉試薦卷、出沈（諱）邦基夫子房。（師撤按、庚午女史百詠是年所作。）

十六年辛未、二十四歲。二月、學使劉雨芳夫子（諱之）歲試、取一等第六名食餼、旋舉優行。自補弟子員後、十年中五過歲科、俱未試、一疾病四守制。至是始受知於劉師。

十七年壬申、二十五歲。納妾錢氏。是年、正誼山長爲農部吳愛堂世伯。（諱頤）

十八年癸酉、二十六歲。鄉試不售。冬、病傷寒幾殆、徐炳南、周彩東、林蘭坡諸醫活之。舊患偏頭風十餘年、至是右目傷損視、而夙痾亦瘳。是年、郡學建尹文端、陳文恭二公合祠、隨方伯慶蕉園夫子（保）恭送入祀。

十九年甲戌、二十七歲。四月、大妹生。是年、因旱大飢、官賑易米以錢、自此始、貧民稱便。

二十年乙亥、二十八歲。七月、遷居盤門內梅家橋安安衖。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九歲。正月、館馬大箴街汪氏、學徒上舍汪德帶。八月、鄉試金陵、大病半月。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歲。仍館汪氏。汪遷居閶門外北濠四擺渡口。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一歲。鄉試。九月十四日報捷、中式第十名、履歷二十九歲。大主考少司寇帥仙舟夫子、（承瀛）副主考侍御盧

秋琁夫子、（斌諱）房考安徽來安令楊景山夫子、（祈）監臨中丞陳蒲谷夫子、（桂生）監試司馬羅蘭西夫子。（寄） 十月、往江陰、謁學使

少宗伯湯敦甫先生、（金釗）旗親供。又往揚州、考入孝廉堂肄業。時直指阿厚庵先生、（阿克當阿）山長爲同鄉顧南雅侍講。（蒓）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二歲。正月、入都會試、出侍御顧蒓堂夫子（宮穀）房。留京、與金所香同館內城。予在東四牌樓十條胡同福宅、

學徒有色克精阿、正白旗人。秋、患痢月餘、服顧耕石方愈。從耕石處借得昭陵碑一函。是年、恭遇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九月

二十五日、敬作侍虹堂。明日接駕隨班至隆宗門、進呈萬壽詩冊。十月初六日黎明、午門祝嘏、拜跪如禮。會有河工捐口事上

意不允、獻頌諸臣俱未邀恩召試。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三歲。留京會試、出司業謝堦圭（名之許）房。五月、自都中旋里、仍館汪氏。學徒有茂才管蘭巡、浙江湖州籍。上

舍許邦治、直隸通州籍。茂才孫大鈞、江陰籍。是年七月二十五日、仁宗睿皇帝龍馭上賓。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四歲。仍館汪氏。十月、歸師顧寧浙江嵊縣嵊山書院教。

二年壬午、三十五歲。正月、入都會試。五月、次妹生。予留京、仍館福氏、兼爲敬徵侍郎（敬安）書記。時同鄉蔣甫及都人士詩酒過

從者、有徐少鶴、（頲）陳師竹、（受）張白也、（恩雲）吳有庚、（鍾全）胡石夫、（希周）彭詠莪、（蘊章）顧耕石、（元熙）張子畏、（寅）徐煖堂、口口何紫人、

（觀揚）明古漁、（宣）明錦雲、（訓）鄂雲浦、（順安）玉若山、（松）劉玉坡（韻珂）諸君。五月、往盧溝橋劉家翁衙外賀蒞。八月二十七日、附方伯

玉賜山（舫）舟至天津、謁都轉葉筠潭。（紹本） 九月、回京。是年、揀選、以知縣用。嵊縣令葉桐封請主剡山書院講席。

三年癸未、三十六歲。留京會試、出同年徐士芬編修房。四月、因事往馬蘭峪、瞻仰萬壽吉地、旋回京。九月二十八日、考教習、一文

一詩。六月十三日、考國子監學正、一文一策、俱未獲選。八月、自京水程歸、十月抵里。十一月、長女許字葑門內十全街王仁詒。

四年甲申、三十七歲。家貧。十一月、往浙江歸師處祝壽。留三日、隨往嵊縣剡山書院。時新任嵊令宮樹德。是年、纂修部志、咨部列

名貢樂。（歲貢江小正補等後到任道光六年呈候選貢監成于是年。）

五年乙酉、三十八歲。二月、張蘭渚中丞聘掌書記、兼佐詔奏。四月、大妹許字婁門外顧榮熙長子元謙。六月、中丞調任安徽、因親

老辭不赴。七月、署吳江令劉[illegible]文書聘入幕、兼掌教松陵書院。是年四月、又應青浦令蔡維新主講青溪書院之聘。十月初十日、皇太后五旬萬壽。

六年丙戌、三十九歲。會試不第。三月二十八日、在內閣大挑二等、王大臣爲惇親王托津、汪公廷珍、松筠公、奕經公、升寅公、韓公鼎晉七人。出都、往杭州候署臬、部順安公即旋里。

七年丁亥、四十歲。三月、就館揚城謝司寇第。弟子附生謝增、其曾祖宋堂先生爲先大父同年。十二月、旋里。是年、吾縣陶雲汀中丞、梁芷鄰方伯、陳芝楣太守重修滄浪亭、又建五百名賢祠。

八年戊子、四十一歲。仍館揚州。箸六十四卦經解。十二月、旋里。謹按、唐李翱小傳稿旁注戊子七月、亦此年所作。

九年己丑、四十二歲。正月、大病月餘。三月中旬、仍往揚州。六月、文匯閣抄晾書籍、往讀未見書。又瞻仰史忠正公遺像幀子及殉節時家書遺蹟。九月、游梅花嶺、仰止閣祭墓。是年、吾縣陶中丞于胥橋鈐關重建文星閣、又五百名賢祠告成。

十年庚寅、四十三歲。仍館揚州。九月二十七日巳時、悼亡室徐孺人。生於乾隆己酉十二月初四日亥時、卒年四十有二。在邗聞耗、十月初、奉櫬歸家、大病幾殆、兩月始愈。十二月、葬徐孺人於陽山新塋昭位之左。

十一年辛卯、四十四歲。正月初八日子時、丁府君憂。府君壽七十有八。四月、京報選授安徽旌德縣訓導、守制。十月、應嘉定令姚瑩菜大成鑾之聘、初五日到館。二年冬月、因論聖賢出處、遂此以授崔子聯保。聯保當是從潤于姪輩。

十二年壬辰、四十五歲。正月、往嘉定。二月旋里、接到揚州崔茂潤新閣書、延課子姪。三月、往揚州。十二月、旋里。謹按、孔孟紀年後論末云、道光十有

十三年癸巳、四十六歲。四月服闋、嫁女於王仁詰。七月、至山東省城、應[illegible]鄉令崔駿之聘。九月、家中大妹出閣。飾謹按、書經古注便讀成於此年。民國丁卯冬、遇檢遂得、先大父遺墨一紙、有友生宋兄爲參校梓行之語。按、友婁、先究容先生字也、卽爲先大父刊說文通訓定聲。疑爲說文後識語、何以刊本無之。復核年月不符、適檢遺箸見書經古注便讀卷首題有古吳朱駿聲參校、知爲此識語後、因兵亂、迄今未刊、遺稿今尚保存、正不知付梓何年耳。茲此識語于下。余從年來、著書九十餘、因無力欲刊之良衍此書、道光癸巳在濟南脫稿者。忽忽二十四稔矣。日暮途遠、人間何世。自等敝帚之享、已無災梨之望。今得博雅好古之

士之文學宗兄見許其可傳、爲之參校、毅然梓而行之、非其學識。余老矣、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所尤幸者、予流離顛沛之中、乃獲此賢心樂事也。咸豐六年二月、石臣朱駿聲識。又按、余前編傳經室文集時、此稿未補入。

十四年甲午、四十七歲。仍館山東。正月二十日申時、妾錢氏病故、閏秖。秋、弟子謝增中式。師韞按、文集答太歲太陰同一篇、此年所作。

十五年乙未、四十八歲。會試、出邢福山房、未第。予前選旌德縣校官、因艱未赴任。服闋、未選到、又値王大臣爲肅親王等大挑、因歸應補班、仍挑教職。四月、出居庸關、至延慶州、候童春海刺史。恩同遊八達嶺。摩崖題名共四人、予與浙江董恩、四明張忠恕、姚江張嗣鴻也。回京、五月出京、仍假館揚州謝增家。

十六年丙申、四十九歲。會試、出周春孚房、仍不第。五月、出京、道揚州。六月抵里。八月、選授安徽黟縣訓導。十月初十日、許府君子長邑二都十三圖南中因字圩陽山新阡、繼娶姜錢氏於新阡。十一月、女瑞芝產殁、生外孫丙生。

十七年丁酉、五十歲。正月、江陰令蔡陰恩聘暨陽書院講席、林少穆先生推轂也。四月、往江陰、又至揚州、又往安徽廬江縣、候趙大令。亨壽六月旋里。七月初二日、東芝楣先生考驗。八月、從寶倪儒人來歸。十一月初二日、到黟縣教官任。同寅丹陽束名澐、

丁卯舉人、其子應椿受業於予。

十八年戊戌、五十一歲。正月、送府試。四月、送院試。

十九年己亥、五十二歲。四月、送府試。六月、送省試。十一月、送院試。

二十年庚子、五十三歲。秋、納妾高氏。弟子丹陽束應椿中鄉榜第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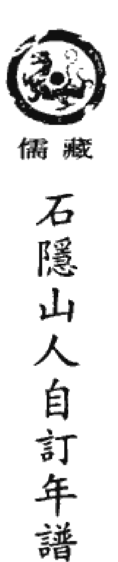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四歲。三月、送府試。閏三月、送院試。五月、外庶姑倪郭氏卒於署。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五歲。四月二十五日巳時、雙壽生。八月、送府試。十月、送院試。師韞按、是年夏、爲朱晉康課僕家之室讀書。秋七月、辭館已來贊昭。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六歲。正月、庶母張氏卒於蘇城。是年、初次俸滿。十月、往府道審撫否憲驗看。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七歲。正月、送府試。三月、送院試。十一月、邑建節孝總坊四千餘口、予於三年中一手經理。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八歲。送府試。六月、修造衙署。八月蔵工。九月、送院試。是年恭遇覃恩、貤封父母。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九歲。正月、倪孺人送三妹回蘇。

二十七年丁未、六十歲。二月、倪孺人自蘇回署。是月、送府試。三月、送院試。夏、三妹許字同郡陸一鳴之子煮。六月、開雕自著說文通訓定聲一書、門生朱鏡蓉肩其事。師撰離騷補注序云、道光丁未十月、客府居內、日臥誦風賦。間以王叔師注、有不滿于心者、忘其鄙陋、輒爲補訂、如左云云。知爲此年所著。

二十八年戊申、六十一歲。七月、全書告成。作太平府、謁見羅學使敦衍、並送書兩部。十月送院試。病足、歲除始愈。是年、門生程朝鉞及其弟朝儀來受業。師撰古今韻準序、書成於是年仲夏。

二十九年己酉、六十二歲。二月初七日、高氏生男殤閏。四月、印書二百部。六月、二次倅瀚。九月、往府道齋攜各憑驗看、以勤職留任。皖南道張鶴生同鄉、委任安慶池州二府屬十二縣查辦事件。十一月、旋署。師撰儀禮經注一隅弁言、知書成於此年。

三十年庚戌、六十三歲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龍馭上賓。是月、送府試。四月、送院試。五月、旋署。恭遇皇上登極覃恩、加一級。是科會試、弟子謝增進士及第、一甲第三。八月、三妹故于蘇城倉米巷。九月、女多保生。十二月十一日、接到撫藩行文、於九月三十日准部文、戊寅舉人現任教職截取知縣到班。八月二十四日奏旨咨取。是年、廣西金田村天主教匪洪秀全等謀逆起事。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四歲。正月、送府試院試。三月、旋署。六月、晉府領文請咨。八月旋署。九月、領咨入都。十一月初、抵京。二十四日、在禮部呈遞說文通訓定聲一書。十二月十一日、禮部代奏進呈御覽。二十三日、奉上諭、「前據禮部奏江蘇舉人安徽黟縣訓導朱駿聲呈遞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當交南書房翰林詳加閱看進呈。朕幾餘披覽、引證尚爲賅洽、頗於小學有裨。朱駿聲著賞加國子監博士銜、以爲留心經訓者勸。欽此」。遂不就截取、不赴春闈、領部照回任。是年八月初四日、逆匪陷廣西永安州。師撰花、是年、爲未課山館課玉山堂文集序。

二年壬子、六十五歲。正月、自京起程回南。二月、抵安慶省城。三月、回署接印任事。是年二月十七日、逆匪自永安州竄擾廣西桂林省城。四月初一日、解圍。初四日、陷興安縣、旋陷全州。二十五日、陷湖南道州。六月初八日、陷江華縣。十三日、陷永明縣。二十七日、陷嘉禾縣。二十九日、陷桂陽州。七月初三日、陷郴州，又陷永興縣、安仁縣、攸縣、醴陵縣。二十八日、圍長沙省城。十一月初

三日、自長沙竄陷岳州府。十一日、自臨湘縣至湖北。十二月、陷漢陽府。旋于初四日陷武昌省城。

三年癸丑、六十六歲。二月、始於邑北城外石村賃房屋、暫避居於此。六月、奉府札、委同全椒縣訓導孫申恩勸諭捐輸、以資軍餉。是年正月十二日、逆匪至江西、九江失守。十六日、陷安徽東流縣。十七日陷望江縣。同日、安慶省城亦失守。二月初十日、江蘇江寧府失守。四月初、滁州失守。二十一日、鳳陽府失守。

先師自訂年譜絕筆於此。後五年、保朝僅據挑源日記訂補。

四年甲寅、六十七歲。正月二十三日、逆匪陷祁門縣。二月初一日、至黟縣、予與同官周愷隨同地方官嬰城防堵。初四日、邑令田莉率鄉團擊退逆匪。五月、接部文、自咸豐四年起、關帝升入中祀、舞用八佾、樂奏六成、與文廟同。

五年乙卯、六十八歲。足疾作、養痾漳溪數月。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升遐。是年、三大俸滿。十月、具履歷移縣、轉詳府道藩撫各憲。師諱辰、是年春、仍管貳池拔貢陳信晉論學書。

六年丙辰、六十九歲。患肝風害外症。二月、爲雙壽納聘一都程氏。三月、接本府告示、徽州府歙縣黟縣俱加文武學額各二名。五月、升江蘇揚州府教授。時同寅周清午先生歿於任、奉委兼理黟縣教諭。知照哲孫佩憑赴揭。九月、外孫王叔沂入長洲縣學第九名。

七年丁巳、七十歲。二月十七日、爲雙壽授室。四月、以疾劇告病。五月、上憲委休寧令湘鄉田帶同醫生驗看、轉詳允准。移居石村、遂號石隱山人、旋入漳溪養痾。

八年戊午、七十一歲。正月、延門生程朝鈺授壽兒舉業、爲更名孔陽。十月疾篤、自漳溪回石村。十六日戊午卯時、山人卒于黟縣石村。

先師嘉言懿行不可殫述、謹以聞見所知、附識於後、以備誌傳之採擇焉。

師之入蘇撫幕也、裁答箋簡、日以百計。暇則從中丞上下其議論、嘗陳吳中困苦利弊、民風吏治、悉中窾要。與凡山川之夷險、



文獻之徵嶷、𡢃𡢃而談、瞭如指掌。中丞深加歎服、告幕中友曰、朱君品醇學富、殆非幕道中人。既中丞調任安徽、訂師同往、師以親老辭。

師愛重人才、所至必加物色。初抵皖、知懷寧汪君甫士（文臺）好古士也、即折節與交、晨夕相質難、經史答問一書、因之而作。③南士沒、貧無以殮、師弔諸其室、賻俾成喪。術艸已深、猶時時致惜、謂學人難得云。

周清午先生役皖未久、卽際時艱、子婦相繼沒、冷飄久羈。師極力周卹、毎値流離顛沛、必挾與俱。丙辰夏、竟卒于任。師首賻三十金、并爲致皆邑紳、從恢百金、付其甥黃得宮、葬皖城之西、封識如禮。

師之初來吾皖也、與家君傾蓋如故。師齒方倍于家君、卽訂忘年交。故倓少長署中、視師猶父。師嘗稱家君爲古道君子、不當于今人中求之。迨師晚年、豫身後事、家君皆一力維持、蓋不敢以死生之故稍負吾師、而師早于訂交時知之。

師以截取入都也、因進呈自著書、蒙賞加國子監博士銜。將治歸、門人謝夢漁侍御新及第、請師試春闈。師笑曰、自宦歷桃源、久不踏春明路矣。今幸賁原留跡、此去便當歸田耳。既都中故舊留之者衆、師乃留刺辭謝、輕車出都門。

師少孫兄弟既宦皖、値春秋祭祀、念先人邱墓、則愴然涕下。卽任後、寓書于從姪少英、欲效范文正故事、置立義莊、爲兩路規條、將以歸田日行之。

師嘗自製聯云「禮以制心于古聖昔賢行事無所媿、學惟爲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又云「合漢唐宋而成學通天地人之謂儒。」又嘗夢中自書屏風一聯云「孝弟忠信師乎民、是亦爲政。學業文章斬于古、聊以自娛。」

先師朱允倩夫子自著年譜一卷、因年譜紀實之餘、衍未以示人。爲及始僅見之。其甲寅以後、闕如當由將際時艱、有所不忍紀也。晉 師少壯好學、老而彌篤、所著書多至九十餘種。壬子春、自都中歸、猶孜孜手自撿鈔、雖甚炎暑、不輟卷帙。嘗從容以葆精爾神請、 師瀕而鵝此忘疲、然意似小納。自是日事搜討、夜則究心著述、率以爲常。嘗曰、八十一年道德之言、三十三篇逍遙之旨、予晚年所寄目力亦此耳。倓見 師神明强鑠、不減少年、私心竊幸、以爲期頤可卜。詎甲寅乙卯以來、顏遂衰沛、致抱沈疴、其讀鈔要未嘗少間也。晉 師暮年、儀侍几杖之日多、 師梅垂青睞、旬日不至、則走僮相招。丁巳秋、 師入滇滇、儀亦避地鄉閭、音問稍疏。今年九月、聞疾篤汲見、 師于牀褥間、猶諄諄以勤學好問爲儀勗。然精神喁吟、意似甚苦、心竊疑之、而未敢發也。已而儀有武林之役、比歸則聞 師于十月間溘逝道山。悲從中來、涙

如雨下、宗族戚所揭、僅働哭哭已、悟仰成世兄于苦衷。仰成泣授此卷及 師生平詩文日記、屬為訂成。深惟 師秉承樸行、慕古人、奧呼文苑儒林、將采國史、典型具在、敢使無徵。謹受而訂之。稿甫既成、仍付仰成、俾得請于大人先生、揚之誌銘誄傳、光賁泉壤。匪惟生者感且不朽、即吾 師亦聊慰于九京也已。受業程朝儀謹識。

先大父自訂年譜、訖於咸豐三年。後五年事、門人程朝儀所補。 先大父既遭亂離、感傷世變、憂深家國、鬱氣所積、遂遘風痺、不復秉筆。遂歿於北石村、自號石隱山人。雖著述稍毀、猶時時著書、曉口授 家君及弟子程朝儀朝霖等錄之。生平著述、都九十餘種。然自載于年譜、祇係六十四卦經解（八卷即古易會通）及說文通訓定聲二種。尚有春秋平議三卷、春秋三家異文覈一卷、春秋亂賊考一卷、春秋左傳識小錄二卷、春秋經傳旁通目十卷、春秋列女表一卷、春秋闕文考一卷、春秋地名職官人名考略三卷、春秋闕名今釋表一卷、學易札記四卷、易鄭氏爻辰廣義二卷、易經傳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異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圖二卷、尚書學四卷（即尚書經古注便讀）、逸周書集訓校釋增校一卷、（即逸周書管窺札記）詩集傳改錯四卷、（即詩傳采補）詩序異同錄卷一卷、詩地理今釋四卷、禮經注一得二卷、三代禮說從考一卷、井田賦稅法一卷、大戴禮校正二卷、（即大戴禮管窺札記）夏小正補釋一卷、四書疏解二卷、四子書管窺札記四卷、（即懸解）論語紀年一卷、孟子紀年一卷、（二書疑即孔孟紀年）爾雅表一卷、小爾雅約注一卷、釋題補注一卷、七經緯疏一卷、古今韻準一卷、說雅一卷、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二卷、說解閒十卷、小學識餘四卷、經訓堂說文注商一卷、說文引書分錄一卷、六書假借經徵四卷、古說字形疑誤二卷、小字本說文簡端記二卷、釋朋一卷、釋車一卷、釋帛一卷、釋色一卷、釋詞一卷、釋農具一卷、經史答問二十六卷、十六國春秋二卷、秦漢郡國考四卷、晉代謝氏世系考一卷、名人占籍今釋四卷、徐中山王譜系一卷、朱氏世系考二卷、歲星表一卷、天算瑣記四卷、數度衍約四卷、山名今釋一卷、各府縣人物志二十卷、淮南子簡端記六卷、（即淮南書校正）老子簡端記、列子簡端記、莊子簡端記、管子簡端記、晏子春秋簡端記、韓非子札記、呂覽簡端記、新序簡端記、說苑簡端記、鹽鐵論簡端記、風俗通義簡端記、荀悅申鑒簡端記、論衡簡端記、劉晝新論簡端記、各若干卷。說叢六卷、軒坟至瑣四卷、夏書揭語四卷、儒諧拾錄四卷、李杜韓蘇七言詩評選六卷、蘇詩（分韻不分卷）、如話詩錄一卷、（即白描詩錄）選詞九十調譜二卷、詞話二卷、傳經室文集六卷、（師轍補輯十卷賦一卷）詩集四卷、梅溪閣詩餘四卷、賦一卷、庚午女史百詠一卷、祐盦詩二卷、時文二卷、均未記于年譜。 先大父宦跡蹤推不欲以著述客自矜。故成書而未勘定、勘定而未鈔錄者、皆弗記載。足徵先賢律身修學之篤矣。師轍為便後學備考、謹注所著諸編成書年月可考者於譜內。其不可考者、仍付闕如云。民國七年八月、孫 師轍謹識。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劉文興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重排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附著述考，劉文興編撰。原載民國二十二年《輔仁學誌》第四卷第一期。

劉寶楠（一七九一——一八五五），字楚楨，號念樓，江蘇寶應人，清經學家。道光二十年進士，歷任文安、元氏、三河、寶坻等縣知縣。咸豐五年病卒，年六十五，鄉人私謚曰孝獻先生。寶楠幼從家學，受業於叔父劉台拱。嘗主講揚州廣陵書院，與劉文淇、梅植之、汪喜孫等人相交，爲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述有《論語正義》、《釋穀》、《漢石例》、《勝朝殉揚録》、《韞山樓詩文集》等二十餘種，纂輯有《寶應圖經》六卷、《文徵》百餘卷。其代表作《論語正義》，既補正前人之疏略，又多所發明，堪稱清代研究《論語》的重要成果。

文興字詩孫，爲寶楠姪曾孫。其編是譜，所據多第一手資料，如家譜、行狀及文集等，述其學術交遊及家事、著述等，排比論列，簡而有法。至懸疑未決或需作補述者，則以「文興謹案」出之，時引故家遺物及書肆所見以作佐證，亦難能可貴。至全篇登載有關譜主生平大節及學術淵源之重要文章，可稱詳贍。然於五十七歲在元氏任訪得漢延熹封龍山碑條，廣引叔俛、張穆、成蓉鏡、孔繼鑅、朱士端諸人所撰《碑考》及丁晏《碑跋》，長篇累牘，實爲贅疣。末附《著述考》，引述序論，考列版本，可見其學術大端，與正譜相輔相成，不可或缺。



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姪曾孫文興謹編

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曆一七九一）二月初五日子時、先生生於寶應東門里第之韞山樓。

先生名寶楠、字楚楨、小字寶十。

叔俛（恭冕）先生撰念樓府君行狀、典簿君有示小兒寶十詩、云子甫三齡我白頭。又云聞汝吟詩多識字。寶十蓋府君乳名。

別號念樓。

行狀、先世居邑東門有韞山樓、府君少讀書樓上。嘉慶間樓圮、府君思故居不已、故有此號。

學者稱念樓先生。劉氏系出吳郡、明洪武初有二公者、始遷寶應、後遂家焉。自二公以下五世、曰鎮江儒學訓導繼善。

家譜、繼善字元卿、號春宇、歲貢生、鎮江府儒學訓導、著掩關集。

繼善生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

萬斯同撰明史稿本傳、永澄字靜之、號練江、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順天教授、滿三載、引疾歸。四十年起兵部職方司主事、病不能赴、卒於家。居恒寡交游、惟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善、以風節相期。劉宗周私謚曰貞修先生。著有練江集、離騷經纂注。祀鄉賢祠、無錫道南祠。

永澄生廩生心學。

家譜、心學字近思、號兼山、廩生。甲申後、棄諸生、以野服終。著四朝大政錄。

心學生附生以任。
家譜、以任字重甫、號宏庵、附生、兼山次子。
以任生石埭縣儒學教諭中從。
家譜、中從字自益、號竹峯、宏庵次子。康熙戊子科舉人、候補内閣中書、改石埭縣儒學教諭、辭不就。著所好軒集。
中從生附貢生家晟。
家譜、家晟字宋聲、號新齋、竹峯長子、附貢生。
及副貢生家昇。
家譜、家昇字唐州、號璿齋、竹峯次子、康熙甲午科鄉試副貢生。
家昇生附貢生世詵。
家譜、世詵字宗郄、號琨石、附貢生。
乾隆辛卯科舉人世讜。
家譜、世讜字步辛、號餘齋、乾隆戊子歲貢生、辛卯科舉人。
監生世謙。
家譜、世謙字紹吕、號放堂、監生。
靖江縣儒學訓導世謩。



家譜、世蓍字仿魏、號蓼野、廩貢生、靖江縣儒學訓導。以世誅世讜爲家晟後。世誅生國子監典簿履恂。自輯劉氏清芬集、履恂字迪九、號雲陔、琨石長子、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著秋槎雜記、義迹山房詩鈔。劉文淇撰墓表、先生事親孝謹、父早卒、母多疾、先生與諸弟更代侍、不假婢嫗。與諸弟友愛、治家内外有法度、善議論、有幹事才、解紛撥煩、拯人困急。又云先生爲端臨先生從父昆弟、而人品學問相伯仲。汪廷珍撰遺藁序、君詩溯源騷選、質雅清深、綽有神韻、蓋樸學家所難。

娶喬氏。家譜、喬孺人附貢生喬其棠女、生子二、摹集、芝集、女一、適歲貢生喬德全。

繼娶喬氏。家譜、繼配喬孺人、縣學生喬光宗、生子三、寶樹、寶楙、寶楠。李周南書家傳後、孺人事姑孝、奉先誠、相夫勤且儉、教子慈而嚴、撫前室子女如己出。劉文淇撰迪九先生墓表、孺人幼涉書史、通文藝、歸於先生、前孺人所生子女皆幼、孺人曰、欲兒輩學閔子騫、我且勿爲閔子騫之母、慈愛終其身。先生終於旅次、孺人仰事姑、俯蓄諸孤、姑臥疾、不御藥、孺人奉藥跪床下、率諸子以次伏地、移時乃強御藥。教子束修外、不名一錢、自立身行已、至

一語一言、朝夕檢誨、反覆不倦。其奉先誠卒之前月、有事先墓、力疾治滌濯、必敬必潔、數十年如一日。

履恂生子五。

家譜、迪九子五。長葊集、字伯邕、號梧園、縣學廪生。次芝集、字仲皓、號商樵、郡增生。次寶樹、字幼度、號鶴汀、嘉慶己卯科舉人、丁丑大挑二等、補授五河縣儒學教諭、著娱景堂詩文集經說。次寶楙、字松渠。次寶楠。

先生其幼子也。

文興謹案、先生生時、迪九先生已五十有四。

先生生七月能言。

行狀、府君初生、自呼苦、先祖妣以足抵之、乃止。至七月遂能言。

五十七年壬子、二歲。

五十八年癸丑、三歲。

解吟詩。

自輯劉氏清芬集注、予年三歲、先君客京邸、嘗示以詩云、家書每到強加餐、伯仲之言子細看。聞汝吟詩多識字、三年應解憶長安。子甫三齡我白頭、關河千里思悠悠。方來幸待成名日、莫肖衰翁好遠遊。越二年、先君卒於京邸。今三十餘年矣、子半生作客、十載浮家、名實無成、抱慚明發、每誦斯

篇、輒爲流涕。

五十九年甲寅四歲。

六十年乙卯五歲。

四月、迪九先生以疾卒於京邸。

自撰迪九府君行狀府君累赴禮部試不第、乙卯復赴禮部試、又不第、旋於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京邸。

迪九先生殁、家門衰落、母喬孺人茹甘蘗苦、日課讀不休。

清芬集載喬孺人示子詩、我愛白蓮花、不以汚泥滓。我愛青松枝、不以霜雪死。世態異炎涼、草木全其始。如何戴帽錫、見熱不能起。蓬質豈以麻、其質能自強。相彼芄蘭枝、柔靡隨風揚。根株俱委頓、踐蹋良堪傷。質性不自立、誰能相扶將。

自撰寶應詩事、予五歲而孤、弱不勝衣、先母保抱攜持、得有今日、檢束極嚴、而慈愛亦甚摯、讀示子詩不覺淚涔涔下。予紀哀詩云、兒行以母手、兒藥以母口、兒健母身傷、筋力兒身受。又云、五歲授兒詩、七歲授兒禮、撻兒痛母心、暗室常揮涕。

寶樹撰先妣喬太孺人行述、乙卯、府君殁京邸、時不孝寶楠才五歲、太孺人授讀如前。少長、就傳督晚課、膏油不繼、惟竈上置一燈、命讀書數十過、迨釜轉而油已竭矣。嘗語不孝等曰、吾日旰不得食、不以爲饑、歲暮不得衣、不以爲寒、汝曹勤讀書、我雖苦不怨。

秋、迪九先生喪歸自京師、殯於城南湧蓮寺。

自撰書先妣喬太孺人軼事、乙卯秋先君喪歸自京師、時未諳入城擡喪之例、殯於城南湧蓮尼寺。寺背城南東環以茅舍、火起東家、烈焰張甚、兄等皆奔火所、索夫舁棺不可得。時寶楠甫五齡、喬太孺人指以付諸尼、而自以要經繫棺釘、諸尼力解不能脫、皆僻踴而號、未幾反風、火息始免。

嘉慶元年丙辰、六歲。

是年祖妣成太孺人卒。仲兄芝集、伯兄荃集相繼卒。

寶樹撰先妣喬太孺人行述、丙辰仲兄卒、復遭成太孺人之喪、十月伯兄亦病卒。

二年丁巳、七歲。

三年戊午、八歲。

四年己未、九歲。

五年庚申、十歲。

先生既稟母訓、復時時請益於兄寶樹、攻苦力學、有同成人。

行狀、府君孝事誠篤、嫻習家政、攻苦力學、有同成人。嘗戲削管作籤、標所誦諸經、每早抽籤背誦如流水、太孺人爲色喜。十歲時有輿薪者爭於門、洶洶不止、公感門戶之衰、誦讀益勤。

戴望撰家傳、君五歲而孤、母喬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

六年辛酉、十一歲。

益發憤有志於學、傳注皆自句讀。時從從叔端臨台拱先生受學、辨别古今音韻。行狀

七年壬戌、十二歲。

既而端臨先生命入家塾、從喬德謙肄業。

自撰書先妣喬太孺人軼事、從父端臨命與其子巨源同師喬德謙、肄業於家塾。暑月、端臨公出所藏卷軸竟日舒卷、有斷幅常州鄒孝廉光濤書、孝廉爲石埭公同歲生、嘗遊寶應、端臨公以所書賜余、袖歸、太孺人詰得書狀、余以實對、未之信。明日端臨老僕吴春來、太孺人詢焉、吴春爲語如實、太孺人猶未信。他日見端臨公、復問之、語合乃已。

八年癸亥、十三歲。

九年甲子、十四歲。

十年乙丑、十五歲。

應試郡城。

自撰暫園吟序、余年十五、應郡試。

十一年丙寅、十六歲。

應試、爲縣學生。

行狀、年十六、應試爲縣學生。邑令萬公承紀、劇賞府君文、以題係未冠、置第二、及府試、揚城張公

敦仁拔置第一。院試受知會稽莫侍郎，晉入縣學，亦第一。

與江都汪喜孫孟慈訂交郡城。

自撰汪喜孫墓表：寶楠與君同歲入學籍，遂訂交。

行狀：府君所交友多砥行綴學之士，若武進李兆洛、寶山毛嶽生、晉江陳慶鏞、江都梅植之、涇包慎言、江都汪喜孫、儀徵黃盛修、劉文淇、丹徒柳興恩、同里陸聯桂、朱士端、喬階、喬守敬，皆一時負人望。每賓朋燕集，莊言雅論，未嘗雜以詼謔，規過勸善，久敬不渝。府君與儀徵劉先生文淇論學尤契，人稱揚州二劉。

文興謹案：先生友朋衆多，訂交年月以及事迹多不可稽，茲據行狀所載列此。

既入學，郡守伊秉綬墨卿聞先生名，招置門下，與其子念曾同從高郵宋茂初受讀。

行狀：伊公臨郡，延高郵宋茂初爲其子師，而召府君同入署受讀。

念樓集載紀遇詩云：夙齡膺憂患，蒙瞀傷孤賤。手持一瓣香，遲疑不輕獻。故守舊爲郎，聞望傾畿甸。一麾守揚州，百里馳郵傳。曰余聞劉生，召置門下便。我無不羈才，公卿不識面。江左號人藪，山海羣珍眩。顧乃齒頑愚，禮遇過羣彥。由是孺子名，稍稍供譚讌。别離及十年，風燭一朝變。桐鄉有去思，靈祠依水殿。未酬國士恩，滴淚和醪奠。從此歸閉門，寂寂無聞見。

文興謹案：先生有詩集別行，不具載，此以其紀事較詳錄之。

將之揚，喬孺人戒曰：讀書之外，不可與聞公事，亦不可言家。況名公大人所以愛惜汝者，望汝成器

耳、若髫年蚤失名節、何以副名公大人之望耶。

寶樹撰先妣喬太孺人行述、丙寅不孝寶楠受知太守寧化伊公、召置門下。太孺人戒曰、讀書之外、不可與聞公事、亦不可言及家況、名公大人所以愛惜汝者、望汝成遠器耳、若髫年蚤失名節、何以副名公大人之望耶。

十二年丁卯、十七歲。

居郡城。

八月、郡守伊秉綬以憂歸、先生亦歸。

自撰宋實甫碧虛齋吟草書後、寶楠於嘉慶丙寅、受知故守伊墨卿師、召置門下。延宋實甫師課其次子、寶楠從受業。明年秋、墨卿師以憂歸、師亦歸高郵。

既歸、復至揚、肄業安定書院。

李周南書喬太孺人家傳後、丁卯、周南與哲嗣幼度爲同歲生、其季楚楨方共肄業安定書院。

是年三兄寶樹舉鄉試。

自撰三兄鶴汀行狀、嘉慶十二年、舉於鄉。

十三年戊辰、十八歲。

十四年己巳、十九歲。

始作寶應圖經。

叔俛撰寶應圖經書後、家君著寶應圖經六卷、始於嘉慶己巳。

十五年庚午、二十歲。

補廪膳生。

自撰張趙亭行狀、嘉慶十五年、注選寶應訓導、到官時、寶楠始補廪膳生、朝夕侍側、恩誼倍摯。前學使侍郎蕭山湯公訪優行生貢太學、先生以寶楠應。名實不副孤負師恩

十六年辛未、二十一歲。

春、婚於汪氏、太學生汪瓏女。成婚未踰月、孺人卒、時閏三月十五日也。

行狀、先妣汪孺人、太學生汪公瓏女、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來歸甫踰月、即卒、是爲嘉慶十六年閏三月十五日也。

文興謹案、先生曾聘喬氏、爲喬大鴻女、即喬太孺人從姪女、未幾殤、見先生所撰喬節母郭貞婦合傳。未詳何年、姑志於此。

閏三月二十九日、母喬太孺人以疾卒。時距汪孺人歿、方旬日也。

自撰迪九府君行狀、繼配喬孺人、卒於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寅時、年五十有五。

文興謹案、先生少孤、賴母喬太孺人撫育以成、孝思誠篤、迴異尋常、遭此大故、哀毀罔極。念樓集有追作紀哀詩數首、孺墓之情、溢於言表、蓋先生不僅爲學人、且孝子也。

十七年壬申、二十二歲。



宅憂。

十八年癸酉、二十三歲。

宅憂、授徒里中、並纂輯劉氏清芬集。

家贊勳撰清芬集序、嘉慶癸酉甲戌間、家楚楨孝廉、授徒里中、校錄先世遺文、予嘗助其蒐輯。

十九年甲戌、二十四歲。

授徒里中。

始纂輯寶應詩文、爲象求集。

自撰象求集序、於是網羅舊聞、收葺殘帙、彙爲斯集、竊自附象罔求遺之意、名曰象求。又自撰象求集序後案云、此書成後、改爲寶應文徵、凡有專集、選存數卷及一二卷、共得六十家、其零篇不能成卷、選存於後。惟卷帙繁重、未能付刻、茲用惘然。丙午秋九月記。

文興謹案、寶應文徵、輯成未刊、清本流落他方、原稿時或散見。余家所藏、祇象求二卷、蓋初稿也。

二十年乙亥、二十五歲。

授徒里中。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六歲。

授徒里中。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七歲。

授館郡城、並撰毛詩詳註。

文興謹案、毛詩詳註、行狀未載、僅見先生自撰孫彥之四書說苑後序、及叔倪先生撰論語正義後跋、蓋未成之稿、前於徐森玉先生所見某書店售書單內多先生撰而未成之書中有此名、力不能獲、深負隱咎。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八歲。

授館郡城、並徙家焉。

文興謹案、劉文淇題江淮泛宅圖云、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攜家來揚、蓋是年初徙揚州。

是年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世臣慎伯、交。

自撰暫園吟序、戊寅予徙居郡城、與劉孟瞻交、時同訪包慎伯於小倦遊閣。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九歲。

授館郡城。

是年與儀徵劉文淇、山陽丁儉卿晏、同舉優行貢生。時學使爲湯金釗。

行狀、嘉慶二十四年、大學士蕭山湯文端公督學江蘇、舉優行貢生、文端治事勤慎、尤留意人才、時同舉者皆一時知名士。

丁晏感舊詩序、劉楚楨大令、名寶楠、寶應人、余己卯優貢同年。

長女貢金生，王孺人出。

自撰亡女貢金墓碣：長女貢金，生於江都寓舍，道光三年十一日卒於儀徵，春秋五閱。

文興謹案：王孺人來歸，家譜未載何年，姑識於此。子女皆所出，後不復載。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歲。

授館郡城。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一歲。

授館郡城。

九月，長子恭璧生。

家譜：恭璧原名恭笏，字孟荼，號魚竹，增監生，終於浙江巡檢。

二年壬午，三十二歲。

從家歸里，獨赴京師，館汪喜孫家。

自撰釋穀序：道光二年，予在都中，館汪孟慈農部家。

三年癸未，三十三歲。

歸自京師，復從家儀徵。

劉文淇題江淮泛宅圖序：癸未，遷儀徵。

纂寶應圖經成。

叔俛撰圖經後序、圖經成於道光癸未。

十一月、長女貢金卒、葬儀徵。

是年、三兄寶樹選授安徽五河縣學教諭。

寶樹娱景堂集記事八則、道光三年予選五河教諭。

四年甲申、三十四歲。

居儀徵。

九月、次子恭冕生。

家譜、恭冕字叔俛、號勉齋、附監生、光緒已卯科舉人。

文興謹案、楚楨先生論語正義十七卷、後爲叔俛先生所成。先生歿而後世無復有繼起者。事蹟不彰、先祖傷之、爲作事略、兹列於下。

先祖佛卿嶽儒公撰族兄叔俛事略、族兄叔俛、名恭冕、楚楨先生次子也。先生生子三、獨兄鋭志問學、不墜其緒。坐恒挾書、有得輒識上方。少時纂述已及尺、驚其長老。後以爲不足存、往往燬去。楚楨先生吏文安、三河、兄皆從、過庭時陳質經義、不與聞政事、先生尤愛之。先生捐館後、兄從朱先生蘭於安徽學院。朱先生雅推重、時方刻李冰漁先生集、閲卷之暇、以校讎相屬、間有更正、朱先生輒歎服。金陵克復、曾文正首闢書局、朱先生以兄薦、文正素知兄名、相見益訢合、校勘諸史、爲世所重。湖北經心書院落成、李制軍小荃禮兄主講、𡢃課經訓、湖北人士爭興於學。今之

讀書有人之望者多弟子籍。沔陽州志、黃州府志、漢陽府志、黃岡縣志咸出兄手。沔陽舊志甚疏漏，考文徵獻，惟兄是畀，視他志尤勤。省志凡例，彭中丞芍亭以屬兄，並請總纂志書，兄撝謙不居。其後數更張，兄之凡例並所編沿革表兩卷未獲用，識者惜焉。朱先生逌然督學湖南，創立校經堂，匄兄移講席，兄以居鄂久，不忍去。湘中士大夫多以未受業爲憾。先是，楚楨先生治論語正義未成而卒，兄憬念先業，蚤夜釐定，爬羅諸家異說，一義未明，馳書四方，必求其是。凡十餘年訖刊書成。自箸廛廣經室雜著、札記數卷，蓋平生精力皆在正義矣。所學於訓詁文字辨覈極精確，尤熹尋繹微言大義，無主漢奴宋之習。常欲爲禮記正義，自以年邁，時時勗嶽雲曰：「弟年力強富，又開敏軼同輩，盍治之。」嶽雲竟以假館四方，屬草不多，未能成一家言，重孤兄望。兄未病時猶諄諄相屬，此可悲矣。兄誘掖後進，惟恐不及，凡與游者，虛往實歸，莫不懽洽。與人交，一以誠，未嘗脂韋圖轉，雖間爲宵人所賣，處之泊然，緊古之經師德與學稱者也。兄附監生，中己卯舉人，年六十歲，以風疾歿於家，時維光緒癸未六月。娶王氏，生子四：襄孫，早卒；春孫，附生；騏孫，廩貢生；志孫，方讀書。女二，一適華氏。孫女四人。葬於邑北鄉殷黃台祖塋之側。兄之葬也，銘幽之文闕如。嶽雲追維平日期望之殷，與金陵、武昌相聚之樂，而太息於兄歿後遺書蕩然，不獲慰其志，是用摭其行事學術，俟君子採焉。

五年乙酉，三十五歲。

居儀徵。

冬、至瓜洲曲江亭、訪求遺書、得邑人劉玉麐春浦甓齋遺稿、爲作序。

自撰甓齋遺稿序：道光五年冬，寶楠至瓜洲曲江亭，訪求吾鄉耆舊遺書，得劉春浦先生甓齋遺稿。文興謹案：吾邑有二劉，居城東者曰東劉，即吾家；居城西者曰西劉，春浦先生家。春浦先生名玉麐，有湘南邕管諸集，頃售之滬上蟑隱廬，其主人羅子敬曾詢之家大人，以值昂未能贖回。甓齋遺稿，湯氏邑志作甓亭，以先生序證之，亭乃誤字。又春浦先生有爾雅補疏，今已佚，段懋堂所嘗稱許。殘稿爲先大父所得，曾以刊入粤東廣雅叢書及潘文勤之滂喜齋叢書。

六年丙戌、三十六歲。

自儀徵遷揚州。

先生自丁丑、戊寅僑居郡城，九年之間，宅凡四遷，因作江淮泛宅圖記之，並屬劉文淇爲之序。

青溪舊屋文集題江淮泛宅圖序：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徙家來揚，道光壬午還寶應，癸未遷儀徵，丙戌又由儀徵遷揚。九年之間，凡四遷。此江淮泛宅圖所爲作也。圖成，即屬余序，余諾之而未果作。壬辰冬，楚楨復徙家歸寶應，而獨來郡城舍館他氏，屢責前諾，余不可無以應之也。余弱冠後，與里中薛子韻、涇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丹徒柳賓叔泛覽經史，楚楨因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爲友朋之極樂。未幾而季懷、子韻先後奄歿，仲虞、孟開、賓叔又各返里門，惟楚楨常客郡城，中間移家與余隣者且七年，朝夕相見，兩人相資益者實多。楚楨嘗與余約各治一經，楚楨占論語，余占左傳。以論語皇疏多涉清玄，邢疏更鄙陋無足觀，而何氏集解、亦採擇未



備左傳賈服舊說，爲杜氏所乾沒者不少。唐人又阿杜注而攻賈服，皆爲鮮當。因各爲二書疏證，蓋爲是約十餘年而未有成書。過從時嘗以是爲歎。顧楚楨奔走長途，浮家南北，又身羸多疾，其作輟也有故。余自嘉慶庚辰一遊京師，即杜門不出，無僕僕道途之勞，身又強健，而亦無所成就。且楚楨編輯論語之餘，已成寶應圖經、漢石例各若干卷，博而有要，好古者已傳抄其書。余則左傳之外，別無事事，猶時作時輟。此則重余荒落之懼者也。楚楨既諈諉作序，余因述曩時之約如此。雖非圖中之意，其亦楚楨意所欲言而感歎不能自已者歟。

八月，三子恭絢生。

家譜：恭絢，字季戒，附監生，五品銜，候選廣東鹽大使，署桂陽縣典史。

七年丁亥，三十七歲。

居揚州。

是年，得邑人喬侍讀萊《諫濬下河海口疏》並其子崇修介夫紀事稿，裝池以示包世臣。包作《書喬介夫紀事文稿後》，載《中衢一勺》。先生亦有《喬介夫下河事宜紀事考》，載《念樓集》。

文興謹案：清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河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七州縣蕩折離居，穡事俱廢。當時河臣靳輔奏濬海口以洩積水，既遣使報可，而朝命于成龍董其役。輔失望，創議疏海口則引潮内侵，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會喬侍讀官京師，聞其言大驚，亟言其害於司空，又集淮

揚人士、合草四不可議入告、復廷爭之、其事乃寢。遭河臣忌、中以蜚語罷歸。後召入都、不一年故。以上節錄朱彝尊撰喬侍讀墓志、及寶應縣志。其子介夫作文紀之、合爲一卷、此先生所得也。今據先生考及包安吳書後、稿爲季子介夫所作。余家藏侍讀草稿、爲湯西崖侍郎右曾手書、後有同鄉署名簽押、此原稿也。後有侍讀長子學齋崇烈紀事文一篇、列序侍讀始末、文甚長、載入縣志、不知與介夫先生所作有無異同、惜先生所藏已不可得而校也。

八年戊子、三十八歲。

應鄉試不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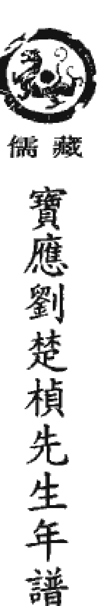
文興謹案：先生屢次鄉試不第、均未書、茲載其見於文集者。

始作論語正義。

叔俛撰論語正義後序：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甘泉薛先生傳均、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之。

是年作修建寶應祀典議。

議文略云：今江南江寧青溪之先賢祠、凡生長金陵、及仕官、客寓、有芳名茂績者祀焉。浙江杭州金沙港之祠、祠浙之大吏、守令賢而歿者、浙人仕而有功德者、未仕或布衣而有學行、爲民表率者、皆



祀焉。今擬仿江寧、杭州祠祀之例，以漢二烈士祠之東偏，改建祠室，中爲崇報祠，祀大吏，左爲遺愛祠，祀令長，右爲先正祠，祀鄉先生彙名宦、鄉賢及諸祠祀及應祀未與者，而次第之。崇報祠祀明李公遂等十九人，遺愛祠祀明危公澄、清朱公爾遠等五十四人，皆斷自明初，迄於近代，不及宋元以上者，耳目不接，澤不在民故也。附叔俛後案云：先君爲此議，又製贊十九章。道光十九年，邑令海城劉公光斗採此議，立總位權祀於烈士祠室左右，惟稍有增益耳。

文興謹案：今念樓集所載祀典議，有夾注，乃叔俛先生補作。

十二月，四兄寶楙卒。

家譜：寶楙，歿於道光八年十二月。

九年己丑，三十九歲。

居揚州。

是年，與甘泉楊季子、儀徵劉孟瞻同校薛子韻說文答問疏證及文選古字通疏証，且謀刊之。

劉毓崧通義堂集代撰文選古字通疏證序：己丑秋，子韻卒於行館，某時官江西，寄金至揚州，屬友人寶應劉楚楨、甘泉楊季子、儀徵劉孟瞻詳加審定，重梓行之。而諸君已先期約同人釀金，另爲刊板，因就文選古字通疏證內，擇其首尾完具者，録出六卷，即以某所寄金付諸梓人。

十年庚寅，四十歲。

館郡城江氏。

叔俛撰寶應圖經書後、庚寅之歲、家君館郡城江氏。

作漢石例序。

文興謹案先生著漢石例、未詳何年、據劉文淇圖跋、必丙戌已定稿、是年乃作序耳。

十一年辛卯四十一歲。

居揚州。

秋、河決高郵五百丈、十邑之民田廬盡沒。先生目擊時艱、上書朱大司空士彥、陳運河曆年利害。書載

念樓集。

應鄉試、又不第。

青溪舊屋文集別號舍詩序、辛卯秋、賦與楚楨同寓金陵、計前後省試已十一次矣、與楚楨同寓亦五次矣、相約此後閉戶箸書、不復應舉、因仿陳亦韓先生作別號舍詩、索楚楨同作、以堅其約。詩云、四十年華轉瞬間、秋風廿載鬢先斑。名山自有千秋業、從此歸來只閉關。又云、壯歲齊名說二劉、白門同載幾經秋。知君亦自甘樗散、好向江湖覓釣舟。案先生念樓集載和詩云、壯歲聲華伯仲間、蕭蕭都見鬢毛斑。十年贏得頭銜在、收拾殘書返故關。時將挈眷歸里。天涯王粲盡依劉、時將甫應皖江學幕之聘。叢菊花開兩地秋。遲我湖干垂釣處、夕陽亭畔弄珠舟。孟瞻買田北湖、相約村居、此志今猶耿耿。

旋應安徽學使鄂木順額復亭聘、閱卷皖省。



行狀，嘗應安徽學使鄂木順額公聘閱卷，精審不敢涉一毫粗忽，尤留意經古實學。鄂公虚心聽納，所取多知名士。

十二年壬辰，四十二歲。

歸自安徽，復往揚州。

六月，同年生江都汪喜孫扶母喪歸自京師，問喪禮於先生。

汪喜孫喪服答問紀實：六月八日，母喪抵里，遵制入城治喪，世俗浮靡，叩之劉明經寶楠，始克成禮。

秋，戶部侍郎敬徵奉命勘運河，以河事詢於汪喜孫，汪詢於先生，先生以隄不可加，宜清濬河答之。

汪喜孫從政録淮揚運河議：歲壬辰，奉諱回里，戶部侍郎敬徵公來淮按事，勘淮揚運河，問喜孫鹽政，並及河事。喜孫請發帑加隄。於時洪澤湖水盛漲，湖河一片，下民昏墊，蕩析離居，故有是請。劉楚楨寶楠謂隄不可加，宜清濬河。喜孫自悔失言，迄今思之，楚楨真深知水利者。

九月，將赴保定阮常生小雲太守幕，先送孥歸里。

文興謹案：據劉題江淮泛宅圖，謂是年冬由揚歸寶，而獨來郡城舍館他氏，然以劉詩及先生詩考之，今冬歸里，又以渡河詩考之，明春赴保定，未來揚。

青溪舊屋集送楚楨遊保定詩序：康熙、乾隆間，揚郡先達如喬石林侍讀、孫遂人刑部，皆以爭河事與當道忤，直聲振天下。近今河事亟於往時，楚楨每言及，輒慨憤不已。兹將就館保定，下屈甲

午、就近應京兆試、於其行也、詩以餞之、質俚無文、惟期楚楨異日居得言之位、抒建白之志云爾。

時道光壬辰閏九月也。詩云、自昔繁華地、冠裳雜還投、誰令恒産薄、翻作旅人謀、況復金隄決、真同洚水流、蒼生求奠定、朝野敢忘憂。又云、欲別心難已、將行首重回、典型鄉袞遠、氣節布衣培。

試挾陳琳筆、先登郭隗臺、終期致身日、莫忘澤鴻哀。

王冀鳳舍是集劉楚楨先生將以明春赴保定阮小雲太守幕、先移宅歸寶應、賦送詩云、射陂田

沒幾經秋、隋苑螢光獨照愁。又送葛洪移宅返、卻教孫敬負書遊。袍先舊雨分青草、幕待春風度

白溝、欲把□駒易招隱、雲帆今昔已難留。

念樓集留別同人詩云、故鄉不可住、滄海已横流、豈有歸田計、姑爲挾瑟遊、霜華侵客鬢、朔氣透

征裘、匹馬關山去、天涯此暫留。郡國多良執、能同憂喜情、不行無善策、將別復吞聲、燕趙三農

歎、淮陽四瀆爭、嗷嗷沙渚雁、去住各哀鳴。

纂劉氏清芬集成。

家贊勳清芬集序、壬辰、楚楨將之保定、送孥歸里、示余是集、顏曰清芬。

十三年癸巳、四十三歲。

春、赴保定阮常生太守幕。

十四年甲午、四十四歲。

館保定阮常生太守幕。



文興謹案、念樓集載有己未暮春招同孫彥之等集菜根堂詩、菜根堂爲邑人喬氏縱棹園地、有朱彝尊題額、後改書院課多士。是乙未春初在里門、又江南鄉試、則不在北可知、但癸巳往保定、甲午是否已歸、待考。

十五年乙未四十五歲。

秋、舉江南鄉試第四十名。時主考爲卓秉恬。

行狀、道光十五年、鄉試中式舉人第四十名。主考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華陽卓公秉恬、翰林院編修、襄陽單公懋謙、同考官爲高淳縣知縣、湘陰許公心源。首藝君子不以言舉人、中用大戴記文王官人篇語、場中許爲宿學。甫揭曉、許公專足函致府君、邀令相見、府君遂束裝渡江。

旋應郡守劉源灝鑒原聘、主講廣陵書院。

行狀、郡守劉公源灝蒞郡、聘府君主講廣陵書院、督課勤懇、多所識拔。

十六年丙申四十六歲。

春、自郡城赴都、同郡殷古農、劉孟瞻、梅蘊生、吳熙載、王句生、楊季子餞於湖亭、賦詩送別。

文興謹案、去夏於里中曾得見梅蘊生書先生留別同人詩及和作、並爲寫出、惟佚吳楊二詩。劉孟瞻詩亦與青溪舊屋集微異、蓋後改之。先生詩、念樓集亦刪去柔韻。

三月、自校漢石例一過。

自撰漢石例序目後跋、道光十六年三月下旬、寶楠自校一過、漫識於目錄後、時寓都中揚州新館

之淮海堂。

四月四日與葉筠潭紹本、黃樹齋曾滋、徐慶峰寶養、黃椝卿璩、汪孟慈喜孫、陳頌南慶埸、四十二人展禊於江亭。

念樓集四月四日江亭展禊詩序、都中四月四日大鴻臚葉筠潭、黃樹齋兩先生、徐廉峰、黃椝卿兩編修、汪孟慈、陳頌南兩農部招集同人四十二人江亭展禊。

與金望欣定交於京師。

金望欣撰清芬集序、道光丙申、始識楚楨孝廉於京師江亭。

應禮部試不第歸。

陳慶鏞撰劉寶樹娛景堂集序、丙申之春、先生偕弟楚楨同赴禮部試、報罷歸里。

夏、梅植之爲補題江淮泛宅圖。

嵇庵詩集題江淮泛宅圖詩、劉侯學行真師式、泛舟遠就江淮食。妻子圖書載一船、半生飄泊頭將白。去歲射策登賢書、今年落第辭燕都。倥偬情懷付圖畫、爲君睠望空唏噓。讀書第一人人好、無救飢寒博溫飽。匡劉經術馬班文、請看諸公亦潦倒。煙水茫茫春復秋、江關詞賦卷中留。側身更有無家客、我似風萍海上鷗。

十七年丁酉四十七歲。



授館郡城、並徙家揚州。

八月、江陰吳冠英儁爲先生寫小象、寶山毛生甫嶽生作讚、桐城姚石甫瑩作隸額、陽湖李申耆兆洛有贈詩、今象猶藏於家、惟毛、李所題皆殘損不可卒讀、茲從休復堂集、養一齋集補入。

休復堂集題劉楚楨小象讚序、道光十七年八月、寶應劉楚楨屬江陰吳冠英儁寫此象、友人寶山毛嶽生爲之讚。讚曰、志慤言質、學邃氣充、匪襮而晦、實狷以通、吾測其養、窮達容容。

養一齋集寄寶應劉楚楨詩云、殷殷韜壯志、草草伴牢愁、獨守幼安榻、誰褰白傅裘。懷人怨遙夜、清瑟泛高秋。相見苦無日、悄然搔白頭。

文興謹案、蔣彤撰李申耆年譜、是年姚公瑩再護運符、書約先生七月既望、彤與冕之、冠英隨往住運署景賢樓下、姚公屬冠英繪談藝圖、與於此圖者、曰姚公、曰養一師、曰仲倫、曰生甫、曰冕之、曰寶應劉楚楨、冠英及彤也。又載姚公石甫致申耆先生書云、兩淮鹽法續志主筆者、非先生莫屬、輔以生甫、楚楨數人、可成善本。據此可知、姚石甫先生相需之殷、談藝圖與小像、蓋同時作。

吳儁工繪事、見墨林今話續篇。

十八年戊戌、四十八歲。

授館郡城。

夏、郡守李璋煜甫蒞任、聞先生及劉孟瞻之經學、魏靜卿之篤行、榜示通衢、敦勉多士。

榜云、爲崇奬學行、以勸多士事、照得守令之官、化民成俗、是爲專責、而化民之術、先敦士行、勵士

之道、固亦多方、而於本郡樸學篤行、厚爲推崇、俾多士知所嚮慕、其機尤捷。本署府蒞任之初、詒知郡中、寶應劉楚楨、儀徵劉孟瞻兩君、經明行修、箸書盈篋、昨於郡試之時、敦勉多士、執經問道、實事求是、以廣其傳。茲又聞魏君靜卿、前仕嶺表、懋箸循聲、以母病乞歸、不出里閈、侍奉維謹、衣不解帶者累年矣。夫通儒雅材、循吏孝義、天下之所罕見、茲乃接踵於吾郡、古之所稱經師、兩劉君足以當之。古之所稱人師、魏君足以當之。本署府皆親式厥廬、挹其豐采、聆其言論、敬禮有加焉。昔王文成公在江西時、因贛州致仕縣丞龍韜居官清謹、歸休貧乏、深嘉廉節、表示通省、令官吏歲時存問、量飲柴米、毋令困乏。特倣其意、表示宅里、樹之風聲、使爾多士有所矜式、一步一趨、毋令三君子專美於前也。本署府暫時權攝、所欲爲者多不及爲、興利剔弊、恐亦託之空言、徒煩文告、教化不行、咎在太守。惟是欲挽民風、必以士爲之倡、欲敦士行、必以師儒爲之鵠、此雖一日之間、可與郡人相勉於有成、而自幸得人之良多也。苟喻此意、漸摩既久、將見遠近父老子弟共相倣效、是三君子之學與行、足以啓迪生徒、激厲末俗、非守土者有術以潛移而默化之也。吾郡幸甚、斯文幸甚。此約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九日示。

既而乞先生釐定揚州八屬鄉賢名宦祠、並考訂史公祠之應祀及應補祀者。先生考覈史乘、命次子恭冕記之、成揚勝朝殉錄三卷。

劉文淇代郡守撰釐正鄉賢名宦木主記云、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司春秋致祭、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爲師、而有所取法歟。然守士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



未之深考，或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或縣他屬而仍贅列其人，其他官爵缺書、姓名誤寫者，尤不可殫述。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劉守源灝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萼、寶應舉人劉君寶楠考訂名宦鄉賢，以重祀典。會劉公升任去，其事遂輟。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公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賢者曹憲等七人，應移祀名宦者婁師德等九人，應補入名宦者謝安以下若干人，應補入鄉賢者臧旻以下若干人。其官爵名姓譌誤者俱已改正。名宦中如王安石，應移祀通州鄉賢。中如海州之徐璆、六合之陳融、如皋之胡瑗、無錫之杜鎬、天長之朱壽昌、通州之杜嶸以下十三人，應各祀其鄉。何遜、王守仁、海瑞未官揚州，汝南應曜、千乘董永皆非揚人，文天祥停留真州三日，不得謂流寓，均應撤主。余謹據禮正之，既飭學別立擋案，復作記以諗後之人，俾有所考焉。附劉恭冕《後案》云：府君與陳先生並列，實則祀冊皆府君所考訂。

文興謹案：先生所釐定揚屬鄉賢名宦底冊，載《愈愚録》，未刻本目卷。余曾見之勝朝殉揚録刻於淮南書局，有自序，載《念樓集》。

十九年己亥，四十九歲。

春，郡守李璋煜去任，先生與劉孟瞻等餞之於桃花庵。

《念樓集》：三月四日，桃花庵展禊詩序：歲巳亥春，前太守諸城李公奉檄勾當揚州事，竣將行，門下士若干人同宴公於湖上桃花庵，展禊事，時爲三月四日也。寶楠與家孟瞻明經與斯飲，喜而賦此。

徙家歸里、獨留郡城。

六月、三兄寶樹卒。

自撰三兄鶴汀行狀、先生卒於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巳時。

二十年庚子五十歲。

正月、纂釋穀成、序之。

文興謹案、據釋穀自序所載、有書成之年、無經始之歲、蓋自道光二年、館汪氏、得見程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之後、即已有所纂述、至是年乃成。

二月、赴京師應禮部試。

孔繼鑅宥涵心嚮往齋詩集題念樓集、即送念樓入都詩、東天有麟鳳、儀儀復師師。稠適志上遂、厥美非文辭。與稽大儒業、一心無蔽虧。世德受門祚、不獲辭窮飢。大用無小懷、荼蓼甘如飴。勝衣耳君學、勸誦驩今茲。百歲慎同好、翕羽無参池。結交有大道、財託乃豪芒。晚近合冰炭、同器無久長。流連聚形影、君子謂之荒。雲龍古意氣、一德通馨香。友義譬臣節、疾苦生忠良。性命既爾汝、家室相扶將。哀哉廣絶交、在始乘其方。我生友爲命、以善不以迹。相與虚霩天、詎有末能隙。高寒世上松、磊嵬澤中石。遊目皆我師、在腹豈無擇。愁雲臥山陽、潘老墳蒿赤。謂四農師。相思吳與魯、謂稼軒逼父。河縣與我隔。悠悠天下才、惟子實我益。讀書當見天、日月照我側。以性爲歸藏、掇揠皆蟊賊。萬卷順一心、平坦實奇特。求火於井中、深涉勞無得。關弓仰射魚、枉用兩石力。弱小坐謬誤、無友爲我

劾。吁嗟沙在泥、往矣迷白黑。山以陵遲峻、河以委蛇通。曆苦終無甘、哲士多困窮、我生際堯舜、聖志開龐鴻。一魁荷簡錄、寸職孤明聰。君子賤小喜、高明恥近功。七尺立地上、當爲天下雄。身世既晦用、舞蹈蒿萊中。上堂奉父母、下堂橫六經。一室閟塵海、門外皆浮萍。昂首載道義、山樊猶朝廷。憂樂同一世、所異潛其形。進則乘雲飛、退則爲淵渟。冰雲出戶立、萬木凋且零。瓦盆藏牖中、植物冬蒼青。中歲惡離別、兀兀君遠行。況我識子晚、敬以君爲兄。津亭萬楊柳、日夕春風生。安得秣我馬、從子俱北征。因之寄所憶、故人家上京。故人問下走、道余憂懼並。上懼白日速、下憂道無成。言舉東士氣、舍之無榮基。君念實勸此、君力猶可爲。努力此行邁、萬物瞻光儀。功名太古壽、老大何足悲。燒燭坐庭戶、夜夜披君詩。欵欵孝弟言、於世胡不宜。百族貴風雨、被悅當其時。

三月、與金嵎谷等復修禊於江亭、作江亭感舊圖。

念樓集江亭感舊圖詩序云、京師南城有亭、巍然仰觀西山、俯臨溪水、所謂陶然亭也。築自江氏、亦名江亭。丙申四月、葉筠潭方伯、黃樹齋少宗伯、徐廉峰編修、黃槼卿中允、陳頌南、汪孟慈兩農部招集同人四十二人展禊是亭。寶楠與焉。越四年庚子、寶楠復以計偕入都、三月之杪、邀同金嵎谷、包敏甫、梅蘊生、汪星掌、陳卓人、皆昔年座上客。追憶舊遊、廉峰編修及李禾叔舍人、潘四農大令、王慈雨吏部、先兄鶴汀教諭、既皆下世、而樹齋少宗槎使閩、邦孟慈農部宣防東省、流連今昔、感慨係之、爰屬嵎谷爲圖、漫題其後。

文興謹案、孔繼鑅、梅植之、皆有題詩、載心嚮往齋詩集、及嵇庵詩集、茲不錄。

會試第八十六名。時總裁爲吳縣潘世恩。

行狀、道光二十年會試中式成進士第八十六名。總裁爲大學士吳縣潘公世恩、戶部尚書滿洲正紅旂隆文公、禮部尚書仁和龔公守正、戶部右侍郎諸城王公瑋慶、同考官爲翰林院編修益陽胡公林翼。首藝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依爾雅治玉治石爲訓、二場多以爾疋、方言、說文、廣雅證明經義、爲同考官所激賞。時襄陽單公懋謙亦在列、語本房益陽胡公曰、此卷若在江南省、必寶應劉某蓋府君鄉試出單公門也、遂呈薦總裁潘公、贊賞不已、以己中式名次相付、遂中八十六名。潘公闈中紀事詩有云、掄才當代推宗匠、第一春風被楚楠。隱指府君、期許甚至。諸城王公和詩云、狀元宰相傳鐙在、佳讖詩篇紀寶楠。自注、原唱和詩押楠字、及傳衣鉢於八十六名、揭曉乃劉某、直詩讖也。胡公和詩自注亦云、闈中得賢字四十七卷、呈薦師擊節贊賞、列八十六名、謂傳登科衣鉢也。

殿試二甲四十六名。賜進士出身。

殿試策云、臣對、臣聞經明者立政之原、理財者體國之本、典農者阜民之要、烝髦者得士之全、古帝王斟元御宇、錫福誠民、將欲稽典籍之浩博、考度支之變通、來既緯而令重、榮芸鼓以徵、而文傳釋菜、則本持盈保泰之心、始克懋咸五登三之治。遡稽往牒、篇陳經解、什列豳風、禮陳耕九餘三、史載拔十得五。是故橋門圜聽、尊聖也、泉府流通、宜民也、祈穀則以元日、入學則以上丁、重教養也。仁聖道賅、粲乎同軌、所由亮敷天之駿業、豐壽世之宏規者、胥恃是道耳。欽惟皇帝陛下學本六經、用敷九式、廣稽溝洫之制、歲登賢能之書、固已化被萬方、而制通六府、農興千耦、而士備九能

矣。迺聖懷沖挹、猶切勤求、撮細壤以崇山、導涓流而益海、進臣等於廷而策之以經術、幣法、水利、人才諸大端。臣佔畢庸愚、曷足以知體要、顧當對揚伊始之時、敬念敷奏以言之義、敢不就平日所誦習者藉攄葵藿之誠、用效芻蕘之獻乎。伏讀制策有曰三易名於何代、重卦畫於何時、而因備舉夫易書詩禮之旨、此誠聖功王道之至精也。臣考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夏殷不名易、則易始於周矣。易有三義、交易、變易、不易也、又有日月爲易之義、亦取變易之說。夏殷用八不用六、則以不變爲占、不取易義。然則周禮三易之占、其即以周易統名夏殷與繫辭所載諸卦言明作易之由、則重卦起於伏羲。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謂爲禹文重者非也。堯典、舜典本一篇、帝曰欽哉即接愼徽五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梅氏所加、東晉所出古文亡此也。然書序別有舜典、今則佚矣。人心道心見於荀子、此即僞古文之證、其尤甚者左傳引臯陶邁種德、結曰德乃降、降字對上郕降言、僞古文取以入經、尤爲無識。康誥、酒誥、多載殷官、多士、多方、宜易篇次、燕射之飲亦爲黃耇之祈、戒農之詩即是康侯之訓、大禘乃長發、詩序出車乃殷王命南仲、不顯成康如後世徽號之比、非康昭以後之詩、鄉射五物證以儀禮、禮射不主皮、即是無皮張侯之制、中星之異、一則以午爲中、一則以未爲中、加王於正、左傳明言周正、似較公羊說爲長。凡釋經務守師訓、未可參以臆見也。皇上昌明經學、嘉惠藝林、凡漢唐以下箋疏及宋儒傳註、明物義理、不爲兩歧、歸於實事求是、豈漢唐之時所能企及哉。制策又以秦並天下幣爲二等、而因詳考珠玉龜貝銀錫之用、此誠有國者要務也。臣考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唐時有禁斷採銀之詔、其充用粟帛絹綿及錢而

無銀、然三品之制見於禹貢、並及白金、爾雅載白金之名、詩小戎鋈即白金、周秦之際、賞多以黃金、亦或間以白金、則白金之行固已久矣。周官司市無征而作布、鄭注謂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泉本字錢、假借泉取流通之義、錢乃田器、音同相假、國語稱周景鑄大錢、始有二品、然子母之制、其來已久、後世論錢法者若賈誼孔覬陸贄之徒、其說甚詳、大概錢重則私鑄興、錢輕則不能經久用也。國家本太公遺法、不權子母而制歸畫一、所由阜通貨賄、爲久長之計、而無畸輕畸重之弊者、有非前代所能企及矣。制策又以夏分澮川周詳輜遂而因詳考漢代以來穿渠引水之利、此誠國計民生之最要者也。臣考井田之法壞而水利興、史起藉漳水之利以溉民田、魏國以富、鄭國爲韓謀令秦開渠以緩伐韓之舉、由是關中饒富、卒並六國。夫井田與溝洫相表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是宜開渠以引水。蓋北戒多山少水、然如滏陽滹沱清河白溝桑乾潞河粲河以及滱洺徐白淀泊水泉、未嘗無可興之水利、元虞集始有京東墾田之議、托克托踵其說、明邱濬徐貞明等各有著書、以遺後世。竊謂後世之水與古不同、古之九河在今畿內及山東界、其同爲逆河、直至永平碣石、逆海潮而同入於海、古者由澮達川、河流所經、皆成沃壤、故冀州三面距河、有水利而無水災、後世河屢南徙、至宋神宗時南奪淮流、然北流猶未斷也。明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北流、始絕於是、直隸山東多爲石田、此邱濬徐貞明所以亟講求水利、益廣虞集諸人之說、而治法治人誠宜二者交備已。聖朝灑沈澹菑、高原則宜菽麥、下隰則宜秔稻、固各視土宜、以頒農政、胥一世而含哺鼓腹、豈爲旦夕苟且之計哉。制策又以知人善任、鑒別宜精、而因亟求廉靜之儒、方正之士、英儁

之才。臣惟唐虞之制，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是以詢事考言，乃底可績。乃下本無言字。言考其言而能與事符，洵有功績可紀也。是以圮族以無功誅，象恭以僝功貶，故三載考績，考其功也。三考並有功則陟。夏殷之制雖不可考，大略與唐虞同。周制考課綦嚴，其以六計弊羣吏，猶是考績之制。漢代察吏六條，亦復近古。自斯以降，用人之途漸廣，去古制漸遠。竊謂尺有所長，較尋丈則不及。古人因材器使，問錢穀不知，問兵刑不知，而能持大體，所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也。至於鑒別之方，論語稱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即文王官人之法，逸周書、大戴禮所載，並詳觀人之術，莫備於此。夫觀人必於其所忽，而達其所欲言，恕其所未逮，則人皆踴躍以赴功名，而效指臂之用矣。國家旁求俊乂，澄敘官方，大法小廉，風行草偃，固已翼爲明聽，效其誠疑，丞輔弼備其選，不已亮天功而熙庶績也哉。若此者，秉經者其學，節用者其猷，興利者其心，求賢者其政，以端主極，則堯舜之德備焉。以儲國用，則管桑之計黜焉。以盡地利，則疆理之制修焉。以觀人文，則庠序之教立焉。洋洋乎治邁鴻軒，祥徵象緯，蓋亙古獨隆矣。臣尤伏願皇上日新進德，天健昭行，本至誠無息之衷，臻累洽重熙之盛，肅心作所，以經畬爲游藝之方，節性守中，以貨布爲捄時之用。南畝已勤耕作，而彌切疇咨；東膠已進賢良，而益深樂育。於以奉三無，安九有，揚休於六寓，式化於八埏。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視此矣。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案此策今藏余家。

授職知縣，授直隸文安縣知縣。

行狀、殿試二甲、以知縣用、授直隸文安縣知縣。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一歲。

四月赴文安任。

甫涖任、即出示修清河隄、格淀隄、以禦水。

行狀、文安地形窪下、隄堰久不修、伏秋水漲、輒致潰溢、府君履勘相度、先事隄防、督率民役、晝夜罔懈、在任三年、皆獲有秋。

文安隄工錄自序、文安地稱窪下、隄堰久不修、伏秋水漲、輒爲民害。道光二十一年、予視縣事、周履隄防、詢知民疾苦、爰檢舊冊、依例舉辦、而旗民恒怙勢不出飲助、相爲觀望、予執法不少阿、功卒以濟。乃集前後諸卷、彙爲六帙、篋而藏之。自予去任、復以推卸、層控大府、但知旗情苦累、不復能據案正之、洪水氾濫、歲苦災祲、嗚呼、可慨也夫。

文安隄工錄、六月、旗民屯目杜國棟、千總杜栢齡、抗不修隄、據案提訊、嚴斥限修、功遂以濟。

旋以旗民抗修、據案提懲、功卒以濟。

六月、隣邑大城縣子牙河固獻等隄決、先生冒風雨馳赴大城、會同搶護、幸免危險。

行狀、嘗以風雨夜赴大城縣搶護子牙河隄、黎明至縣、即赴工、盡斬沿河柳株、有爲民間自植者、立予以價、率民夫下樁搶築、獲保免險。大城紳民感頌不衰。自府君去任、隄復決壞、歲告災祲。

文安隄工錄、固獻等隄乃大城縣子牙河隄段、文安人謂之南隄。向無文安幫修之例、然南隄潰決、



水注文安、每伏秋盛漲、文安民人、幫同搶險、其關係與北隄等。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二歲。

在文安任。

二月、先生以時屆修隄之期、恐旗民抗修、預詳南路刑錢司、出示嚴禁。隄工錄。

六月、隣邑雄縣大清河隄段史各莊大隄漫水。隄據文安上游、決則爲害、先生星夜率民夫往堵、幸而未決。隄工錄。

七月、出示修文安隄如故。隄工錄。

七月十五日、大城縣固獻等隄復漫水、先生星夜馳赴、會同搶築如前。隄工錄。

冬、旗民杜棠等挾修隄嫌、捃拾四事、赴都越控。

文安隄工錄：十二月、屯旗武生杜棠、漢軍天文生常士喜、閒散金廷華、捐職衛千總劉杲、挾修隄之嫌、捃拾隄工、兵車、軍需、草束、修學四事、赴提府控告、轉咨順天府發南路廳審辦。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三歲。

在文安任。

二月、出示修隄如故、旗民不修隄。隄工錄。

三月、築春雨堂成。

春雨堂銘序：文安縣西、有堂將圮、予新之。於時小旱、堂成而雨、遂錫斯名。

冬、築勝方堰成。

勝芳堰銘序文安縣城東北七十里、曰勝芳、舊有民堰、東界大城辛章、西逾崔莊、接霸州高橋、延袤二十餘里、良田千頃在河水下游、以堰爲障。伏秋水漲、集夫舁土、事出倉卒、每致潰溢、輒沒民田。道光二十三年春、予行縣到堰、舊址僅存、主簿王君述士民言、請興築、余報可、村邑響應、各醵義錢、立表鳩工、剋日藏事、役興農隙、勞而不費、而工增固焉。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四歲。

在文安任。

二月、先生仍出示修隄、旗民不修如前。隄工錄。

六月、大城縣固獻等隄復出險、先生復赴大城會同搶護。隄工錄。

十月、杜棠案結、先生去任。

隄工錄、十月、杜棠案結、知縣劉寶楠被參去任。

行狀文安隄工舊例、旗三民七、公捐俸修理、屯旗怙勢不出、飲助相爲觀望、遂致潰決。府君依例舉辦、不少假借、屯目杜棠等遂掇拾差徭各事、赴都越控、被參卸任、邑民數千人洶洶、將詣京呈訴、且乞留府君、固止之、乃已。及案定、獲昭雪。

文興謹案行狀又載先生宰文安時、以計擒獲劇盜劉麻子、綽號水晶都督、不知何年、今始繫之去官時。又請祀鄉賢事實冊亦言宰文安日、審結積案一千四百餘件。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五歲。

春、初至京師。

自撰題城南小集圖序、道光乙巳春初、予至京師。

尋署直隸寶坻縣知縣。

行狀、官寶坻時大水爲災、府君聞報、即詣勘、時繼任倪君焜將受代、府君以新任一時未得要領、恐致稽緩、因於卸任前一日將災區情形稟詳各憲、且請賑濟。

又云、寶坻民白光幅饒於財、生一子、捐職通判、以事失歡於光幅之妾、光幅訟其子忤逆、曆任皆以調停取容、府君莅任、獨曰此人倫之變、不可不正、因詳辦斥革收獄、其子屬戚友三十人爲緩頰、府君不許。及府君去任後、其子出獄、未數年、光幅卒、妾遂赴都控事、聞前後以贓敗者纍纍、獨府君任內不涉一言。

又署直隸固安縣知縣。

文興謹案、畿輔通志載先生於道光二十五年署寶坻一年、是年又署固安一年、何時署寶坻及固安、與去任年月均無考、然以一年云云計之、蓋次年乃署固安、今依通志列此。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六歲。

是年授直隸元氏縣知縣。

文興謹案、據元氏縣志令表所載、是年五月之先、縣令爲師長順、因推知五月之先、先生尚在固

安、五月之後、方抵元氏。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七歲。

在元氏任。

冬十一月、先生訪得漢延熹封龍山碑於境內之王村、遂命舁入城。並遷明倫堂之漢祀三公山碑、南蘇村之漢三公山神碑、城角兒村之漢三公山碑、合此四石置於元氏文清書院之東廂。

叔俛撰漢延喜封龍山碑考：家君宰元氏之明年、歲在丁未冬十有一月、訪得此碑在今縣治西北四十五里王村、其地有三公廢祠。元米惠迪撰此祠碑云、魏孫該神祠賦、元氏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然皆以三公題額焉、是也。元碑亦家君所得。既命工人舁至城、庋置薛文清祠之東廂。碑石故厚、工人惡其重、乃剗其碑陰、中分之。碑上截斷裂爲三段、家君爲之恨惜累日、爰命嵌合、增置石座、而命冕考釋其文。據今尺度之、高五尺、碑額餘石約三寸。寬二尺七寸一分、厚一尺四寸、隸書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字約徑一寸五分。第一行題首七字、未一字泐。郭君式憬、說是頌字。第六行十三字、法食之下、諦視有四字、是舊刻未竟、刪其文也。第十行五字、第十三行十二字、第十四行缺五字、泐一字、第十五行缺九字、泐二字。紀□石下十二字、疑亦舊刻未竟、隱約處辨之、有仲張絳伯王五字、尚可認。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王軍取封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邑以山爲名。元氏縣志、封龍山在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案封龍已見趙世家、非唐所改。山在元氏西北、正當鹿泉之南、鹿泉今獲鹿縣、封龍舊屬元氏、而稱鹿泉者、元

氏王村、即獲鹿南境、顧氏隸辨、引天下碑錄、稱此碑在獲鹿縣南四十里山上、亦以境地相接、收誤載獲鹿耳。碑云北嶽之英、掾三條之別、軸北嶽即恒山、在今曲陽縣西北七十里。掾者公府屬吏之稱。封龍體通北嶽、故爲北嶽英掾。祀三公山神碑、□惟三公御語、三條別神、迴在領西、白石神君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皆以三條爲言。蓋諸山體連太行恒山、則爲北條矣。磥即磊字、見玉篇、西山經上申之山、多硌石。郭注硌磊硌大石貌也。碑言封龍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舊秩而祭之、以爲之望。又言三靈合化、三即三公、靈即靈山、續漢郡國志元氏縣下劉昭注、地道記云有三公塞、即三公山也。元氏縣志、三公山在縣西七十里、靈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漢人以三公主祀封龍、靈山配食、故六神祠皆以三公題額、而漢三公山碑隸額左右有封龍君、靈山君六字、洪氏适謂揭其神於額之旁者、即是配食三公之祠是也。碑又言亡新之際、失其典祀、則三望之祭、西漢已然。延熹謂漢桓帝七年、是爲甲辰、爾雅歲在辰曰執徐、碑作涂者、古字通、豕韋即娵訾、北方玄武宿、此言請祀時、爲桓帝七年十月也。續漢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郡國志汝南郡有富波縣、云侯國、永元中復。桓帝紀建和二年、改清和爲甘陵郡、國志郡和國、有廣州縣。蔡鼂沐乘、皆不見字書、沐疑即漆之隸變。戊寅詔書、謂發詔書之日、爲戊寅也。文吏即掾屬府史之別稱、漢書尹賞傳、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論衡商蟲篇、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失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是也。郎巽即文吏姓名、嵯峨崍峻、崍與竦同。元氏郎

□、郎是人姓、下一字則郎君名也。林即棘字、趙下是穎字。平棘、九門、靈壽皆隸常山、百官志言州郡王國皆置諸曹掾史、本注曰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其職在屬官縣邑之上。下文言縣萬民以上爲令、不滿爲長、此碑先言史、後言縣令、則史即記室史矣。南陽亦漢郡名。末三行皆題名、文多缺泐、無以知撰文人名氏、惜哉。碑左側有正書藁城靳啓□□六字、蓋後人所題。

張穆撰碑考、元氏有漢碑六、宋以來著錄家止得其三、白石神君也、無極山也、三公之碑也。至乾隆甲午而祀三公山碑出、又越五十餘年而三公山神碑出、又越十餘年至道光二十七年而封龍山碑出、皆歐陽、洪、陳諸人所未見也。封龍碑、宋人天下碑錄有其目、云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丁未冬十一月、寶應劉君念樓宰元氏、始訪得之於縣西北四十五里之王郗、命工舁至城內文清書院、而首以拓本見詒。碑凡十五行、行二十六字、文詞完整、刻畫如新、惟末二行上缺一角、最後十餘字稍爲模糊難辨處耳。案獲鹿之南、正當元氏之北、山固跨據兩縣之交也。封龍之名、始見於趙世家、而山之名則至北魏太宗紀始著。碑云北嶽之樊援、三條之別神、與祀三公山所碑云三條別神、迴在嶺西、白石神君碑所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其儷詞之意約略相同。蓋三公、封龍、正當太行折北之處、冀、戴、恒山百里而近、上下苞絡、通爲北條、班、馬舊說正是如此。洪文惠引尚書正義證之、不誤。翁覃谿乃以爲別有事實、或又疑爲崇飾之詞、皆非也。碑文言封龍與三公、靈山協德齊勳、國舊秩而祭之、以爲三望、又言三靈合化、三即三公、靈即靈山。三公山在元氏西七十里、靈山在元氏西北三十里、當時蓋以三公爲邑主山、而封龍、靈山配食、故三公之碑額以封龍君、靈

山君夾書兩旁、洪氏謂揭其神於額旁者、即是配食三公之祠。而王村舊有三公廢祠、元米惠迪撰祠碑云、魏孫該神祠賦云、元氏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然皆以三公題額焉、是也。言歲貞執涂月紀豕韋、執涂即執徐、歲陽爲辰、豕韋即娵訾、北方元武宿、十月見於南方、謂請祀之時爲延熹七年甲辰十月。大吏郎巽等、則其時令長也。念樓篤好漢學、著有漢石例六卷、余爲刻入連筠簃叢書中。其宰元氏也、值歲歉、時遣人告貸京師、而一錢不以累民。然則此碑之出、雖謂天所以獎進循良也亦、實錄歟。

成蓉鏡撰碑考、碨硌、文選嵇叔夜琴賦、踸踔碨硌、李善注、碨硌、壯大貌。幽州刺史朱龜碑、碨落煥炳。成公綏隸書體、彪煥碨落、碨落即碨硌也。歲□執涂、執上一字、蓋貞字也。書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歲貞執涂、猶離騷所云、攝提貞於孟陬矣。⿱日龠字書所無、疑爚之變體、從日從火、古多通用、如烜晅、爌晃之類、不可枚舉。煇光日新、荊州刺史度尚碑、煇作暉、昭明、小黃門譙敏碑作炤明、尤隸文通用之證。耑變火從日、猶下文以炤令問、炤變日從火也。

孔繼鑅撰碑考、漢碑之裨經史、姓氏其一耑也。此碑題名有慈解、縱口勵、文道仲、絳伯考、春秋桓公九年左傳、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鄭樵通志云、道氏姬姓之國、今蔡州確山西南有故道城、疑爲楚所並、子孫以國爲氏、楚有大夫道朔。案、洨灤說非也。僖公五年傳、江、黃、道、柏、方睦於齊、是時道尚未並於楚、而桓公九年已有道朔、則道朔非以國爲氏、可知徧考經傳、道氏祇此一見。而此碑有道仲、斯亦古姓之勵存者。慈、何文通姓苑曰、出自高陽氏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共一

蒼、舒、謚慈、後世以爲氏、急就章有慈仁佗。縱、勵、並見淩迪知萬姓統譜、縱本朝、縱文、蕭縣人。勵、宋勵、靜湖州人之二姓者。今皆有之。絳元和姓氏纂云絳縣老人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邵思姓解則云絳侯周勃之後。

朱士端撰碑考、碑爲吾友劉君楚楨宰元氏所得、其族弟珮卿璿以拓本轉贈劉君哲嗣叔俛爲文以考之、成芙卿蓉鏡、孔宥函繼鑅亦各有跋、極一時英儁士也。士端按碑云虔恭明祀、即詩敬恭明神、漢白石神君碑、西嶽華山碑、魯相置孔子卒史碑、皋文選陸士衡江文通雜詩注皆作敬恭明祀、詩釋文亦云或作明祀、是陸氏所見毛詩猶有作明祀者、愚以爲經文由古文而篆隸、板本易譌、石刻可據、蓋漢讀明祀無疑。碑又易敬作虔者、以上句云敬天之休、避複字句、變文也。又第六行七牲法食、下或書碑偶誤剜去數字、提行再書、亦他碑所罕見。

又按祀與神偏旁蓋以形近而譌、凡古書舛誤、必有所因、或以形近、或以聲近。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列商伯申鼎、申作[illegible]、又申鼎作[illegible]、反形、母乙鼎巳作[illegible]、周宗周鐘神作[illegible]、商兄癸卣祀作[illegible]、古書爛簡或脫其偏旁上下之形、以致祀字譌而爲神。禮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王氏經義述聞云漢簡引古尚書神作[illegible]、古文四聲引崔希裕古神作[illegible]、集韻古神作[illegible]、脫去上半而爲旦矣。是其例。詩鄭箋亦作神者、後人據誤本經文而改箋以就經也。

丁晏撰碑跋、碑云月紀豕韋、謂十月建亥也。左傳襄十八年傳云天道多在西北、杜注歲在豕韋、月又建亥、孔疏此年在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此碑豕韋之月、亦指建亥之月也。

淩奐撰贈劉伯山明經漢封龍山碑歌、常山祀典崇三望、漢家刊石昭神貺。光和之碑宋人收、國朝始見元初樣。後先得一不能兼、蒙皆藏異精裝潢。豈知封龍別有石、伯山明經重相餉。又云龍靈自昔配三公、靈山何獨虛青嶂。宰官風雅山效靈、古碑續出神應相。春華秋草六神祠、安得寄語更搜訪。

文興謹案、叔俛伯祖碑考已見廣經室文鈔。張石舟碑考亦載㞦齋文集、本不應迻入。茲因成心巢孔宥涵朱詮甫諸考。暨淩□□詩僅載伯祖封龍山碑錄、丁儉卿跋亦僅載山陽某氏藏本、後俱屬未刊、興懼日久淊沒、特用表襮、復錄伯祖及張氏碑考以見顛末。

又案張氏碑考末曾云及代刊漢石例暨告貸京師事。近見鹽城孫氏藏張石舟致楚楨先生書、言此事甚詳。疑此事當在道光二十七年至咸豐元年間。書長不備錄。

又叔俛撰元氏移置漢碑記、嘉興沈匏廬先生濤著常山貞石志所收漢碑凡四、皆在元氏。道光丙午、家君作宰來此、明年冬、復得漢延熹封龍山碑、於是以四碑移置文清書院之東箱、增置石座。四碑者、一祀三公山碑、舊在明倫堂。一三公山神碑、舊在南蘇村。一三公山碑、舊在城角兒村。一封龍山碑、舊在王村、惟白石神君碑仍在學宮。元氏今稱碑藪、宋人所載尚有漢無極山碑、山在今縣西三十里、當更入山求之。予邑中有漢射陽石門畫像、爲江都汪容甫先生所得。道光十年、家君商之孟慈先生、移歸畫川書院、碑左側有包慎伯諸先生題名、附記於此、爲博古者告。

十二月、刊文安隄工錄成。隄工錄自序。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八歲。

在元氏任。

夏、元氏蝗蝻大作、亙二十餘里、先生設廠買捕、歲以無恙。惟時曆一月、捕蝗又多在夜間、常不成寐、下齒爲之全落。

行狀、二十八年、境内蝗蝻大作、亙二十餘里、設廠買捕、歲以無恙。初時每斤十二文、繼增二文、鄉民爭來致捕、或以土蝶蚐蜋雜厠其中、亦不加詰、以故盡捕無遺孽。

自撰元氏縣八蜡廟碑、道光二十八年夏、元氏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知縣劉寶楠禱於東郊八蜡廟神祠、於東城角西褚吳村分廠買捕、蝗爭投坑穽、或抱禾死。凡收買十餘萬斤、歲則大熟。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九歲。

在元氏任。

夏、元氏苦旱、先生齋戒虔禱、率不踰時即雨。

行狀、元氏地居山麓、時輒憂旱、府君齋戒虔禱、率不踰時即雨。鄉人以府君有驗、雖小旱亦偶語於市、冀府君聞之爲之祈雨。府君曰、此民情堪閔、雖數禱何害。其不憚煩勞如此。

三十年庚戌、六十歲。

在元氏任。

是年移境内白婁村魏凝禪寺三級浮圖頌碑於文清書院、與諸漢碑並立。



冬、劉文淇有懷人六絕句見寄、先生有和詩、載念樓集。

青溪舊屋文集懷人六絕句效少陵存歿口號詩序、余素少交游、自姻戚以外、生平相知至厚者不過十數人。就中子韻交最深、季懷、子敬、子駿、孟開次之、楚楨、儉卿、蘊生、仲虞、賓叔、彥之又次之、最後乃得石洲、今存歿各半、即其存者亦散處四方、惟賓叔官於揚郡、尚得偶相過從、適楚楨自直隸元氏郵書索取近作、爰仿少陵存歿口號、賦六絕句寄之、以懷人爲題、故朝夕相見者如茗香、季子、熙載、西御、勾生諸君殊未之及云。道光庚戌十一月朔日識。詩云、搜羅寶應圖經富、楚楨輯寶應圖經。續補延昌地志詳。平定張石洲著魏延昌地形志。元氏甘棠誰薦達、石洲宿草劇淒涼。丁鴻豪健才猷懋、山陽丁儉卿究心桑梓利病、見所著石亭紀事。姚信凋零樸學深。旌德姚仲虞深於周易、著有一經盧叢書。多口未妨稱國士、苦心何處覓知音。柳氏文章師子厚、丹徒柳賓叔。梅君詩筆勝都官。江都梅蘊生有嵇庵集。一經行世迂迴待、賓叔精於穀梁春秋、著書七種待刊。片石遺孤鄭重看。蘊生家藏唐貞元田府君石。五色明珠輝甓社、高郵孫彥之與莘老同族、編四書說苑。九苞威鳳耀河東。甘泉蘇子韻系出河東、著說文答問疏憲、文選古字通等書。珠光久照人將老、鳳彩先消遇最窮。廣文有道官偏冷、歙縣閔子敬官全椒學博、有古君子風。公子多才命不猶。歙縣洪子駿爲桐生師嗣子。苜蓿闌干情自適、芙蓉搖落稿誰收。子駿工詞、有殘荷詞尤佳、今遺集不存。大包君與小包君、講藝談經迥不羣。涇縣包季懷禱、毛時禮徵其族子孟開治公羊之學。鍾阜孤墳悲日月、季懷葬江甯。金陵旅館悵寒云。孟開客京師、館於呂鴻臚宅。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一歲。

在元氏任。

九月、繼配王孺人卒、時年五十有九。

行狀、先妣性慈仁、有求助者、量力給之、舊絮陳羹、推解略無吝色。處境順逆、一以平等視之。與人語呴呴切切、雖僕嫗未嘗加以疾言遽色。

冬、去元氏任。

行狀、府君居官勞勤過甚、晨興盥沐、詣籤押所、治事原委曲折、必盡其情。官元氏時、平谷民某以事赴府控、府批發回本縣候審。某求赴元氏府尊、詰其故、曰元氏隨到隨審、無守候之苦。府君嘗謂聽訟本非易事、然苟以真意求之、所失必鮮。又謂居官不可有赫赫名、能令人思庶可耳。又元氏富民王佶地井内有無名男子屍、爲汲者所得、王佶惴惴不自保。府君往驗、急傳佶到廠、取具不知情供結狀、案延數年、終未涉王佶一言。府君謂當時若不取具結狀、則後此便拖累無窮矣。又元氏各房書吏、向無辦公銀、班役公食又不敷用、仰給於官、而皆取於民。游民無業、多隱充奔走、府君取貧而謹慎諳練者數十人以供差用、餘悉裁汰、勸令歸耕。凡遇公事書吏有苦累者、給以飯食紙張盤川之費。諸科房竟日無事。元氏辦公所扃閉、或爲字畫館、諸僕自供灑掃外、有識字者皆令鈔書、稍給以值。其懲厲貧薄、裁汰浮散、防微杜漸、纖悉周至、有如此者。

二年壬子、六十二歲。

正月、調署直隸三河縣知縣。

文興謹案、行狀載先生署三河在元年、而畿輔通志職官表載在二年正月。考先生自撰元氏文廟碑、咸豐元年四月興工、二年七月工竣、時某已量移三河語、是元年四月尚居元氏。又先生自撰三河縣文廟碑有咸豐元年知縣李朝儀等釀集義錢、以是年十月興工等語、是元年十月之先、三河知縣乃李朝儀。蓋先生元年奉調、次年正月乃到三河任。行狀以奉調言之、通志以到任言之、茲依志編列。

時東三省兵絡繹過境、先生按日給價、役不擾民。行狀、舊制兵車皆出里下、府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車行雇車、按日發價、空車減半、所領協濟銀兩不敷、且不時發、府君自是愁慮、無一日歡矣。

三年癸丑、六十三歲。

在三河任。

五月去任、七月回任。

四年甲寅、六十四歲。

在三河任。

五年乙卯、公曆一八五五 六十五歲。

在三河任。

秋病足瘇。

叔俛撰論語正義跋、咸豐乙卯秋、先君子病足瘇、遂以不起。

九月二十四日子時、先生以疾歿於三河縣官邸。先歿七日、自撰墓志。

墓志略云、君諱寶楠、字楚楨、世爲寶應儒家。其先世見君所作先考典簿公行狀。典簿君諱履恂、乾隆丙午科舉人、國子監典簿、累贈文林郎、元氏三河縣知縣。君五歲而孤、母喬太孺人教育以成。年十六、入縣學生、旋食餼。嘉慶二十四年、舉優貢生。道光十五年、舉於鄉。二十年、成進士、授文安知縣。境四臨河、每隄決、三年水乃涸。君嚴督修治、歲獲有秋。再補元氏、葺建墳廟、百廢俱舉、買捕蝗蝻以千金計、縣境大熟。調三河知縣、在任四年、兵差絡繹、役不擾民。咸豐□年□月□□日以病卒、春秋□□□□。君娶汪氏、王氏、贈孺人。子三、長恭璧、嗣君之從兄營兼嗣君之從兄寶圖、次子恭冕、嗣君之從兄榮閏兼嗣本生、三子恭絢、嗣君之胞兄五河縣教諭寶樹兼嗣本生。君嘗謂兄弟之子猶子、己之子亦猶兄弟之子、其達類此。女二人。孫□人、已見家譜、不具載。叔俛先生等書後云、此府君咸豐五年九月十八日作也。府君病知不起、自撰墓志、竟於九月二十四日棄養、春秋六十有五。孫二人、長春孫、次麒孫。原稿年月日、春秋、孫各字下皆空格、謹補載於後。孤子恭璧、恭冕、恭絢泣記。

文興謹案、先生生女二、長適高郵鹽知事胡豫如、次適同邑象山縣典史王世球。孫五、春孫、麒孫、襄孫、艾孫、皆叔俛先生出、戊孫、季戒先生出。春孫後名玉春、艾孫名螽孫、戊孫名奉瑜。玉春出嗣恭璧、又無子、嗣子鍾瑾、麒孫以奉瑜之子爲後、而奉瑜次子又嗣襄孫。螽孫、蓋叔俛先生歿後、

君子之澤盡矣。

卒之明月，喪至自三河。明年春正月，葬城北黄塍溝，合兩孺人之藏。鄉人私謚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

同治九年，入祀鄉賢祠。行狀

喬守敬撰請祀先正祠呈略云：裔本貞修，家貽清白。髫年失怙，奉母爲師；丱角傳經，事兄如父。誦劬勞而隕淚，至性過人；匯著作之等身，積學儲寶。公卿倒屣，教施丕播於淮南；畿輔鳴琴，遺愛偏敷於冀北。但飲滹沱之水，吏解鈔書；能麾神策之兵，豪雄斂迹。孫叔溉芍陂而利溥，民不能忘；張公秀麥隴而風馴，家無餘蓄。口碑具在，論定宜崇。揆厥行藏，合稱孝獻。恭查邑中二烈士祠内，舊有先正牌祀。兹謹諏吉期，添設位次於右。

孔繼鑅《心嚮往齋集·聞楚楨三河之訃哭之》：吴淞江上詩交游，卅載揚州郭難忘。梅花嶺上春薊北，淮東真隔世，儒林循吏有兼人。酹君岸荒停君舫，老我歸年獨釣綸。仲子抱經何處哭，故園門巷正煙塵。

丁晏《感舊詩序》：劉楚楨大令名寶楠，寶應人。余己卯優貢同年，道光庚子進士，官直隸文安縣，調三河。讀等身書，勤學好問，悃愊無華，古所謂安静之吏也。箸有《寶應圖經》《漢射陽石門畫象考》，詩云：樸學劉光伯，焠掌窮羣經。安宜證水道，準望圖地形。京畿宰百里，勤政行戴星。契闊十餘載，蘭言思德馨。盤根資利器，黽勉磨新硎。謹案：此稿現藏山陽某氏。

戴望撰事狀云、君劉氏、諱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也。其先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永澄、當神宗朝、德望重天下、六傳以至於君。世有聞人、曾祖家晟、祖世誂、皆附貢生。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國子監典簿、有丈夫子五人、其季君也。生七月能言、三歲解哦詩、五歲而孤、母喬太孺人躬自授經。始君從父端臨先生治漢儒經學、精深有條理、典簿君及君兄五河君繼之。君從學五河君、長則請業端臨先生。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儀徵劉君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十五年、以優行貢生中式鄉試舉人、二十年成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故窪下、隄堰久不修、遇伏秋水旁溢、爲居民害、君視履隄防、詢知疾苦、令甲凡隄工旗丁及民均資修理、君如令施行、而旗丁怙勢不出、佽助相爲觀望、君執法不阿、功卒以濟。在縣三年無水災。再補元氏縣知縣、會歲旱、縣西北境蝗延袤二十餘里、君禱東郊蜡祠、令郫保設廠購捕、蝗爭投阬井、或抱禾死、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縣知縣。值東省兵過境、故事兵車皆出里下、君謂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雇車應差、給以民價、空車減半、民得不擾。君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於聽訟、官文安日、審結積案千四百餘事、每鷄初鳴、燭入、噉食少許、興坐堂皇、兩造既備、當時研鞫、事無鉅細、均令具結口授、結狀或予紙筆當堂收結、毋許吏胥攙言。凡涉親故族屬訟者、諭以睦卹、概令解釋。訟獄既簡、吏多去籍歸耕、曹舍晝閉、或賃與人爲書畫肆、於是遠近翕然、著循良稱。咸豐五年九月寢疾、卒。先没七日、自撰墓志。春秋六十有五、歸葬寶應城北之黄塍溝鄉、人私謚曰孝獻先生、入祀先正祠。所著書有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愈愚錄

及詩文若干卷。又裒輯先世遺言爲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嘗病論語皇邢疏蕪陋、蒐輯漢儒舊説、益以近世諸家及宋人長義、爲正義一書、未卒業、命子恭冕成之。君内行嚴整、步立笑言皆有榘矱、鄉人士望之以爲矜式。子弟好博及飲菸者、必痛懲之至禁絶乃已。與人交和敬以誠、不事諧謔、居恒不爲耳語、謂其近知故險汙之行。其學不堅持門户、於河漕鹽筴大政洞悉本末、嘗言河淮當分、河流湍急足以刷沙、且免灌倒之害。南漕重艘抵清河止、略倣轉般之法、於河北別雇民船、或用舊存糧艘、數年之後、重艘有朽敗者不復修治、亦雇民船用之、各船漕丁分年散遣、不致滋事。其策似可行而不敢著其説。君没十四年、望客金陵、與恭冕朝夕承事書局、始得觀君遺書、慕其世德。恭冕次君行命爲傳、望不敢當史任、爰述事狀一通、俾後傳海内先賢者有所稽考、謹狀。

附著述考

文興謹案、楚楨伯曾祖畢生精力、萃於經史、其所撰述、達三十種。論語正義、尤爲致力。晚年勞形簿書、鉅製宏篇太半未竟、叔俛伯祖仰承遺志、補葺賡續、然亦用力論語爲多、故詩文等僅有定本。孟徵先伯不幸早歿。繼嗣累年不定、從母故後、遺書板片遂漸亡失、手藁亦散於四方、其副稿有藏宗人者、略見一二。興既成端臨伯高祖年譜、慮年久無聞、從事此譜、復作此考、以存其名。其有未詳、概從略焉。

一、已刊

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同治丙寅、金陵書局刻本、黄岡范氏重刻本、續皇清經解本。

謹案、論語正義、乃先生一生用力之書、於微言大義、多所發明、有清一代十三經新疏、居一席焉。初、道光戊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孟瞻、江都梅蘊生、安吳包孟開、丹徒柳賓叔、句容陳卓人、約各治一經、略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别作疏義、先生發策得論語、至是遂屏棄他務、專精致思、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五十以後、曆官畿輔、迭更盤錯、書成過半、中道而止。十七卷後、乃叔俛先生就先生原輯稿、編次、間有所增、故署以述。同治丙寅告成、適應曾文正聘、校書金陵、遂以付刊。後取板置於家、孫某售之金陵書估。先是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亦曾列入、故是書有二刻。

又案、此書另有黄岡范氏重刻本、世不經見、孟徵先伯、亦未言及、去歲日本京城帝國大學教授

藤塚素軒先生來華、過訪相告、始獲知之。茲並承惠以重刻本跋一通、用亟錄入、藉志謝忱。

句容陳卓人立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書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嗣楚楨先生成進士、宰畿輔、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經續成之、爲若干卷。而楚楨先生旋下世、既從明經假讀、書乃敘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孝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齊魯師法淆。鄭康成就魯論篇第、考齊古爲之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蘊備略、然師授淵源雖汨沒無考、其漢時經師單詞雙義、猶賴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發明、未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既無窺竊、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蓋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耆彥、躬行力踐、世守勿替。從父端臨公著論語駢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重。先生少從端臨公受學、長益旁紹博覽、又得通敏若明經者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疏論語也、章句櫛比、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己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是發明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余之義。告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之法。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禱

之辭以問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伯魚爲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之旨、沈薶二千餘載、一旦始發其蘊。至八佾、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江、孫、邵、郝、焦氏諸疏、義蓋有過之無不及。已立於公羊疏、匆匆四十年、近甫輯成藁本七十餘卷、復橐筆遊楚越、疏陋淺謬、卒未覈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悔恧何已。

黄岡范祝父華封重刻本跋云：右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寶應劉叔俛先生續其先人撰述、更加審校、遲之十有二載而後成者也。先生主講楚中、華封得交其嗣君子芳、悉先生之學、讀所箸廣經室文鈔、已非近世俳優軋茁之比。正義一書、同志尤爭購之。原板爲先生攜歸、華封乃出子芳向所持贈者、畀之梓民、用廣其傳焉。嘗歎古聖遺經、宋儒傳註衍說、須之學官、於以崇化厲賢、甚盛典也。獨以謂生後古聖、持其獨見、卬窺義藴、豈胥鑿然不詭於舊。至於屈經從傳、抑又傎矣。漢時都授大會、異同錯出、諸儒務求一是、不以臆決。矧去古未遠、聞見較可據依者邪。論語雖孔氏之徒爲之、然皆纂述至教、更二千年、微言大義及諸鄉國禮制、講道之家傳習空言、芒乎不得其解者久矣。國朝昌明漢學、華封舊藏論語稽求篇及聖門釋非錄、服蕭山之通敏、特其力詆宋儒、至斲木而像之、以恣剖擊、似爲已甚。兹書章櫛句比、取明絕學、未暇角勝考亭、而創見別出、俾斯道之蔽翳者、一旦廓清、讀者蓋如遊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厥功詎不偉哉。聞先生歿後、江蘇督學使臣、採其遺箸、奏列儒林、此非先生治經之初所希覬、然以視掇拾遺文、譁世取寵者、則奚翅霄淵之判云。

叔俛先生後序云、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篇、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並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尚未逴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箸毛詩詳註、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縣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客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畀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瘇、遂以不起、葢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

遺失、暇日即將此藁重複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宏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陋、正其迷誤、跂予望之。

又凡例云、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删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譖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一、註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缺、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其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

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箸述益多、尤宜取擇。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採其善而不箸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一引諸儒說、皆舉其箸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箸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箸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箸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孫仲容詒讓先生與叔俛先生論論語正義書云、昨日下稷辱惠顧、敬聆緒論、以前舉質哀公問有若章、漢石經異文、猥荷不棄芻蕘、以爲致塙。仰見虛衷下問之盛、曷任欽佩。邇來校讀尊疏、又得臆義數事、謹再質之執事、未敢自以爲是。爲政篇大車無輗、小車無軏、集解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尊疏據臣軌注引鄭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蒙按此經包鄭注義迥異、周禮車人賈疏亦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以柏車皆脫轂輻牙、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賈說即本鄭注。然此大車小車、自以包說爲是。車人三車同駕牛、而羊車大、柏車小、鄭以此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說難通。蓋三車之次、惟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之柏車、已不相當。況車人於羊車止箸較長之度、其轂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與柏車同、互相推校、羊車自大於柏車。賈強

爲之説、殊不可通。又輗軏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異名、若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仍當爲輗、不當別云軏。鄭注之誤明矣。八佾篇子貢欲取告朔之餼羊、集解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蒙案此引鄭注未全、詩周頌我將疏引鄭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此正釋告朔餼羊之義、而朝享之祭則因告朔牽連及之。經實無是也、何氏不審、乃引其餘義、而刪其正解、殆誤以祭廟朝享與告朔爲一事也。考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小尊之等、是其別也。孔氏此釋最析、葢鄭意告朔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其禮略、用特牲、朝朔祭五廟、禮詳、用太宰、二事同日行之、而隆殺迥異、論語所云自指告朔言、人餼羊即特牛也。鄭注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云云、則當用太牢、不得用特羊、何刪諸侯告朔以羊二句、則似餼羊用以朝享、朝朔即是告朔、直混二禮爲一矣。皇氏義疏述鄭義云、告朔之祭、周禮謂之朝享、亦與何同誤、不知告朔不得云祭廟、祭爲朝朔、又不得爲告朔也。雍也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集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蒙按此章之義、孔注大致不誤、惟釋有字未明諦、審經義、有當爲親愛人才之義、左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書泰誓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又云惟截截善編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義並略同、子意祝鮀善口才、尚有用於世、如臯鼬之盟、能據禮

以爭是也譏世人乃不愛祝鮀而唯愛宋朝之美所親失當宜其不能免於世害也蓋古人多以佞爲材不盡以爲惡德故子於祝鮀亦有治宗廟之褒後儒不知此義意子以佞與美同席而此章之義不可通展轉牽傅會滋曲說矣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蒙案月朔謂之吉日義見毛詩傳然此云吉月究與吉日不同孔說非也此吉月實當分爲二事月與朔日爲一日之始猶一歲之始謂之歲也吉則爲一時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日爲初吉也此吉與月相對謂若四立二至之日亦當服朝服而朝與月朔同若止是月朔則當云月吉不當云吉月矣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蒙案審繹奪朱之文彼時必實有易朱用紫之事非徒尚紫而已也春秋時人蓋凡服色之用朱者並改而爲紫玉藻玄冠朱纓組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凡纓與緌同色魯桓公易丹組纓爲紫丹即朱也又古韋弁服韎衣裳韎與朱色亦同左傳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此即玉藻大夫士狐裘黃衣以裼之者詩羔羊疏說韋弁服韎韋衣用黃衣狐裘若然渾良夫其衣韋弁服而易衣爲紫與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齊桓公好服紫衣蓋亦韋弁服朱與黃色相近故皆以紫易之依韓子說竊疑玉藻魯桓公即齊桓公之誤也以上五事皆前賢所未及或足仰裨尊箸之萬一惟董理而折衷之此外如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隣皇疏一曰隣報也蒙案皇引別說古書罕見惟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李善注云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論語曰

德不孤、必有隣、崇賢說似與皇疏別義同。泰伯篇關雎之亂、集解鄭注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蒙案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紹統此說正用鄭義、可爲左證。子罕篇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集解大葬君臣禮葬、蒙案何說凡定無徵、考周書大聚篇云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此天葬義疑與彼同、蓋周時命士以上喪葬、皆公有司助治其事、周禮職喪與士喪既夕兩篇可證也。此皆瑣屑義證、並附陳之、以備財擇。尊疏體大思精、遠軼皇邢、匆遽未遑盡讀、竢更𦋐繹、儻有所窺、當續錄奉質也。惟鑒不宣。

案此孫仲容先生商榷之書、是時正義已定稿、不獨前十七卷、末用其說、即後七卷爲叔俛公所述、於朱紫之辨、亦止採江說也。又向於故紙中得叔俛伯祖所著論語正義補一卷、前有王蒿隱頌蔚先生序、所述德不孤必有隣、即取仲容書中之說。然傳不習乎、傳讀專、德不孤必有隣、隣訓報、則皆楚楨公所已採、而又自以爲不敢定於一是者。傳不習乎正義叔俛伯祖凡例亦言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墨守之失、是公父子書例如是、非以刱解爲定論、及作補編、自變其例、而不以入正義、蓋始終不以己意雜入也。與既編定補篇、用再迻錄蒿隱先生原序、俾讀者知正義之外、尚有補編、又以見叔俛伯祖編輯之慎、不苟同也。

王蒿隱頌蔚論語正義補序云、國朝乾嘉間、學者揚州爲盛、揚州之學、高郵王氏父子、儀徵相國、振微扶絕、陶染後進、最稱大師、餘若李大令惇、汪明經中、焦孝廉循、江上舍藩輩、亦皆根稘漢儒、辯

章古學粹然成一家言。至於衷持遺經、綿曆數世、師傳不失、如古大小歐陽尚書、平原高氏世習魯詩之比、則莫如儀徵寶應兩劉氏。儀徵之劉、自孟瞻伯山兩先生至恭甫明經、皆世左氏學。寶應之劉、自端臨楚楨兩先生至我友叔俛孝廉、皆世論語學。顧左氏傳疏以三世纂輯之勤、尚未卒業、而論語正義則楚楨先生世屬稿已具、君遂足成之、寫定於同治丙寅、宣[illegible]海內學人、[illegible]印越十有餘年、君讀書日益博、復勼集儒先古誼、參以並世諸家之說、條舉件繫、題曰論語正義補、其中隱文奧誼、皆前所未及、而精審翔實、亦略相等、如傳不習乎、魯讀傳爲專、引廣雅專業也、可正近儒增字訓釋之非、兼可訂桂氏說文義證六寸簿之誤。苟志於仁矣、讀苟爲居力反、謂苟爲謹勅之義、引申之則爲誠、下篇苟子之不欲、苟有用我者、苟合苟完苟美、皆訓誠、當讀居力反、案賈子道術篇志操精果爲之誠、苟訓爲誠、即急敕之意、經典苟字誤從艸、故苟行苟廢、聘禮記賓爲苟敬、釋文無音、是唐以前已不識苟字矣。德不孤、必有隣、引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注爲證、訓隣爲報、乃六朝經師舊詁之僅存者。自行束修以上、據書大傳太公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謂古者事師有修脯爲贄、按書堯典二生一死贄、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鄭注夏用腒、備腐臭也、是贄用修脯之證。億則屢中、據越絕書屬貨殖言、與論衡合、亦西漢舊解。魯衛之政、引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迺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又謂詩於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所以見異於諸國、魯列三頌、故不與周詩相次、以此申明包說、可正後儒就衰世言之謬。必也狂狷乎、據中庸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謂賢者即狂、不肖者即狷。案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是中庸

即中、行、故以賢不肖釋狂狷、集解最諦。公伯寮、據御覽引論語摘輔象、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謂其後或遷善爲直士。今案緯文、公伯周承仲弓、宰我、子遊、公冶長、子夏之次、是的然孔門弟子、又爲史遷、馬季長增一佐證。蓋寮惟疾惡而過乎中、故有愬子路之事、譙周、俗儒、未可援以難史記也。凡此諸條、誼至精碻、皆前人未發之藴、有功經訓甚鉅。竊惟國家右文稽古、鴻生魁壘、靡不櫟宋祧唐、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孟子、皆有全疏、雖純駁不一、以視六朝、唐、宋諸家疏義、實已過之。惟論語獨闕、蓋四子書限於令甲、場屋程藝、墨守宋儒、無敢踰越、故乾嘉諸老師治此經者較尠。江都徐文學復嘗箸疏證、見漢學師承記及江氏隸經文、其書不傳、以頌蔚所聞、近今爲此者、君家之外、有吳縣潘氏父子、朗如、邕侯兩明經。潘書集古注、此承用集解、猶江孫二家尚書與王氏後案、略例小異、其爲漢學一也。頌於庚午歲讀嘉興李氏左傳賈服注輯述、始識君名、傾想十年、及是來鄂、乃盍朋哉。過從之暇、謬承盼睞、命弁厥耑、泚筆應教、深自惧已。案此序今已載入寫禮廎文集。

釋穀四卷。家刻本、續皇清經解本、光緒十四年、廣雅書局刻本。

謹案：此書之作、乃病程瑤田先生所箸之九穀考、詳於禾、黍、稷、而略於豆、麥、麻、因旁搜遠紹、詳稽博引、成書四卷。初刻於家、先祖入粵、復以授王雪澄先生、與愈愚錄同梓於廣雅書局。於是並續經解、爲三本。

自序云：道光二年、予在都中、館汪孟慈農部家、得讀歙程氏通藝錄、其中九穀考、辨別禾、黍、稷、三

種、最爲精悉。餘姚邵氏爾雅正義猶沿舊說以粢稷、衆秫爲今之小米、以秬黑黍爲今之高粱。程氏嘗致書先從父丹徒君云、二云釋草中言黍稷與前人相反其誤顯然春間作一書奉寄未蒙裁答或者以妄言妄聽置之。原注、是書程集未載其手書今存從弟桂榮家。文興謹案、是書現藏新會陳氏、文見余著端臨先生年譜。今觀其說顯有駁難之處是不以程說爲然程邵同時通儒而所見各異學者將何所從乎。予又嘗疑爾雅釋草九穀俱載獨於麥不載來牟而載雀麥、蘧麥二種皆是荒穀非日用局食九穀考於麥豆麻三種亦多闕略。爰於授徒之暇原本程說廣引羣書旁推交通作爲釋穀其篇韻以下及諸方書字多別體義亦罕徵其有與經史相證明者亦採錄焉。藁本粗就未及繕寫近命次子恭冕校寫成帙釐爲四卷若夫種植之法耒耜之利已見他書茲不詳述。

山陽丁額伯壽昌後序云向讀江都汪容甫先生釋三九謂數之少者言三、多者言九。高郵王伯申先生經傳釋詞謂終風且暴終釋爲既。如有隱憂如釋爲而。歎其精確發前人所未發。寶應劉楚楨先生廣陵宿學、箸述甚富所作釋穀一書明辨以晰其釋蜀黍、戎菽、胡豆、胡麻之類謂凡物之大者皆得稱蜀稱戎稱胡而闢齊侯獻戎菽、張騫得胡麻之謬說證之雅訓確不可易因即先生之說而引申之凡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曰牛、曰馬、曰龍、曰虎、曰鴻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曰荊、曰楚、曰鹿、曰羊、曰兔、曰鼠、曰燕、曰雀、皆古人比事屬詞非有異議於其間也其見於經傳甚多先以爾雅經注證之。物之大者曰王王蛇、王雎是也。曰蜀蜀葵、蜀雞是也。曰戎戎菽、戎葵、是也。曰胡胡豆是也。曰牛牛蘄、牛藻、牛蘈、牛棘是也。曰馬馬蘄、馬藻、馬棘、馬藍、馬舄、馬蜩、馬蜋、是

也。曰龍、紅龍、龍葛是也。曰虎、虎杖、虎葛是也。曰鴻、鴻薈是也。物之小者曰童、童粱、童牛是也。曰妾、妾魚是也。曰婢、魚婢是也。曰荊、荊葵、荊桃是也。曰楚、楚葵是也。曰鹿、鹿藿、鹿藜是也。曰羊、羊棗、羊桃是也。曰兔、菟荄、菟奚、菟瓜、菟葵、菟絲是也。曰鼠、鼠莞、鼠梓、鼠梨是也。曰燕、燕麥是也。曰雀、雀麥是也。由此推之、則釋穀中之虎豆、馬豆、皆豆之大者也。燕麥、雀麥、皆麥之小者也。諸家之曲説、不辨而自息。此則經傳釋詞之所未及、而與釋三九之義有可相發明者也。昌頻年奔走、自愧荒落、蒙先生手書相勖、屬以校訂、因就先生所已及者舉一反三、附諸卷末、以當土壤細流之助云爾。

案丁先生言物之小者曰童、引童粱、童牛爲證。先祖駁之、謂童粱不秀、童牛無角、其名以童取山無草木曰童之義、非小也。見先祖讀書雜録。

愈愚録六卷 光緒十五年、廣雅書局刻本。

謹案先生每讀經史、輒有劄録。曆時既久、裒然成冊。因倣王氏困學紀聞、顧氏日知録之體、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之、始録存六卷、爲愈愚録。曾授丁頤伯先生壽昌、俾爲閲定、丁手加按語甚多。今或夾注每段之後、別有稿本若干。叔俛伯祖釐定爲八卷、並先後爲十四卷、末及刊。先祖入粵、遂以先寫定之六卷付之王雪澄先生、刊於廣雅書局。惟當時未詳校、有誤以丁頤伯先生語入正文者、謹附此説、以待重刊時糾正。

又案愈愚録藁本、興所見約五種、始爲長編、後乃編目次第、既異去取、又不皆同。最後有一卷刻本三十一頁、則叔俛公在湖北通志局時付刻、首署卷一、目次與廣雅全殊、又有寫樣十數頁、則

第二卷寫而未付刻者。今據已刻目列附於後、不知當日授先祖何以又別一本也。已刻板疑留湖北、此卷中丁壽昌語皆未之載、固知丁所籤出不盡錄入也。

原刻本目錄。

橋撻以記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我二人共貞。周南召南。平王。齊侯。習習穀風。發夕。蜉蝣掘閱。中鄉。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用水火必時。武亂。文王追稱王。干越道。及士大夫。雩。割臂。西宮北宮。將犯之子皮戒趙孟。桓宮僖宮災。分陝。分子。晉國云。霓館甥。郊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漢石例六卷。楊氏連筠等叢書本、湖州丁氏刻本、朱氏槐廬叢書本。

謹案、是書據自序年月、則道光十年之先已成。又據自撰例目後案、知十六年又重校一過。是書取有漢一代石刻、準金石例條分縷析、若綱在網。引證以洪氏隸釋、隸續、旁採諸家、發明經義、貫穿史籍、凡爲墓碑例百五十、廟碑例二十九、德政碑例十三、墓闕例十一、雜例三十二、總例四十八、原原本本、尤爲醇備。自序所謂藝林之圭臬、文苑之楷模是也。初刻於靈石楊氏連筠簃叢書、繼而原藁流入厰肆、爲匡源所得、湖州丁硯丞見而好之、遂重刻於山東。逮光緒丙戌、吳縣朱氏刻金石三例續編、收入其中。於是是書亦有三刻。自序云、元潘景梁、明王止仲、國朝黃太冲、並纂錄韓柳諸家文爲碑碣例、世稱金石之例是也。夫刻石之興、肇自皇古、梁甫弇山、載籍蓋闕。琅琊碣石、巡幸偶經、降至東都、斯風乃熾、公卿貴人、下及一行之士、門生故吏、載筆貞珉、其書

爵里姓名爲傳體、其書生卒年月爲狀體、魏晉以降、迄於唐初、謹守其法、韓柳上法莊荀、工於思議、而體製寖失。余素喜東漢碑碣之文、甄而錄之、爲墓碑例百五十、廟碑例二十九、德政碑例十三、墓闕例十一、雜例三十二、總例四十八、爲文之體、略備於斯。魏晉以下、概從刪佚。然而祖考稱考、祖母稱母、父母生稱考妣、以及烈祖、烈考、文考之號、親父、惠兄、順弟之名、或碑陰頌其舉主、或碑額題其姓名、尊之則頌以聖心、卑之則比於下流、此皆不可爲法。若夫張氏爲天文之應、柳氏爲柳宿之精、以霜月爲九月、以皇極爲五日、歐陽、趙、洪並多詆斥。又如祖考稱皇、女子稱妃、郡署稱朝、官牒稱勅、墓域稱陵、以病亟爲不豫、以終命爲殂落、以遺言爲顧命、以居喪爲諒闇、揆以今儀、皆宜避諱。至於橋元碑陰刊以鼎鉞之文、武氏石室廣繪聖賢之像、山陽麟鳳、黽池木禾、並徵作繪之功、無關摛詞之義。凡斯之類、概不入編。於是刊其踳駁、採厥精腴、繩墨定而曲直明、規矩陳而方圜正、誠藝林之圭臬、文苑之楷模也。爰爲條列例目、將以就正大雅、得所析衷焉。

自撰例目後跋云：近見錢唐梁君玉繩誌銘廣例、吳江郭君麐金石例補、採集漢魏六朝碑文、其途則廣、其例甚略。又嘉興馮君登府金石綜例、上採商周、下及唐宋、旁及海東諸國、其例較梁、郭備、而疏略仍多。且漢碑已有之例、而引六朝唐碑、如稱父爲君、已見樊安碑、而引唐顏氏家廟碑、銘詞分章、已見章公神碑、劉熊碑、而引唐木澗魏夫人祠碑錄、有銘不加銘曰、已見太尉公楊碑、陳留太守胡公碑、而引北魏司馬元興墓志序、三代書爵不書名、亦見楊公、胡公碑、而引東魏司馬昇墓志銘、若斯之類、殊失檢校。又以稱曾祖爲高祖、爲曾父、稱高祖爲高門、稱曾祖爲曾門、稱他人

父爲先父、及生稱考妣爲例、今人臨文未可襲用。夫金石之學藉以考證經史、梁郭無所銓釋、馮君亦未發明、均未善也。三書已刊行、閱者自能辨之。

平定張石洲穆序云、文生於義、不生於例也。義洽而例自立焉。故不獨春秋有例、若易若詩、若書無不有例、其例即定於聖人精義之心、非有所比擬景附也。爲文必當明例、碑志又文字之最謹嚴者、其例尤不可不講。元潘景梁、明王止仲、國朝黃太冲遞有撰述、然取法不越昌黎、是謂昌黎以前金石之文皆獲語也。先河後海、豈其然乎。古人剬鐘汜鼎、義專褒顯、面人傷事、不患本末不審、故欵識流傳類皆隱括行能、文質究宣、但主銘勳、不關記事、變金爲石、其義猶是、其例亦當猶是、秦漢以來矩矱具存、可覆驗也。自昌黎一變而爲述事、後世史籍露午、往往足資考證、故各家文集碑志尤爲可貴、昌黎之功誠亦不細、然不得因後掩前、反疑古人渾璽爲不達也。朱竹垞嘗謂墓銘莫盛於東漢、鄱陽洪氏隸釋隸續、其文其銘體例非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竹垞既未有成書、錢溏梁氏志銘廣例、吳江郭氏金石例補、嘉興馮氏金石綜例、搜採較博、舉例尚疏。至長洲王氏碑版廣例、雖上取秦漢、下訖中唐、其指乃主於摧毀漢人、專以文章正統與韓歐、其言曰、漢碑版之在世亦多矣、或奧而賾、或枝以蔓、雖或焉其所得、嘗不敵其所失。又曰、漢碑版不皆出於文士、乖離析亂、人率其肊、未嘗有例也。噫、古人物勒功名、一器且不苟作、何由旌功寫德、託垂千億、乃曾不得一文士爲之操觚乎。晚近尚欺心之學、且有專標柳子厚、馬少監、張子野、黃夢升諸文以爲碑志正宗者、是並韓歐之例可廢、何論漢也。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始本竹垞之意、壹以東京爲主、傳以

經術、加之博證、纂爲漢石例六卷。蓋惟深通漢學、故能得其大義、義舉而例亦因之俱舉、文章家既讀潘王之書、即何可不進以此箸也。楚楨爲端臨先生從子、少與儀徵劉孟瞻齊名、號揚州二劉。作令畿南、迭更盤錯、時遣人持券告貸京師、而不以一錢累民。比官元氏、貧愈甚、循聲亦愈起、訪獲縣境古碑甚多、其尤著者則延熹封龍山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見也。靈石楊君墨林及弟子言雅好金石、讀君書、喜且寶之、因請刻入連筠簃叢書中、而以校勘之事屬余。余既獲交孟瞻、又獲交楚楨、故樂序行其書。楚楨又箸有寶應圖經、精博與孟瞻揚州水道記埒、二劉之目豈虚譽哉。

膠州匡鶴泉源序云、碑碣之興、莫盛於漢、其時崇尚經術、上下同風、操觚之士、類皆有典有則、文質相宣、代遠年湮、流傳寖尠、宋歐趙兩家蒐採雖廣、評隲未詳、迨洪氏隸釋釋續兩篇嗣出、備載全文、加之訂正、令後世讀者得以因文考義、論世知人、其功可謂勤矣。然體例各殊、繁簡不一、從未有分門別類、勒爲一書者。元潘蒼崖金石例、斷自唐人、其後沿爲要例、廣例、總例諸書、不少六七種、或折衷未當、或考據未精、論者往往病之。寶應劉君楚楨、余同年友也、究心漢學、素負重名、道光庚子貢禮闈、年已五旬餘、其經藝淵深奥博、讀而愛之。旋以縣令出宰畿輔、卓著政聲、一官未遷、終於三河任所、數十年來、每以未睹其箸作爲憾。同治甲子、得是書稿本於京都廠肆、重價市歸、朝夕披覽。其書取有漢一代石刻、準春秋比事屬辭之義、條分縷析、若綱在網、引證以洪氏爲主、旁採諸家、論斷精確、而發明經義、貫穿史籍、本本原原、尤爲醇備、誠如自序所云藝林之圭臬、文苑之楷模也。既又得張君石洲所爲序文於㞦齋文集、始知靈石楊氏嘗欲刊之而未果。乙丑出

都主講樂源書院、攜之行篋、丁硯丞都轉見之、以爲碑志文字、載筆綦難、非精於義例不能無躊駁之譏。魏晉之際、尚守漢人遺規、六朝以來、漸趨冗濫。昌黎起八代之衰、稱號復古、今學者知祖昌黎而不遠稽漢代、是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也。屬余爲之校勘、將付剞劂、公諸同好。余乃盡發藏書、詳加參閱、經歷寒暑、始竣厥事。都轉專家學、淵源博聞、好古所刊人譜類記諸書、志在表章先哲、啓迪後賢、用心良厚。是書一出、不惟劉君半生精力可慰九泉、世之治古文辭者、亦可有所師法矣。

附叔俛先生撰連筠簃叢書本漢石例校記。

敘目第一葉十一行、全廣延紀母碑、當作金廣延母紀産碑。第八葉二十行、據此諸文、諸文二字刪。第十葉十六行、倚廬當作凶廬。卷一第五葉五行、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案隋書禮儀志三云三品以上、螭首龜趺、五品當作三品。第十五葉十行、終于宰邑、于字誤干。第二十八葉十二行、于嗟于字誤干。卷二第三葉十一行、安鄉侯安下脱樂字。第九葉三行、安鄉安下脱樂字。十五行、末載誤未載。第十葉五行、末載亦誤未栽。第十一葉五行、列于諸侯、于字誤干。第十三葉三行、蔡中郎集、郎字誤重。八行、按終卒對文、則別卒當作死、則字刪。第十九葉三行、五月當作五年。第二十四葉一行、風俗通無氏姓篇、案風俗通有姓氏篇、見蕭該漢書音義、前説非然、亦不作氏姓、當改云風俗通有姓氏篇、不作氏姓。第四十一葉二十行、漢石例卷第二、案卷一作卷之一、此作卷第二、後卷皆無之字、亦無第字。卷三一葉一行、漢石例卷三、案卷一、卷二、卷下有之字、此及後卷皆無。

第五葉十三行。註造橋椽、當作道橋椽。卷四第十葉十三行。碑末、誤碑未。第二十四葉五行。龔斑業龔、當作襲。因下襲字亦誤。卷五第十一葉四行。綏和壺銘、當作綏和。第十八行。府堂、當作府君。卷六第七頁五行。五夫二、案二當改作二、偏左方下。五夫二、史夫二、亦同。第十一葉十二行。穸□□兮云云、當增一□。第十三葉一行。君德明二、按當作明二。案此篇載廣經室集未刊稿。

勝朝殉揚錄三卷。同治十年、淮南書局刻本。

自序云、國朝順治二年、明臣史可法守揚州、率士民抗拒天兵、城破、史公率士僚死之、士民從死者甚衆。聖朝寬仁超越三五、凡勝朝殉節諸臣、賜謚賜祀有差、誠千古未有之曠典也。史公舊有祠、在廣儲門外、而從祀者闕、議久不決。道光十八年夏、太守諸城李公主持風化、百廢具舉、屬寶楠考覈史公祠之應從祀者、忠義節孝祠之應補祀者。曾予病目、不能覽記、次子恭冕從學郡館、爰命檢錄史志、參以別集、凡殉義官弁及鄉官士民婦女共若干人、分爲三卷、寶楠復加考訂。以上之太守、自知掛漏良多、冀博雅君子有所增益焉。

定遠方子嚴濬頤序云、前明閣部史公殉難揚州、一時官弁紳民婦孺從死者甚衆。我朝嘉公之節、謚曰忠正、凡從死者亦各分別謚祀有差、卹典優渥、方之式閭封墓、殆有過焉。公遺命葬梅花嶺、其下建祠、有司歲時祭祀、罔敢或替。道光戊戌、諸城李公來守是邦、慮應祀者或有遺漏、迺屬寶應劉君楚楨考覈史乘、旁採羣籍、勤如蒐輯、斟酌盡善、成勝朝殉揚錄三卷、務蘄表慕幽微、藉以維持風化。予向聞其書而固未之見也。歲戊辰、由粵移榷淮鹽、以兵燹之餘、文獻不無散佚、既請

諸大府、設局刊書、復謀諸郡人士、續修郡志、且以地當南北要衝、郡人歿於粵寇者指不勝僂、方語司事諸子、留意博方、一一筆而褒之、毋使湮滅。會楚楨同年喆嗣恭冕茂才、自金陵郵寄此編、繙帑循誦、不禁悚然起敬、乃知此邦忠義節烈之氣、較勝他郡、其薰漸固有繇也。亟付手民、並述其梗概如此。

寶應圖經六卷。光緒九年十月、淮南書局刻本。

謹案、圖經凡八卷、首有圖十四幅、後缺半幅、次爲表、著曆代沿革、起自漢唐、迄於明代、卷一爲城邑、卷二爲疆域、卷三爲河渠水利、卷四爲封建、卷五卷六爲人物。始作於嘉慶己巳、成於道光丁未、叔俛伯祖縉成、以副本交珮卿叔曾祖璿、刊於淮南書局、並爲校對。惟叔曾祖雅志辭翰、於校勘頗疏、故譌誤處觸目皆是。家大人病之、曾爲是正、他日當録之爲校記。有自序一、劉序一、皆未刊入、今附於下。

自序云、寶應志有三難、唐人撰集地志、平安、安宜、前後相襲、稽其舊邑、在今境西南、唐初安宜、實遷今治、其地東兼射陽、西跨東陽、三境牙錯、並爲一縣、而欲考城邑於邱墟、辨封畺於桑海、此一難也。典午東遷、僑立郡縣、一隅之地、分爲數州、一丸之城、立爲數郡、瓜剖豆分、朝更夕變、或以客奪主、但擁虛名、或以寄亂真、全無實土、而欲條分蝸畺、罫分蟻壤、此二難也。境內運河、從緯百里、諸湖迂遠、本非直渠、或東或西、十有餘變、岸谷屢遷、失其故道、而欲尋川於陸、問水於陵、此三難也。舊志有嘉靖、隆慶、萬曆、康熙四部、嘉隆二志、未見其書、吳喬所編、見存篋笥、然嘉靖維揚志屢

述寶應新志、萬曆志本於隆嘉二書、太較可知矣。吳喬之書、詳於賦役、而迫於官程、剋期蕆事、論今粗備、考古並疎、凡玆三難、闕而不講。夫山川能說、可爲大夫。文獻有徵、斯能議禮。士君子於桑梓故鄉、枌榆片壤而詢其形勢、無馬援指畫之圖。考其人文謝朱育宴見之對。數典忘祖、斯之謂矣。今城邑疆域、河渠水利、並沿明世。於是溯漢及明、原本正史、旁貫方書、辨誤取真、摘疑成信、期於實事求是、不敢爲鑿空面壁之談、賦役一門、舊志並詳、不復綴錄、封建官師、人物皆其所略、因並及焉。寶楠是歲浮家、久離鄉土、夢中丘壑、未獲身經。紙上川途恐憑睫論正譌糾繆用待通人云爾。

海城劉光斗序云、郡縣補國史之略、而作者每難其人、建置不明、與勢不辨、踵襲謬誤、往往而是、侈列人物、無當懲勸、又其靡也。余攝寶應縣事、識縣人劉君念樓、得讀其所謂圖經若干卷、作而嘆曰良史哉。首爲圖及沿革表、審地形也。取喬侍讀說、證得實事、衷於正也。志疆域、公署、學校附之。志河渠、農田、水利附之。舉大務也。間及宅第、祠墓、景仰先哲也。志人物、必學行參備、端趨嚮也。斷自有明而止、慎之慎也。簡而能明、博而有要、良史哉。昔人稱康對山武功志爲最善、君是書義例、實取材焉、而有過於康氏者、縣爲南北漕道、治水尤急、引淮通黃、又以敵黃、隄防愈增、漕道屢變、自非言之有本、不能悉於得失之故、非如康氏之書、無涉政事者也、故君書尤爲有用也。至其約潔有體、如酈道元水經注、如常璩華陽國志、則視康氏且過之。君方爲名孝廉、枕葄淵懿、他日承明珥筆、爲國家慶良史臣、請以是書爲左驗也。按、此序係山陰何士郡代作。



叔俛先生撰書後云、家君著寶應圖經六卷、始於嘉慶己巳、成於道光癸未、自漢唐以來、城邑之沿革、湖河之變遷、漕運之通塞、與夫民生利病所可考而知焉者、無不瞭如指掌。至謂邗溝、山陽瀆專屬淮安、揚州運隄非李吉甫所築平津堰、而揚州地勢唐宋以前南高北下、邗溝水北流入淮、以故自昔江淮之間、止患水少、不患水多、至蓄高堰内水、始南流入江、皆至詳確、無所復疑者也。庚寅之歲、家君館郡城江氏、據江藏本水經、陳登穿溝證趙一清本陳敏之誤。後江籍衰落、藏本不知所歸、亦不記起何人所刻。及檢他本、陳下或空方一字、常以不得江本覆校爲恨。人物一門、斷自有明、不及國朝、蓋依通鑑之例、至五代而止、不及宋也。家君於先世遺聞及前哲嘉言懿行、世次宅墓、與其後世興衰之故、雖其子孫所不能詳道者、皆能備舉其説。蓋留心桑梓者久、故此書爲能精博若此也。官況多艱、未得付梓、今年夏四月、屬姊丈王君興三國賓復寫一部、而命冕司校字之役、乃謹述其緣起及此書之大、以諗來者。

寶應劉氏清芬集十卷家刻本。

謹案：先生初輯邑中詩文爲象求集、後改名爲寶應文徵、嗣以卷軼浩繁、不易殺青、遂先輯劉氏文詩爲劉氏清芬集十卷、凡録詩六十五人、文二十一人。子猷先生爲付之梓、首録徵文啓、後附子猷先生跋、本無序、其後乃倩金望欣、陳方海爲序。板藏於家、及後人出鬻、家大人糾合族醵金贖歸、則啓、跋已失、中又有闕、命匠補刊、始還舊觀、今置之祠中。

自撰徵文啓云、先世系出吳門、宅茲射水、含靈嘉遯、潛德弗彰。比及六世、當明神宗、職方君二十

登朝、人倫冠冕、行成圭璧、志潔氷霜、紹洛閩之傳、行洙泗之教、鄒羅相爲先後、高劉與之頡頏、然年甫逾立、官僅爲郎、忠端劉忠周、文肅文震孟、裒集遺文、雖上登石渠、下被藝苑、零篇斷簡、散棄已多。君父鎮江君、弟選士君、子文學君、並以學行見重當時、各有著書、今多湮沒。職方君之曾孫真定君、石埭君、皆有淳德美行過人之才。真定君白首爲郎、終於典郡。石埭君待次垣掖、改官告歸、雖文章詞翰照耀江淮、而簡爛篇殘、正多遺逸。真定君之子貢士鹿沙君、少負奇童、長稱詞伯、喬侍讀稱爲佳士、田司寇目爲俊人、文而不壽、賫志以終。其弟之孫貢士友蓮君、清風亮節、取重時賢、而孝行不旌夫綽楔、品學不載於陽秋、教授蓬廬、倏焉終老。石埭君有孫四人、立學修行、皆爲民望、孝廉君以公車老、靖江君以廣文終、餘皆困於諸生。先君從兄弟十七人、丹徒君立德立言、儒宗碩望、瑞州君試官三載、遺愛在民、並殞中途、設施未竟。自職方君迄於丹徒君凡七世。丹徒君近守靖江之緒、遠紹職方之業、道高德修、爲後學典型、而艱於遇、而嗇於年、所錄遺書、十存一二。先君典簿君弱冠知名、晚膺鄉舉、授徒四方、終於旅次、文辭散失、僅有存者。竇楠蚤歲孤貧、中年羈旅、感他鄉之霜露、眷故土之鬆楸、維誦家風、流連世德、蕭瑟梁山之曲、飄零河洛之書、志切開楹、心勤剞石、乃上溯十有二世、三百餘年、網羅舊聞、鳩集殘帙、旁及同宗已故者、如有所述、悉著於篇。然而萬曆以上、闕略恒多。康熙以來、埋沒不少。躍龍關畔、醉月樓高、斗拱門東、種松宅古、東皋載酒、羣從並爲惠連。西浦尋詩、諸子無慚逸少。而藻翰與泉石俱湮、文字並煙云共盡。況復訪賢良之墓、酹酒無人。過將樂之廬、遺編何在。未覩丹陽之集、空傳博士之書。重可悲已。昔人稱劉氏人才

之盛，甲於郡邑，而或窮而不仕，或仕而不達，槁首黄壚，蓬顆蔽塚，遂使形魂等於秋草，身世同於朝露，菁華既散，託諸詩文，不泯英靈，賴有此耳。吾宗耆年碩德，不乏儀型，俊髦英髦，每稱時彦，伏願同志搜羅，廣爲購輯，昔歆向傳經，厥惟父子，焯炫積學，祇有弟兄，以今方古，殆將過之，石室名山，信其不朽。寶楠謹啓。

家子猷先生贊勳跋云：嘉慶癸酉、甲戌間，家楚楨孝廉授徒里中，校録先世遺文，予嘗助其蒐輯。其後楚楨浮家真揚間，聞其編纂寶應文徵，而未成也。道光壬辰，楚楨將赴保定，送孥歸里，示余是集，顔曰清芬蓋，以文徵卷帙浩繁，乃於其中録出先世遺文及同宗著作，别爲是集，易於付刊，即用以成劉氏一家之書，予因之有感矣。先公曲江，當明萬曆時，以諸生與兄職方公齊名，職方既歿，先公嘗與無錫高忠憲公講學邑東城之興讓堂，忠憲爲碑記，碑陰題名以先公爲首，是時崔呈秀按淮揚，先公以其貧殘狀告忠憲，忠憲據以入劾疏，有得之淮揚士人最爲親切之語，忠憲既被逮，或録碑陰文白府，謂先公爲忠憲黨，提學牒下，先公慷慨對簿，屢瀕於危，迨崔魏伏誅乃已。先公憂時感事，輒見諸詩，北征以還，著述尤富，劉忠端公手爲删訂，鼎革之際，散軼無存。國朝康熙時，伯曾祖真定公輯寶應詩選，略載數首，是集所録七言律詩是也。以公之學不見用於世，而文章著述又不使留於人間，豈天厄先公至於斯極耶？抑其文多指斥明末弊政，後之人鑒于呈秀之難，焚溺不敢存耶？猶幸吉光片羽，經二百餘年而僅有存者，由公以降至先君子，五世詩文亦於是集略載焉。此予所以悲喜交集，而亟欲以是篇流播於世者也。予既任校勘之役，遂以楚楨所作徵文

啓冠卷首，又以所作寶應詩事附各公詩後，用明詩綜、湖海詩傳例也。

全椒金嵎谷望欣序云：道光丙申春，始識寶應劉楚楨孝廉於京師之陶然亭。楚楨云：陔典簿子端臨學博猶子也。先世職方公萬曆時與顧端文、高忠憲、劉忠端講學東林，其子兼山上舍幾罹黨禍，著有四朝大政録云。陔、端臨兩君子以名孝廉精經學，有聲乾隆間，官不足以盡其才，士林惜焉。楚楨孤貧力學，年踰四十始舉於鄉，近以授經廣陵，與余館舍相鄰，獲盡覩其著述，既梓行大政録及劉氏遺書，復網羅成化以來三百餘年十有二世之詩文成清芬集十卷，其族叔子猷上舍任校刊以傳世。嗚呼！世家大族，郡邑之文獻也。所賴有賢子孫者，非欲其守遺資以致富也，非欲其躋顯官以駭流俗也，惟是一經不廢，有以述祖德而繼家聲，斯手澤存而靈爽憑焉矣。夫名臣碩士之立言，得列於史傳及郡邑志者，奏議耳，民生病利之言耳，若夫講學之書，憂時之什，爲人師道統所攸關，而朝章國故、時世盛衰藉可考而知焉者，往往藏之私家，子孫爲農賈，即不知愛惜，棄若弁髦。至於老儒之經義，才子之遺聞，生不見重於當時，死未流傳於後世，塵封蠹蝕，於若存若亡之際，子孫不輯而刊之，較棄華屋良田者，其情爲尤慘。若劉氏者，非先澤孔長，焉能得孝子慈孫，表揚於數百年之後也哉。吾宗亦自前明遷全椒，先世少參、中丞兩公亦著籍東林，本朝二百年來，祀鄉賢、舉孝義、登甲乙榜者未嘗無人，而祠墓蕭條，文章零落，所由讀寶應劉氏之集而爲之泫然流涕也。

鄱陽陳方海序：楚楨輯其先世遺文，自云上溯十有二世、三百餘年，網羅舊聞、鳩集殘帙，旁及宗人

已故者、如有所述、悉著於篇。始於十二世者、劉氏之先爲吴人、此本其始遷寶應者稱首也。自明成化迄今、劉氏世傳家學、史傳有人、自入本朝、益恢先緒、乾隆時、端臨先生爲一代名儒、有海内五君子之目。五君子者、錢曉徵、盧抱經、邵二云、王懷祖與先生而五也。先生學無不通、尤精三禮、其文以説禮爲最多、是集所載亦最富。楚楨爲先生從子、近守見聞、遠遵規矩、故能砥德礪材、懋昭時譽。宋劉元高編三劉家集、祖孫父子一時之作、則已掇拾殘缺、略存十一。今楚楨此書、爲劉氏復增盛事、上溯十有二世、視元高勢相什、功相百矣。紹開鉅任、何止爲一家之書、亦天下賢子孫之勸也。嘗見講學之徒、博綜自喜、或叩以先人之業、而不盡知、誠可愧矣。著録諸賢、名山在念、而先不能託其子孫、亦可傷矣。夫著録者必先求無壞於爾家、則庶幾旁曆九州、下垂後世、講學者首務纘承先人之緒、則庶幾木本水源、輪困漫汗、有以自異於當世。雖然、必傳者天也、克傳者人也、天人之故、有乖有合、或不容强焉。吾於楚楨、蓋深敬之、亦深幸之矣。

文安隄工録六卷。家刻本。

自序云：文安地稱窪下、隄堰不修、遇伏秋水盛漲、輒爲民害。道光二十一年、予視縣事、周履隄防、詢知民疾苦、爰檢舊冊、依例舉辦、而旗民恒怙勢不出飲助、相爲觀望、予執法不少阿、功卒以濟。乃集前後諸卷案、彙爲六帙、篋而藏之。自余去任、復以推卸、曆控大府、但知旗情苦累、不復能據案正之。洪流氾溢、歲告災祲、嗚呼、可慨也矣。

二、未刊

愈愚續録□卷

謹案、是書本隨時編定、無所謂正續。有初編之稿、其後人妄署爲續録者、售之滬估、由滬估手輾轉至廠肆、謀售於某圖書館、興曾請於當事者、得獲假歸、披閲七日乃盡、始知是書爲初著長編、非定本。吾家亦有一殘冊、乃叔俛伯祖釐定四次稿本、此則尚未經釐定、雖所列經史皆備、蠅頭密楷、塗抹縱横、而書面所題不類先生手筆、亦不類叔俛伯祖書、封面印章署琨石先生、先生爲楚楨先生之祖、盜用舊章、前後不審、亦可謂之妄矣。姑仍其續録之名、未可據爲定稱也。

寳應文徵□卷

謹案、先生初輯邑中先哲詩文、爲象求集、取象罔求遺之意、上溯明季、下迄近代、凡有詩文、都在甄録、厥家數十、爲卷百餘、卷帙既繁、乃改名爲寳應文徵、僅有清本、未能刊刻。辛亥後、家大人里居、網羅遺逸、求之宗人、秘不得觀、嗣見寓公王蘭生家有一副本、索值太昂、竟未能得。近始獲睹殘稿數冊、迻録一通、然終不及十之一也。邑修志時、家大人擬廣收重輯、爲藝文志、衆意不附、邑中著述屢經災害、故家書籍半已輦載而南、文獻無徵、輒爲太息。今録象求集序、以見概梗。

自撰象求集序云、國初選詩家、以鄧氏漢儀詩觀爲鉅、集所載吾邑詩人、如喬公聖任可聘、明天啓元年進士、官御史、應入明詩、秀水朱氏明詩綜載其詩是也。其國朝詩人、趙韋齋開雍、陶季深澂、喬公鈍庵崑、朱秋厓克生、陳氷壑鉦、王左生孫晉、喬疑庵出塵、鄒惕庵之璜、喬公石林萊、先伯高祖真定君中柱、

伯曾祖鹿沙君家珍、凡十一人。其時真定君有寶應詩選、載國初詩人二十有一、朱元膺宣、王文玉玫、徐性之宗道、湯梅逋廷顥、石菴廷相、朱鐵輪四輔、鄭虎谿在湄、孫東山世勳、朱石崖克簡、王用晦士光、張羽季珝、丁敦園敦、仲琴公以懿、王築夫巖、喬楮堂崇讓、其六人則韋齋、氷壑、秋厓、左生、喬公鈍庵、喬公石林、無季深、疑庵、惕庵、以其時尚在、又不自錄父子詩、故不載。然寶應詩選未刊行。詩觀雖刊不甚行。此外若卓氏爾堪本事詩、遺民集、倪氏匡世詩最、孫氏鋐詩選、席氏居中詩存、陶氏瑄詩的所採既略、板行並鮮、維新城王文簡公感舊集盛行於世、載吾邑詩凡四人、季深、秋厓、氷壑及李鱗臣藻光。乾隆時長洲沈文慤公別裁集載吾邑詩凡九人、季深、秋厓、左生、石林及朱燕堂經、王樓村式丹、喬學齋崇烈、王白田懋竑、劉艾堂師恕。於後青浦王侍郎述庵昶、撰湖海詩傳以續別裁之選、載吾邑喬公劍谿億、王少林嵩高、朱直方宗大、凡三人。嘉慶初同郡中丞阮公採輯揚通詩人爲淮海英靈集、較以上選本無輔成文、至性之石庵、東山、用晦、羽季七人、其他悉載而增入者、喬氏則固翁崇修、斯齋鐸、休原肅、一山仙伊、柏鍾渠、楓亭方立、荔江大鈞、王氏則鶴聞懋諶、懿誦懋訥、在川希伊、豫園康、楓次涉墀、子野彬、淡泉貯、淩谿、朱氏則紹亭績、艮齋約、右紳紀、繼武纘、止泉澤云、海音澤況、賓旭輅、宗洛光進、雁橋宗光、晴巖宗贊、界陶、朱氏則匏莊嚴、祈年養、湯氏則滋人啓祥、蘧圃緷寺、魯山應隆、象亭希儀、潘氏則繼耕遇莘、臥南遇龍、築夫夢舉、禹門夢龍、書思恕、其在劉氏、西劉則後齋國豫、蒲塘師向、榆莊師寵、穎川冠育、旅齋籍龗、象林惲桂、青嶼天麟、偓仙佺、東劉則先從伯野塘君兆彭。先考典簿云陔君益以商衡成公康保及陶文虎蔚、郭元城東、楊篁坻景篷、凡若干人、可謂詳矣。然嘗讀王少林太守所撰陸杞堂先生文鑒傳、

極稱其梅花詩，惜其湮沒不彰。今太守歿不過十年，予嘗問陸先生之爲人，無能道者，而梅花詩亦無存。又吾友張勵庵（策）嘗誦陳云門（兆鴻）菊花詩云「一年好景登高日，千古多情送酒人」一聯之外，不可更得。於是網羅舊聞，收葺殘帙，凡以上選本未載者，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彙爲斯集，竊自附象罔求遺之意，名曰象求。其有以上選本未載而亦未錄者，王孟亭（箴輿）有編年專集，湯荊垣（壂壂）、劉又徐（玉麐）入七子詩合刻，均已行世。至陳鳩柴（鐵）、湯云樵（之柱）及從第巨源（源岷）詩集，前已彙赴阮梅叔、二尹英靈續集之選，故亦不贅錄焉。

又跋云：此書成後，改爲寶應文徵。凡有專集，選存數卷及一二卷，共得六十家，其零篇不能成卷，選存於後。惟卷帙浩繁，未能付刻，茲用惘然。

寶應詩事一卷。

謹案：此書不見行狀、家大人從故紙堆中得之。冊耑有一紙，爲鼎頤錄，乃刻成之封面，後有孟徵先伯題字，蓋孟徵伯戲訂書首，非定名也。其中實皆雜記寶應詩事，有已見清芬集者，有經朱郁甫先生採入白田風雅者，亦有從殘編斷簡中錄存者，蓋隨手雜錄之作，家大人爲葺清芬風雅所採，合之此冊，題以今名。

清芬別錄□卷。

謹案：先生既輯劉氏詩文爲清芬集十卷，又以先世編紵之交，往還函札、投贈詩篇，遺蹟間存，不忍放佚，乃悉錄存，並碑、贊、銘、誄、傳、記、序、跋，凡若干首，編爲是集，得若干卷。文興往歲作端臨公



年譜、時甚有賴焉。惟興在舊都所見、頗多溢出、他日當補綴之、以附此書之後。

念樓集八卷

謹案、先生曾以自箸詩文若干首、訂爲韞山樓集八卷、韞山樓者、舊居名也。樓圯、思念不已、因自署念樓、又改韞山樓集爲念樓集。叔俛伯祖曾以文集四卷畀先祖訂正、而詩集不預焉。比年家君綱羅散佚、又得其詩集、計詩文各四卷、詩凡三百七十一首、文凡六十四篇。惟當時以選賸者爲外集、而依其目次、又似内外不分、家大人擬存其目、而編合内外集爲一集、待刊焉。

叔俛先生書後云、家君自訂詩文集凡八卷、詩自嘉慶丁卯迄道光庚子、凡古今體詩三百七十一首、文自嘉慶己卯迄於近歲、凡論議序記書事書啓書後考狀表銘碑碣傳賛六十四首。其詩及用韻之文、皆本廣韻。蔦蘿篇前六韻獨用微韻、後六韻用支脂之韻。紀哀第二首二韻用薺韻、後四韻旨止同用。臥疴雜詠第一首前四韻葉帖同用、後四韻屑薛同用、又擬古歌第四首首句櫂韻、第三句貌韻、在三十六效、中句釣韻、在三十四嘯。題後玉帶生歌首句録韻、第三句曲韻、在二沃、中句哭韻、在一屋、中句並不入韻。江亭展禊詩中一段、首句出韻、在五質、次句及第四句跡釋二韻、在二十一陌、首句不入韻、非謂其相通也。又勝芳堰銘首句平韻、在十二庚、下經瓴二韻、在十五青、首句亦不入韻、獨齋銘前三韻用一屋、後三韻用二沃、亦非謂其相通也。家君論爲文之法、曰切、曰潔、切在命意、潔在修辭。又嘗自謂文如春水觸磯、不風自浪、雖無江河浩瀚之觀、而有動宕迂迴之致、詩有性情肫摯處、自覺驚心動魄、咄咄逼人。恭冕等學問淺疏、無以仰承庭訓、謹繕

錄副本、而以所聞於家君者、識於末簡、以質之博雅君子云。

上元梅伯言曾亮序云、國初以詩鳴者王漁洋、施愚山、皆不以實事求是爲學。其以是爲學者、如閻百詩、惠定宇、何義門、於學各有所長、而於詩非其所好。兼之者、惟顧亭林、朱竹垞兩先生。亭林不以詩人自居、竹垞於詩則求工、而務爲富者矣。然其詩成處多、而自爲者少、無蹉跌、而亦無獨至之思、興到之趣。未必非其學爲之累也。吾嘗謂詩人不可以無學、然方其爲詩、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叢瑣者、悉舉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爲吾詩之助、於言意之表、而不爲吾累。然後可以爲詩。若吾友楚楨之詩、其學而不爲所累者乎。經傳訓詁、金石輿地、百詩諸君子之所長、既兼而取之矣。而其爲詩跌宕清妙、怡人心神、或磊落質直、無所雕飾、凡有生平所譔述者、至詩而一空其迹、蓋非徒事樸學者不能爲之。即漁洋諸家專以詩鳴者、亦莫能傲其長而襲其美也。吾向頗知楚楨爲學人、讀其詩、乃益知其爲詩人也。抑楚楨之詩、多作於窮居羈旅、今爲令、有民事焉、其境異、其情殊、且得終爲詩人而已乎。雖然、和平其心而達於事者、循吏也、固詩教也。荒於政而惟詩之耽、豈吾友治詩之意哉。

山陽丁儉卿晏序云、嘉慶己卯之歲、余以優行貢成均、同舉者、揚州劉孟瞻、劉楚楨。學使蕭山湯文端公並重其學行、薦於朝、當時有二劉之目。二君既與余同譜、孟瞻長余五歲、楚楨長余三歲、交久且敬。淮揚相距三百里、書翰往來、皆以學問相切劘。每至大比之歲、聚首省會、朝夕過從、或公車同行、講貫無虛日。孟瞻著書滿家、四旬外即不應科目、以明經老、巋然爲江左經師。楚楨道光庚

子成進士、筮仕文安縣、以儒術課治、綽有循吏之稱、與余不相見者二十年於兹矣。咸豐癸丑余以團練被議、覊縶揚州、孟瞻時時省視、攜襆被與共、楚楨二千里郵書來詢、時宰三河劇邑、單車走都中、余大兒壽昌供職戶部、楚楨詣昌館、語及近事、氣鬱涕零、至手顫不能舉盌。二君者匪獨其學可重、其性情篤厚、患難之交、終始不渝、可謂死友矣。既而孟瞻以甲寅秋歿、楚楨亦於乙卯秋卒於任。是年秋、余自揚返淮、仰荷聖恩、釋歸田里、而二君已不及見矣。丙辰九月、楚楨喆嗣恭絢來訪、奉其先人詩文集、將付之梓、而屬序於余、余何敢辭。夫性情、學問、文章之根本也、性情不深、學問不邃、其詩文未有能傳者也。況楚楨政事卓然可觀、輶軒之觀民風、於是乎在、其不爲聲帨之辭亦明矣。余同年梅伯言農部序、已盛推之、奚俟余言。所可痛者、余息影衡門、老而耆學、窮年兀兀、以補荒蕪、楚楨往矣、伯言亦相繼殂謝、海內知交、日以凋喪、獨學寡聞、誰與就正、而蕭山師又於今春薨逝、寢門之哭、無歲無之、昔人所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悲夫。

昆明戴絅孫序云今必援校史讎經之例、而事聲詩、終無當於曹劉七子、就揚風扢雅之才、而商考證、詎有合於鄭孔諸儒、蓋實事求是者、緝古之編、而僞體別裁者、緣情之著、雖同工而異曲、實源合以流分、欲其兼之、固亦難矣。讀吾兹友劉君之所譔、能無歎觀止矣乎。原夫詩以言志、哀樂喜怒、感諸心。詩之訓、持敦厚溫柔、崇其教。故風兼比興、義本隨時、而境判窮通、言惟體訓。君則中年久客、孰知司馬之才、蚤歲遺孤、但永皐魚之痛。過韞山之樓址、草暗春暉。來上谷之城隈、榆荒夕照。謝池吟苦、心摧鄂棣之華。皐廡春殘、腸斷蒿薤之詠。效盧諶之覽古、範史班書、嘆王粲之依人、燕

湖箬嶺。以及褒忠闡孝、感舊傷離、莫不騁獨至之思、扶難言之隱。鯨魚跋浪、拊懷地斫之歌。鳳鳥承旂、搔首問天之語。此君詩之以情勝者也。昔者叔重說文、盡分點解。康成述禮、改漏删繁。使非考厥源流、何以明其同異。君則光延藜照、世傳中壘之經。孝感堇生、家擅北州之學。公是與公非並軌、士說無雙。子珪偕子璥齊衡、名符第五。於是楹書載啓、誦乃先芬。邑乘詳稽、述茲祖德。祀覈鄉賢之典、志仿華陽。兵傷海國之防、鑒存明代。疎徵谷氏、補三案之遺文。誤正閻君、考四書之釋地。取喬侍讀之議、慎起河隄。上朱司空之牋、力籌湖運。凡諸鉅製、可稱經史之宏模。即彼餘篇、無愧立言之茂矩。此君文之與古會也。夫耽佳句於杜陵、而文辭未稱。草太玄於揚子、而韻語無傳。然則揖拜王韋、驅馳董賈。合文苑儒林之傳、唱和塤篪。聚詞場學海之珍、經營鑪冶。文徵漢石、信知此定推袁。禊展江亭、曾記當時御李。乃者政成元氏、民頌慈君。戶暖冬曦、樹新猷於武順。堂開春雨、懷舊譜於文安。詞鐫雪浪之銘、宵寒石話。韻寫風泉之聽、書静琴彈。求良吏於醇儒、君應舉首。論稱詩而汲古、我自慙顔。

寧化伊墨卿秉綬題詩集首云、多蓄義理於中、而得性情之正。即集義之功、與月露風云、迥別。既涉人事、不變所守、將上達可期矣。

泰州康發祥伯山詩話云、寶應劉楚楨大令游俠詩云、幽并游俠兒、委心報知己。白日持短刀、殺人邯鄲市。不願主人知、長揖歸田里。多事魯仲連、姓名拄青史。梅花歎云、空庭閟梅樹、幽草生其下。班坐朝摘花、日夕不盈把。東方月上日西馳、願分清影到花枝。一年幾度春風時、春日所好軒橋上



作云、閉門横短約、徙倚傍危磯。水緩隨花住、云遲待雁歸。遊魚牽荇帶、浮鴨襲苔衣。無計酬春色、清尊送暮暉、豪情逸致兼而有之、又云、楚楨論今人詠古蹟、每舖陳本傳、即或翻駁新奇、亦少含蓄、不知古人詠古詩多得句外之神、杜工部禹廟、明妃村等作、可悟。余韙其言。

當湖張炳堃題後云、叔俛先生出眎先德念樓集屬爲選定、集中詩高者直逼陶謝、次亦不落盛唐以後、元圃積玉、無非夜光、本無瑕疵可指、間有取境稍平而無關於家國身世之感者、除原刪外、妄擬裁汰若干首、其存者則皆醇乎醇者矣。淺見如此、請還質之當世之深於詩者。

又案、聞新會陳援庵先生言、有韞山樓集五卷、乃友人孫蜀丞先生從寧估所得、因亟請於先生、幸獲轉借、知爲楚楨公未分内外集本、曾就正於梅蘊生、戴彦升、金望欣者、中多梅批、去取謹嚴、不爲苟同、間有竄易、誠爲諍友、蓋先生平生邃於經史、而於詞章餘事不甚措意、中年乃彙而存之。興曾取念樓集副本對勘、凡梅氏刪改涂易、無不遵從、其不取者、則外集是矣。今錄所見評語於後。

戴桐生彦升云、彦升與先生一見而意合、再見而情真、三見而作肝鬲不吐之語。蒙以大稿屬爲點定、攜歸客舍、日間卒卒無暇、每於燈下展誦、凡三過目、而後以墨筆圈誌、所選甚寡、蓋不欲濫存、啓後人指摘、爲先生留真面目也。然彦升之見恐亦未爲定評、又或兩人學業精進、他日再讀時、今之所存者、倘猶有不必存者也。相期努力、毋負少年。

又云、先生若能多讀選詩、多看古六家、自必如羊角風轉而益上、不在多作也。

金嵎谷望欣云、此本詩雜見各本中、毋庸另選、欣讀。

梅藴生植之云五言古雅近韋柳有其潔處無其渾處。

又云古詩有漢人樂府規格第製題與注事實與節抄非古也余以爲古人高製多寄興無端故其辭每不類其意每難解要之作意不若是也風騷多比興故亂其辭若實其事以求之則鑿矣。晉宋以還但解修辭意不流遠至唐人則賦矣雖青蓮寸筆工於賦題子美鴻篇只能説事當別具一格非古人旨遠辭微之意也。逮元白張孟涂爲解注詩如謡唱題如小説今之妄者極以爲古反陋西漢則惑之甚者也。先生深於毛鄭之學試觀比物連類豈容後人涉解乎。又豈使後人終不解乎若接若續若隱若現秘密之微旨正在於是漢人去古未遠故獨存嗣法晉宋以下則無解人矣。古詩下。

又云七言歌行其格不一務使聲情與題相稱翕張變化輪囷瀘宕體雖古而情實今必得有起有接有頓有揚有題中所應言有題外所難言而且應言者不雷同難言者不隱晦縱横絡繹渾化天成斯善之善者也。伊古以來獨我一子美先生而已其餘諸賢非無奇思異采鴻筆麗辭然非中和之正聲康莊之夷道故君子不由也。承先生不恥下問敢以所聞於師者爲狂瞽之談以瀆大雅祈辱教之。七言歌行下。

又云五律植選與戴同者三首增戴者三首第非敢立異正不欲蕪音累句爲薄夫藉口以玷盛名。五律下。

又云以僕所見七律不若五律宜讀盛唐人詩寬其勢而壯其氣加以先生之淹雅則詩中之密

秘、與詩外之學問、可一蹴而幾矣。竊以五七律法、莫備於杜、規員矩方、萬古之至也、中晚則瘦羸不振、其賢者僅能如題、其不肖者但解文飾浮藻、故無取焉爾。七律下。

又云、辱示大著、命以涂抹、小人承寵、狂詩不禁、用敢竭一日之力、肆行筦見、遂不顧大雅之譏也。以先生行業文章、經師人師、僕所敬憚、而顧以詠歌小道、問途於老馬、其集益善下、殆樂取於人者歟。僕以爲詩至今日、古人高製無美不臻、自一種漢魏樂曲、自一種晉宋五言、自一種齊梁及陳隋五言、自一種、雖代有更變、猶有古人之情意在焉。何也、其音莊、其脈隱、其味醰醰而無窮。至唐承陳隋之遺、初唐諸賢、如沈宋四傑、體雖近律、而色質聲響猶堅勁茂美、其古近交會之間乎。逮子美出、而一變古製、鋪張揚麗、發洩無餘、金科玉律、式法萬古、有功開來、無德繼往、譬之桓文創霸、雖東周之功臣、乃三王之罪人也。第子美以後、無一人能出範圍、韓蘇兩賢、其才非不贍也、學非不博也、今觀兩集、但能激子美之頹波、而步趨之、非有加於子美之外也。下此則鄙情惡藻、蕪音累氣、破律亂道、指不勝屈、風雅之士、憫其異端。昔滄浪有言曰、學詩規李杜、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僕以爲此語誠然、然而學李猶不若學杜、李有奇才、杜有美法、才不可學而能、法可學而能也。今之學杜者、乃不讀書、空撐硬句、虛飾哀情、自以爲杜、則又杜之罪人也。僕又以爲詩佳者、惟其稱耳、詩與題稱、章與體稱、句與章稱、字與句稱、音節氣脈、抑揚抗墜、藻繪色澤、朗麗明淨、古人所謂五色相宜、八音諧暢、鴻筆之矩手也。至於取藻綴文、又視乎所學、拾唐人詩中之詞、以爲詩、佳者當行、劣者空滑。拾齊梁人詩中之詞、以爲詩、並得唐人詩中之意、以爲詩、精者入初盛、劣者亦不

致蹈宋元惡習。若採摭三代兩漢之書以爲古、又能別之使合乎詩、與不合乎詩、而經緯之、而組織之、神明變通動與古會吐棄一切、破空直行、則顏謝不足多、而李杜易爲也。僕於此道、如蚍蜉之撼大樹、螻蟻之行嵩嶽、自知窮畢生之力、不能造其萬一、而敢爲先生倒篋傾筐以獻者、誠以愛我而忘其醜也。道光丙戌十二月十九日、後學梅植之謹識。

又案別有詩選一卷、與愈愚續錄同見於某處。然先生平生所著詩章、業已載於念樓集、其存而不入正集者、又入外集、無所謂選本。自去歲遺書版片散出、愈愚續錄諸書與皆定爲稿本、而此卷則先生自書雜詩二三十首、僅爲臨池渾灑、估人不知、以爲秘本過已。

念樓外集二卷。

謹案此先生自訂選詩之作、大氏晚年所著、及早年汰去者、故云外集。計古近體詩一百八十三首、雜文二十一篇、其中有前集收而外集又出、成涂抹竄改者、蓋經戴梅諸先生選擇、別錄出而仍未遽定耳。

三、草稿本

鄭氏釋經例若干卷。

謹案先生著述繁多、既已臚列於上。辛未夏、有書估某往吾邑、以重金購求遺稿、於是散出、爲上海中國書店所得、將售之北平圖書館。因亟請於吳興徐森玉先生、獲覩書目。其中大半爲初著各書長編、或蒐輯舊說未加釐定者、又有書估作僞、實非先生作者、因以已見分別之、後以值昂、

未成、交不得見原書、惜哉。此釋例名、曾見於叔俛伯祖撰論語正義書後、不詳爲何年作、意在治論語之先、治毛詩之後、欲明諸經、必明鄭注、釋例之作、殆其嚆矢、行狀不載、未成書也。

毛詩正義長編。

毛詩。

謹案、先生早年治毛詩、曾有毛詩詳註、未成而輟、名不載於行狀、僅於四書說苑後序及叔俛伯祖論語正義書後中見之。其命名或作毛詩、或作正義長編、蓋皆未定之名、要亦屬稿未就也。

禮記注疏長編。

經義旁通。禮記

謹案、此編乃叔俛伯祖作而未成之稿。蓋禮記正義、久無任者、伯祖慨然有志、未及作、入鄂主講經心書院、以屬門弟子左笏卿朝佐、周少樸樹模、又以屬先大父、先大父成禮經通釋、遭亂、僅存數篇、後又成曲禮正義、亦未竟。至經義旁通下注禮記二字、度非定名、亦非楚楨先生作。

論語註疏長編。

論語註。

論語。

謹案、此三種、必著論語正義時創稿、或名長編、或名注、或僅標論語二字、與前毛詩一名相類、未定之名、不足據也。

寶應祀典紀略。

列傳。

雜選。

謹案、以上三書、皆書估僞名。寶應祀典議、載念樓集中、列傳則寶應圖經人物之一、雜選則估客之巧立名目。

易古訓。

謹案、先生不治易、此必非先生作。惟家余齋先生世讜、曾刻周易本義、發明古注、此或其遺稿。

海口支河錄。

謹案、此非先生作。建臨先生台斗、諗於水利、有下河水利篇、此或其書異名。

說文雜著長編。

謹案、此亦非先生作。邑人朱氏詮甫先生士端、有說文校定本。說文形聲疏證、彊識篇等、有長編十巨冊、藏余家。此或書估以朱氏他稿闌入。

本譜編葺時、重承陳援庵、徐森玉、孫蜀丞、閔葆之、倫哲如諸先生惠借秘籍。成後、復承胡綏之、沈兼士、余季豫、陳援庵、閔葆之諸先生指正。並蒙陳援庵先生錫以先楚楨公遺墨載卷首。日本京城帝大教授藤塚素軒先生贈以論語正義范刻序跋、云誼盛情、並此聲謝。癸酉伏臘、文興補識於燕市劉文清之故第。

警石府君年譜

清·錢應溥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同治三年刊本

《警石府君年譜》一卷，清錢應溥編撰。清同治三年嘉興錢氏刊本。

錢泰吉（一七九一—一八六三），字輔宜，號警石，又號深廬先生，浙江嘉興人，清經學家、史學家。官海寧州訓導近三十年，晚年主講安瀾書院，與從兄儀吉有「錢氏二石」之稱。治學「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及目錄、校讎、金石、書典、方志、雜說」無不討究，尤好校古書。著有《曝書雜記》、《禾人考》、《學職》、《清芬世守錄》、《海昌備志》等。

錢應溥（一八二四—一九〇二），字子密，泰吉子。道光二十九年貢生，入曾國藩幕，工爲文檄。光緒間官至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卒謚恭勤。

是編全名《皇清敕授修職郎誥封朝議大夫顯考警石府君年譜》，通稱《警石府君年譜》。詳述譜主言行，往往照錄原文全篇，間有評論。編次有條理，校刻亦精，罕有誤字，可稱善本。末有同治三年泰吉外孫沈師濟跋語，稱「舅氏子密先生纂輯《年譜》，得與校字之役，恍如二十年前置身可讀書齋，親聆緒論」，則譜於泰吉去世次年即已付梓，編者親承謦欬，雖不乏溢美之辭，然所述大體可信。是譜有同治十一年重刊本、光緒十一年三刊本等，附入《甘泉鄉人稿》。



錢警石先生小像

世後學惲光業敬寫

躭悟易殆、侈博易支。先生有憂述、信不逡。漢唐宋來、學行文書、揭其精華、饇爲饔餔。卅年校官、講席以繼。身在海隅、氣鑄一世。兵戈漂泊、歸此靈光。道山往矣、緬邈長望。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秋七月、

獨山年後學莫友芝述贊。

皇清敕授修職郎　誥封朝議大夫顯考警石府君年譜

府君姓錢氏、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又號深廬。先世本何氏、居海鹽甘泉鄉。明洪武中、貴四公以賦役事戍都勻府、以其族行。次子如淵公諱裕、幼不能往、依同邑富一錢翁（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鞠養以成、遂承錢姓。四傳至海石公諱薇、是爲府君八世祖、嘉靖壬辰進士、禮科右給事中、以論官寮削職。隆慶初、贈太常寺卿、事具明史列傳。七世祖曾南公諱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六世祖紫芝公諱陞、萬歷戊午舉人。五世祖鶴菴公諱瑞徵、康熙癸卯舉人、西安縣學教諭。高

祖廉江公諱綸光太學生。自紫芝公以下、皆以文端
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六世祖妣鄭、吳、五世祖妣曹、高祖妣蔡、陳
誥贈一品夫人。曾祖文端公諱陳羣、康熙辛丑進士、以刑
部侍郎
予告歸、
特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
誥授光祿大夫、
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曾祖妣俞
誥贈一品夫人、繼曾祖妣俞

誥封一品夫人、生曾祖母沈

誥贈恭人。祖安叔公諱汝懿少穎悟。十三歲、工擘窠書。十八歲卽世、

誥贈奉政大夫、

貤贈中憲大夫。祖妣馮守貞來歸乾隆三十八年題旌、

誥贈宜人、

貤贈恭人。本生祖旣齋公諱汝恭、乾隆丁卯舉人、河南新鄉縣知縣、江蘇丹徒、沭陽等縣知縣、安徽安慶府同知、

誥贈中憲大夫。本生祖妣沈

誥贈恭人。考蓉裳公諱復、福建侯官縣大湖丞、署建安、羅源、閩清、甌甯等縣知縣、直隸雄縣縣丞、吳橋縣知縣、

順天大興縣知縣、

誥授奉政大夫。以不孝官、

貤贈朝議大夫。妣氏陳沈

誥贈封宜人、

貤贈恭人。大興公有子四人、長爲學源先生諱友泗、潛心理學、自號四水子、謂將津逮濂洛、探源洙泗也。年十九卽世。長兄炳森嗣次諱震行、幼殤。俱與府君同爲沈太恭人出。次諱在策、亦幼殤、庶祖母林出。府君其季也、

嘉興縣學廩貢生、海甯州學訓導、

敕授脩職郎。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軍機處行走疊

遇

覃恩誥封朝議大夫。配我母胡恭人

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國史館謄錄、

景山官學教習、前卒。次不孝應溥。女六人。孫七人、炳

森出者五、不孝出者二。孫女三人、炳森出者二、不孝

出者一。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月初六日子時、府君生。

是時大興公自福建偕沈太恭人歸里、府君生於嘉

興府城南門内蓮花橋　文端公舊第西偏之頤和室。大興公旋赴直隸候補，沈太恭人留家居，營建馮太恭人貞孝坊成。

五十七年壬子，二歲。

五十八年癸丑，三歲。

五十九年甲寅，四歲。

隨沈太恭人北上。途中見名人扁聯，皆默識之，書而藏諸櫝，人咸以爲異。

六十年乙卯，五歲。

侍太興公沈太恭人於保定府寓。是年，世父學源先

生就學京師、府君始入塾、從海鹽何先生讀。謹案府君手錄塾師紀略云、我家本何姓、先生與大興府君序兄弟行、名字不能記憶矣。大興公與先生約、課讀之時、整齊規矩、必奉曲禮、少儀、內則諸篇爲準則。以故府君自少至老、終日無惰容。與人言、無貴賤親疏、必誠必信、蓋幼所熟習然也。今年四月、府君猶力疾作塾師紀略一篇、敘述生平受業諸先生里居姓氏及學問行誼甚詳。諭不孝曰、余衰年犇馳、幸得未死、學問日退、敢希没世之名。然粗知文義、不失規矩、實受諸先生之教。深淺不同、誠懇則一。爰記授學次第、以示兒孫。若曹其謹誌之。府君之拳拳師

誼、老而彌篤蓋如此。

嘉慶元年丙辰，六歲。

是年，大興公擢吳橋縣知縣，府君隨之任，從石門沈桐圃先生鳳輝讀。

二年丁巳，七歲。

大興公勤於當官，尠問家事。府君出塾，沈太恭人督宵課嚴甚。太恭人熟於杜詩，授府君讀，必解析題義。謂題義不明，則詩義因以不明。府君詩集中有憶吳橋舊事四首，第一律首句云「一卷少陵詩，長吟母是師」，紀當時實事也。是年世父學源先生即世，仲父諱

震行同時殤。

三年戊午、八歲。

四年己未、九歲。

是年、大興公自吳橋擢任大興縣知縣。

五年庚申、十歲。

隨侍大興官廨、從沈雲虔先生澍讀。

六年辛酉、十一歲。

是年、近畿大水、通衢沒馬背、村野不見廬舍。大興公束木筏、載餱糧、至孫河、黄村、禮賢、采育諸處給飢民、全活無算。大興官廨被淹、府君侍沈太恭人移寓外

城與隆街。沈桐圃先生會試報罷、仍來寓授讀。旋卒於寓。大興公以禮棺斂、送匶歸石門。數年前、先生之子歲貢生方增猶寄書府君、盛稱大興公厚德。

七年壬戌、十二歲。

是年、沈太恭人猶寓外城、府君從徐怡亭先生景涫讀。

八年癸亥、十三歲。

侍沈太恭人重至大興官廨、從武進吳海嶠先生蔭暄讀。先生喜論詩古文、府君初學時藝、授讀天崇名篇、府君喜甚、信筆爲詩文、縱橫馳騁。吳先生大歎異。

九年甲子、十四歲。

是年、京師大旱、蝗戢戢遍田野。大興公冒暑、忘飢渴以赴、焚撲驅逐、歷月餘乃止。積勞甚、歸而得偏枯疾、遂丐去、移寓內城分司廳衚衕、府君從歸安沈溯濂先生方籛讀。大興公謝事後、貧不能歸、日課府君讀東坡詩以自遣。後府君綴集大興公遺墨、裝潢成卷、時時指示。不孝等。道及昔年從旁侍讀事、輒淚涔涔下也。跋語謹錄於左。先府君手書時藝二首、乾隆乙未詩一首、嘉慶癸亥詩二首、乙丑詩一首、合裝一卷。小子泰吉泣識之曰、泰吉嘗聞世父戶部公言、府君少時、文極宏肆。乾隆庚寅鄉試、主司以三場不中式落解。辛卯、病不赴試。甲午、遭安慶府君沈太恭人之喪。乙未服除、境甚困、遂筮仕閩

中、非其志也。後世父暨兩叔父登甲科、府君以剛直不合。上官意、鬱鬱不得志。一日、見舊所爲文、悉以投諸火。而此二藝。爲十六歲作、安慶府君手澤存焉、則屬吾母藏之篋。嘗出示泰吉曰、安慶府君欲諸子各受一業以成名、而時文則尤屬望於吾。吾欲吾以科名顯、庶有以報貞孝、馮太宜人苦節也。吾不能如先人教、急於求仕、不得已耳。小子志之。府君服官三十年、所至多劇邑、勤於其職、不暇以詩文自娛。間有所作、亦不留稿。乙未梅花詩、猶未竟、時作偶寫、便面爲伯兄所藏。讀小序、知有二首、其一仕不可得。嗚呼。府君於先人手植花木、猶對之悲詠、不能釋。今捧誦遺墨、痛何如耶。癸亥二首、作於大興官舍、偶錄示泰吉、因得藏焉。甲子秋、自府君膺疾去官、貧不能歸、日課泰吉讀東坡詩、以乙丑春與族叔東堂先生一桂、表兄沈瀲師方籛、徐怡亭師景濆、嚴仲和姊壻士鈞分韻賦詩、府君得草字、郎席詩成、命泰吉錄以分贈同席。時府君病甚、每握管、必二人侍、右者扶左以手按紙、始能書。常苦腕舒不如意、紙未半輒止。此詩幸得成稿、泰吉謹藏篋笥、不敢失。又於敗簏中檢初稿并藏焉。是時戶部公告歸已有年、府君自悲不能



歸、常常曰、吾安得從吾兄上先人耶、雖乎、故有故園夢、常通、池塘又春草之句、沈夫子誦此詩、謂泰吉曰、古人分韻賦詩、於限字必出奇制勝、今以自然得之、坐客閣筆矣。後府君病日深、不能更御几案、此詩竟爲絶筆。痛哉痛哉。泰吉尋求府君遺詩、得一乾隆癸巳侍安慶府君遊新鄉駱駝灣寺五言律詩一首。時安慶府君宰其縣、手書父子同作之詩付寺僧、因得傳鈔。詳具泰吉所纂清芬錄。又建祁八景七言律各一首、乃與同官倡和之作、有刊本。又於蒯氏姑所畫百果卷見府君題句云、一例收成多結果、兒童莫漫說酸甜。時嘉慶辛酉姑來大興官舍、畫以乞題、府君猶未病、頗厭世事、有感言之也。道光六年丙戌、既裝潢此卷、因覼縷記所聞於卷尾、以告後之讀府君詩文者。六月朔日、不肖孤泰吉謹記。

十年乙丑、十五歲。

是年、大興公仍寓內城。三月二十四日、爲公生朝、大興民老幼擔負果蔬、走京師致祝。時從父給諫公術

石先生以公車留邸寓、有詩云、朝來叩戶聲何急、野菜濃香壽故侯、蓋紀實也。府君嘗舉以示不孝曰、大興公德政足以感民於既去之後、而民俗之厚尤可感念也。冬十二月、遭大興公喪。

十一年丙寅、十六歲。

四月、侍沈太恭人扶大興公喪歸。江湖險阻、屢瀕於危。七月抵里。時伯祖戶部公方家居、傷吾祖父行之先後蕭落而亟望後起也、見府君泣下曰、爾父歿後、爾寄我書能達意、爾自作耶。府君對曰、然。曰、適欲答某人札、我意云何、爲我繕稿。又曰、聞爾能作五言排

律、信然耶。即命一題。既呈稿、伯祖乃大喜、語從父衎石先生曰、汝善啟誘若弟、俾有成、以慰我先人。府君聞戶部公言、日就衎石先生論詩古文詞、服膺弗失。由是文譽日起、郡人交稱曰錢氏二石云。是年、梅里李介石徵君穀權課數月。徵君日讀三通序文、府君以是有志於經世之學。

十二年丁卯十七歲。

府君十三四歲、六經始畢、即好聚書、籤排甲乙。大興公顧而喜曰、我有書數千卷、置之吳橋王氏、當取以畀爾矣。迨大興公喪還、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日

恣瀏覽。是年，戶部公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數百卷，府君尋玩不忍釋，戶部公盡舉以賜，由是藏弆漸廣。自不孝有知以來，每見府君過善本書，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詳見府君藏書述，謹錄於左。余十三年四時，從先大夫於大興官舍，六經粗畢，始知好書。先大夫曰：我有書數千卷在吳，橋縣。自爾兄歿，不忍觀。縹篋置之王氏，當取以畀爾矣。迨先大夫喪歸，過吳橋縣之連兒寓，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籤排甲乙。先宜人顧而喜曰：兒好書，可以畢父兄之志矣。惜吾家書英堂數萬卷，盡屬他姓，否則恣所瀏覽也。已而得外舅王父所刊讀書敏求記，始知四部之大略。於是益有意於聚書。歲丁卯，世父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數百卷，余尋玩竟日，不忍釋，世父盡舉以賜。從兄衎石以有用之學相勖，贈以通典、通考。戊寅，兄自江右攜南昌學新刻十三經注疏以贈。從父中丞公又賜以胡氏所刊通鑑、文選。戚友知所好，亦有以



書爲贈遺者。三十年來、遇善本、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今雖不及儲藏家十分之一、而學舍中、一堂二內、所以充棟者、皆書也。嗚呼、聚吾書而粥諸市、不足充數年之饘。從容玩味、厭飫其大義、則道德之腴、可以飽數世。獨恨三十七歲以前、役科舉業、不能專一。獲自來海昌、以病廢、絕干進於有司、乃稍稍誦讀。然昕夕所丹黃點勘、以散壹鬱之疾、而爲藥石之助者、班范之史、杜韓蘇之詩爾。六經語孟、則於小兒曾朗誦、時閉目靜聽、領其旨趣而已。少嘗有志鄭孔之學、欲辨析名物、自附於通人、今亦已矣。有病其空疏者、笑謝不敏。然則父兄所畱貽、友朋所投贈、三十年所尺寸而積之者、譬諸庖人、山海珍錯、五鼎之烹、三牲魚蔌之味、百和之醬、備取悅不知何人之口、而佐饕之勞、嘗一臠焉。此則余所以廢書而長嘆也。

十三年戊辰、十八歲。

是年、大興公服除、初應試、受知於萍鄉劉金門先生、以經義古學置第一、入縣庠。

十四年己巳、十九歲。

是年、我母胡恭人來歸。同里胡曉林公諱斌女

十五年庚午、二十歲。

府君自戊辰後、從特齋先生爾琳學者三年。先生於輩行爲府君族孫、府君終身執弟子禮不衰。府君幼時有志鄭、孔之學、至是、益肆力研究。

十六年辛未、二十一歲。

是年、長姊生。嫁同里沈蓉莊公諱延祿子、國學生、江蘇候補典史、名念椿。

十七年壬申、二十二歲。

周蓮塘先生督浙學、試士以經義、府君列高等食餼。

是時府君致力於三禮注疏、暇則肄及古今體詩。吾郡詩家竹垞而後、咸推從祖蘀石先生及竹垞裔孫梓廬先生。休度 梓廬先生自山西作吏乞歸、府君常常往謁請質。先生與蘀石先生論詩有夙契、府君不及見蘀石先生、每樂聞先生緒論、時時爲不孝 道之。不孝 竊窺府君生平古文詞以史漢爲根柢、以唐宋大家推之震川望溪爲義法、而於鄉先哲則私淑王宋賢先生元啓 祇平居士集。詩則於古人外、尤服膺梓廬先生。淵源所在、亦時有神似處、而從不摹擬。每謂詩文一道、不必與古今作者角短長、自成一家規

矩、但求其眞而已。府君自道其所得如此。是年、從曹種水先生言純假東坡詩集評本手錄一通、有跋存曝書雜記。

十八年癸酉、二十三歲。

從曹種水先生假竹垞先生韓詩評本手錄一通、四月而畢。

十九年甲戌、二十四歲。

山陽汪文端公按試吾郡、得府君卷、詫爲文筆逼近眉山、拔冠曹偶。蓋府君以古文爲時文、迥異流俗、故屢見稱於宗匠云。

二十年乙亥、二十五歲。

冬十二月、遭沈太恭人喪。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六歲。

錢塘吳穌村先生載和府君畏友也、府君常諭不孝曰、余遭沈太恭人喪、偶荒所業、穌村先生曰、弟近日言動異於母在時、非所以報慈母也。府君聞言大慟、先生亦泣下、因勸府君日習小楷、曰、此亦收放心之一端也。且曰、雜學瑣屑、無補身心、不若專心經義及詩古文詞、他日或有所歸宿爾。府君每舉以示不孝曰、同時畏友若張堯民、昌衢胡仁圃、祥麟金岱峯、衍

宗沈蓮溪濂諸君子、皆能規我過、而勸戒最深者、莫若龢村。府君之慎於交遊、樂聞己過蓋如此。是歲、長兄生。初名銘恕、更名炳森。冬、卜葬大興公陳太恭人、沈太恭人於海鹽縣北之南石木。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七歲。

偕吳榕園先生、應和曹種水先生至富陽、有詩、存集中。榕園先生工詩、精形家言。府君營大興公宅兆、實賴先生左右維持、每爲不孝言之感泣。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八歲。

至從祖恕堂先生鎭江府署、校閱試卷。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九歲。

是年、從父衎石先生奉戚太恭人喪南旋、府君朝夕共讀、翁得肆力於經史。并以文端公詩卷繁富、讀者不易、因與從父商定香樹齋詩精華錄、分類鈔讀。今存篋中。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歲。

省從祖潤齋先生於山東節署、吳穌村先生偕行。從

府君於乙未歲有偶檢嘉慶庚辰行篋雜記、追感穌村先生詩、謹錄於左。昔偕吳兄行青徐、旅宿阻雨一日餘。野水三尺沒通衢、游行水中馬如魚。如魚負舟我馬瘖、急投村店休僕夫。吳兄今之管鮑徒、客枕夜話情不孤。天明脂車前馳驅、高

岸水退仍泥塗、上人相慶相招呼、明日有錢酒可沽。三更四更攜耒鉏、官道盤空穿溝渠、蔽以泥草雜葦蒲。有不戒者足躡虛、車輪四角馬截趺、居人見倒誰肯扶。橫索客子青錢輸、撤車泥淖來眾狙、前車既去後不虞。道旁債車無日無、我嘗一日三嗟吁、暮入坎窅濡衣袽。同行走避如驚梟、相依形影我與吳、風餐露宿忘飢劬。詰朝出險鞭羸駑、揚鞭高語彼奚奴、大河前橫那可踰。津吏索錢甚索逋、自朝待渡至日晡。一騎忽見飛官符、上姦禁暴修野廬。境入齊魯道闢除、時我從父開府初、濟南風物侔吳趨。城角一鏡開明湖、扁舟蕩漾雲水區、涼堂結夏兄與吾、客中長得如斯夫。棄家遠游亦良圖、入秋我乃趨京都、滯泉重酌寒風疏。我獨南行兄踟躕、忽忽十五年已徂。瞥見行篋淚眼枯、當時爪步同行艫。那知客死彼一隅、（[illegible]詠殁於江防同知[illegible]已五年矣）吾今倦游兮妻孥、出門所向逢誦觚。安得誠信如兄乎。作詩匪獨招友于、（[illegible]令弟春臺）魂之來兮燈模糊。秋、至京師、寓衍石先生興隆街邸舍、即辛酉年侍沈太恭人所居之舊宅也。對庭前棗樹、感賦一

絕云、童稚讀書地重來一惘然。無成愧庭樹、落實自年年。冬、歸里。是歲第二姊生。嫁桐鄉嘉慶庚午舉人、江蘇松海防同知沈曉滄公諱炳垣子、道光乙未舉人、江蘇候補知縣名寶禾。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一歲。

府君屢困場屋、至是秋試又報罷、乃援例以訓導候選。

二年壬午、三十二歲。

是歲第三姊生。嫁秀水庠生陳梧亭公諱昌言子、庠生、名澤曾。

三年癸未、三十三歲。

衎石先生四十生朝、府君敬奉文端公手錄晉書良

史傳一軸寄京師爲祝、先生賦謝一律。數官箴愧矣無行手澤郎

閒老漸侵。微尚敢令移勺水、累傳慣已斥籯金。重三

月展春風筆、四十年縣夜雨心。他日西堂夢舊夢、讀

遺書共傍蕉陰。後三十餘年、不孝官京師從兄子侑舉以畀

藏、敬懸邸舍中堂、以時觀省。府君聞之、馳諭訓勉、謂

數行手澤郎官箴句須刻刻體會云。

四年甲申、三十四歲。

是歲、不孝應溥生。

五年乙酉、三十五歲。

府君少時爲文奇崛、屢躓省闈、乃力求平易。是年尤

用力於舉子業。秋試仍得而佹失、後遂不再應試矣。

六年丙戌、三十六歲。

吾族四大支之譜創始於前明臨江太守東畬公、至康熙乙未丙申、族祖偶莊、晩香兩先生分刻第三支世系、後久未修梓。嘉慶己卯歲、從祖潤齋先生自江西巡撫述職入覲乞假省墓、創議修輯家乘、乃與族兄恬齋方伯分俸集資、而以纂輯事專屬之府君。府君承命悚惕、敬慎將事。吾錢氏支族繁衍、散處各鄉、府君棹小舟徧歷所居、諮詢周確、詳定體例。間以事中輟、前後越七年、至是年八月譜成。僉謂非府君之力不及此。府君有書

世系譜後一篇、新城陳碩士先生歎爲至理名言、世家子弟宜各書一通。謹錄於左。

族之盛也、豈特仕宦科第哉。在四民各執其業而已矣。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爲工商、固也。即士爲農、農爲士、工商爲士農、要亦不失爲士農工商之人。至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欲族之盛、何由得也。吾錢之爲錢也、始盛於明、正德嘉靖之間、今三百年矣。子姓之蕃衍、世世食德、綿綿延延、至於今不絕。聞諸長老言、蓋未有不專其業者。業專則其生遂、生遂則心純、邪僻之念無自起、修其身而詰誠其子孫以孝弟之事。達而在上、有用於國家。窮而在下、無忝乎祖父。胥自專其業始。今吾錢之人益益衆矣、問其業、農爲多、士次之、工商又次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亦往往而有。嗚呼。其誰之責歟。吾年三十矣、無所成就、益深懼其業之不專、因書以奉自警、非敢爲族人告也。

七年丁亥、三十七歲。

是歲，選授杭州府海甯州學訓導。五月之官，攜所藏書數十匱，大半皆寓目涉筆者。偶讀仇山村金淵集有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廨之室曰可讀書齋。秋，病甚，旋愈。

八年戊子，三十八歲。

五世祖母陳太夫人工繪事，乾隆丙戌年，文端公進呈摹古畫冊十幅，蒙

純廟御題此冊爲卿父母手澤貽留，今卿欲登之石渠，以永其年。朕思石渠所藏卿母各種畫頗多，不忍更留此，因各題一絕，仍以賜卿，俾卿家什襲爲傳世之寶，並命

金廷標倣寫成冊、錄原題收入石渠、藝林當增此一段佳話也。迨辛丑年、重

命呈閱、又

賜題一律、并書清芬世守四字弁首、仍

發還寶藏。甲辰年、文端公長孫雲芝公諱端又進呈太夫人所繪四子講德圖、文端公書四子講德論合卷、蒙

純廟御題、錢陳羣之孫錢端進呈其曾祖母所畫四子講德及陳羣書論合卷、閱畢還之、俾爲其家世珍。仍於卷首

賜題清芬世守四字。府君感忿

天恩、謹承世德、薈萃一家文獻、以示後人。是年、始有清芬世守錄之輯。至次年庚寅纂成、分二十六卷、府君自爲序。謹錄於左。

清芬世守錄者、蓋紀天恩祖德而作也。首六卷恭錄聖製詩、賜題、賜藏冊卷以及石渠寶笈儲藏之品、仰見聖天子優禮儒臣、襃崇賢母、雖虞陛賡歌、漢廷題像、未有若此之遭逢也。後二十卷徵錄同百年來十餘世之翰墨、名公鉅儒、騷人墨客之題詠。雖一家懿美、而官箴世範、朝廷之掌故、藝苑之叢談、往往而在。於戲。我先人所以上結主知、下爲海內推重者、不徒文字之末務、而卽此以觀、亦可見其大概矣。泰吉懍過庭之遺訓、聞長老之緒言、搜訪二十稔、以爲編纂成集。以視宋韓氏、尤氏之舊話、竊不自揆、以爲過之。族之人熟讀先世傳稿、國史列傳、私家狀誌、既知立身立政之大端、參考於是編而繹思夫清芬之義、以無負天語勖厲焉、則世世子孫所以報國恩而承先澤者、其何如哉。其何如哉。

是歲、第四妹生。嫁海甯道

光癸巳進士，江蘇候補道許珊林公諱槤子，道光己酉拔貢，咸豐壬子副貢，江蘇候補知縣，名誦宣。

九年己丑，三十九歲。

春日病後，讀近思錄葉氏采註本，李介石徵君特齋先生謂府君讀書好爲深湛之思，恐耗心氣，不若校讐舊籍，可以定性養心。府君謹受教。十一月，始從梅會里李金瀾廣文遇孫假所藏傳錄何義門評校前後漢書，先校錄漢書於汲古閣本。

十年庚寅，四十歲。

五月，錄漢書畢，始以所藏元翠巖精舍刻本元文類校修德堂本。十二月，校成。

十一年辛卯，四十一歲。

春初始校後漢書，至十月而畢。

十二年壬辰，四十二歲。

是年，以　武英殿本漢書校汲古閣本，并錄考證。八月，至杭州，假秀水莊芝階舍人（仲方）所藏元至元年西湖書院本元文類，校翠巖本所缺四十一卷軍制以下之文。後於丙申年假蔣生沐廣文（光煦）所藏西湖本重校一周。又嘗從莊氏假劉靜修集、歐陽圭齋集，校所選異同，著於簡端，而屬潘梧君茂才（名諧人，海昌人，工古文。）詳校姚牧庵文別錄，成冊。翠巖本舊爲黃葉村

莊藏書、府君重是伯祖戶部公手賜、故一再精校。常諭不孝曰、昔晁氏得南陽井公五十篋、校讐終篇、撮其大旨、成讀書志。予拜賜於世父、寶守數十年、僅獲校正俗刻之訛、而於蘇氏選擇大指未能得也。有志讀此書者、當續成余志、以無負世父賜書之意。今不孝衣食奔走、無以仰承舊學、夙夜疚心、不獨此書之不能繼業也。嗚呼。府君所望於不孝者、又豈止校書一事哉。追念遺訓、長號無已、謹誌於此、以望我後人。

十三年癸巳、四十三歲。

春、從父衎石先生自京師歸里、將往粵東主講席、暫

詒樂壽堂戶部公舊居月餘。府君歸家相聚，縱論今古，歡甚。蓋自庚辰歲與衍石先生別於京師，越十三年矣。時不孝隨侍甫十齡，未能仰窺緒論，但憶居小樓上，府君與衍石先生時執一編，共一几，讀讀少間，述先世遺聞軼事，以相誥誡。時或參以諧語，相爲娛樂。兄弟友愛之情，至今猶敬慕不忘也。往歲庚辰辛巳之交，府君依岳本詩經手寫小序及正文，以授長兄讀，多正坊本之訛。戚友爭仿寫，以授子弟。至是，知前步橋許春畦翁洪鈞有梅會里朱氏潛采堂家塾評點詩經，相傳爲稼翁錄竹垞先生筆，衍石先生少時

曾傳録焉。府君乃從許氏借本、合術石先生所録本、互校疑誤、手録一過。府君謂教子弟讀經書、一字不可苟。而尤須馴習幼儀、推而廣之、方能事事有把握。嘗稱述術石先生之言曰、窮經以小學爲本。漢人之小學、文字故訓也。宋人之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也。二者正宜兼習、不可偏廢。此卽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端。欲尊德性、則容貌詞氣必宜慎之又慎。觀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可見。若欲致力於問學、則必先熟爾雅、而他經之詁訓悉參其異同、佐以說文、廣韻、則文字訓詁可以粗了。至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

家之說，不可自己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意見。故虛字爲讀書一字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也。以聖賢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已之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安有是理？是以窮壘守，無輸攻，久久之有得，或竟可一言決千古，殆非倖獲也。讀史以制度典章爲重。史家本有二派，治亂興衰一也，制度典章一也。顧興亡之跡，其理卽具於經，考史以證經耳。至一朝因革損益利弊之由，非講求有素，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他日臨事，施措失宜而民受

其病矣。府君奉衍石先生之言以垂訓者如此。嗚呼。後之人其敬誦之。是年、從錢塘汪小米舍人遠孫假義門弟小山所校兩漢書過録、先校後漢書。六月校畢。又從汪舍人假所藏明人手鈔東漢會要完善之本、校南城胡森刊本、兼以范書訂正闕訛。七八兩月畢事。九月、始校前漢書。

十四年甲午、四十四歲。

是年、博考明以來禾郡人官海昌學博者遺事遺文、爲海昌學職禾人考、以示景仰先哲之意。謹録序文於左。嘗考海昌及吾禾舊志、宋乾道間、嘉興婁機彥發任鹽官尉、通達敏練、七攝鄰邑、俱以治績聞。



紹興時，魯茵爲臨官宰，請粟振饑，全活甚衆。又爲叢家以收瘞死之骸。崇德張琥子嚴爲鹽官宰，則以寬平簡易著聲。嘉定時，皆吾禾先哲也。考其美政，足爲閭里之榮矣。文學之職，至明始有聞。然如趙秋曹之正典禮，李龍南之請折漕，第令終老一官，其所施設，亦可不恨，安見一命之士於事無濟乎。大儒林冠冕，稱職爲難。若勞先生之著述不倦，貲先生之砥行立名，亦後事之師也。泰吉涉學固陋，強顏人師，瞻望先民，無能爲役，時或嘯歌一室，外物胥忘，養性讀書，悠然有會，後先趨尚，儻有同焉。噫！自乾隆四十一年纂修志乘以來，纔六十年耳，而任斯職者求之，士大夫之日與吏胥之所記憶，已參錯不能具。而前此數百年，諸君子之見於志籍，班班如是，信乎託於文字者之無窮也。然豈獨文字之故哉。泰吉有懼於此，備錄鄉先哲事文，以自策其頹惰云。**學使新城陳石士侍郎見而歎府君用意之厚，搜采之勤。欲求海昌祝人齋先生遺著，府君爲助摎輯。人齋有張北湖傳略，侍郎讀而心慕，府**

君因據北湖年譜譔事狀。北湖、人齋服膺楊園之學、皆得之於范蜀山。侍郎與府君欲合刻蜀山、北湖、人齋三先生遺箸未成、府君時以爲憾。族姪味根明府聚仁藏諸草廬宮贊錄義門校後漢續志、府君於是夏假錄一周、并錄小山校漢書畢、有記兩漢書校本。予校兩漢書、初從李金瀾廣文過孫假其大父敬堂先生手錄義門何氏評校本、自己丑十一月至辛卯十月畢。壬辰正月、從一兄子承志假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前漢書、謹校一過。蕭氏音義、宋氏、三劉氏之刊誤、館閣諸公考證悉錄、備端至閏九月而畢。欲續校後書、未能也。癸巳春日、於武林汪小米遠孫處得義門弟小山氏所校兩書、乃先校後書、自春涉秋而畢。繼校前書、自是年九月至今年甲午六月而畢。夏秋之交、從味根從孫聚仁所又得諸草廬先生所錄義門校續志三十卷、李先生錄本未備者得補

錄焉。暇日、參以吳氏兩漢刊誤補遺、惠氏後漢書補注、嘉定錢氏之考異、高郵王氏之雜志、則於甫里所謂精覈正定可傳或庶幾焉。兩何氏皆以汲古閣本爲主、余故亦用汲古本校。既粗竟、因條件何氏所據之本、見前輩校書不以再三爲限、且冀爲兩漢之學者廣求善本、考其異同焉。

十五年乙未、四十五歲。

前歲校曹楝亭所刻隸續、至是年正月畢一過。府君舊藏鈔本西漢會要、暇日以聚珍本校讀、自庚寅六月始、至是年閏六月、凡閱五年始畢。夏、長兄銘恕、後更名炳森。補嘉興縣學庠生。先是、府君請於沈太恭人、必爲學源先生立後。甲申、不孝生、即命爲先生後。至是、府君寓書衍石先生曰、以次子爲兄後、義未安也。今

銘恕幸列學宮弟子、可以爲四水子嗣子矣。衎石先生深韙府君言、遂定議焉。秋、長兄娶婦蒯氏。廣西泗州府同知吳江蒯鐵厓公諱嘉珍孫女、道光辛巳舉人廣西蒼梧縣知縣蕢生公諱光煥次女。

十六年丙申、四十六歲。

府君官海昌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府君名上、府君力辭之。每諭不孝等曰、我祖父俱久任知縣、實政在民、我固深知縣令之難爲也。顧大府兼知府君能遇地方事有關民生利弊者、必屬州刺史與府君商榷。是年、將開濬備塘河、杭嘉湖道金文波先生洙首以相屬。府君勤恤民隱、采訪輿論。維時刺史李曉村先

生甫下車，府君以民所不便者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府君持論斷斷不稍撓，乃作書詳析辯論，而辭開河事不預聞。既而刺史熟思府君言，重索前書觀之，乃大歎服，遂與府君聯文字交。後刺史居父母憂，請府君爲表墓之文。時不孝年尚稚，猶憶刺史具衣冠再拜，執禮甚恭。其推服府君，蓋出於至誠云。致刺史書謹錄於左，亦以見府君抱用世才而深自退藏，尤爲人所難能也。泰吉竊祿於此九年矣，謹守先人之訓，不敢妄言動，以自取戾，職處閒冷，不嘗有所建白，未嘗以事干大府也。客冬，觀察金公假之顏色，以事下問，謹據所聞以對，亦未嘗求知於觀察也。觀察鑒其誠，遂以公舉董事開濬備塘河見屬。自揣庸下，不克勝任，訪於士人，議列條款，大指疏

通河道以洩海塘漫溢之水因仍地勢以免閭閻滋擾之弊蓋保民必先安民安民必使樂業也及執事下車首以此事相詢亦既不鄙其言許參末議矣今聞大府俯念民依欲取土塡補塘足水坑使金堤鞏固永無漂溢之患甚盛意也嘉松諸郡生靈皆在大府懷保中豈獨海昌一州之民歌頌而已哉又豈得以一隅之民小有窒礙而妄議石畫哉然伏處下風竊聞輿論有不得不爲執事告者側聞下尺一之符稽魚鱗之冊鑴廣河身盡反侵地夫沿河居民因河道塡闕貪愛小利樹藝其地幾同世業今將固其隄防俾安百室而執姑息之愛動以勿擾爲言此迂闊之論誠不足與圖實政然頻年歉收民處重困之後婦子纖悉之利私之日久得無有稍宜紓緩者乎古人謂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福者此類是也然此猶得曰侵占官地律有明禁貸其既往之咎與謀遠大之計民亦俛首無辭耳若濬河之土不足塡坑將別買民田以爲補益則其事有未易一二言者往者取沿塘之土興建柴埽此數世之利也而下流竊議何可盡聞茲事重大非鄙儒所敢言今執事議以浮而膏腴還之業戶而取其下瘠壤此執事重農意也



然稻田之土、本欲推陳出新、縱畱面土、無補於民。而近塘之土半屬桑田、辛苦樹藝、十年乃成、且晚護視、無異金玉。欲取其壤、不能不拔起桑本。拔而後栽、勢必不活。是執事雖有愛民之心、民未必實蒙其利。執事又謂取土限以尺寸、不許過深、使其地仍可耕種、用意良美矣。但恐從事畚掘者未必人人能實體愛民之心、儳所取過限、小民豈敢力爭。況按畝而計、取土既屬有限、給價不能過制、糧賦不能蠲除、是民坐失數年之利而有數年之累也。若此事既行、執事雖憐而撫之已、無及矣。此泰吉所以急欲為斯民乞憐也。夫大工之既不容已、備塘河之土又不足填補水坑、然則將奈之何。鄙意不若於備塘河旁近相度淤塞河道有宜疏濬者、籌畫施功、即離塘稍遠、以買土之價為運土之資、彼此相準、雖所費較增、而小民獲水旱之備、沃壤無曠廢之患、農業不失、大工速成、亦兩得之道也。執事儳不以為迂言、祈與在事諸公熟籌之。昨於廣坐之中、畧陳端緒、誦於口辨、不能盡言。用敢以筆代舌、煩瀆清聽。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管窺之見、不知有當芻蕘否。伏惟恕其狂愚、一畱覽焉。

秋、從海甯徐晴江廣文開

業假所錄歸震川評史記、錄於汲古閣本。自樊酈滕灌列傳後、病中畏冷、不能伏案、命長兒績錄焉、并錄震川例意評點於卷首。是年、繪冷齋勘書圖、海昌陳君宗敬寫景、張君元寫照畢肖。厥後庚子年、湖州費君丹旭寫深廬品研圖。甲寅年、吳江陸君潮寫照、秀水張君熊寫景、與沈蓮溪丈合寫南郭聯吟圖。最後丁巳年、嘉興董君畬寫圖、府君自題四字曰對松逢鹿。各圖設色補景俱勝於前、而寫眞逼肖、莫如張君元之筆。迄今不孝追摹遺象、猶賴勘書圖仿佛萬一。兵燹之餘、此幀幸得收藏弗失、府君靈爽實式憑之

矣。圖中題詠數百家，今有稿者僅十之三四。府君自作勘書圖記，謹錄於左。

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西湖書院刻文類、公文及慶元路玉海、指揮知文裕之言信而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則院長延士大夫退居者、教官尟兼任。然其職閒、無事、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歲丁亥、泰吉始爲海甯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閑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既以病廢、謝絕科舉之業、精神遐漂、不能爲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校數葉、爲靜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則數百卷、而於兩漢書、元文類用力稍多。兩漢書校本則假之梅里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而李君既司訓括蒼、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恐不可得。乃寫

冷齋勘書圖、而以所校諸書跋語錄於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歲月不至惰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爲院長校官及久任校讐之職、如劉中壘顔祕監其人者、并力於一書、當不若明時書帕本祗供餽贈之用也。或曰、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啟迪生徒、乃爲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徒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間、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於坐耗居諸、不亦惜哉。斯言也、余深愧之。

是年、宜興吳仲倫先生德旋來訪、留學舍三日、縱論文事、府君樂甚。別後、寓書論文、尤紓獨見。又聞仲倫先生言馮柳東先生登府將辭甯波校官、再爲縣令、府君馳書力尼之、言極深切。兩書於府君爲學宗嚮及出處大旨略存梗概、謹並錄於左。與宜興吳仲倫論文書　束髮卽耳盛名、嗣於莊芝階翁處讀尊箸、益深向往。前年得見



先生已爲平生之幸先生許以便道見訪更歷兩載必踐斯言乃知先生出語矜重則文字之不苟益可想見泰吉小時讀先世遺集受教於從兄衍石因而推之當世之作者畧窺詩文門徑大抵見地之淺深各隨其學問所到不可勉强而其尤要者眞僞之辨也自古作者必有性情獨到之處資其性情所獨到而養之以至正不至於偏且雜其氣和以平其體醞而雅而充之以經史之義蘊其言爲天下之至言其文爲一家之眞文在上而操簡畢足以紀朝廷之實政而不誣伏處一鄉則一鄉之嘉言善行及其足跡所至耳目所及亦必辨別人材之高下義理之經權審慎而書之雖傳之十百世而其言之信否知言者必能辨之此古人所以甚有所戒懼而不敢輕肆其言也若夫筆勢之起滅變化敘事之錯綜離合周文章之能事而其本猶不在是世傳先生得桐城正脈所爲文甚似惜抱泰吉謂先生妙處正在不似惜抱蓋論其大同則文章之理脈萬變不殊惜抱不能不同乎海峯海峯不能不同乎望溪望溪又豈能變滅唐宋以來諸大家之規矩而自爲一規矩哉若其精神獨至處雖父子兄弟不容相假老泉之廉悍東坡

之明逵子俯之沈靜各根乎性情不可强也惜抱豈能苟同乎海峯海峯豈能苟同乎望溪先生又豈肯摹擬惜抱之形似以苟同乎惜抱哉泰吉得侍三日微竊先生性情之眞旬日來細讀大集及聞見錄益知先生用心之所在將與古道德者爲徒能使一時之賢人逸士與夫孝弟節烈之至行下及一技一能之微皆賴先生以傳而僞雜之念矜肆之氣自其少時驅除殆盡惜乎皋文先生早世不得與先生入逐乎壇坫而商訂其異同也然先生與茗柯必並傳於後無疑茗柯以斎栗勝先生以蕭疎勝要之用心之平正眞實而和謫之氣充溢於紙墨間是則先生一家之眞文也泰吉何足以言文學淺而體弱其無成也必矣然性情不敢不養也眞僞不敢不辨也平生微尚如是而已嘗與友人縱談謂偶有所作惟冀傳示家之子弟爾無使他日腹誹而竊議曰某翁所言與所行殊不相似則亦幸矣假使子弟不信其言又交論外人耶泰吉所自勵者如此惟先生教正之附呈與柳東書一通乞賜刪削柳東已早辭薦舉不藉部人之言泰吉借柳東以舒寫其性情亦頁友之助也台從何曰南來得再侍談幸甚幸甚潘梧君手啟



並呈暇望拔答暑候諸維以道自衛不勝仰企丙申五月二十六日泰吉頓首

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

邇年不奉書深以爲念昨宜興吳仲倫丈自四明歸迂道見訪談三日詩古文及書法皆卓然獨到不愧老宿惟詩境過高未能即從吳丈謂柳東言亦如此且盛稱柳東近著古文得桐城正脈爲之不已必傳於後此柳東數年來鱣堂寂寞中獨造之詣然則天之位置柳東而成就之者爲不薄矣假使柳東不辭將樂令令雖由縣令而郡佐而郡守而監司郎超擢而開府榮則榮矣其自得之樂恐不若石經閣詩古文之確然可傳爲身名俱泰也昔王宋賢先生亦嘗爲將樂令數月能歸境甚困爲書院長終其身集中文字及諸所撰著則自罷官後而大成今遂以祇平居士況柳東柳東之志則遠矣然而鄉先輩前事之師可念也比聞柳東膺大府之薦將舍校官而再爲縣令柳東果樂於縣令乎不當去將樂而遣歸矣柳東果不樂於縣令乎何闔大府之薦而不辭也與柳東同舉進士登館選者今爲開府監司踵相接柳東宜不能無動於中然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假使柳東不辭縣令遂能偕數公者比肩疊迹而致通顯

乎。此固不足爲柳東重、而爲柳東計、則有甚不宜、於縣令者。敢陳其思、願一察焉。牧民之官、當耐繁雜、乃有實政。及民吾曹、與卷軸同卧起、家人呈日用簿、纔十百字、猶懶不寓目、一且爲縣令、文書堆案、能如毆陽子之徧閭吏、陵舊牘乎。其不宜一。理財用人、當官之急務、不善爲之、則飽豪僕之豪、貽子孫之憂。柳東度理素精、當不至此。然未敢爲柳東決其必不至此也。其不宜二。柳東爲古文、求直拔震川、則震川者、柳東之師也。震川爲長興令、爲忌者所中、卒不得顯仕、蓋不同乎流俗、必爲流俗所駭怪。柳東能與流俗之爲縣令者參錯其間、無所齟齬否。不能無所齟齬、而欲其折服柳東之學之才、而惟柳東所爲、能乎否。況大府而愛重文學士、未易數數覯、郎愛重矣、因文學而不責以吏治、斷有所不能。柳東自揣吏治、果勝於文學乎否。其不宜三。柳東老親、而校官雖未足榮其親、然自之養、甘於五鼎。膺薦而補縣令、當在數年後、又不能在任選、未得一官之遷、先失三釜之祿、非計也。他日就銓、例得告近、欲如甬東之能安與就養、朝夕承歡、亦未可必。吾恐柳東雲之思、太孫人倚閭之嘆、自此始矣。其不宜四。凡此數者、柳東



宜自知之。而決然膺薦而不辭，其義當別有在。然竊念柳東道義之友，總角之交，若張蓮舟、堯民兄弟、李次白、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諸君子，無一存者。新得文字之好如吳丈者，亦知柳東不宜再爲一縣令，而以交淺言深爲戒，未嘗爲柳東言。其他或不能無利於柳東爲縣令而不欲言，其淺者又未暇爲柳東深謀而不能言。泰吉齒雖少於柳東，託交柳東幾三十年，學問不逮柳東遠甚，世事則粗識一二，且先祖父皆久任縣令，家庭傳述，極知縣令之難爲。若不爲柳東言，恐無人爲柳東言者。敢布腹心，望深思之。倘大府之薦必不可辭，縣令之職決所樂就，亦望柳東深思之。苟泰吉所謂不宜者，皆深思之而得其宜，則柳東之由縣令而超擢而開府，必無不宜矣。幸甚幸甚。吳丈言柳東十八日自四明開棹，日內當在武林。泰吉無事至武林，柳東能一來敝齋，作數日談，出處之計，當更決矣。專此布意，不宣。丙申四月二十八日泰吉頓首。

是年，孫女生，炳森出。字同里光祿寺典簿沈諱楷子、庠生祖伊。

十七年丁酉，四十七歲。

秀水金岱峯先生、府君執友也、官臨安教諭、約府君往遊者屢矣。是年、假所藏明天啟年羅朗刻羅鄂州小集校程哲刊本、又假錄所藏查他山、何義門評陶詩於拜經樓刻本。八月既望、訪岱峯先生於臨安學舍。時新築應奎樓成、樓面泮湖、荷花初謝、菱角登盤。岱峯先生善倚聲、微吟緩諷、府君掩卷靜聽、時或就案繙閱所校書、評騭同異、樽酒論文、俯仰千古。府君嘗諭不孝、謂此樂雖百城不易也。流連十日而歸。九月、從　文瀾閣鈔西漢年紀、手自校字、兩月而畢。冬、從沈小湖侍郎假鈔鄉先哲沈果菴明經南宋文鑑

目、又從侍郎假盛匏庵高士竹林唱和詩四卷、瓣香庵唱和詩四卷、校寫舊時所錄廉江府君遺詩。又得張氏慶壽所刻瓣香詩匯、沈氏鴻所輯瓣香詩鈔中有偕廉江府君吟詠之作、亦傳錄焉。府君於先世遺墨雖零篇斷簡、寶若琳瑯。時衎石先生方輯廬江錢氏詩匯、每有所得、亟寄大梁。嘗致書衎石先生云、幸承先世餘緒、得稍通文墨、則祖宗嘉言懿行待傳於後者、必當努力掇輯、以垂示子孫。否則名滿天下、亦屬何補。府君之日誦淸芬、孳孳不倦蓋如此。　府君每謂三禮之文喪禮最爲詳細、蓋古人於慎終之禮

一字不苟也。海昌人文薈萃，而近數十年來，講經之學稍衰，故家士族遇喪服疑似，未敢臆定，必就質府君。府君詳考古義，證以通例，必期合禮經而順人情。是年，張氏以承重議聚訟不決，府君爲作適孫攝重議示之。一時學者歎爲通儒之言，翕然稱善。謹錄於左。署桐鄉縣教諭海昌張君承禰之母顧孺人卒，既殯而張君卒。張君之弟承烈爲叔父後，不得攝喪主，將使教諭君長子濤爲祖母持重而稱承重孫，則疑於父爲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之文，見通典卷八八適孫承重條，以詢於泰吉。泰吉曰：教諭君之弟若不爲人後，則爲母服三年之喪，而爲兄攝喪主。濤也不忍變於父在，爲父喪之主，而服祖母以本服可也。教諭君之弟既爲人後矣，若濤也不忍變於父在，則顧孺人終喪三年之禮，誰爲之主，而誰爲之服哉。濤也今雖在千里之外，其聞喪而奔歸也，以一身兼主二喪，夫何



疑任氏通典所載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已言兼主二喪矣卷二九若承重孫之稱甯氏充宗嘗議之謂禮經惟言傳重無言承重者儀禮於孫主祖喪止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喪服於爲人後者曰受重後人制禮定爲承重之孫蓋以上有所傳則下有所承以別於爲人後者之受重義非不當第專施於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泰吉謂禮緣人情而生禮既世變而殊則辭亦因時適宜可矣宗法久廢幸有承重孫之名亦告朔饋羊之意也而若濤也於狀刺之文則宜稍異其辭以別於父亡而後喪其祖母者也嘗聞通儒沈冠雲之論矣曰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於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祖殯不得爲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覲隷今教論君之喪則顧孺人已殯矣與冠雲所言未殯者雖稍殊而濤也在干里之外尙不得聞其祖母之喪而教論君又死孝矣其奔喪也豈忍變於父在而儼然承重然又不可同於父在而爲諸孫之文則其狀刺之稱宜曰攝重孤孫蓋冠雲嘗曰父而末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也且合於萬氏所述喪祭祝辭曰哀孫之文其可也

泰吉非習於禮者，又未嫻　朝廷之定律，何敢主持斯議。伏讀　欽定儀禮義疏於喪服中錄鄭康成答趙商問父在為祖三年之文，御案云：「以此推之，於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聖制煌煌，天下萬世所共式也。父有廢疾，尚宜受重，況父已沒乎。燾也從不忍變於父在，而同於父有廢疾之禮，誰曰不宜。苟不忍變於父在，則終服受重三年之服而攝重之稱，不變也，亦誰曰不宜。道光十七年六月。

十八年戊戌，四十八歲。

夏初，蔣生沐廣文光煦贈乾道臨安志、湻祐臨安志，乃假蔣君所藏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吳氏拜經樓本校一過。學使桐城姚伯昂先生元之見而愛之，府君即舉以贈。夏秋之交，從吳氏拜經樓假所藏宋槧

殘本漢書十四卷、錄考異一冊。七月校畢。八月、錄吳兔牀先生所校佩觿字鑑、有跋。　是年、遇金匱錢梅溪先生於杭州。先生爲武肅王二十九世孫、序輩行、呼府君爲族叔。是時年八十餘矣、出所著寫經樓金石目、屬府君校閱。府君夙嗜金石文字、考覈精確、不失累黍。梅谿先生自謂用力幾七十年、猶愧弗如也。

是年、孫女生、炳森出。嫁同里候選訓導劉諱京呂子兆祚。

十九年己亥、四十九歲。

府君於上年撰曝書雜記二卷、海昌管芷湘茂才跋尾云、以史漢之類例、爲晁陳之品評。分之則百餘條、

合之則自首至尾、脈絡灌輸、爲自來說部之創格而著錄之變體也。其中敘述家訓、感念故人、尤見至情至性、不獨妙義微言啟迪來學也。芷湘好聚書、從府君游最久、能深知府君者、故言之親切如此。是年、蔣生沐廣文刊入別下齋叢書中。嗣是海內藏書家轉相購求、傳錄頗廣。蒨安舒厚菴先生恭受爲吾浙循吏、與府君未識面。聞李曉村刺史稱道府君行誼、即思訂交。及見曝書雜記、心益嚮往。壬寅、以甯波守城事被吏議、居請室、取曝書雜記校讀一周。癸卯冬、以手評本致書府君、謂秋鏁屆期、恐將訣別、屬府君訂

正評語、將寄示家之子弟、且以身後之文爲託、語悽愴不忍聞。府君報書謂平生未相見卽相知者、當首數先生。設不幸、竟不相見、後死之責、所不敢辭。論者謂厚菴先生獄中觀書、胸中鎭定、雖古人如夏侯勝繫獄授書、講論不輟、不是過也。而府君至性感人之深於此益見云。　秋、從錢塘邵位西先生懿辰假明刻尙書蔡氏傳、屬友人鈔鄒氏季友音釋、手校誤字。

是年、不孝應溥入縣庠。

二十年庚子、五十歲。

是年、始以　殿本史記校評林本、又假　文瀾閣本

校正義、知閣本亦從震澤王氏本鈔錄、未見單行正義本也。夏初、作放蝶詩、命長兒暨不孝同作、一時和者數百家。府君詩謹錄於左、亦海昌學舍中佳話也。

學舍鄰並小女子得綠蝶一、大踰常蝶、後翅若燕尾。籠之經宿、一蝶翔舞繞籠、若求其偶者、乃並獲焉。余聞而異之、取放庭樹間、少選偕去。噫、物類相感、其殆深於情耶、記之五言二百字、時道光庚子初夏。

雙鳳子何翩翩、紺縷剸葱蒨。有若曳綠衣、而以雲錦緣。胡眉染新蛾、兩翦拂乳燕。庭榭小徘徊、料是孤飛倦。雙爲苜蓿間、尋香謾留戀。作辭連理枝、遙上合歡扇。野雉誰爲媒、游蜂莫輕眄。猗彼故園侶、不隔平生面。飛飛獨相尋、相依若相唁。因知仙靈使、芳心貞百鍊。飄零褪粉衣、晨夕共輾轉。吾聞維摩詰、眾生與方便。惻非古押衙、異術敢驚衒。開籠放使歸、神光繞庭院。初如餅師妻、淚頰罷歡宴。須臾忽逝跡、捷去若紅線。雙雙宿花房、深深度芳甸。奇麗勿自矜、文采任隱見。生涯謝春風、不以輕薄賤。我將志蟲天、爲爾作佳傳。

冬十月、府君五十生朝、從父衎石先生自大梁寄邵康節先生小像、錄康節清風長吟詩於上方、跋語云、予得康節小像於中州、攷先生生於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吾弟警石初度亦辛亥、因別摹一本并書此詩、寄弟海昌學舍。讀憑依全藉德一語、知鳶飛魚躍之趣、固不徒爲高尚閒適已也。讀此知府君與衎石先生交相敲勉、至老不倦云。從兄子萬孝廉寶惠撰序爲壽、於府君生平行事存心言之甚悉、謹附錄於左。

道光庚子中夏、寶惠偕弟尊讓、卺醑將自汳之京邸、大人謂曰、汝叔父今年五十壽、小子能以文字奉叔父一笑乎。寶惠跽受命。既行、日與弟述家世舊聞、陳說風尚以勸以規、怡怡然樂也。㳄保陽旅壁有文端

公書壽字一幀、尊讓奉以行、曰、是可以壽吾叔父乎。既醽乃言曰、叔父豐於德、遂於學、矜式于宗族鄉黨、行成名立矣。竊意叔父年鼎盛、設大用於世、被澤之厚當何如。而乃久爲學官、以高尚則可矣、謂天道何。寶惠曰、唯、否。幼嘗聞吾師子壽述檢討公言也。公一日校數郡望某公某公顯於世、然其族某某潛德弗耀、實啟其緒而引延其子孫。不有是、郎其家有顯者、亦增修前之澤而肓右之久、後之繼承長世與否不可知。譬諸草木、其久而華勿替焉者、其必壅殖沃溉於不及知者也。寶惠書諧紳、嘗竊以爲善言天道云。我錢世德遠者莫得聞。明以來、一盛於正德嘉靖間、惟贈刑部公、封給諫公信大以迪後、愛敬以立教。而左右之者、有菊莊、西汀諸先生。泉中衰、魯南公、西乘公則纘承前志、闡揚德美以傳。而先後其事者、有敬畬、幼卿諸先生。及乎再盛、西安公以旌期之壽光昭佈敔之不倦。至廉江公、翁昌大之。乃歷百數十年、六七世、以迄於今未艾也。而同時者碩、父有偶莊、紫雲、晚香、次公諸先生。夫盛與衰相嬗也、天心厚愛其祖宗、因以仁其後、於盛衰之際、必篤生賢者、豐以德、遂以學、而寄以承先啟後之責。而賢者默契夫天所以

篤异之之意以祖宗之心爲心寶舊聞守前訓稱先
述德敬宗教族俾子弟有志者得矜式相與奮興於
德於學而後其心慰且安是其肩荷者重其薀涵者
廣其施被者亦遠矣自宗法廢而族之人所繇維繫
而觀感者必在平是蒞天道然矣吾叔父孝悌根平
性事奉政公十五年事沈太宜人二十五年惟順惟
恪爲伯父四水子立後嫁諸姑撫孤甥如子叔母胡
孺人同心以輔凡施於家者靡不厚事伯祖母金太
恭人如母友于諸父疾痛苛癢如在己吾父嘗日吾
弟之敬愛吾也求諸史冊亦不多有自寶惠有知以
來見叔父與吾父書月一再至讀書有得必詞以諷
也請所從事精意以求也獲上世遺籍一言一行必
以告也適至交友親疏家事纖悉恆臚舉以就教也
頃又錄吾父寓書言學行爲一編日惟兄教多銘坐
右以自考也吾父官京師貧甚則節學官俸以濟從
數年葆餘叔父亦宦戶部金太恭人笑謂日若好爲
之卅憂貧若兄行節學官俸助若矣在鹽宦教學者
塵學實踐掇科名相繼而觀善者尤眾早棄舉業爲
古文辭績數百篇時緘草以來吾父日吾之文也質
也不足爲榮觀不意同調乃有吾弟幸巳少治毛詩

戴記註疏、近歲校班馬史尤精審收藏多善本。暇日講授子方子密勵以學。作曝書雜記二百餘事而尤專力讀先世書。吾父考盧江藝文百數十種、撰其目二卷。中有未見者叔父頻歲勤求、往往得之。爲伯祖中丞公撰刻宗譜。又自輯清芬錄。又欲會最歷世述德之文而論譔之。蓋吾宗文字四百年、集大成於今日、緊叔父之力爲多。夫人以祖宗之心爲心、伯叔舅弟、其支體之分也。舊德懿行、其性情之蘊也。文章簡冊、其聲音笑貌之存也。日親炙乎聲音笑貌、以追本其性情以全安其支體、而心之德以全。叔父之用心若是、天之篤畀焉以保艾。吾錢再盛之業、使縣縣延延垂久遠。惟叔父實承之。是其躋大耋、齒蕃釐固當、蓋天道然矣。朗用世之大、且實何以易此。卣醕曰、兄言之善、謹書以呈大人、將寓諸海昌、俾叔父一尊壽、其可。是月之望、從子寶惠百拜謹譔於保陽旅次。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一歲。

數年來、府君送試至杭、常與金岱峯先生同寓。是年、

長興朱立齋廣文假得明震澤王氏刻本史記、府君求之有年矣。夏日、校集解序於螺子峯法華寺寓樓、并錄王氏延喆刻書跋、金先生讀樊榭詩。府君校史記、靜對湖山、大饒清興。六月、又從汪氏振綺堂假明莆田柯氏本史記、錄小米舍人及旲子撰明經春照所校各條、并手訂疑誤、仍寫於評林本、且以王氏本參校。冬十一月、大雪盈丈、寒甚。時海口戒嚴、海昌城多圮壞。府君先於夏秋之交創議集貲修城、屬唐太學元董其役、繕完補闕、事無不舉。府君佐州刺史究平許伯撫先生發和防禦之暇、校史不輟。十二月十

一日、校河渠書畢、欲向汪氏假柯本世家列傳、杭城多遷徙者、不能得。乃摩挲城闕古甎、與長兄暨不孝各賦長篇并跋所藏唐人墓誌十種、爲消寒之課。孫發榮生、炳森出。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二歲。

正月至四月、海氛不靖、時聞風鶴。府君宅心鎮定、以臨帖遣日、并編定明許同生太守遺稿、有雜識。府君初至海昌、即勤求一州文獻、編次先哲遺文。若祝虛齋、許雲村、查近川、張待軒、談孺木、朱近修、盧日堂、周耕厓諸先生集、皆詳校傳錄、相助訪求。編輯者、管芷

湘暨葛滓南、繼常潘梧君諤人三茂才也。長洲陳碩甫先生奐專精西漢之學、成毛詩疏三十卷。己亥之秋、始與府君訂交於西湖汪氏寓樓、偕訪績溪胡竹村戸曹。培翬胡先生遂於儀禮、病賈疏之漏略、重爲義疏、出示府君、相與商榷、旋即別去。碩甫先生與府君書問不絕。是歲五月、重遊湖上、假館汪氏、始檢得柯本史記世家列傳、以寄府君。六月以後、日校數葉、至十月而畢。冬、爲許伯壎刺史撰定梯學堂紀事、紀兩年來海防始末也。是歲、爲不孝娶婦許氏。海甯乾隆己酉舉人、江蘇沭縣知縣許順菴公諱嘉猷孫女、附貢生候選縣丞敬堂公諱元欽女。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三歲。

是年、編定大興府君沈太恭人學源先生詩文雜箸、爲頤和室合稿四卷手校授梓。衡州常文烈公大淯時官鹽運使、手書序文以贈。孫保榮生、炳森出。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四歲。

秋長兄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府君聞信諭兄曰、吾自戊辰後每赴省闈、沈太恭人食貧茹苦、節縮饔錢、爲具舟楫。榜發被黜、必慰勉之曰、爾學未至也、毋躁。使從老蒼宿儒知名之士遊、以擴充其學養。今爾倖獲鄉舉、而予不聞慈訓、忽忽二十有九年矣。言之嗚咽

不成聲。不孝從旁敬聽、亦感泣。府君之不忘先訓、適時而悲有如此。

是年、勸修學宮。八月蕆事、有海昌重修學宮存信錄跋、謹錄於左。漢人於造作紀功之碑、率錢而爲之者、必書出錢人姓名及錢數於碑陰。孔廟則若韓勑造禮器碑、題名百有餘人是也。後世存信錄實昉於此。其自出奉錢、若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及饗廟後碑、則無出錢人姓名。然日以城池道濡麥還所斂民錢財、則始未嘗不借力於眾人也。借力於眾人、既相勵而趨爲之、而或工役之不勤、出內之不愼、鈞稽之不當、其何以孚眾志而爲遑繩之思。歲丁亥、泰吉初至海昌、當陽湖惲侯修學落成之時、今十有八年、風雪摧壓、不修且壞。乃與學正金華董君長庚謁諸刺史宛平許侯發和、出錢爲倡、興工於二十三年之秋、唐太學元董其役。陰陽家言方有宜忌、且眾力難集、末克畢工。是歲之冬、平越楊侯裕深來權州事、乃率作興修。新建陶椂生宗穎、涪州周鷺汀廷振、閩南羅勛庭汝修、三鯨尹雲甫、李琳閩州判仙根、銅山彭聿修、

吏目念祖借諸紳士勸募有成，乃鳩工於明年二月、至八月而訖。總其出內者、泰吉及曹文學錦堂也。都料工匠則蔣太學晉、俞廣文漢、陳少尹治、而董君賢部文學蕙時省視之、以克完固。乃會計出入之數、授之梓、凡出錢者人藏一編、後有興作、可按籍稽也。將以餘資續修志乘、僉議謂然。嘗考韓勅碑陰、孔建壽既出錢千、碑左側又書孔建壽二百、益助錢造器與修廟爲二事也。海昌士君子有樂爲孔建壽者、當續錄焉。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十有二月既望。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五歲。

是歲、以修學餘資延應笠湖明經、時良鍾署香、繼芸管芷湘、庭芬曹杏庭、錦堂潘稻孫、詒穀諸茂才及府君姊子程淡如菊孫集孝子祠、分修州志、府君總其成。傳錄嘉靖蔡志、趙氏甯志備考、談氏外志、范氏驤

海甯志稿、周氏春海昌勝覽、周氏廣業甯志餘聞、并屬管芷湘以金志校戰志。府君排日披閱，有海昌修志開館條約，謹錄於左。

州志自乾隆四十一年纂輯以來七十餘年矣。海昌名人輩出，經濟文章卓然可傳於後者，固不乏人，而嘉言懿行述於耆老之口與文人之所論譔者，若不就所聞見詮次排比，後有作者何所考稽。泰吉用敢忘其固陋，與諸君子共事纂集，謹述條約，以待折衷。一、舊籍宜博搜也。劉知幾謂叩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今論次一州之書，七十餘年之事，倘無廣旁諮遠紹之徒，事糾紛然不明，乎七十餘年以前之故實，則前志之詳略未明，得失未審，何能率爾操觚。則舊志固宜熟觀，鄉先哲之譔著亦宜博考。拜經樓吳氏所藏，其總匯矣。他若蔣南𦰡君繼常、芷湘管君庭芬之所鈔輯，以及知好之所藏弆，故家之所留貽，斷簡殘編，皆為至寶，急宜購借，分手鈔傳，眾腋成裘，眾材構廈，庶能取信一時，以貽後禩。但一瓻之借，每苦不還，宜立冊籍，以

爲符信。

一、鈔撮宜詳備也。溫公脩通鑑、先成長編、殘稿在洛陽者尙存兩屋。蓄積成數尺、裁爲一卷也。一州之志、固無取繁文。然詩文撰著及金石文字有關故實者、宜備錄全文、以類編次。所積日多、既足爲諸傳之取資、別成一集亦可。備海昌之文獻、泰吉嘗欲纂集先哲遺文、即此意也。視參政查京兆、許淮陽談孺木、張待軒、周耕厓諸先生遺文、已曾鈔輯。所愧見聞未廣、精力未專、尙難賅備。潘君藹人亦嘗同志、如許黃門雲村、集近修朱氏爲可堂集之有關鄉邦故實者、詳鈔成冊。今潘君已矣。泰吉校勘三史、猶未畢工、不能專力斯事、尙望諸君子相助成之。

一、采訪宜徵實也。黃梨洲先生言、近見修志有子孫見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後止。夫表彰先德、固有同心。然無美而誣、適招物議。方今采訪之始、諸君子宜其矢此心、雖至親密戚、無取阿私、庶廣諭於同人、勿取譏於有識。前明教諭平湖趙無聲先生銳意修志、無所假借、曾中蜚語、幾欲輟筆。先生慨然曰、志可不修、書不可不讀。綜前後所輯、彙爲一編、曰甯志備考。後之采邑乘者、資爲故實焉。泰吉愧無學識、敢希前賢。所冀其事、諸君子諒此鄙懷、



誓堅素志。豈防疏漏。切勿濫收。一、日力宜愛惜也。欲成佳著。固難刻期。幸賴平越楊侯勸修廟學。得有餘資。若草率從事、有愧於心。然不惜分陰。淹滯歲月。則繼是無資、汗青何日。今開館伊始。采訪未集。先就應二梅孝廉補輯張退菴先生桑梓錄中未入州志者。及兩浙輶軒錄、杭郡詩輯、續輯中海昌詩人小傳、拔次鈔錄、并將學宮碑刻彙錄一編。以便尋討。資膳無多、冷齋共事、所望在館諸君子共甘淡薄。共惜居諸。各鎮采訪諸君子不憚辛勤。不徇情好。早日告成。各列姓氏。其疑則辱。其信則榮。泰吉力小任重。敢事偷安。擬立日課簿。與諸君子共考焉。右四條就管見所及、以質大雅。若續志體例或踵前書、或宜變易。則俟采訪既集後、就正有道。相與裁成。末學庸虛、未能遽擬。

修志之暇。仍校中統本史記。十月二日、始校世家畢。許季覺氏、楙府君從高祖紫雲先生汝霖之弟子也、所著罔極錄、論喪葬之事。是年借本傳錄。又從蔣氏錄范蜀山灰隔葬

法，將合刻焉。夏日，與仁和勞季言格遇於吳山青肆。季言嘗見惠半農學士、松厓徵君所校漢書，曾仿後漢書補註摘錄成卷。逾月，令其從子桃叔頌攜借府君錄副本藏之。孫女生，不孝應溥出。嫁海甯江蘇候補從九品陳諱宗灝子明濬。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六歲。

是年，偕同人采訪志事，時棹小舟，訪深鄉風土之殊異、人文之薈萃、水道之通淤、橋梁之廢置，纖悉臚舉，成采訪日記四卷。識者謂文體匹水經註云。而於節孝之家，搜訪尤勤，必慎必確。人物列傳則虛心商酌。

屬稿，寄大粱，請正於衎石先生，屢易而後定。八月，始開雕，并助東防同知武陵王石喬先生德寬輯續海塘新志，先爲付梓。孫志澄生，炳森出。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七歲。

六月，刻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成。州舊有志，府君創意續輯，以修學宮餘資爲經費，不賦士民，不告上官，事必核實，語必詳盡，不欲附於官書，故不曰續曰補而曰備志也。有海昌備志發凡，謹錄於左。宋以前，志乘多稱圖經，志地理者必詳輿圖也。乾隆十七年，海昌都庄當作莊、已久、從俗。仍圖說凡三百五十七圖，擬校梓未果。今繪城內圖、城外圖、州治圖、學宮圖、安瀾書院圖於卷首，以建置異於前時，取備考核也。沿

革疆界、都庄舊志已詳。茲錄周氏餘聞及乾隆十七年部庄圖說、以相佐證。　四境之山、無可增補。水利、橋梁、已見都庄卷中。就所目驗、誌之、采訪日記。　戶口、田賦等、當據案牘。羅鄂州作新安志、趙侯不悔約敕諸曹、遇吝輒報、此類是也。今州中故籍、縣難檢尋、雖賢侯繼踵、席不暇煖、欲訪未由、成化杭州府志目錄後跋語云。欲移書公府、檢核舊牘、求諸故實、以見一時不能也。當時情事、今實同之。且即有舊牘、而求非素習、措筆無從、不能不畧、閱者諒之。　任郵之事、詳采訪日記。　海塘大工、王石喬先生已刻新志、毋事刪節、故亦從畧。　防海之事、知州許侯發和有梯學堂記事、附刻備志之後。　壇壝祠廟、舊志已詳。寺觀與廢、則釋老之家自能數典。茲就采訪所及、有闕掌故者誌之日記。　州治公署、七十年來無大建置。徵識讞詞、學校則長子孫於此、固已耳熟能詳也。學宮碑碣、就所及見者、一一登錄。後之君子病其繁蕪、不敢辭責。訂訛糾繆、則願執難。　碑碣碑刻遺文語詳卷中。　職官補舊、大半取資於周耕厓之餘聞、周松靄之勝覽。泰吉與友人搜討逾年、亦有兩家所未及者。乾隆四十一年以後、則問諸老吏、姓氏不全、且



多失次。久之、乃屬仁和樊小閣孝廉元求之布政司冊籍、始能全備。然舊時城守及長安巡鹽千總、漕運千總舊志所有、今仍缺如。[illegible]吸鹽評[illegible]瀕劬。

選舉、人物補舊與職官同。

宋元志人物不分、子目為多、據事直書、人品自見。強為區別、論定實難。海昌舊志分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等目、自謂非才不敢沿襲。宋施氏宿會稽志第十四卷首列前朝公卿大夫不標子目、即史家之大傳也。次曰經學、曰文章、曰節義、曰孝行、曰隱遁、曰貞婦烈女、即史家儒林文苑等傳也。而第十五卷宋之宰輔、侍從別為門目、次以神仙、高僧伎術。張氏淏續志謂其紀載人物、官至革轄、侍從則書、故行義如趙萬、吳孜、才學如齊唐、華鎮、傅沿、加姚宏、姚寬、或以不仕、或以官不達、故略之、則前人已嘗議之矣。高氏似孫剡錄以先賢傳標目、而分八士、孝行、列女、仙道、高僧五子目、似亦未安。今仿范石湖吳郡志例、不標名目、一族之人以次萃聚。列女則別為一編。以鄉獄僚　記事之文固當簡潔、綮高才碩彥積數十年之力以成名、不能得其大綱、欲以十百字盡之、求彰反晦矣。陳氏耆卿赤城志於仕進諸人多云見某人所譔某文、當時文集具存、固

可考見。數百年後、遺籍散亡、讀者茫然不知其人之生平矣。故今所記、不敢博高潔之名、蹈簡漏之實。文末仿咸淳臨安志、各著所據、以資探討。 泰吉勉爲一鄉之善士、安敢向論古人。惟此七十年中、見諸文字者、曾萃以觀、皆得其實。交游所及、未有文字者、據所聞見、有善必登。或見人物、或見藝文、各從所宜、非有軒輊。若未眞知、則俟作者。通人哲士、或咎其寬、或病其隘。皆所不辭。惟不敢有意抑揚、任情進退。誓諸天日、耿耿自知而已。 宋景濂譔浦陽人物記、於所嘗師事者、若柳道傳、吳立夫、則變例稱字。孫夏峯譔中州人物考、雖布衣亦稱曰公、惟有名無傳者則直書其名。志傳例當稱名、而景定嚴州續志於名宦賢牧及郡人物傳皆稱公、亦例之變也。泰吉才非專長、地則接壤、心所私淑、義兼敬鄉。用仿宋景濂之例、一概稱字、且以明淺陋之學、不敢專輒、以待筆削。 齋號起於宋元、例不當書。舊志各傳、但舉表字、古法也。然數十年來、友朋相呼、俱以齋號、詩文著作自署亦然。若竟畧之、亦爲失實。故用景定嚴州續志之例、字號並書。 范氏吳郡志於馬友直傳云、侍郎唐公權、御史王公蓀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



之。海昌先哲與我家有舊、而傳文不得從畧者、謹用此例。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而碑碣一門凡十一卷、居全書三分之一。後人不病其繁、以所錄碑碣多資考證也。前志藝文、但有書目、吳氏纂創爲經籍、備考於著書大旨、始存崖畧。管生庭芬專力二十餘年、增補其未備、成海昌經籍志、搜采極博、同人爲之排比刪訂、錄藝文志。劇藝姻藝文當分四部、然未見全書、但存名目、恐距崇文總目、樹萱錄之議。且以鄭夾漈之淹博、而藝文畧分隸失當、往往有之。前志以人爲次、雖於著錄通例稍殊、而一人譔著、彙萃簡中、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剝錄於藏、阮王謝所著書、亦以人次。今用其例、僑寓、閨秀、方外、亦各分卷、續所采摭、則爲補遺。開慶四明續志、專錄吳潛治鄞三年之政、并載吟稿二卷、於四庫著書體例未免有乖。然潛之詩詞藉以獲存、故四庫全書與寶慶志並錄焉。前志於官師體編略。著述亦錄其目、專取有關海昌故實者、他所譔著、則置不收。今仍其例。藝文志譔著之人已見前志各傳及今所記人物者、字號仕履、例不必詳。然此志卷帙既富、本可單行、不辭繁複、俾免檢尋。

泰吉初至海昌、得讀明天啟時教諭趙無聲

先生維寅所撰備考。後尋覽舊籍、知永樂時訓導邵武。曾先生昶實創邑志。今雖失傳、嘉靖蔡志賴以取徵。爾先生品學豈敢希蹤、然嚮往之心、不能自已。今賴諸君子佐成此編、雖門目未備、而墜簡佚文、待采摭於來哲、疏畧抵悟、幸見原於名賢。名曰備志、亦趙先生備考之意爾。道光二十有七年歲次丁未夏四月望後三日、杭州府海寧州學訓導嘉興錢泰吉謹識。

吳縣吳姓舫先生甲辰督浙學時、與府君借書互校、引爲知己。及庚戌再任學使、見海昌備志、謂府君曰、此書體例之善、雖自來著名之武功縣志、亦所不及。又嘗過吳門顧湘舟於吳山、謂府君曰、予生平藏書、不收志乘、惟海昌備志、則列之史類、以體例之善也。府君每謂深得箸書苦心。越二年、衎石先生自大梁撰序以寄、言之親切、

亦自來志乘序文之變體也。謹附錄於左。

海昌城東五十里有鎮曰袁花、余所長也。余生嘉禾、初隨親往來。及先人計偕北上、余居於鎮者七年、而後去也。寓公爲前廣濟宰德清戚公、余外大父也。州之大姓、若祝許查陳揚諸族、自明至今、其於我錢、非婣婭、即通門也、於戚公亦多雅故。亦有鎮居者、時來謁公、余勝衣出拜、長者倘我笑語、或貽我紙若筆、且誇譽我也。既去十餘年、嘗一至鎮、則我舅氏已移居吾郡。而龍山在目、猶憶戚公之置酒、命賓觴詠乎其上、而童子得隨侍也。又嘗一再至州、有竹安爾之閣、信宿乎陳霞林丈之居。夜聞潮聲澉浦、旦而見潛川、俞先生爲言枚乘七發、觀濤曲江、爲浙爲揚、持論斷斷也。自京宦後、久不得至其地。一旦吾弟警石爲之司訓、喜劇如身親之也。未幾、弟書來、稱某也賢、某也傅古、某也工文詞、又喜弟之能得士也、已又書告余得其州前哲之某書。某集、且有所攷論、又喜弟之留意掌故、稱其職業也。嗟乎。弟到官至今忽二十餘年矣、前所稱某某若潘孝廉文鏡、俞明經與瑞、朱明經修之、潘文學藹人者、俱溘焉朝露。今其名乃在管君所譔藝文目中、可懷

也。而州人前後箸述、弟積久寓目、滋益多、乃能廣記備言、以成此志也。州舊有志、今所譏者、不敢自同官書、故不曰續曰補而曰備志也。近人作志、首垂金石。歐陽趙洪之嗜好、弟固有之也。州無漢代文字、得元至正祭器於舊庫、其家尊猶合於齊子尾送女器之制、亟箸之以存古也。若唐汝南周君誌、馬夫人誌、宋皐蘇將軍之碑、自嘉慶以後出土者、皆箸錄。而余尤喜其多爲跋尾、實事求是、又時時通其意於爲政也。若元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之達魯花赤以下題名、明成化七年歲貢題名、又皆賴發石以存也。石亡而其文見於它紀載、參互補綴、別爲碑碣遺文二卷。余嘗謂金石雖壽、不如紙堅。欲自史記秦始皇刻石及水經註所列碑以下、都爲一編、曰金石楮、未成。弟之意與余闇同也。山川道路、皆出目驗。前人鑿鑿言若山者、至其地、無其山、不敢附會也。若廟山、烏龍山之爲一爲二、雖久居其山、亦不易辨、則竝存其說、又不敢臆決也。扁舟泝沿、兼旬累月、於水道尤詳明、如昔人言句中有閭者。觀卷末采訪日記、何其用心之勤也。職官之紀閶、人物之擬傳、信事而愼言之。余嘗以亡友張補羊屬其入志、弟屢請讀所箸而後錄焉。

余以是知其不爲苟作，而自達於聲氣攀附之所爲也。獨賦役兵制之屬，不及詳。方事之始，州大夫創意爲之。其後三四更任，又政事煩多，吏胥不爲檢索牘，無可攷信。不知則闕，與其疏舛以誤後人也。時島夷犯鄞海上，戒嚴，弟從宛平許侯策屬士民爲守禦事平，許侯記其事。今侯沒，而附錄其書。辛壬防海之事略具焉，而不必自爲也。錄前輩耕厓周氏之譔沿革疆界，乾隆十八年蔡侯之紀，都莊冠於本書。又以見弟之能取善也。諸生分譔者，皆列其名於前，是又集衆善以爲善而樂善無窮也。書成，鐫本出於修學宫之餘財，不以賦士民，尤善之善也。千里搁至，乞余一言。余以衰病，方壹意治經，未暇及也。今春養痾無聊，始得竟首尾一讀，而不勝其喜也。已乃懷舊游，思鄉里，徘徊俯仰，若有見於山之高、海之深，而神往於吏部橋南街讀書之樓，不自覺其繁言碎辭，下筆不能已也。道光二十九年仲春之月，兄儀吉手書，序文於大梁書院。冬，從吳愷園明經昂駒假拜經樓所藏舊鈔陳后山集何義門校本過錄一周。適有許氏四妹之戚、

府君謂向以校書爲養性者、今藉以忘憂矣。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八歲。

夏初諸城劉燕亭方伯喜海行部至海昌、與府君談及校史、因假所藏彙集宋本凡四種、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府君詳錄款識於校史記雜識中。方伯倘有兼刻正義舊本。明年春、方伯奉　召至京、不及借校。　是年上元、朱逖之先生權海昌州事、府君論文舊交也。政事之暇、日夕過從。假府君手校元文類、集韻諸書、傳錄以藏。府君亦就假所鈔　文瀾閣宋元人集、時時展閱。詳見曝書雜記中、謹錄於左。丁酉

之秋、余始識上元朱述之於居簃園所。時述之將入闈分校、不及過從。及壬寅冬、寓杭城、與述之鄰、方錄金陵詩及注曹子建集相與商確者句餘。戊申、權知海昌、始得縱觀所藏書。述之鈔文瀾閣宋元人集、已得十之七八。他所購藏甚富。其尤愛賞者、宋刻胡穉增廣箋註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年譜一卷。又續添正誤四葉。雖半屬影鈔、亦極精審。有紹興改元臘月上澣竹坡胡穉仲孺自序、前有樓大防序、大略謂曉江胡君仲孺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韻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爲敘云云。此注爲　四庫所未收、愛日精廬藏書志及儀徵相國經進書目皆有之、亦未詳竹坡生平事蹟也。余擬助述之編纂所藏書目。未踰年、述之調任嘉與、遂不果。後其書載歸金陵、已付刼灰矣、可爲痛恨。但記有不全。元刻巾箱本爾雅注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五字。卷上釋詁、釋言、釋訓、釋親、卷下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皆附音釋。序後有木記六行云、一物不知、儒者所恥。間患乎寡、不患乎多也。爾雅之書、漢初嘗立博士矣。其所載精粗巨細畢備、是以博物君子有取焉。今得郭景純集、學者共

精加訂正、殆無毫髮訛舛、用鋟諸梓、與四方學者共之。大德己亥、平水曹氏進德齋謹誌、述之熟精爾雅文、書遑暇猶能倍誦全篇、不誤一字。此爲案頭長置之冊、惜余亦未及取校簡齋集及此書、不知尚存篋中否。孫頤仁生、不孝應溥出。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九歲。

往歲癸卯、徽州程木菴先生洪溥讀府君曝書雜記、心折焉、介海昌金石僧六舟、以通志堂經解全部寄贈訂交。府君有詩紀事。徽州程君木庵洪溥博物好古、延海昌六舟上人達受爲拓所藏鐘鼎彝器款識。六舟贈以蔣氏別下齋叢書。木庵見余曝書雜記、深相契合。讀至第二卷、知余未有通志堂經解、因以儲藏一副本屬六舟弟子虛山攜贈訂交。賦詩二律。九經一百四十部、唐宋元明衆說羅。近愧專家忘舊業、遠煩善本寄新安。交論異地勞相賞、客訖奇緣索共觀。一藝未通嗟已老、短書敢

詞合叢殘。平生恨未識程元、聞道山居述作繁。絕品銘心勤譜錄、奇辭奧指溯根源。漫誇博士詩驕栄、難共高人隱鹿門。禎事流傳到儒釋、遺經善守曷兒孫。并屬汪道士想雲[illegible]書圖以報。詳見許辛木先生圖記。程君旋下世、未及相見。府君感程君之意、思校勘經解、力有未暇。是歲、始校讀衞氏禮記集說正文及注疏、以南昌正義本校、并校改正義誤字。坊本陳氏集說正文之誤亦多校正。是夏大水、府君述嘉慶辛酉年大興公辦水災事、刺史古田甘小滄先生鴻聞而心慕、卽屬府君同籌荒政、撫䘏士民、心力頗勞。暇則讀禮記不輟。是秋、聞杭州設局、博采守節婦女請旌。府君錄備志

所載年例相符之節烈貞孝婦女凡七百二十八人、附入總局造冊彙請。府君手訂冊籍、其勞倍於校書。

二十年丙、長兄暨不孝日課之暇、府君每於燈下講究經史義理、并論述先世遺箸、寒暑無間。自甲辰長兄得鄉舉後、屢赴公車、不孝一人侍讀如故。是年秋、不孝受知於昆明趙蓉舫先生、充選拔貢生。府君憮然久之、謂父子一燈共讀之樂自此難得矣。益當以校書自娛。嗚呼。此情忍追憶耶。

三十年庚戌、六十歲。

是年、校衞氏禮記集說畢、有跋。長兄會試報罷、充

國史館謄錄。旋考補景山官學教習。七月、不孝赴
廷試、掌
恩以七品小京官用、籤分吏部文選司學習。府君聞信、手諭云、昔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讐、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舟、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壞、餘二舟無恙、遂以歸普慈、築閣藏之。予讀老學庵筆記而心慕其爲人、今以勗爾矣。得俸購書、杜門謝客。我先人官京師時、類如此。能守家風、乃可希蹤先哲也。又寄諭不孝曰、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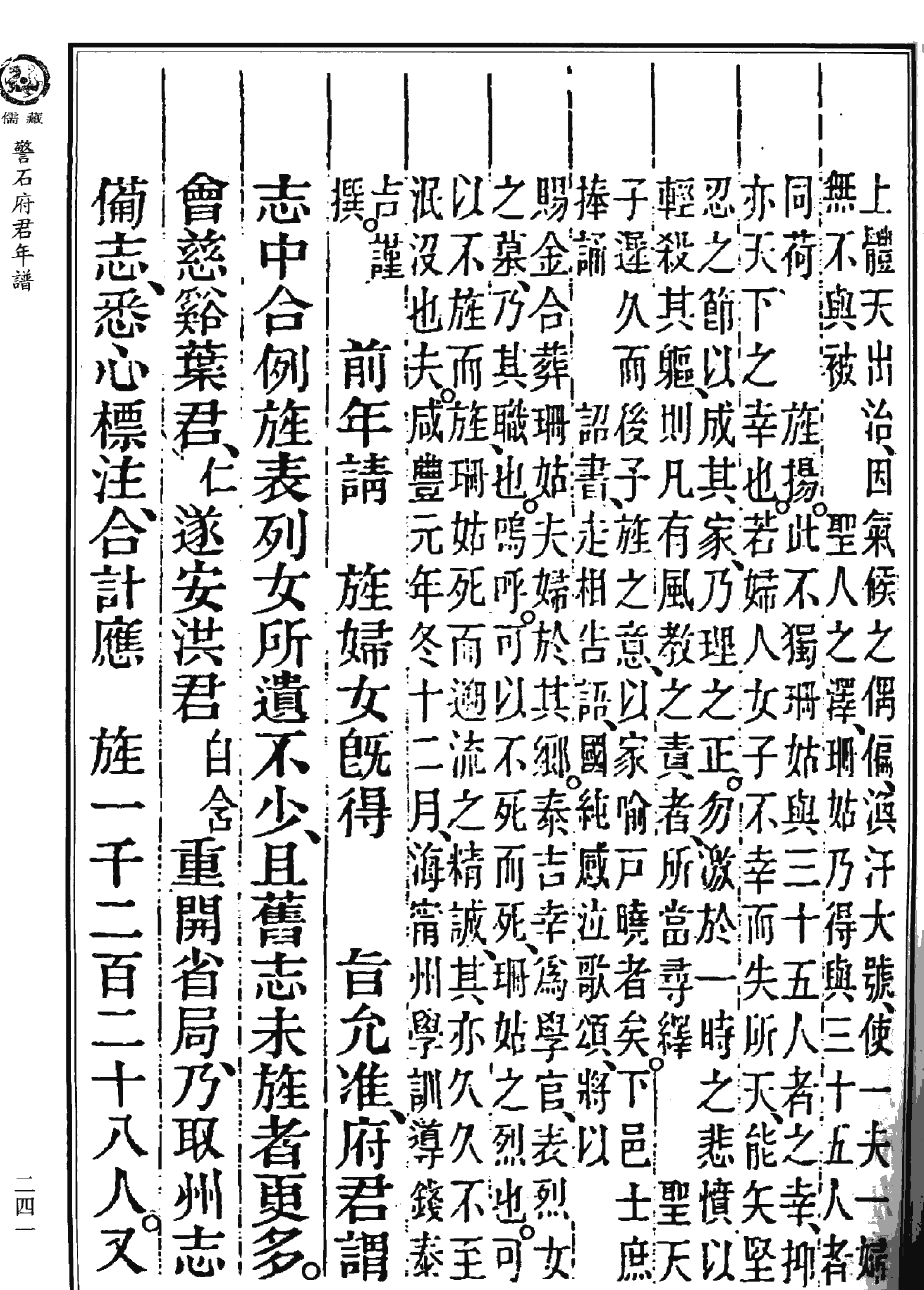
曹所爲、皆循分之事、無可建樹。總在平日言行謹慎、不至有意外疏失。有益於人之事、不憚辛苦。他人受用、自己心安。保家保身、皆在於此。我嘗謂祖宗陰德亦若家產、均分於子孫。不能承受者固不足論、即不至敗壞祖宗陰德、而一生所承受者既已消去、必須隨時積累、乃有餘蔭、以及子孫。家產失去、尚可再得、陰德既消、無從培補。我二十餘年衣食於海昌、常恐難於消受。教官之稱職、較縣令更難也。嗚呼。府君所望於不孝者何如。追念前訓、茹恨銜酷、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一歲。

二月、錄查初白評瀛奎律髓於紀文達本。府君謂兩家所評皆足救虛谷之偏、若合二馮評以參觀、律詩三昧在是矣。五月從蔣君生沐假何義門校蘇子美集、六月校畢。　府君生平於貞孝節烈事悉心表彰、惟恐不及。道光二十九年、海甯鄉農朱興仁聘妻張珊姑殉夫死、其父國純愿人也、匿不聞。府君知其事、招之來、加以禮貌、導之盡言、始詳顛末。亟請於大府、爲達禮部。至是年二月、奉

特旨予旌。僻壤窮簷始知節烈爲榮、一時傳爲盛舉。府君

爲文表墓、謹錄於左。道光三十年冬、禮部准故事、具奏二十九年各直省所上烈婦三十六口、予旌以否、惟上財察。皇上以仁育萬物爲心、恐天下婦人女子相率效慕、輕役其生也、詔不必旌。咸豐元年二月、特降諭旨、彰念冬春之交、祫祭不時、繫此貞魂、勿令抑塞。前年直省所上烈婦三十六口、詔不予旌者、皆予旌表。浙江杭州府海甯州十九都祝家橋總農朱與仁聘妻張珊姑其一也。珊姑少侍父疾半載、以孝聞。十四歲、許字於朱。二十三歲、十一月十五日與仁死、聞於張。越一日、珊姑晚侍父母食如常、入室織如常。夜半潛出、投於河。父母驚覺、躡跡之、見絮襖在岸石上、珊姑所遺也。順流求之不得。明日、得屍於珊姑曾祖母陳墓前。陳與其祖姑楊皆年少苦節、珊姑夙聞其事而心誌之者也。里人謂珊姑既死、遡流而上、乃至此、皆爲異。泰吉聞之、召珊姑父國純、訪求本末、將上其事。國純愿樸人也、固辭、而後泣道之。事在道光二十八年、大府上奏、則二十九年也。嗚呼。弱女子誓殉所天、皆誠壹之所致、非有所冀幸而然也。即不予旌、豈若東海枉殺孝婦之足以致旱哉。皇



上體天出　治、因氣候之偶偏、滇汗大號、使一夫一婦無不與被　聖人之澤、珊姑乃得與三十五人者同荷　旌揚。此不獨珊姑與三十五人者之幸、抑亦天下之幸也。若婦人女子不幸而失所天、能矢堅忍之節、以成其家、乃理之正。勿激於一時之悲憤、以輕殺其軀、則凡有風教之責者所當尋繹　聖天子遲久而後予旌之意、以家喻戶曉者矣。下邑士庶捧誦　詔書、走相告語、國純感泣歌頌、將以賜金合葬珊姑夫婦於其鄉。泰吉幸爲學官、表烈女之墓、乃其職也。嗚呼。可以不死而死、珊姑之烈也。可以不旌而旌、珊姑死而迴流之精誠、其亦久久不王泯沒也夫。咸豐元年冬十二月、海甯州學訓導錢泰吉謹撰。

前年請　旌婦女既得　旨允准、府君謂志中合例旌表列女所遺不少、且舊志未旌者更多。會慈谿葉君、仁遂安洪君、白含重開省局、乃取州志備志、悉心標注合計應　旌一千二百二十八人。又

采訪二百四十七人、并州志孝子四十五人、各造清冊、細心校核、以達於大府、爲吏胥所閣置。越明年、重造清冊以上。府君於此事不憚再三、必成而後已。其顛末詳致劉月臨札中。泰吉竊祿海昌、廿有六年、臺無樹建、時切懷慙。前纂備志時、於貞孝節烈細心采訪、據實登記、未嘗稍受請託。此閤州所共知也。道光二十九年、由杭州節孝總局一彙請旌表總坊七百餘人、然所遺不少。而乾隆間十年所纂州志、未經旌表者亦尚盈千。上年造送志書冊籍、未及牒州備文、致奉駁回另造。現又遵辦、於本月十一日交至總局送府矣。太守徐鐵孫先生於表微闡幽之意素所關心、月素知泰吉非喜事之人、詳必允准轉詳、無庸瑣瀆。惟聞撫軍定限十二月初五以前到院、方能彙題、司中截數之期、更須提早數日。昨聞府中尚未出詳、鄙懷實深懸系。泰吉所造各冊、皆自出紙筆之資、於節孝之家絲毫無累。上年費心爲核、幾及三月。一經核閱、今年又費數月心力。重

造，在泰吉安坐竊祿，固不應憚勞。而千餘人苦節苦心，得荷表揚，已遲一載，皆由泰吉辦事不周所致。淸夜思之，實難安枕。若今年仍未能上達，泰吉行將引退。同事董君及後來任事之人，雖有心及此，而勢更周折，能辦與否，未可知也。用敢縷陳顛末，如得今冬彙題，則海昌紳士及節孝之家同戴厚德矣。再前次詳冊，尚有孝子四十五人，皆就新舊志中擇其至行過人者。雖不免刲股，而並未傷生，於旌表之例無礙。今又重造，牒州詳府，并求照詧。泰吉於此等事非敢要名求福，不過期免廿餘年無事坐食之咎耳。大君子必亮其微忱也。

長兄暨 不孝 於上年九月假歸省覲。是年四月，府君命入都銷假。不孝 自淸江登陸先行，以假期將滿也。長兄暨 不孝 婦子附漕艘北上，八月始達都門。瀕行，府君諭云：朱子論祭禮云，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古者支子尚不得與宗子並祭其祖父，

況父在未傳乎。且祖考之精神當萃聚於一、不可分散也。我曾謂都中遇祖先忌日及四時俗節之祭、可與南中並行、於禮自不合。然審思之、先人皆久居京師、物產所嗜、勝於家鄉。我父子各極誠敬以祭於彼於此、惟神所在、亦不爲大悖於禮也。婦孺皆得習禮儀、展敬思、於家規亦可整肅。我今所處之地亦屬仕宦、非先世棲神之所。南北並行、質之先儒、當亦許之。

不孝等謹受命、京居十年、遵守家規、未敢偶怠。府君之懷慕先人、精通禮意類如此。是年、孫康榮生、炳森出。

二年壬子、六十二歲。

春初、大病幾殆。不孝 在京師聞信、擬單騎馳歸、已束裝矣。接府君手諭、謂病初愈、已日寫老子、乃中止。大興府君深好老子、府君思先人所嗜而家藏未有善本、乃於病起後日寫數頁、以爲養心之助。用世德堂所刻河上公注本、而以聚珍本王弼注校勘。又摘取嚴氏可均鐵橋漫稿所校龍興本異文、錄於簡端。司馬温公稽古錄評論列朝得失、府君奉爲讀史準的。所藏刻本多訛字。是夏、假許辛木先生及從兄子侑邕醇閎本校正。又假蔣君生沐所藏張氏刻本細

校、多所是正。往歲乙未、從汪君假所錄嚴厚民校宋本集韻及汪君以說文釋文手校之本過錄、兩家所校皆至第五卷止。後聞吳甡舫先生嘗以汲古閣影宋鈔本精校、又附晉江陳侍御慶鏞校語、頗精核。歲甲辰府君假錄一周、凡嚴氏汪氏所未及者、得補錄焉。是年冬日、又從蔣生沐假所錄段楙堂大令校本手錄一過、此書遂稱完善矣。

三年癸丑、六十三歲。

是年、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七品小京官、加一級、

敕封儒林郎。三月、具文引退、移居城東張氏。主人爲花田茂才、鶴瑞制行誠篤、府君深器之。旋擬歸里、州人士爭攀留、乃延訂府君主講安瀾書院。府君初至海昌時、掌教者爲張葯園先生、駿卽花田茂才之祖也。年已九十、品學爲一鄉祭酒。繼之者潘伊人先生、天掄應笠湖明經、時良與府君皆以論詩文相契。至是、府君主講席、弟子來謁者必以鄉先哲遺型相勖。府君爲海昌校官暨掌教安瀾前後三十四年、士之言動不以禮者、必嚴絕之。或疑丰裁過峻、而士大夫之賢者未嘗不樂府君之和易近人也。卽不孝等夙昔交

遊、類皆以府君故而愛不孝等若昆弟、至今存問不絶。固足見彼都風俗之厚、而府君感人之深、亦於此益見云。

四年甲寅、六十四歲。

十年來同人屢勸府君以詩文壽世。府君時以衎石先生詩文未全刻爲憾、每日、給諫之文、天下之文也。子之文、譬之於人、勉爲一鄉之善士云爾、未可問世也。是年、蔣君光堉刻衎石先生記事續稿成、府君欣然色喜、乃節修脯所入、刊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甘泉鄉在海鹽十四都、明初始祖居焉。至永樂中、

始遷秦溪、故府君自號甘泉鄉人云。府君家居時、編輯先世傳誌文字、爲秦溪淵源録。秦溪者、宋嘉熙中許梅屋先生種梅結屋之所也。府君幼時有舊村讀書之志、欲仿梅屋融春室故事、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而以梅屋爲配。常曰、我安得結茅數間、讀先人遺書其中、致足樂也。至是、重定體例、亦易秦溪爲甘泉、從朔也。　夏五月、不孝借長兄乞假歸省。十月、長兄以時疾謝世、府君慟甚。長兄溫厚劬學、工帖括、於詩古文詞亦窺見堂奧。不孝自十齡操觚學文、每遇疑義、就兄質問、必爲之反覆解析、俾有領悟而後已。蓋

以兄爲師者幾二十年、不孝粗知文字、皆府君與兄親教之也。自兄歿、而獨學踽踽者又將十年。此十年中、府君道及長兄行事爲人、欷歔流涕。不孝既負長兄之教、又無以慰府君之心、嗚呼痛已。十二月、移寓海昌陳氏雙清草堂。是歲第五妹生、庶母屠氏出。

五年乙卯、六十五歲。

自長兄歿後、不孝依侍晨昏、未忍遠離。府君慰諭之曰、爾年正壯、宜及時自效、我自揣精力尚未衰也。敢促不孝北行。遂於是年五月重至都門。葢自是離府君膝下者越七年、至辛酉春始得馳歸、侍奉出走倉

皇遐拋從此無歡愉之日矣。嗚呼痛哉。自不孝入都後，府君時以肆書遣日，摩抄古帖，藉以自娛。性尤喜佳硯，辨別石材，剖析入微。舊蓄端溪石多下巖水坑之上品，而未得歙石之佳者。幼時大興公以羅文歙石硯畀府君，旋爲友人借觀失之，府君時以爲至恨。是年，六舟上人贈金文硯，歙州佳品也，府君喜甚。嗣又贈府君廟前紅，最後乃得金文星雲硯，大小適中，府君近年校書多用之。亂後，端溪石友都化煙雲，此硯幸尚無恙，府君病中時時摩抄。誌此以告我後人，願世世子孫愼藏之。是年二月，孫增榮生，炳森出。

六年丙辰、六十六歲。

府君喜讀梅宛陵集、甲寅春日、長兄得此集於厰肆、攜以南歸。未幾、長兄病歿、府君遂不忍檢視。是年、始從濮陽彝齋淓假所藏查梅史先生揆評閱徐氏所刻本對校一過。彝齋與唐端甫仁壽從府君游、在海昌同人爲最後、而性情嗜好、沆瀣最深、府君亟賞之。所藏校本、若前後漢書、元文類各種、兩君皆手錄一周。府君深喜得有副本。亂後久不得消息、府君時時念之。病亟時、猶諭不孝曰、彝齋端甫實海昌之翹楚、今不知流轉何所矣。彌深慨歎。其所校書亦不知尚

存天壤否。而予原校本猶羅列几案間，豈非幸事歟。

是歲，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一級，

誥封奉直大夫。

七年丁巳，六十七歲。

府君所藏左氏百川學海與元文類同爲黄蕘村莊藏書，伯祖戶部公所賜也，府君甚寶守之。中缺七十餘葉，府君謂五十年來所見本皆同，蓋此書之殘闕久矣。是年秋，濮陽彝齋得舊刻本，所缺頁皆有之。府君見之，喜甚，檢閱前後裝褫之紙，爲明萬歷時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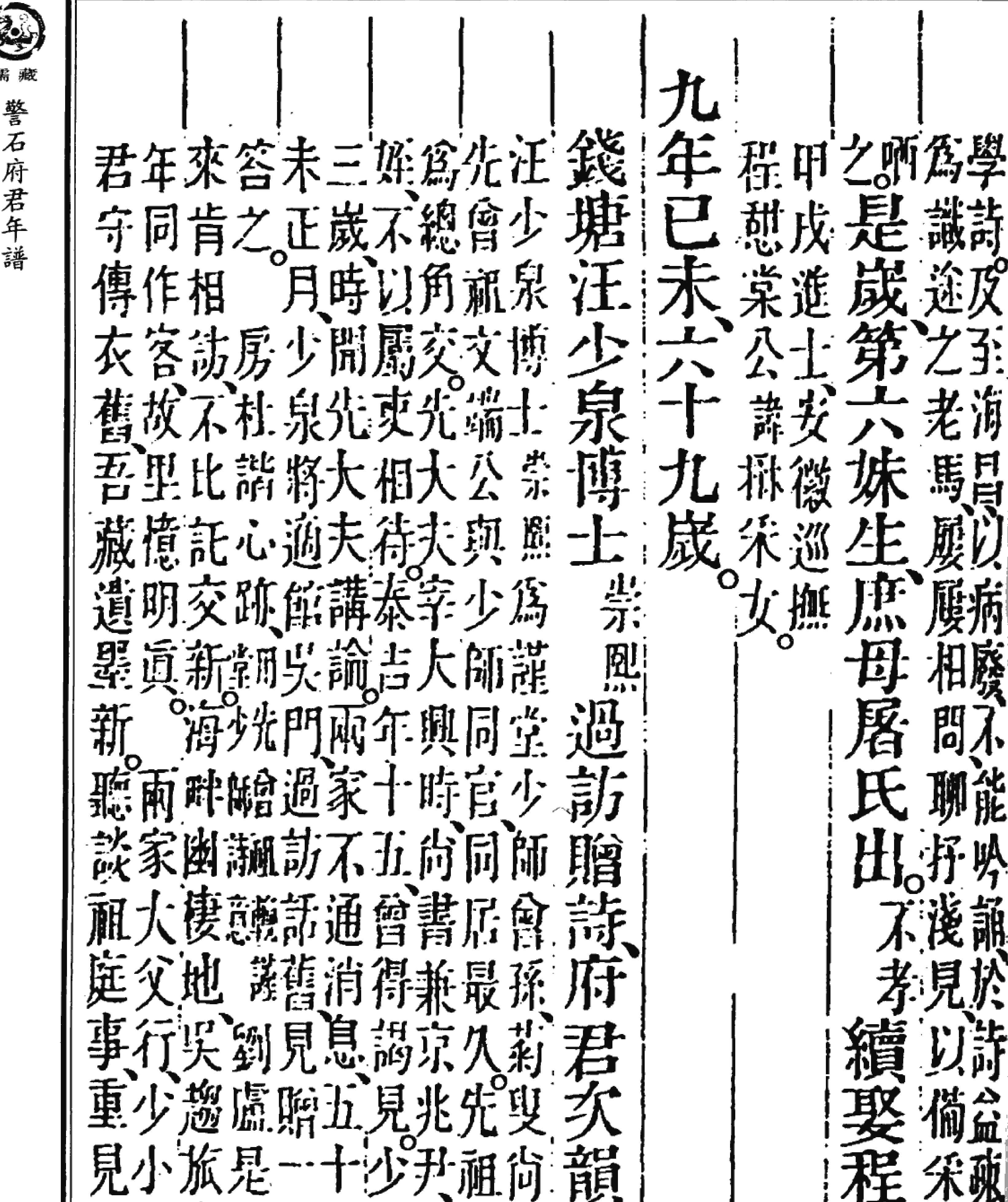
縣貧戶冊、則此書裝訂已二百餘年、宜與邇來習見本迥殊也。府君謂補鈔此書缺頁爲晚年大快事。

往歲丙辰、海昌蔣寅昉光焴校勘元廬陵羅中行復詩集傳音釋二十卷、以正統本及胡氏一桂詩傳纂疏、朱氏公遷詩傳疏義、許氏謙詩名物鈔爲主、參之史氏榮風雅遺音、而益以他籍、校其異同、成詩札記、附刊於後。府君爲之薈萃增定。同人若許君丙鴻管君、庭芬朱君、元炅陳君錫麒皆邃於經訓、每遇疑義、必就府君商定。至是年九月、始刊成。

八年戊午、六十八歲。

德清戚氏寶研齋藏晉書評校本不知何人之筆、屢引彭羨門先生語、當是康熙以後人。往歲戊戌府君命長兄假錄評語。時長兄方從事帖括、列傳四十六王舒以後不暇分句讀。是年冬、乃從蔣寅昉假 殿本及舊藏明周若年仿宋大字本、點閱王舒傳至載記卷末、詳校一過。府君謂戚氏本頗便老眼、每卷末附何超音義、亦足補汲古閣本之闕。寅昉好讀史、尤喜論詩、府君有與之論詩書、謹錄於左。詩不必拘唐宋、宋大家未有不宗法唐人者也。強分唐宋、亦將強分漢魏與唐乎。漢魏特未有近體耳。若五言七言古體、唐之大家亦何以異。嘗有人見宋人詩、輒指目之曰、此宋詩爾。僕應之曰、老杜集中宋詩多矣。試細讀之、間者皆匿

笑。浩翁方追少陵生僻之境，蓋欲自立門戶，與坡翁爲勍敵，不肯作蘇門君子也。若當世無坡翁，浩翁或不若此。后山雖辨香南豐，然亦自闢門徑。僕謂兩家皆非正軌，固由性之所近，亦因有所畏避而別尋塗轍也。盧陵學昌黎而不爲所掩，舜俞、子美與廬陵鼎立，一則豪放，一則幽淡，與廬陵迥不相同，而各得其性情，斯爲能自立者也。半山亦學唐人，而自成局面者也。吾嘗謂善學唐人者莫若北宋諸大家，南宋以後能自成一家者，皆取法北宋而追蹤唐人者也。晚唐多靡靡之音，此由唐人以詩取士，故從事於詩者專以聲調求工，本原之地薄矣。猶今之作時藝者馳鶩於時墨，而於先輩繩尺皆置不講，得業名則有餘，安能久遠哉。學詩者若沈道貉之作時藝於諸家所長，博穢約取，斯爲善學者矣。要之大家必有眞性情，以隨其本原，故讀詩必當讀大家全集，觀其自少至老，雖體格屢變，而其眞性情則數十年如一轍。若性情所向，朝夕異趣，何取乎爲詩。術石兄謂詩所以持性情者此也。僕少日，先人命讀詩，少陵、東坡兩家略知體格，後又讀昌黎詩，弱冠後得三家全集評本，手自過繇，隋識門徑，雜以科舉之學，又喜泛覽，未能專心


學詩。及至海昌，以病廢，不能吟誦，於詩益疏。足下以爲識途之老馬，屢屢相問，聊抒淺見，以備采擇。幸勿哂之。是歲，第六妹生，庶母居氏出。不孝續娶程氏。新建嘉慶甲戌進士，安徽巡撫程懋棠公諱楙采女。

九年己未，六十九歲。

錢塘汪少泉博士崇熙過訪，贈詩，府君次韻答之。錢塘汪少泉博士崇熙爲蘐堂少師曾孫、菊叟尚書之孫。先曾祖文端公與少師同官同居最久。先祖與尚書爲總角交。先大夫宰大興時，尚書兼京兆尹，視如子姪，不以屬吏相待。秦吉年十五，曾得謁見。少泉長余三歲，時聞先大夫講論。兩家不通消息，五十年矣。己未正月，少泉將適館吳門，過訪話舊，見贈一律，疊韻答之。　房杜諸心跡，韓姚繪諷謠。劉盧是世親。揭來肯相訪，不比託交新。海畔幽棲地，吳趨旅食春。暮年同作客，故里憶明眞。兩家大父行，少小即相親。君守傳衣舊，吾藏遺墨新。聽談祖庭事，重見帝

城春。坐客多年少，那知情話眞。寄諭不孝京師云：少泉博士於嘉慶壬戌、癸亥間屢謁大興府君起居，我老年得遇，曾見大興府君之人，實爲至幸。府君眷戀先人，老而益篤蓋如此。是年，孫松年生，不孝應溥出。

十年庚申，七十歲。

是年，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軍機處行走，隨帶加三級，

誥封朝議大夫。二月，杭城初次被陷，盜蹤將及海昌。府君於倉卒中棄置一切，獨奉先世筆墨數篋，避居城東

之長浜張氏。事稍定，乃攜家具遷居海鹽北鄉大興公墓廬之旁舍。四月，賊陷常州、蘇州，遂及嘉興。府君匿跡深鄉，宗族親戚咸來會集。雖烽煙逼近，而府君讀先世遺書無虛日。鄉人感念先德，且服府君之誠信，時以蔬果相遺。自四月至十二月，賊蹤近在數十里內，而海鹽北鄉獨能安堵。嘗考元季寇亂相仍，海鹽末罹兵燹，遠近高人多辟地焉。桐廬姚氏桐壽有樂郊私語之輯，異世一轍，庶幾似之。府君每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十一年辛酉，七十一歲。

自上年四月後、南北音書隔絶。不孝供職樞垣、倉皇無措。至十月、乞歸侍養。道途多阻、繞道至江右、安置妻孥於外家程氏、隻身馳歸。十二月至廣信府、又爲賊阻。是年正月、始達鄉居、謁見府君、悲喜交集。維時寇警日偪、旋於二月陷海鹽。府君依戀先塋、不忍他出。不孝再三請渡江遠避、府君痛哭告墓而行。四月、至澉浦、登海船達餘姚。族姪曉廷孝廉與朱久香閣學有連、先於上年寄居朱氏。府君與久香先生爲道義交、至是相見甚歡。五月、約九老會於朱氏、府君有篤慶會記、謹録於左。篤慶者、餘姚朱久香閣學蘭與其族人創建宗祠之樓也。咸豐



辛酉五月望前一日，閣學之族祖山輝翁球七十生朝。既望，讌同縣老人及子姓於樓前之堂。余與族孫曉廷、教諭聚朝，異鄉避地，得與斯會，幸事也。是會也，戴翁鶴汀茂才聖涯年九十一。嘗攷香山九老、洛陽耆英：胡公年八十九，富公七十九，爲最長，無踰九十者。惟睢陽五老，則最長者畢公世長九十四，方之古人，茲亦勝事矣。次於戴翁者，黃雨香霖七十七，耆英席君從之年也。余七十一，次黃君，雖不敢上希王君睍，論年則同也。主人之年同於張昌言，次主人者震峯茂才杓六十三。閣學六十二，少於溫公與會之年一二歲，亦舊例也。朱竹溪茂才璨五十七，卓人棣五十六，曉廷與卓人同最少者。主人之子杭谷錯三十九。蘭亭修禊，少長咸集，會稽故事也，猗歟休哉。諸君子或宦遊於外，或久居一鄉，雖出處不同，皆有正業以教成其子孫，表率於鄉里。觀於今日之會，敬老睦族，兼有其義，亦可見風俗之厚，足以銷兵氣而奠鄉邦矣。抑余更有所慨想者，姚江名儒輩出，功業若王文成，自來講學家未有也。吾意山川雄厚之氣，篤生異人，應時救世，儻有戡亂如文成者，庶幾旦暮遇之，則浙西倒懸之民，皆安袵席。余與曉廷偕歸故鄉，亦

當舉先世小瀛洲十老會、永安湖書社故事、廣延名流、講論道德於寬閒寂寞之濱。願諸君子不憚遠涉、扶杖聯袂而來、同坐賓席也。爰爲篤慶會記、以當左券。曰篤慶會者、乾隆時嘉善蔡氏有尊德會、上海曹氏有敬承會、皆尚齒之會也。一時文人多歌詠其事。少讀家集、輒歎羨以爲不可幾及。今乃與於諸老之列、爲文以記其事、所不辭云。六月、又以餘姚土匪蠭起、再遷慈谿。時宰是邑者爲棲霞牟冊如大令溫典、重府君品學、商之邑人、借寓校士館中。旁舍祀黃文潔東發先生、府君生平喜讀黃氏日鈔、得瞻遺象、深以爲幸。自六月至八月、與邑人馮薇史茂才惟恕論文最諗。九月、賊圍杭州、破紹興、將及慈谿、火光徹夜。倉卒登海舶、由甯波達上海。再乘輪舟至九江、易小艇、越鄱陽湖

而西，至大塘程氏卸裝，時已十二月矣。此三月中，險阻艱難，備嘗辛苦。雖骨肉幸獲團聚，而府君精力自此衰矣。

同治元年壬戌，七十二歲。

春，大病幾殆，至夏始愈。秋，不孝奉湘鄉相國師之命，襄理戎幕。九月，至安慶。十一月，迎養府君，賃居城西。此地冠蓋所萃，談藝多賢，府君顧而樂之。惟病後足力未健，扶杖而行，纔可數十步。憶上年春日，不孝初至海鹽鄉間，隨侍府君田隴緩步，間遇雨，猶能屐步行里許，不藉扶持。不孝私心竊喜，甫隔一年，而困於

奔走、神明大衰。此皆不孝侍奉無狀、罪難擢髮數矣。

嗚呼痛哉。

二年癸亥、七十三歲。

春、府君步履漸佳、客來談文、娓娓不倦。獨山莫子偲孝廉、友芝新甯鄧伯昭孝廉、瑔南滙張嘯山茂才、文虎瑞安孫琴西觀察、衣言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桐城方存之茂才、宗誠陽湖方元徵貳尹、駿謨海昌李壬叔茂才善蘭皆博學多聞、過從尤密。府君嘗謂故鄉無此樂也。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殿本對校、乃從李眉生太守鴻裔假所藏本、日校數葉、夏日盛暑

不輟。不孝以日書小楷，未免耗心力，勸稍休息。府君曰，吾自樂此不疲也。性尤喜集帖，終日摩挲，藉以怡神養性。賈秋壑玉枕蘭亭，曾爲先文端公所藏，後歸他姓，并搨本亦不可得。二十年前，從張叔未先生得雙鉤本，藏之篋衍，以爲至寶。今年夏日，王叔閱肆，見舊拓本以告，府君聞之狂喜。及往視，已爲劉同民別駕度攜去。乃介張鍊渠觀察鳳翥轉乞以歸。府君題識再三，欣賞累日。不孝歸寓依侍，竊見府君靜定之功，遭亂不改，方謂愛日正長，還鄉有日，乃自九月後，咳疾增劇，漸至失音。又聞適陳氏第三姊之喪，時傷

懷抱。姊壻陳頎樓茂才澤曾挈三子來皖同居、親戚情話、抑鬱藉以稍紓。然聞述家鄉近事、輒增憤恨。常常諭不孝曰、我年已七十有三、死亦何憾。惟先世文字之責未了、亂後墓廬盡毁、宰木被伐、不能留吾身以待整理、是可恨耳。又曰、我祖父以來、事事以忠厚爲主。大興公遺愛在畿輔、爾等尚可食其報。本生祖蔗齋公於安慶江防同知任聞文端公訃、歸以毁卒。我寓居此地、慨慕前徽、時時如接先人謦欬、小子其敬承之。不孝聞命悚聽、猶冀府君神明未衰、從容調理、可冀漸痊。十一月初、聞蘇州捷音、欣然語不孝曰、

我其可歸守先人邱隴乎。十一月初十日後，日形委頓，疊進薓苓，迄無功效。時時念及親戚族鄰之被難者，累欷不怡。十八日，從兄子右茂才啟自泰州至。兄力學砥行，爲府君所激賞。一見喜甚，扶牀握手，詳問數年顛連情狀，惻惻然久之。諭不孝曰，此吾家佳子弟也。二十日，爲曾祖妣馮太恭人忌日，猶問祭品已齊備否，孫輩行禮整齊否。時加申覺痰聲微湧，不孝倉皇失措。府君命扶掖起坐，進陳皮湯飲少許。顧不孝曰，吾胸中毫無事。言未已而閉目端逝。嗚呼痛哉！自不孝有知以來，府君事事訓迪，俾免大戾。服官京師，

十年中手諭月再至，必以謹守家規，實事求是爲勖勵。雖遠在三千里外，而不孝之言動起居，時時在府君心目中。迨辛酉回鄉，府君謂自嘉郡陷後，南北音書闊絶，自度此生無相見理。不意天佑人助，使吾父子重聚。益當感祖宗遺澤之厚。此兩年中，府君愛護不孝加嬰兒時，其飲食，節其勤勞，勖以進學之方，勉以自強之志。蓋府君待不孝以慈愛者有加無已，而不孝曾未能博一日之歡，以竟府君未竟之志。興言及此，肝腸寸裂矣。嗚呼痛哉。

嗚呼。府君嘉言懿行，豈不孝所能殫述哉。惟於晨昏

侍奉、默窺意旨及所聞於庭訓者、謹誌崖略勿敢忘。府君少時好爲深湛之思、頗耗心力、肝疾屢作。中年以後、慕梅子眞之爲人、常以讀書養性爲務、精力日見强固。讐校經史、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丹黃點勘十數過不厭。文端公教子弟爲學之法曰、工夫不在狠、祇在整。又曰、知足則遇自安、知不足則學日進。府君稱述斯言、以爲讀書準的。暇則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深相勖勉。而訓於家者、尤諄諄以培養元氣爲本。時諭不孝曰、董江都有言、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

也。善惡之微、可不戒哉。世父學源先生研究儒先之學、嘗書格言貽術石先生、有云、寬厚和平、天地之春夏也。嚴峻刻厲、天地之秋冬也。上四字接物、下四字治己。府君服膺斯言、守之弗失。蓋府君口不言理學、而身體力行、終身如一日也。其於文章流別、辨析至嚴、而一歸於和厚中正。樂道人之善、而不議論人得失。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謂古人立言稱其善者、而不善者自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者、而引伸之曰、行峻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又曰、詩文以意爲主、氣爲輔。意必眞、必厚、氣必潛、必和。此

府君生平文字之宗旨也。府君天性眞摯，不孝自十齡後，稍有知識，每見府君遇大父母忌日，輒獨坐黯然，僾乎如見。偶述舊事，感愴動容。捧貿之時，闔家幼穉皆環侍，不敢唾涕。蓋府君儼恪之氣，莫不觀感也。官海昌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掌教安瀾書院又七年，海昌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府君之去此邦也。遭亂以來，避地數遷，舊交存問不絕。府君睠念故鄉，時時流涕。自壬戌春大病後，雖調治漸瘉，而精氣日減，疾病之日强半。每論不孝曰：文端公晚年寢疾，八來問疾，輒與誦啟予足，啟予手數語。疾少閒，則曰：吾

若未塡溝壑、且仍誦戰戰兢兢三句矣。我先人一生謹畏、老而彌篤。予雖衰白、敢忘斯語。嗚呼。府君之敬承先訓、時時惕勵爲何如也。不孝 依侍左右、蒙昏罔覺、未能養志、遷延歲月、寖至大故、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惟念府君績學種德、著於士林、垂於家訓、生平著述、久爲當世推重、而微言隱行有人所不盡知者、用敢和淚濡毫、按年條繫、謹述梗概。伏求

當代大人先生錫之銘誄、俾不孝 扶櫬歸葬、礱石深刻、以垂久遠、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孤子錢應溥泣血稽顙謹述。

誥授光祿大夫、

賞戴雙眼花翎、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

御史、兩江總督、一等侯、通家弟曾國藩拜填諱。

外王父警石錢公博學工文，服膺術石給諫，我郡學者盛稱錢氏二石。往歲甲寅，公編定詩文稿，命師濟摘錄與給諫述家世文字，書刊入集中，謂家規世範不獨錢氏子弟所當體會也。師濟年十五，吾母棄養，吾父宦遊於外，就傅海昌學舍之可讀書齋。公於燈下與舅氏講究經史義理，寒暑無間。師濟從旁敬聽，微有領悟。如是者有年，迨兩舅氏先後入都，猶手執一編，爲師濟推求窔奥，剖析異同，不殊曩日。嘗曰，凡讀古人書，當於古人未下筆先求之，方得其用意之所在。否則掩卷茫然，雖記誦無益也。嗚呼！公所望於

師濟者甚厚、而不才自棄、一無成就、負公多矣。然奉公之教、不敢妄言動、用免大戾。自我鄉遭亂後、依侍左右、攜帑相隨、倉皇奔走、江海波濤、未嘗一日離。師濟所以幸免於難者、皆公賜也。今舅氏子密先生纂輯年譜、得與校字之役、恍如二十年前置身可讀書齋、親聆緒論。而音容日遠、遺言僅存、師濟愚蒙如故、恐終無以副公之屬望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同治甲子孟秋之月、外孫沈師濟謹識。



定盦先生年譜

吳昌綬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定盦先生年譜》一卷，吴昌綬編撰。清光緒三十四年仁和吴氏雙照樓刻《龔禮部集》附録本。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一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仁和（今浙江餘杭）人，清經學家、文學家。嘉慶二十四年舉人，道光十年進士。歷官内閣中書、禮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博通經史，工詩文，與魏源齊名，時稱「龔魏」。先後受乾嘉學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父子，《春秋公羊》學派莊存與、劉逢禄影響，爲嘉道間提倡「通經致用」今文經學派之重要人物。所著甚夥，有《尚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等。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

吴昌綬，字伯宛，自珍邑人。

此編凡經三手，始創於績谿程秉釗，繼以錢塘陳昌紳，而成於吴昌綬。昌綬所纂，蓋十之七。大字正文之下，小注考訂頗詳，博引文獻，言之有據，時有辨正。於詩文之作年，用力尤勤。其不知者，付之闕如，如四十歲下注云「是歲事實無考」，實事求是之精神可嘉。雖間有過於瑣細之病，如信佛之類著筆過多，要不失爲知人論事之重要參考資料也。



龔先生年譜、受此友之託、日月悠々、尚負諉責。

弟有意纂成之、欽哉美似此舉、當使蒲孫、感於九原、亦足補兄之過。

即頌吾弟如晤。

昌紳拜啓。

往歲在吳中，輯補龔禮部集二十四卷，復誤年譜一卷，故友程庶常秉釗、陳編修昌紳未逮之志。頃來京師，先孫年譜稾本，就質方雅、楚撫兩君遺迹，以弁卷端。

光緒戊申八月，仁和吳昌綬謹志。

定盦先生年譜　龔禮部集附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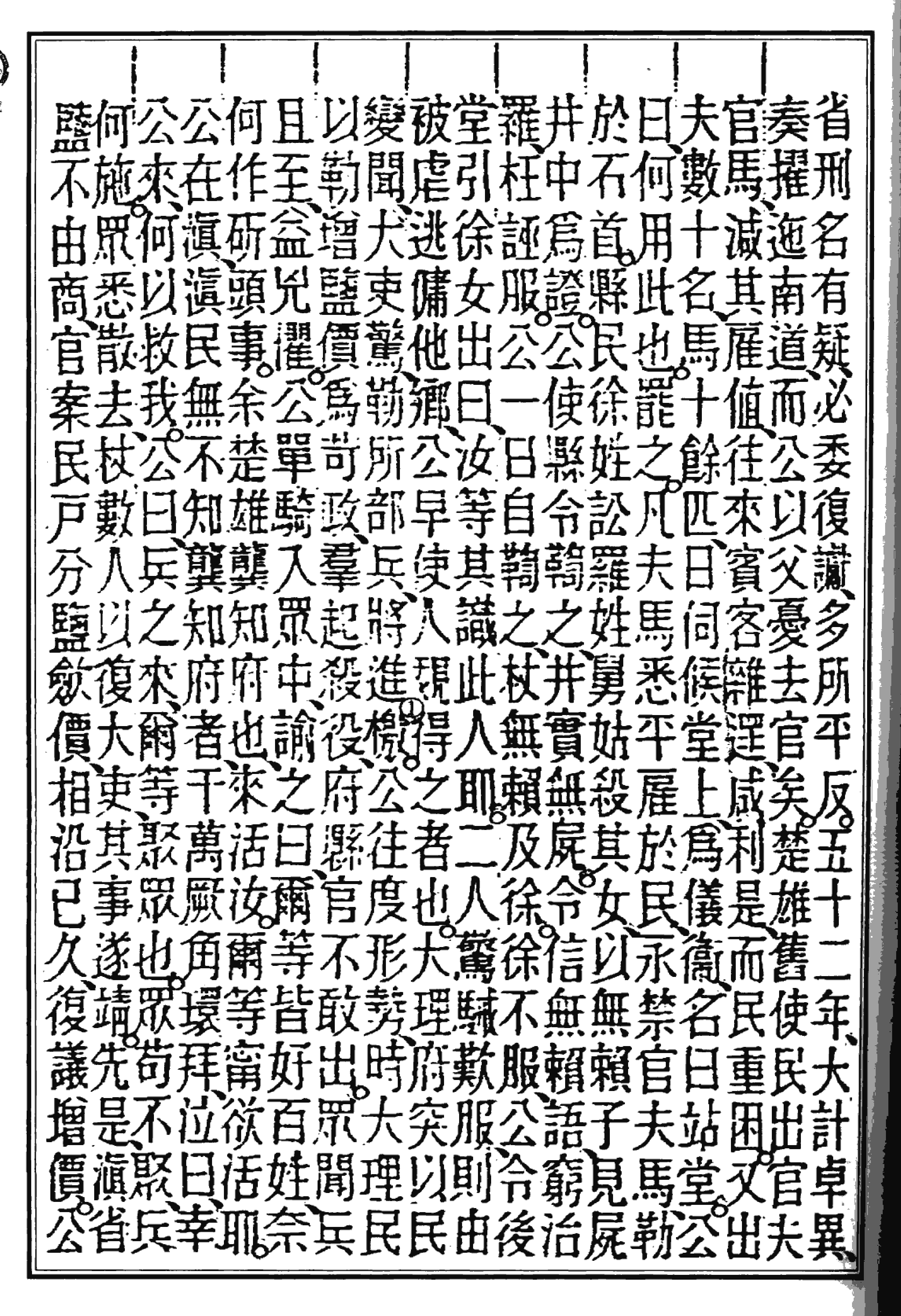
同縣後學吳昌綬編

先生名自珍，字璱人，號定盦，一名易簡，字伯定，更名鞏祚。案內閣漢票籤中書舍人題名，龔鞏祚榜名自珍，又名易簡。破戒草有投牒更名易簡詩，在道光七年四月。而其年十月自書破戒草後則稱龔自珍，一名易簡，似擬改未果也。道光十六年五月送廣西巡撫梁公序，十八年正月上堂上官言禮曹事書署名並稱鞏祚，其時稿已改定。然十六年後文字，亦有仍題自珍者。今據自訂文集重栞，不得不概從原名，附著義例於此。先生初名自暹，又字愛吾，說見後。璱人亦作率人，見鈕非石詩。姓龔氏。先世隨宋南渡，遷餘姚，後遷杭州，著籍仁和。六世祖煜，原名國昌，字旦公。吳振棫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三，旦公五歲失

估事母至孝。母歿，擬屈子九章，以鳴其哀，讀者酸然。從宗人作令閩中，令卒，巨盜猝發，劫庫殺人，遂挺然與盜相持。盜退，身負重傷。與控上官，盜盡獲，乃携其旅櫬及孤孀以歸。其智勇絶人，而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有如此。卒年五十二。甘泉令鑑，其孫也。　高祖茂城，字汝璞，太學生。　贈朝議大夫，以孝友忠厚重於鄉黨。曾祖斌，初名鎮，字典瑞，號硯北，晚號半翁，邑增生。　封朝議大夫，吳顥國朝杭郡詩輯卷二十三：硯北先生人品學問，郡人所推重，道貌凝然，從無戲言，先臣顥以同里，自幼親炙，欽爲人師，詩文其餘事也。　阮文達兩浙輶軒録卷二十二張梧年曰：先生有至性，從兄篋遺奇疾，幾殆，時先生甫就傳，晝夜禱於神曰：兄遐宗族冢，黨塁其行，朋輩師其學，其人不可死。願減某算，以續其年。鑑病遂瘳。晚年主趙州講席，束脩所入，贏金二百，族子某將令陝西，悉斥以佐治任，族子固具券以行。迨屬纊，謂子曰：吾行無負神明，惟曩

族子某以勞至、于回卻不可得。今伊廉於官以死、他日其子歸、爾等必召之來、獎其前勞、于死蓋無憾。其敦睦類如此。語具戚城譔半翁先生傳中。著有有不能草。曾祖母許恭人。祖敬身、字吧懷、號匏伯。乾隆己卯舉人、己丑進士。龔氏科名錄公榜姓金、授職後改復本姓。進士題名碑同。由內閣中書轉宗人府主事、遷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兼考功司事。充己亥順天鄉試同考官、遷禮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司事。記名御史、出知雲南楚雄府。卓異、擢迤南兵備道。紀文達匏伯龔公墓志、公天性恬澹而意氣落落、淘漏閭胥無俗事。早歲讀書爲文、皆刻意追古人、不甚摹仿學子業。後以老親期望、乃以餘力治八比、每一落筆、即出尋常蹊徑外。官京師、雖皆閒曹、其中未嘗無捷徑。公夷然不屑、日惟俯首理案牘、不妄干人、人亦不無

敢妄干。退食、則洒手一編、究訂古義。不廢交游、亦不輕
交游。登盞匡床、宛似其家、晏如也。久乃須資外籍、得楚
雄府。比抵任、杜絶饋遺。凡陋規之病民者、皆汰除之。差
徭之累民者、皆籌畫調劑之。月俸雖薄、而營書院、置漏
澤園、補多年之闕政、一無所擾。約束所屬尤嚴厲。戊申
四月、大理因鹽務起釁、民變殺吏卒、訛言遂起。巡撫譚
公檄公往案。公廉得其實、惟誅首惡、昭法紀。凡附和者
皆得免。民大感悅、譚公亦重其不動聲色、立弭大難、非
徒經歷自守者、薦擢迤南兵備道。未及上、而丁憂、歸、遂
不再出。 段玉裁苑信龔公神道碑。公岐嶷、即有成人
度。年十一、遭母喪、哀痛特至。及長、至性過人、篤於父母
昆弟。凡與人必誠、祭享必敬。不為崖岸斬絶之行。而其
中介不可易、自處約、至服官、終其身不改。乾隆四十八
年、以部中俸滿、授雲南楚雄府知府。居官所至輒盡職。
竊以為京職勤簿書而已、太守亭有司親民、必民與官
休戚一體、呼吸相習、熟悉其疾痛、苟可以利益於民、不
以官易。七邑之民感其誠、訟者皆不赴縣、赴府。七邑令
長亦感其誠、不敢不盡心民事。大吏知其能、倚重之、全



省刑名有疑必委復讞多所平反五十二年大計卓異奏擢迤南道而公以父憂去官矣楚雄舊使民出官夫官馬減其雇值往來賓客離遲咸利是而民重困又出夫數十名馬十餘匹日伺候堂上爲儀衞名曰站堂公日何用此也罷之凡夫馬悉平雇於民永禁官夫馬勒於石首縣民徐姓訟羅姓舅姑殺其女以無賴子見屍井中爲證公使縣令鞫之并實無屍令信無賴語窮治羅枉誣服公一日自鞫之杖無賴及徐徐不服公令後堂引徐女出日汝等其識此人恥二人驚驍歎服則由被虐逃傭他鄉公早使入現得之者也大理府突以民變聞犬吏驚勒所部兵將進①檄公往度形勢時大理民以鞫增鹽價爲苛政拏起殺役府縣官不敢出眾聞兵且至益兇濯公單騎入眾中諭之曰爾等皆好百姓奈何作研頭事余楚雄龔知府也來活汝爾等甯欲活恥公在滇滇民無不知龔知府者干萬厥角環拜泣曰幸公來何以救我公曰兵之來爾等聚眾也眾苟不聚兵何施眾悉散去杖數人以復大吏其事遂靖先是滇省鹽不由商官案民戶分鹽斂價相沿已久復議增價公

議曰：案戶給鹽，賣役謗囂，民飲恨久矣。若再益之，虐民何以堪。必滋事變。至是乃更請停各郡增價之令。順甯府窯銅缺額，大吏以爲憂。公奉檄往勘，至則虔祀山神，銅卽大旺。未逾月竟足額，遠近咸異之。巡撫譚公尚忠羨曰：嚮無知，乃識廉吏，孟伯周不能專美於前矣。公之歸也，楚郡之人祀公於郡城東迎恩寺。國朝百五十年，郡守尸祝於是者，張公允隨及公二人而已。訟棍飭永荷校者二人，公行時諄釋之，叩頭舉酒於旁。公曰：爾不我怨而我餓乎。對曰：如公爲官，其敢怨乎。小人從此不爲不肯矣。非公政無餓失，焉能姦宄格心如是。五十三年，封公卒於家。初，封公就養都門，以滇道遠不往，公常不自安，稟請終養，辭旨甚哀。大吏以格於例不敢奏。及聞喪，痛不欲生。喪畢，遂引疾不赴銓，偕諸弟晨昏情話，暇蒔花木以爲樂。蓋公天性孝友，與弟澡身、遐身、理身、治身相愛善。禔身亦以舉人官內閣，公之謹憙、禔身之穎敏，一時稱兩龔。在部同官，同居，如左右手。歲丙申至戊戌，禔身及妻潘孺人及妾王氏相繼病歿。禔身次子麗正，先爲公後，遺孤六人，履正、繩正、京正、守正及二

女皆幼穉或初咳守正方出遺腹啼號滿前公出入顧
復之滇則盡孥以行養教一如麗正無纖毫別異二十
年來宦學婚嫁一一頭角嶄然履正官廣東鹽大使纏
正爲諸生有名京正官河南從九品守正官翰林院庶
吉士女皆歸士族年倖無幾不問田舍推以八百兩主
祭祀墳墓一干八百兩主宗姻聘郵遣喪之費分委澡
身治身經理又買毗桃源嶺葬族中無後者居恆誠子
姪以儉日吾惟儉故能廉且吾節損自奉稍稍分贍宗
黨不亦可乎公爲諸生時以理學文章自任以程朱韓
柳爲指歸晚年嘗以古文橐付繩正輯若干卷藏於家
銘日古之良史最量循吏馬班之書不傳孝義惟孝能
循本無二事後世分之源流綜致我慕陽城終身借弟
以剌道州心勞撫字世區既澆子姪異視不有哲人何
以覲世原鴿鍛羽每言邐涕諸子㥯懊吾敢不于夫人
一心飲食敎誨封胡過未駢枝成器公之愛民與子無
二中夜叩天甘霖遂沛革其巫黏迪之道藝其學未竟
卷懷自閤楊播匙箸姜肱枕被兄弟怡怡湖山杖履子
官於朝夙夜無痲天不愁遺凋我善類不敢寢門哭君

風義。公之文章、邑黎元氣。我實不文、曷銘公隧。刻石新阡、幸無諛愧。

杭郡詩續輯卷十八鮑伯先生在里中時、清約自持、無貴侈習。與先王父交甚善。余家橫河、先生居泥橋、兩老人時相過從。方輯杭郡人詩時、先生每有所增益、見先王父原序中。

著有桂隱山房遺稾。凡雜文二卷、目次見龔氏家稾。

祖母陳恭人。本生祖禔身、字深甫、號吟臞。乾隆壬午舉人、己丑會試中正榜、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

杭郡詩輯卷二十五、吟臞與兄鮑伯、敬身、雪浦、澡身齊名、有東城三龔之目。後與鮑伯同官中書、參佐東西。對牀風雨、致足樂也。入直樞廷、爲諸城劉文正所賞。扈　蹕至熱河、癰發於頸。亟還京、訴逾月而卒。稾中有病中自述一詩、蓋絕筆也。又云、雍正五年、有下第舉人文理明通、特用教職之　諭。時謂之明通榜。乾隆三十四年、有選用中書學正之　諭、因又謂之中正榜。

有吟臞山房詩。本生祖母潘恭人。考

麗正吟臞公次子、嗣爲匏伯公後、字暘谷、又字賜泉、號闇齋。乾隆乙卯舉人、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一作國語韋昭注疏、見杭郡詩三輯小傳。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詞名物考諸書。見東軒吟社畫象小傳。母段恭人、諱馴、字淑齋、貴州玉屛知縣茂堂先生玉裁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杭郡詩續輯卷四十三、淑齋女自璋、字瑟君、能詩工書。綠華吟榭詩草一冊、其所手寫、極娟秀可喜。案瑟君爲先生女弟、歸新安朱氏、見詞注。龔氏世有隱德、匏伯先生以科目起家、簪纓文史、稱浙右族。及闇齋先生爲段氏壻、從茂堂先生受小學訓故、以經學課

子弟先生之學有自來矣。案、先生自譔龔氏五世述已實。經韻樓集尙有仁和龔氏南高峯因世墓碑文繫不備錄。佚、今參考諸書輯其先德行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七月初五日壬寅、先生生於杭州東城馬坡一作巷。宅

爲䖍伯先生戊申歲歸田所置、後歸他氏。是歲四月二十四日、祖母陳恭人卒。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二歲。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三歲。

乾隆六十年乙卯、四歲。

闇齋先生由增生中式本省鄉試第五名舉人。

嘉慶元年丙辰、五歲。

闇齋先生聯捷會試第三十一名、殿試二甲第十八名、龔氏科名録誤作第十名據進士題名碑改。賜進士出身、授禮部主事。

嘉慶二年丁巳、六歲。

嘉慶三年戊午、七歲。

先生小時體弱、聞斜日中餳簫聲則病。迨壯猶然、莫喻其故。段恭人慈愛甚摯。髫齔早慧、好讀吳梅邨詩、方

百川遺文、宋左彝學古集。後賦三別好詩、謂自揆造述絕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帳外鐙前誦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緜於心。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厀下時也。先生天性渟至、隨在流露、大率類此。

嘉慶四年己未、八歲。

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一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嘉慶五年庚申、九歲。

九月初一日、祖堯伯先生卒、壽六十有六。

嘉慶六年辛酉、十歲。

嘉慶七年壬戌、十一歲。

十月、闇齋先生奉匏伯公與陳恭人柩、合窆於施家邨之原。服闋入都、先生侍行、從建德拔貢生宋魯珍璠學。

嘉慶八年癸亥、十二歲。

外王父段先生授以許氏說文部目、是爲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 在塾中、與袁琴南桐友善。懷人館詞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句云、放學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裏、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自注、乃十二歲時情事。

嘉慶九年甲子、十三歲。

宋先生舉順天鄉試、仍館先生家。嘗命作水僊花賦、後編刻少作一卷、以此賦冠首。又以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辨發問、於是先生有辨知覺之文。

嘉慶十年乙丑、十四歲。

始攷古今官制、後成漢官損益上下篇、百王易從論一篇、並佚、以竟髫年之志。

嘉慶十一年丙寅、十五歲。

古今體詩編年自是歲始。案、己亥雜詩注云、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

二十七卷。蓋先生少壯所作，咸在其中。今自破戒草、外，隻字無傳，惜哉。

嘉慶十二年丁卯，十六歲。

始讀　四庫全書提要、爲目錄之學。自是蓄書頗富，多七閣未收之本。　時先生侍親，居京師法源寺南，嘗逃塾，就寺門讀書。金壇段叟凊標尋聲尾之，寺僧戲謂一猿一鶴也。段叟名玉立，一字鶴臺，包世臣藝舟雙楫論書，有與段鶴臺明經次東坡韻詩。段恭人之叔父。　識錢塘夏進士璜，是有朋友之始。

嘉慶十三年戊辰，十七歲。

是歲、睿廟五旬萬壽、恩科鄉試、闇齋先生簡放廣西正考官、時官禮部郎中。案、先生禮部題名記序、闇齋先生由進士除禮部、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前後在儀曹二十年。先生從父文恭公守正亦以編修典試湖北。兄弟同持使節、時稱盛事。

游太學、見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爲金石之學。

嘉慶十四年己巳、十八歲。

是歲、闇齋先生入直樞垣。案、段先生與方葆巖制府書有軍機章京龔麗正云云、乃是歲事。又見杭郡詩三輯小傳。春、秀水王仲瞿孝廉曇見先生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遂訂忘年交。

嘉慶十五年庚午十九歲。

秋、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二十八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權之 新城陳鍾溪少司寇、希曾 涇縣朱靜齋中丞、理 房考覺羅文莊公。寶興 試題君子博學於文二句、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爲氣也、至則塞於天地之間。賦得正誼明道得明字、文已佚。

始倚聲塡詞。

是歲、宋先生卒。

嘉慶十六年辛未二十歲。

段先生賜字曰愛吾。經韻樓集外孫龔自珍字說、龔壻之子小字阿珍、嘉慶庚午、其父名以自珍、以副車貢於順天。其父書來請字於余、余曰、字以表德、古名與字必相應、名曰自珍、則字曰愛吾宜矣。

夫珍之訓，藏也，藏之，未有不愛之者也。愛之義大矣哉。愛親、愛君、愛民、愛物，皆吾事也。未有不愛君親民物而可謂自愛者，未有不自愛而能愛親愛君愛民愛物，充乎其量，曲當乎其宜，無慙古賢聖者。故必自愛而後能愛人。今之自愛者多途矣。以飽煖竟吾，是鳥獸吾也。以美官業吾，是傀儡吾也。以貧利鬻吾，是商儈吾也。以辭章剿說誇吾，是鞶帨吾也。以和光同塵，似忠信，似廉潔偷吾，是則莠紫吾也。吾之不爲鞶帨、不爲莠紫者，天下尠矣。然則孰是其能愛吾也哉。然則何以愛吾者，其必在五者之外哉。陶元亮曰，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夫惟元亮乃有元亮之廬。不知吾愛而惟廬之愛，雖安何在也。書以答吾謂固吾寄翁名之意也夫。嘉慶辛未元旦，書於七葉衍祥堂，年七十有七。

案紀文達勃伯公墓志，孫一自還。將先生已九歲，其爲原名無疑。段先生撰神道碑，則作自珍。乃後來迨改。據此字說，知庚午以前固未名自珍也。惟愛吾之字，僅此一見而未用耳。

六月二日，風雨竟晝。檢篋獲宋先生遺墨，感賦水調

歌頭一闋。後於丙子歲譔宋先生述。宋先生力學以孝聞、訓先生以敬順父母。先生追隨有年、感念師承久而彌篤。

嘉慶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

由副榜貢生考充　武英殿校錄、遂爲校讐掌故之學。

三月、闇齋先生簡放徽州知府、先生侍行。經韻樓集送龔埍麗正之徽州郡守序、唐人之仕、重內而輕外、故昌黎子厚刺潮州柳州、非所樂爲也。然二公者有德於二州。廟食至今不替。二公不以僻遠而鄙夷其民、亦可見矣。昌黎之送陸歙州也、謂陸君之道行於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故賢者皆以爲不宜去。夫君子在朝廷在一州、惟君所使耳。苟有可以及民、不必在朝

廷也。郡縣之長吏、親民近而化民遠、庶幾可以盡其心、安見不賢於在朝廷也。吾壻龔闇齋麗正、故賢太守匏伯先生之令嗣。匏伯在乾隆年間守楚雄、亦有德於民、廟食其地。今麗正由郡官出守徽州、非有潮柳楚雄之遠也。　天子之所選用、同於唐之陸君、又適當其地、非韓柳之有不得意可娩也。嫥心壹力於是邦、以報

天子。以篤家聲、以垂聲名無窮、固予所深信於其素行者矣。麗正平日謂余猶師、既承　恩命、即馳書寄余言當益加小心、謹守先言之法、尤仰丈人誨言。余語爾法爾之先若、善乎善也。若余、則何可言哉。余壯盛出宰、氣質未化、未能盡心於民、願以好讀書玩公事。年已老既時用自悔、夫莅其事而不敬其事、及可爲之時而不爲皆非忠也。余何足以贈言哉。至誠無僞、惟古循吏及韓柳及爾先君是師、推余是鑒。勿以勤勞日久、外任可偈、勿以臨深爲高自臨、是則余之贈言也夫。

四月、從段恭人歸甯吳中。初、段先生以女孫許字、至是遂就婚焉、同還杭州。

夏、汎



舟西湖、有詞。旋由杭之徽州任所。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仁和龔自珍者、余女之子也。嘉慶壬申、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吳中、年才弱冠。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彩、閒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爲長短句、其曰懷人館詞者三卷、其曰紅禪詞者二卷、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銀盌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此事東塗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余少時纂爲詞、詞不逮自珍之工。先君子誨之曰、是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爲之愈工、去道且愈遠。子謹受教、輒勿爲。一行作吏、俄引疾歸、遂銳意於經史之學、此事謝勿談者五十年。今見自珍詞、乃見猥心喜焉。昔伊川於晏叔原夢踏楊花之句、幷徊賞之。詞余遠不逮伊川者焉、所動宜矣。雖然、余之愛自珍之詞也、不如其愛自珍也。余之愛自珍也、不如其自愛也。李伯時之畫馬、黃魯直之爲空中語、規之者皆以爲有損於性情、況其入之愈幽而出之愈工者耶。余髦矣、重援昔所聞於趨庭者以相贈也。茂堂老

人序。時年七十有八。

嘉慶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

在徽州、段先生寄書勉學。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久欲作一札勉外孫讀書、老懶中止。徽州有可師之程易田先生、其可友者不知凡幾也。如此好師友、好資質而不鋭意讀書、豈有待耶。貧此時光、禿翁如我者、終日讀、尚有濟耶。萬季埜之戒方靈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嗚呼、盡之矣。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爲名儒、爲名臣、勿願爲名士。何謂有用之書。經史是也。茂堂泐。時年七十有九。

四月、入都。七月、元配段宜人卒於徽州府署、先生歸已不及見。應順天鄉試、未售。在汪小竹水部全泰齋中見秋花有感、賦詞七闋。南旋、見驛壁有一騎南飛四

字、爲滿江紅起句、復成如千首、名之曰木葉詞、一時和者甚眾。

嘉慶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

三月、攜段宜人柩歸杭暫厝。

經韻樓集龔自珍妻權厝志、龔自珍吾外孫也、其母余女、其妻名美貞、余次子驌之女也。始、吾重龔氏孝友昌熾、方未央、故以女孫字自珍。嘉慶壬申四月、自珍從母歸甯、婚於蘇州、同至杭而抵徽州府署。時吾壻任徽守也。美貞歸龔後、遂能聽從家教、敬事舅姑夫子。而褱病於中、有庸醫誤以爲娠、且半載有餘、始覺之、遂至不可治。至癸酉七月、卒於府署、年二十有二。傷哉。時自珍先於四月赴京師應鄉試、出闈後遄歸、不見其人矣。甲戍之三月、自珍攜柩歸杭、暫厝於西湖之毛家步。余適至徽、因志之、使石焉。銘曰、深深葬玉、幷余悲、乃爾姑婷之悲。淚浪浪獝未絕兮、苟非爾之婉嫕兮、曷爲經三時

而猶痛其摧折。爾舅爾姑爾夫之厚爾兮、爾亦可以自慰而怡悅。委形付諸空山兮、魂氣升於寥泬。汎舟西湖、有詞。遂由杭州往徽郡。閶齋先生議修徽州府志、延歙汪蟄泉、龍陽湖洪子孟慈、飴孫及武、穆湻胡文水諸子纂修。凡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恒命先生任之。先生謂府志爲省志底本、以儲他日之史、立傳宜繁不宜簡、冀表章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移書志局商榷、同人咸爲歛服。又剏立氏族表、其義例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自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

上者爲甲族、得三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著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附見焉。先生平生持論特重宗法、此其一端也。　作明良論四篇、段先生加墨矜寵甚至、謂吾且耄、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元和李四香銳及王仲瞿皆有評識。編錄文集自是歲始。案、保甲正名關是歲時事、與地丁正名皆當作於是時。　冬、手植梅花三十本於郡齋。

嘉慶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

六月、閻齋先生擢江南蘇松太兵備道。案、杭郡詩三輯小傳、閻齋先生曾由徽州調守安慶。考先生詩文、似先後未離新安、或未赴調、遂遷任歟。先生繼配何宜人來歸。宜人字吉雲、山陰人、安慶知府裕均之從女孫。

紀年文有黃山銘、別辛丈人文、明故按察使司僉事金君石闕銘。據金氏世德記年月繫此。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

春、將之海上省侍、道經蘇州、寓段氏枝園。案、枝園在蘇州閶門外上津橋、見段先生校汲古閣說文識後。旋詣任所。上海綰轂東南、閻齋先生以宿學任監司、一時高才碩彥多集其門。先生與吳縣

鈕非石、樹玉 錢塘何夢華元錫 諸君搜討典籍。凡文淵閣未箸錄者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必輾轉錄副歸。由是益肆意箸述、毋弗百家、究心經世之務。鈕樹玉匪石山人詩、龔君幸人出示詩文、走筆以贈。翠蚪游青霄、醯雞舞盆盎。賦形既懸絕、高下焉能仿。大雅久不作、斯文日倘恍。蛙聲與蟬噪、傾耳共嗟賞。浙西挺奇人、獨立絕俛仰。萬卷羅心胸、下筆空依傍。余生實鄙陋、每獲親俶儻。徧覽所抒寫、如君竟無兩。君今方盛年、負志多慨慷。大器須晚成、良田足培養。陽氣已潛萌、萬彙滋生長。率爾成贈言、聊以貢撫掌。章鈺曰：匪石此詩前二首、有八月下旬、琴南袁君遂余信宿南園作、中有瀛壖本仙鄉云云。又挽李四香詩、今春暑聚首、自注同在上海龔觀察署中。知匪石曾爲闇齋先生記室也。 王仲瞿來訪、留一月乃別去。 秋、應省試、未售。 紀年文有

乙丙之際箸議。亦作塾議。案、依壬癸之際胎觀例、當是乾隆終乙卯、嘉慶始丙辰、似別有微指也。又案平均篇原集次於箸議之前、疑亦此時作。越七年乃作農宗、則當在壬午癸未間矣。

此兩年作。陽湖趙惠父直刺評本則云、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

是歲、王仲瞿殁、先生助其葬。墓在蘇州虎邱山南、又爲撰表。夏、進士將之京師銓縣令、紆道別先生海上、作序送之。紀年文有錢吏部遺集序、江子屏所箸書序、

附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安慶知府何公墓表銘、餘見上。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

是歲，　睿廟六旬萬壽　恩科，先生應浙江鄉試，中式第四名舉人。案：同治崑新志稾有先生不屑籍門廕，以縣學生就民卷中式經魁之語。先生庚午已捷副車，志稾語誤。座主高郵王文簡公、引之長安李倌甫太史、裕堂房考富陽知縣向。名佚試文見龔氏科名錄。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議治於既富，亦保其富而已。夫覘富爲無加，所以不恆富也。子曰教之，亦猶保庶以富云爾。且三代之興也，不易民。或謂撫強盛斯易爲功，或謂繼豐亨愈難爲理，皆非也。治無升降，估地利者卑俗也。無汙隆融人倫者化，說在冉有與夫子論政於既富後也。未富而諱言利，是謂迂圖。顧往往救時之相功在厚生，而名世對其書，以爲治功僅得半者，何也？未富而恥言財，允爲過計。顧往往雜霸之手，才能裕國，而

儒生議其後竊謂經術未嘗聞者何也則請設既富之
形審既富之勢開大利者防大患天地日滋生山川日
吐紛挽數百年調發之氣而償以太平蚩蚩者不知其
至難遏也造物之力已勞而寰區歌舞之俗日出而方
新吾君吾相其遂將以此民貽孫子哉利百世者憂萬
世士則有舊德農則有先疇積十數傳絲粟之餘而餉
茲樂利味味者不知其不足恃也先民之矩己退而鄉
里逸諺之夫不材而自恣乃祖乃父甯不以此民望神
聖哉又何加焉冉子所以訶也子曰不教之不足為富
猶不富之不足為庶也保庶莫如富保富莫如教法制
者教之具也粲以陵之其秀而文者升於國學鄉學其
樸而魯者亦約束於律令而勿使來奇衺之氓三物以
興六行以勸八刑以糾示無學此既富之規橅而已矣
綱常者教之原也明以導之其騃而愿者蔚為孝子順
孫其勇而悍者亦愛惜其聲名而不至入禽獸之路父
語其子兄詔其弟婦勉其夫胥無負此既富之日月而
已矣教之一言為教民者計抑仍為富民者計也尚何
加哉尚何加哉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



以勸百姓也。

合臣與民而勸經事之二端也。蓋士與百姓胥待勸也。爲之舉日忠信重祿又爲之舉日時使薄欸經之事有如此日我國家承平數百年其所以蒙愷悌之麻而莫靈長之福者大都不越士氣與民心二端而己土氣之賜平天下國家而歎先王之體恤寒睽者罔弗至也知民心之係乎天下國家而歎先王之于惠困窮者罔帶遲也請權敬大臣而際其事經言體羣臣中其義日勸士統乎造士役士選士而言之也辭其父母頑一命之恩榮背厰井鄉望九壹之顏邑此際之望恩倖澤者人情容不免乎然而大可諒矣莫之贊策之名我方以忠信繩士也而我所以待士者安在賞可逃邑可辭士亦或口不言祿也而我所以愛士者安在是故笙與簀結其心也酒與醴訞其德也既聯其心體而又贍其身家違日養崇高惜帑藏嘆目夫爲士者許身忠孝自命之常而能年之操史筆者必淵厥本原以爲此國家養士之穀然則士固無員於天下國家而先王加之意者亦豈豢庸人也尚其法文武之忠信重蘇而可哉經日子庶民中其義日勸百姓推乎同姓異

姓、庶姓而言之也。族齒雖微、天府以登與籍。道將雖非、
南畝以奉君王。此際之措力杏財者、八情大抵同乎。然
而正可僩矣。書則壞、詩授衣、百姓方冀、我之勞之也、而
我奈何不愼所以使民。豳在春助。在秋百姓且顧我之
惠之也、而我奈何不愼所以斂民。是故定公句、酌以天
也。議遠邇酌以地也。既指以歲月、而又子以脂賞逭曰
事靡鹽賦無藝歟。且夫爲百姓者、踴躍奉公、分所宜然
而四方之岐國勞者穀美其君上、以爲此朝廷愛民之
祥可見百姓。固何貢乎天下國家。而先王計之深者、夫
亦利宗社也。尚其法文武之時、使薄斂而可哉。將見蒙
爵命之重而奔走在公、感燕字之深而謳吟載路、藹藹
萋萋臣盡力也。臨臨嗜嗜民協服也。熙熙而遊、于于而
至普天齊進萬壽之觴也。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以民事爲國本、卽民自言
而已先亟矣。夫不知亟民事、則國不立矣。盡亦誦邠民
之早亟乘屋乎。若曰勝於宗盟、是長則嘗無忘、教民稼
穡之先無忘郎部家宰所後。盡先世立國久遠。由令日
而溯古風、民之綢繆甚切、皆君之綢繆甚殷。其兢兢焉

不敢緩而且至亟有預在未改歲時者君之有國猶民
之有居民不借婦子以保其居則陰雨迫之君不恤黎
庶以足其國則惰農安之在昔締造艱難勤恤民隱覩
在國之宅爾宅者如一體焉君其尙守開基之業乎毋
謂民寡也民知憂而君憂其憂則無傾古之人緜緜保
世而曰胥原曰譫原無非爲廬旅飲食之謀此芮鞫之
居所由密也毋謂民弱也民知樂而君樂其樂則弗替
古之人皇皇播遷而曰乃覲曰乃依遂以開牢家匏酌
之俗此流泉之利所由相也夫民之有事至亟也亟民
事不以戰而以耕亟民事不爲損而爲益亟民事不恃
威而恃恩彼日以兵餉轉輸者舍我事此日以休養生
息者備乃事民之歸之也猶有感瞻烏而歎誰屋者哉
乃民曰孔亟君曰姑緩無惑斂幽之雅頌不得閭而幽
館之遺風不可復也使其可緩亦思昔民之育晝無暇
逸而先亟其功於乘屋也何居蓋自君爲國之勢而論
或近於太王之遷岐也當日迺疆迺理惟於民事謀之諗
而遂能百堵皆興則境處其變事處其常也夫豈緩其
所當亟而使民鮮農桑廛舍之依哉而自君爲國之本

而論、可昉自公劉之居邠。逮至九月十月、似於民事已告成、而不勝壓茨之塵、則時當其逸、民習於勞也。夫且亟其所可緩、而在民有補葺寬閑之待哉。夫乘之爲言升也、治也。彼日中爲晝、夜中爲宵、何以往取茅歸而爲縋之綏。則升、蓋其野廬之屋也。卽日索綯以待蠶用治屋、以待耘耔、其爲民事、則一由是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有不可緩者。七月之詩、舊邦之業也。　賦得蘆花風起夜潮來、得來字、五言八韻。　莽莽扁舟夜、蘆花徧水限。潮從雙峽起、風翦半江來。鐙影明如雪、詩情壯挾雷。秋生羅刹岸、人語子陵臺。鷗夢三更覺、鯨波萬仞開。先聲紅蔘浦、餘怒白蘋堆。藏笛衡煙去、青彤送客回。誰將奇句覜、丁卯憶雄才。房考評其文曰、規鍥六籍、籠罩百家、入之寂而出之沸、科舉文有此、海內覩祥麟威鳳矣。又評其詩曰、瑰瑋冠場。　歸安姚鏡塘兵部、學塽　闇齋先生丙辰同榜、學行淹備、爲先生所嚴

事。嘗東長洲陳碩甫明經、奐昌平王北堂徵君誒齡偕訪之。又自言抱功令文二千篇見姚先生、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今鄉會試文僅存、亟錄附以餉學子。　紀年文有闈告子。案此文至道光癸巳冬始删定。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

春、應　恩科會試、不售、留京師。始從武進劉申受禮部逢祿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　自匏伯先生官京師、至先生三世百年、先生少日所交多

老蒼於乾隆庚戌榜過從最親厚。次則嘉慶己未、多談藝之士。洎乎壯歲所接、海内通人勝士尤不勝數。其爲學靡書不覽、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徵博引、以伸己說。旣治西京之學、文章亦淵懿樸茂、雅近匡劉。推究治學本原、深明周以前家法。其所造述、則益深窈簡覈、但舉大誼、不爲巵詞矣。參用杭州府志本傳暨程庶常說。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

會試仍下第、筮仕得内閣中書。案内閣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云、道光元年到閣。此據先生自譔張青琱文集序、當得其實。　先生官中書、先後十餘年、於

內閣故事最洽熟。識故和碩禮親王、昭槤多習當代典制。會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借內閣所庋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悉燬於火。案、道光二年、漢票籤直廬又不戒於火、冊籍卒付灰燼。時値班者、翕鮑子堅舍人奐也。先生就藏書故家求順治前輩文章、鉤索舊聞。又獲窺　累朝硃簽及　綸綍簿、皆史家底本也。　秋、戒詩。　北齊蘭陵武王高長恭碑海內孤本、舊藏何夢華家。是歲孟冬、以贈先生、有跋記之。案全碑今復出土、碑首有安德王五言詩刻。方嘉道間、孤拓僅存、固宜詫爲珍異也。　紀年文有東南罷番舶議、已佚西域置行省議、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

正月、在吳中、與顧澗薲千里作探梅之游。似於上年秋冬間南旋、闕疑俟考。旋入都。外王父段先生刻經韻樓集十二卷成、先生與校字之役。在内閣充國史館校對官。時館中方重修一統志、先生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諸部落沿革、訂舊志之疑漏、凡一十八條。先是桐鄉程春廬大理同文修會典、其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皆開斜方而得之、屬先生校理。是爲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始。而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山川形勢、原流合

分尤役心力、洞明邊事、雅稱絕詣。自譔蒙古圖志、訂定義例、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大興徐星伯舍人松精於西北地理、先成哈薩克布魯特二表。先生歎爲當代奇作、遂沿用之。謹案、道光元年欽定新疆識略、伊犁將軍松筠奏進其稿、即徐松代譔。初名伊犁總統事略、哈薩克世次表布魯特頭人表並在第十二卷外裔門中。惜程大理殉、孤學無助、志竟不成。集中惟存諸序、亦足見其精博矣。房師覺羅文莊公寶興任吐魯番領隊大臣、先生上書、備論天山南路事宜及撫馭回民之策、并錄西域置行省議獻之。蓋議遷議設撤屯編

戶、盡地力以剤中國之民、實經畫邊陲至計。己亥雜詩有五十年中言定論之句。合肥李文忠公黑龍江述略序曰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恐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尤其犖犖大者。夏考軍機章京未錄。賦小遊僊十五首、遂破戒作詩。除夕、與長洲彭文敬公蘊章同寓城南圓通觀。棻集中屢言道觀、據張壽瑒文集序、知爲圓通觀也。彭公出平生詩、讀之竟夜。時同官中書也。紀年文有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朱殤女碣。

道光二年壬午、三十一歲。

是歲、成廟登極恩科、應會試未第。先生自辛巳後、與程大理及甘泉秦敦夫編修恩復友善、相約得一異書則互相借錄、無虛旬。其時徐星伯舍人、王北堂徵君並以搜羅精博聞於日下、先生引爲同志、由是珍笈益萃。是冬、所居不戒於火、藏書燼者十八九。其後歲以酒醢奠亡書百種、皆絕無僅有之本也。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西藏志四卷、有先生是歲手跋。張石洲爲靈石楊氏刻連筠簃叢書、長春眞人西游記二卷、有程大理跋云、此冊爲葉雲素給諫所贈、龔定盦嘗借鈔、既而徐星伯復就鈔於定盦、而爲之跋。昌綬又見長洲陳碩甫徵君家寫本畿輔水利集說、有先生朱字手校。借求購獲、並記於此。上海李復軒秀才

孚璜爲先生作文集序、鬱鬱千餘言、亦見以詩報之。李君配歸佩珊夫人懋儀工詩、有女青蓮之目。丙子歲、李夫婦客吳中、先生即與倡和。歸夫人詞云、國士無雙、名姝絕世、指先生及吉雲夫人也。吳山人文徵爲作簫心劍態圖。先生壬申泛舟西湖詞有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句、歙洪子駿曰、二語實難兼得、未曾有也。因塡金縷曲和贈。下半闋云、俠骨幽情簫與劍、問簫心劍態誰能畫。越十年、乃圖之。先生夙以沈俊自憙、其託意如此。　先是戊戌歲、武進莊卿珊綬甲館先生家、爲言其祖莊公

存與事行之美，且曰碑文未具。是夕，綴甲夢見公者再，若有所託狀。己卯，先生之京師，識莊公外孫宋于庭翔鳳，復爲推測公志。至是歲不盡三日，始屏棄人事，總羣言而刪舉其大者，譔禮部侍郎莊公神道碑銘。　是歲，有蜀人掘山藥，得一窖，獲漢印豈凡百餘枚，以泥雜膠爲之。估人賫至京師，大半壞裂。先生與諸城劉燕庭各得數枚。以泥質歷二千年而不壞，良可寶詫，在金玉之上。見筠清館金文。此泥封著錄之始。　紀年文有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瑚文集序、與人論青海事書、與人

箋論石經五事。餘見上。程庭常曰、先生是歲有晝語受讀事、屢見詩詞。

道光三年癸未、三十二歲。

春、在都供職、會試未第、以事詣圓明園、趨公既罷、因覽西郊形勝、遍澄懷園、訪丙直友人詩。送青田端木鶴田國瑚出都。先生素不輕許可、與鶴田論易、獨歎爲聞所未聞。見處州府志端木太鶴傳。五月、自編甲戌以還文章、爲文集三卷、餘集三卷。既竣、見所棄者倍所存者、因又錄少作一十八篇、附餘集之尾。此集爲先生自刻、今流傳本絕少。昌綬搜獲一冊、尚是初印稾樣、惟無餘集、所附少作亦祇五篇耳。六月、刊定無著詞、初名紅禪詞懷

入館詞、影事詞、小奢摩詞四種，都一百三首。案無著詞壬午春選定，懷人館詞、影事詞辛巳春選定，小奢摩詞則是歲近作也。此四種與己亥雜詩均有自刻本，未見。七月，母段恭人卒於蘇松道署。先生解職奔喪，奉櫬還杭州，殯於花園埂、在匏伯先生塋側，植梅五十本於墓上。

紀年文有五經大義終始論暨答問九篇、壬癸之際胎觀九篇、原刻文目作心書阮尚書年譜第一序、與江居士書。

道光四年甲申，三十三歲。

居憂無詩。八月，與吴縣貝簡香居士、墉江鐵君居士沅校絜唐釋宗密圓覺經略疏二卷、庋版蘇州婁門內

三家邨善慶庵。案小詠詩話集、彭古亭先生亦嘗居此。又葉廷琯鷗波漁話引徐賁時詩序云、沈子琛聲世以醫名、所謂吳藏灣頭、沈氏瀛頭、在城東僑平江里第二橋地下之三家邨。蓋宋代已有此名矣。自爲願文、與妻何宜人均題名簡尾。此刻近於吳中購得。文譔後序。先生學佛、鐵君爲第一導師、與仁和錢東父居士、林慈風和尚四人皆奉徹悟禪師之書、竺信贊歎。慈公深於相宗、東父則具教律禪淨四門。在京師、識睿親王子鎮國公容齋居士、裕恩好讀內典、徧識額納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三存之。自釋典

入震旦以來、未之有也。又借經於龍泉寺僧唯一、（施南人）持陀羅尼滿四十九萬卷。夏日定課程、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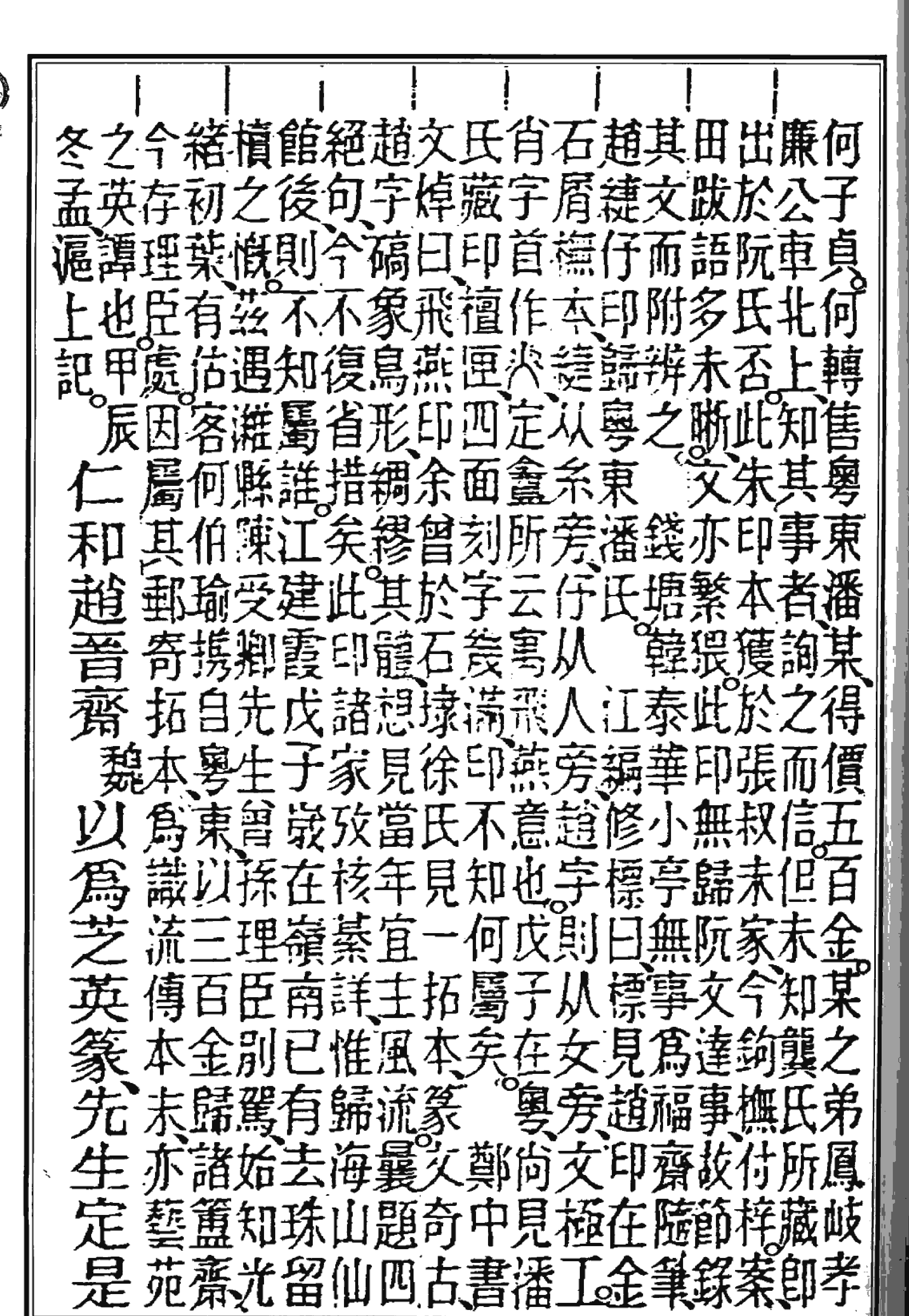
道光五年乙酉、三十四歲。

十月服闋、客崑山、爲李秀才（增厚）補題夢遊天姥圖卷詩。序云、予母喪闋才一月、勉復弄筆、未能成聲。臘中見紅梅思親有作自注、全家南下之歲、迄今十有四年。母在人間、百事予不知也。猶記丙子至戊寅三除夕、燒蠟兩枝供紅梅牡丹各一枝、讀漢書竟夜。除夕、又有夢返

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詩。案、段先生兗伯公神道碑、女一、適福建興泉永道潘本義次子鹽大使立誠、即先生姑也。先生孝思肫摯、哀慕無窮、於此可見。

夏、進士卒、先生二十年故交也、賦五截句、以存其人。

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緹仔妾娟印。故明李竹嬾日華六硯齋舊藏、後歸文後山、鼎流轉入先生手。嘉興鮑昌熙金石屑第三冊李竹嬾記曰、漢宮趙飛燕緹仔時所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嘉靖間、曾藏嚴氏、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余愛慕十餘載、購得、藏於六硯齋、爲一奇品、永爲至寶、若顯以十五城、豈能易也。又張叔未記曰、昨與几山連牀夜話、知後山近獲此印。翌日、往同觀、各印一紙、携歸、並互錄李跋、以志一時清興云。嘉慶壬戌[2]初冬記。又田恩厚跋曰、李氏藏、後爲阮文達所得、聞龔定盦亦有此印、歸



何子貞何轉售粵東潘某得價五百金某之弟鳳岐孝廉公車北上知其事者詢之而信但未知龔氏所藏郎出於阮氏否此朱印本獲於張叔未家今鈎撫付梓案田跋語多未晰文亦繁猥此印無歸阮文達事故節錄其文而附辨之

錢塘韓泰華小亭無事爲福齋隨筆趙隸仔印歸粵東潘氏

江編修標曰標見趙印在金石肩橅本婕从糸旁仔从人旁趙字則从女旁文極工肖宇首作火定盦所云寫飛燕也戊子在粵尚見潘氏藏印禮匣四面刻字夌滿印不知何屬矣

鄭中書文焯曰飛燕印余曾於石掾徐氏見一拓本篆文奇古趙字碣象鳥形綢繆其體想見當年宜主風流曩題四絕句令不復省措矣此印諸家孜核綦詳惟歸海山仙館後則不知屬謹江建霞戊子歲在嶺南已有去珠留櫝之慨茲遇灘縣陳受鄉先生曾孫理臣別駕始知光緒初葉有沽客何伯瑜携自粵東以三百金歸諸簠齋今存理臣處因屬其郵寄拓本爲識流傳本末亦藝苑之英譚也甲辰冬孟遲上記

仁和趙晉齋魏以爲芝英篆先生定是

飛燕物、謂末一字爲鳥篆鳥之喙三、鳥之跡二、故知隱寓其號矣。急就章有繼字、碑本正作緁。史游與飛燕同時、故有定誰工小學、或者史游鑴之句。嘗論西京雜記出六朝手、所稱漢人語多六朝語、未可信。客曰、得印所以報也。爲說載文集中。已佚喜極、賦四律以倡、偏徵賓中作者爲詩。平湖朱爲弼茮堂蕉聲館集詠文後山所藏漢趙緁伃玉印序云、印徑漢慮傂尺一寸三分、皃班純白、班旁有朱斑半黍。繆篆四字、曰緁伃妾趙。案漢書飛燕合德皆曾爲婕妤、此印難定爲誰所佩。第其篆法古渾嫵媚、迥非後人所能作者。剝玉澤溫潤入手凝脂、洵奇寶也。又婕字作緁足校班書矣。詩曰、後山雅似文三橋。閣開清閟鄰紫挑、紫桃軒中一方印、入手換卻青瓊瑶。當年姊妹聯春宴、嫣殊赤鳳無人見、何時手



裁素鸞肪鳥體綢繆似飛燕。燕子飛來風自芳、纖腰攜
佩雜明璫、細看小點黏紅紛。曾寫新歌鈐緣章、歌筵捉
搨舞褭騁、珇皃恰仿鴛鴦頸。扶寸瑶華透骨香、平分蛤
采纏菭冷、我來推敲劃觴倚、如看皺綃玉體橫、安得金
紅與相見、昭陽舊侶話深更。錢塘陳文述雲伯碧城
仙館詩。漢趙飛燕玉印歌、昆刀畫雪流春乳、宛轉雙螭
靜無語。胭脂紅暈漢宮春、小印流傳趙宜主、宜主風流
舊有名、漢家天子重傾城。平陽歌舞春如海、一顧當筵
早目成、便娟最得君王意。錦帳宵明玉顏麗、石華廣東
紫英褭、頃刻六宮傳故事。螓眉當日正中宮、椒殿香生
四壁紅。赤璽歌中春正好、詠熊帛上綬初融、此印氤氳
蘊蘭麝、雕鐫小字珍無價、藏處雅宜金屑茵、裹來定展
香羅藉。精金彊指幾番拈、紫玉膏盛碧玉壓、焚嫣簿中
湘碧亞、彭籛書上桂紅鈐、遠條別館開春宴、歸風送遠
留題偏、省識何方署最多、七寶屛風九華扇、卷髮新妝
麗曉霞、更聞女弟擅容華、金釘銜璧流蘇帶、爭美昭陽
弟一花。再拜嘉辰貴人姊、奏書定亦工文史、蓮婉同心
菱鏡圓、芳燈照字明如水、亦有當年辭輦人、甘心明月

照長門。淒涼一卷東宮萸、華殼蕭條起暗塵。朮門零落倉琅杇、蘇讀書字今何有。蒨餘片玉暈桃花、仙乎曾絕纖纖手。宮闕西京事總非、鳳凰琴斷冷金微。一函留得藍田璧、莫化致璽白燕飛。　錢塘汪遠孫小米借閑生詩論印六絕句之一、若華小印漢宮春、堯母門開賜號新。底事文人工傳會、倉頭啄矢爾何人。自注、龔定奩得漢玉印文曰婕妤妾趙。趙字帶鳥篆形、遂以爲飛燕物。余曰屬之鉤弋、不較足重邪。　仁和高錫恩古民友石齋、詩趙飛燕玉印歌、印藏龔氏定奩家、文四字曰婕妤妾趙。趙左作、鳥篆、端木子彝決爲飛燕物。考之漢書、永始元年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則是印蓋飛燕未爲后時物也。爰爲作歌漢家玉璽崩一角。老婦啼朝淚雙落。豈知兆亂在當年、燕燕飛來姿綽約。玉顏言日承恩、奢紫泥小篆鮮如霞、深情豔逸此四字、肯使泯滅騷塵沙。妾身本出江都尉、歌舞長安皆阿妹。一翰詖寵入深宮、夜夜君王自沈醉。紫茸雲氣流蘇帳、綠琉璃隔晶屏。望術。並金螭虎紐尊漢制后璽金螭虎紐。　已超列嬪羣妃上。君王與妾心

相印。白璧闌前對明鏡、繡裊小袖妹還來。五采組文作符信、一家姊妹眞嬋娟。沈香豆蔻傾溫泉、中宮正位自永始。珊瑚枕畔明珠圓、香螺卮與文犀箸。玉玦金彄不知數、想借此印時竝藏。百寶摩挲極珍護、閑來何物堪消夏、桃印當門日凝菭。更有端陽朱素懸、牙簟花光倍豔治、搖搖太液千人舟。仙乎欲去誰爲留、夢餘射鳥憶前事、歌成赤鳳傳新謳。君王就此溫柔鄉、纍纍之印環諸王、忠臣檻折亦何益。皇孫啄盡眞堪傷、摩挲此印長太息。玉質玉顏應一色、當日孽恩纖手柔。此時看擬瓊號晢、錄鑄鳥篆工安燕、是姊是妹依疑猜。漫將元后石璽比、合配郎官私印來。　謂世所傳董賢玉印。　我聞高帝創業初、刻印銷印無躑躇。暮年亦復戀女子、遂使人舜堪嗟吁。又聞武王好方士、王母來時捧靈璽。求仙無效海心生。鉤弋匆匆賜環死。豈知禍水非龍漦、漢家火德於焉衰。坐言剛卯製新莽、難將倒印追前非。流傳片玉能完善、回首西京夢痕短。卯金八寶墜難尋、此印千秋抵金盌。　歙程恩澤春海、程侍郎集婕妤玉印詩、截肪方寸腴可餐、繆篆鳥頭紛屈盤。日華映雪愁淪澈、

點朱入肉紅而殷。謔仔妾語文西言、襛衣爲鍾稱去
聲婦官亦云鏡飲仔許安大嘗以下推崇班漢武
帝爵中宮以下郎裱仔烏貴天水一娃三其鬢趙
氏位裝仔凡三一鉤弋夫人一宜主一合德鈎弋高
居堯母門雙燕飛啄倉琅報若云學握玉鈎閒得無纖
指親控搏金霞帳底月蛤圖得無擎此掌中看夜光珠
照膚體寒得無瓊此來瑪寵可僕姊妹承恩戲父馬萬
金非趙曼何如望氣求河問奇女子有黃雲漫時無昭
儀位尤眞金章業綬同弱頒鈎弋時綫仔最尊至元
帝始設昵儀位在褑仔上此經文采鷲鳶蟠邛鴛無
語深可歎鴛鴦自有分明語見居人小說尋其流
傳自冰山。據李竹嬾記此印嚴東樓曾寶之求山錄
乃籍嚴氏譜也。亦弄墨林紫桃軒墨林所藏後歸
竹嬾比來歸龔復歸潘龔定盦潘德輿日下援
學百循瓊嫁虹娟月秋霄干想當印信初封完嬋娟煙
親花破顏無詒綠帶誰蘼冠總貯金層珠匳端三干年
來數梁圖梁王后璽見印譜出尤芬逸誇季蘭願
將紫泥印千緡藍呼官民賢人寰。歸安楊峴庸齋遲

鴻軒詩趙緹仔玉印二首、漢家寶璽今何在、九字奇觚已渺茫。到眼忽驚緹仔印、千年紅玉媛生香。班婕好方畫眉妒、趙婕好偏舞衷工。班趙同侍成帝。班家團扇空秋月、趙家玉印又春風。右諸詩就所見輯錄、凡在文氏潘氏時題詠、亦悉存之以資攷證。復擬構寶燕閣、他日居之。先生夙願、恆在具區莫釐之間、卜宅幽棲、攜鬟吹笛、有終焉之志。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山居曼妙之樂。嘗賦能令公少年行、以自禱蘄。又作莫釐仙夢卷子、仿郭頻伽爲鷗夢圓圖、爲吳蘭雪夫婦作桐君仙人招隱歌、國朝閨閣詩鈔小傳、吳蘭雪褆配蔣名徽、字琴香、一字錦秋、號石溪漁婦、善畫山水、著有琴香閣詩箋。其姬人岳綠春善寫蘭、所謂蓮花博士侍書也。亦屢及之。迨游崑山、買徐侍郎秉

義故宅、見同治崑新志稿。蘇州府志流寓門采之。詩注所謂先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後來卜居、牓曰羽琌山館、即其地也。紀年文有古史鉤沈論、案、至誠詩徵序、年三十四、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其稿七年未寫定、己亥雜詩注則繫於癸巳歲、蓋其時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則刪削多矣。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是歲有詠史一律、舊傳爲南城曾賓谷燠使作。程庶常曰、案、詩意謂曾公罷官也。先是、有某官過揚州、索曾饋、不副其意、遂爲詩投曾、有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之句。又故流播達上聽、曾遂被召入都、坐累誤情錦投秩承廢。此事予聞諸忠州李芋仙刺史士棻、刺史聞諸豐城徐稼軒侍講士穀。

道光六年丙戌、三十五歲。

會試不第。是科、劉申受禮部與分校、鄰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經策奧博、曰、此必仁和龔君自珍、邵陽魏君源也。亟勸力薦、不售、於是有傷浙江、湖南二遺卷之詩。詩曰、

之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蒸嶂峙。盇盇苕溪比西子、浣花濯錦裁雲。神禹開山鑄九鼎、罔兩頻伏歸洪鈞。絳車昔走十一郡、奇祥異瑞羅繽紛。茲登新堂六十俊、浙卷七百餘、獨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囷。紅霞噴薄作星火、元氣翕藝煇朝殿。骨驚心折且揮泪、練時良吉齋肅陳。經旬不寐採消息、那知鍛羽投邊塵。文字邃海沙蟲耳、司中司命何歡嗔。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字言漢魏眞經神。尤精選理躋鮑謝、胸中劍氣騰龍錢。侍御拔沙齡雙眼、手持示我咨嗟挺。湖南玖、辟五策冠場文更高妙、子決其為魏君源。翮然雙鳳冥空碧、會見虞運翮丹宸。萍蹤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搷城闉。

見劉禮部行述及詩集。案詩意、似先生卷卽

出禮部房薦。先生後三年成進士。其年禮部卒。魏君至乙巳甫登第。則不及見矣。前輩賞譽之盛。於此益見。先生初與程大理齊名。稱程龔。及是。學者復稱龔魏云。夏。友人謝向亭學士。階樹 蘄水陳太初修撰。沆 相繼逝。作二哀詩。又祭程大理於城西古寺。賦三律。詩中並及大理配吳夫人。案國朝閨閣詩鈔小傳、吳玖字瑟兮。石門人。稱締程大理同文繼室。著寫韻樓詩草、有寫韻樓畫冊一時名士題詠甚多。同年績溪胡竹邨戶部培翬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爲卷子。先生作祀議一篇質戶部、佚。已復檃栝其指、諸爲韻語。大略謂鄭君兼治十三經、惟孟子注見隋志、殆未可信。又言生平

惡周禮，莊君綬甲、宋君翔鳳、劉君逢祿、張君璜昭。案：張君字迦甫，湖南平江人，著有天文分野說、見經世文編。言封建，皆信孟子，疑周禮。海內四人而已。張說尤悲，又云：禮經十七篇，往爲鄭功弟一，千秋所當崇奉也。先生是歲春入都，何宜人同行。歲暮共幽憂相喻所懷，相勗所尚，賦寒月吟，慨念勞生，有偕隱之志，自寫成卷，又題一詩。紀年文有上海李氏藏書志序，餘見上。

道光七年丁亥，三十六歲。

是歲，闇齋先生引疾歸，主講杭州紫陽書院。同年吳

梅梁侍御（傑）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得俞旨行、屬同朝爲詩、以張其事。先生獻侑神樂歌五章。顧澗蘋得唐睿宗書順陵碑、以拓本自吳中遠寄京師。先生本以瘞鶴銘及北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懸齋中、得此而三。又藏有宋拓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清河王琛玉航漢隸今存錄婁壽碑石久毀、碑本宋時董良史所藏、明代已闕四十六字、藏於華中甫眞賞齋。後歸朱卧庵、又歸邵僧彌。國朝藏顧憩閑家。何義門先生爲顧氏外舅、遂爲所得。繼歸同郡蔣春皋、最後歸仁和龔定盦、錢梅溪從蔣氏借鉤、寄翁覃谿一本、桂未谷遂以刻於京邸。上元張容園寶德雙鉤、刻入蕺硯齋石刻文字。）泉顏書八關齋七十二字。（包世臣藝舟雙楫、杭州龔定盦藏宋拓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冢爲鶴銘、始知

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説有故。是歲、於臨川李春湖中丞宗瀚家獲觀古拓隋丁道護書啓法寺碑。四月、投牒、更名易簡。説詳卷首

十月、錄辛巳以來七年之作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歸安孫憲儀秋士詩存題龔中翰破戒草、服或披居士、身還現宰官。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謂儒膏徒瘦、如梅卻未寒。同僚蘭雪集、可耐舍人看。

先生金石之學精博絕特、剙立義類、時出新解。集中説宗彝、説爵、説刻石、説碑諸文、其楬櫫也。初擬撰金石通考五十四卷、分存、佚、未見三門、書未成。至是、成羽琌山金石墨本記五卷、趙晉齋、何夢

華爲之諟正。又撰羽琌之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二卷、瓦韻一卷、輯官印九十方、爲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

右據己亥雜詩自注。案、文集有漢器文錄序、鏡錄序、瓦錄序、秦漢石刻文錄序、自晉迄隋石刻文錄序、與詩注互有出入。皆手纂之本也。

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識、爲聚拓本、穿穴羣經、極談古籀形義、成書十二卷。

案此指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筠清館金錄。吳書自序云、一日、廖工部甡來請曰、子之金文、龔定盦禮部欲任校訂。余固知定盦研精籀篆、與家子苾編修搜訪若干、悉以付之。余再出、爲閩藩、則以此事屬陳禮部慶鏞敦促成書云云。據此、則今刊五卷未必悉出原稿、惟所收先生藏器及釋文不少、別輯爲卷、附刻集中。

在京師、爲阮文達撰齊侯中罍二壺釋文。

案此即世稱齊侯二罍也。釋文全棄

已佚、遺說一二、僅見筠清館金錄中。又作

學海談龍、存金石諸題識。所藏彝器之屬今可考者、如
方鼎、龍勺、魚爵、父丁爵、立戈爵、癸歙觚、見說衛公虎大
文增𦬶敦。橙寫本此
爵一。商父丙爵、周從鐘、鉤、秦豆、漢一升十四籥熏鑪、
有嬰桃第漢剛瓶、右尉、雜左尉印、嚴道橘園、嚴道橘丞、
一四字
牛轉長印、諸范、見筠清館金錄及趙召伯虎敦、百有內
之謙補寰宇訪碑錄。三名
史第五行鐙、注見詩漢松豆、鴻嘉鼎、大小洗十有五、見漢
器文
錢古鏡五。見鏡錄序昌綬得先生鏡拓一紙、自題云
序、此羽琌山人平生第二寶也。手拓本丁亥付
裘記之。又云都一百十八又三字、別有釋文。案鏡銘罕適
百字音此鏡徑三寸許、字細如髮、制作精絕。惜釋文已
佚、拓本未能悉辨原鏡不知流轉何所矣。昌綬纂年譜
竟適獲是拓、驚喜逾望。因橅鐙仔玉印、同裘一冊、題曰

羽琌雙寶、集同人歌詠張之。又案、破戒草丁亥歲雜詩弟四首云、我有秦時竟、窈窕龍鸞痕。我有漢宮玉、觸手猶生温。我有晉九行、鸞鴻若可拊。玉皇忽公道、奇福三至門。欲供三莊香、先消萬古虎。古春件憂患、詰屈生酸麿。且搨三千本、贈與人間存。即指飛燕玉印及此鏡與洛禪賦九行本也。古泉則有新莽時文布九百、見戴文節古泉叢話又唐天寶銅造象。海鹽張燕昌金石契唐天寶造象題名、鎔質金塗、面刻蠡頭楷書、云大唐天寶五載五月廿日、上爲皇帝、下爲一切蒼生、又爲七代先亡、今爲見存父母、敬造阿彌陀象一鑄。佛弟子張處方一心供養、六行、凡五十言。大唐字書於六行之巾上、筆法極寬綽、有餘杭郡黃松石樹穀所藏。乾隆乙未春日、借鉤逯歛廷壽訪松石令子小松易於武林門外、借歸寓齋、歷下同梁山舟侍講先生夢。又黃樹穀跋日、甲寅秋、子得一造佛題名小銅碑、大可二寸、寬八九分許。額以雙龍蟠其上、貫重在其下、僅鑄前半身、而中刻小字如半粟。碑背有鼻鈕、大略造佛既成、而繫此碑於佛座間

者。案、此象又見山左金石志。徐康前塵夢影錄、龔定盦禮曹得唐天寶銅造象、面陽文佛象、背如碑式、小楷陰文、即張芑堂金石契中壓卷者。後爲梁太守恭辰所得、劉方伯喜海亟賞之、太守即持以獻、旋調台州府、隱以報之、爲吳中丞文鎔所劾、列入彈章。

先生己亥雜詩注已自言吉金星散百存一二。卒後益蕭落不可問矣。丹徒嚴保庸問樵韓履卿寶鐵齋金石跋尾序、金石家言、自歐趙洪薛以來、至我朝而極盛。保庸生平所交、聞如阮芸臺相國、朱茮堂尚書、蔣伯生大令、翟文泉進士、龔定盦禮部諸君子、皆獲接其人、讀其書、上下其議論、輒用自愧、又自豪也。又云、阮相國龔禮部皆君所善、且一水可達、請更以此書質之。

所藏尚有玉剛卯、見漢器文錄序葉小鸞眉紋詩硯。先生嘗自賦天仙子詞。題顧澗薲思適齋集、浪淘沙、爲龔定盦賦葉小鸞眉子研、時定盦方談佛也。詞曰、黛色割遙嵐、墨瀋微酣、是誰收拾小檀函、留得寒篁天下影、長對初二。居士借經龕位

置偏諧、偷窺曉鏡語壺參。不許花箋題煮夢、解脫春蠶。歸懋儀佩珊題葉小鸞眉子硯詩、螺子輕研玉樣揾、摩挲中有古吟魂。小鸞一泓淺瀉桃花水、流出當年舊黛痕。鄭文焯曰小鸞眉子硯余見之石埭徐子靜案上謂於海上得之先生家子孝拱家。石已中斷、別有舊脫本名流題詠殆徧。光緒初、余游吳門、猶及見孝拱之妾、諸晚香。詢以龔氏遺跡則云書百餘篋盡售之海客已。有名跡則有宋拓蘭亭定武本、洛神賦九行本。此據沈氏樹鏞說。先生又蓄十三行白玉本凡二、與蘭亭跋並見雜著卷中。保母甎拓本、注見詩　李成溪山秋曉圖、注見詞　牽連記。紀年文有定盦八箴說衞公虎大敦、　賦常州高才篇贈丁若士、履恒　備述乾嘉以來常州諸名流、如臧在東、鏞堂顧子述、汝明　惲伯子、敬　孫季述、星衍　趙味辛、懷玉

管孝逸、繩萊洪孟慈、莊卿珊、見前張翰風、琦周伯恬、儀暐董方立、祐誠陸祁生、繼輅皆先生所素識也。

道光八年戊子、三十七歲。

譔尙書序大義、大誓答問、尙書馬氏家法各一卷成。案、大誓答問、汪小米先生有刻本、今賴以傳。龔氏家稾目錄亦稱著述甚多、家存惟此一種耳。先生嘗得宋皇祐重摹魏邯鄲淳三體石經尙書三十九字、左傳三十八字。先生盛稱淳親見祕府孔壁古文、且言石經有今文古文兩者之學、邕一字今文家也、淳三字古文家也。見劉禮部集跋杜禮部所藏漢石經後。鄭文焯曰、光緒二十二年、許州出石經尙書殘字、文

爲三體書，曰古文、篆、隸，存一百十一字，殘十字，以漢慮俿尺度之，字徑寸，波磔信與黄氏小蓬萊閣所臧漢石經體格迥異，攷古者以爲魏邯鄲淳之真跡也。石藏山東黄縣丁氏，余别有攷證。惜先生未及見之。

紀年文有最錄尚書古文序、寫定本最錄李白集。

道光九年己丑，三十九歲。

會試中式第九十五名。座主歙縣曹文正公、振鏞 滿洲文恭公、玉麟 寶應朱文定公、士彥 山陽李芝齡大宗伯、宗昉 歙縣吳退菴大司農。椿 房考清苑王曉舲中丞。植

試文見龔氏科名錄。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申言爲政之戒，而恃氣與識者廢也。夫欲速，恃其氣也。見小利，恃其識也，則弊所生也。決之日不達、不成，而二者將毋窮。曰古今立功名之人也。

不一其大端日氣曰識債功名之人不一要其大端曰
恃氣曰恃識今騾語之曰二者可用而不可恃彼必不
信爲之究其弊曰是但與無氣無識等庶其人進於若
怯若悔之中而勇智益爲世用無欲遂無見小利抑思
欲速見小利之果何如人哉抱貧無積但庸眾之胸而
與思遠試以售其學又思小試以暴其才此其人非無
情於天地民物可知也權藉未歸斯局外之見而業爲
其遠而人心不驚可其小而國賑已奇此其人非無
責於天地民物可知也歲月者豪傑所當惜然人能惜
之人不能與造化爭之夫不籌乎氣數之原而知萬事
萬物之有定候焉將聖賢之惜歲月與豪傑之惜歲月
何以異經濟者商賈亦能譚然彼喜譚之彼不能以學
問擇之夫不總乎成敗之林而信陰陽人事之無全功
焉將聖賢之譚經濟與商賈之譚經濟何以異夫然而
歟恃氣者僑非不慕久道化成而恐天下不及待疑
已而求天下之信已疑信相戰始用是皇皇矣議因革
也因革皆條約之言議富教也富敎孰肌膚之受行一
政思畢一政大都取目前所易爲者而銳爲之夫然而

歎侍識者淺非不知美利不言乃恥天下不見功而謗
己困求天下之譽己謗譽一明始用是沾沾矣有司競
出納惜國帑而國帑空鐵人給指使收人材而人材去
舉一政反廢一政大都取流俗所其悅者而苟悅之而
何能達而何事之能成吾是以思古之能制氣者或少
壯經營而成功在耄期之日或祖宗況痒而得意於孫
子之朝其定力足以嘗天下之大疑而勇可侍法更可
侍由體達用密如爾吾是以思古之能制識者明知救
時孔亟謚臺衆以還明廷明知出門有功留有餘以還
天地其定識足以敵天下之大謗而智可侍愚益可侍
成亢成功洎如爾莒父雖小宰天下亦猶是矣商也鑒
之哉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　以知策君實以天策人也夫公知生知之異
於學困而不知學困之無異於生知也子故以一之者
策之且臣言文武之政至於知天知人而于下之言道
者信矣天下之言道者又疑矣信則信夫憲章之法必
侯乎講明疑則疑夫濬哲之原先限乎等殺夫謂未知
之前無等殺焉不可也謂已知之後有等殺焉不可也

何則形氣未判之始此知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
同渾於無形無端而知其所以分又知其所以合此不
特人人所不得私即文武不得而私之也而性分之中
無凡無聖形生神發以後此知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夫婦各燦於兩間由是而當知其何以過又嘗知其何
以不及此不特人人所不得同即文之與武亦必不能
一致也而中道之的有合有離於是一知也而判爲三
矣有言生知而學而困從此來者以神靈而開學術因
學術而啟顯蒙有言困知而學而生從此溺者因憂患
而嘗學問以學問而返性天有生知而下資夫學困者
待旦繼夜雖神聖而竭憤悱之聽明有學困偶兼夫生
知者赤子途人以良知而契無聲之歌泣凡此者果有
以異乎無異乎以爲無以異不太早乎以爲有以異
豈其誣乎而要未嘗於及其知之而括論之也道有其
當然者及其所當然而後爲知聞境淺焉思境深焉意
境慮焉身實實焉知之果肖乎當然則淺者深虛者實
矣萬古此作謀作哲四海而一室一心而個視夫未覺
之先如何扞格將覺之際如何遲徊一身之前後甘苦

盡可泯也學世之苜苦何勿泯乎如既覺而猶差等夢
麻之甘苦則已愚道有其所以然者及其所以然而後
爲知或得之積漸焉或得之俟忽焉或得之散殊焉或
得之會通焉知之果踐乎所以然則漸者頓萬者一矣
靈蠢可合何況智愚古今可通何況旦暮而同邇夫所
契之境歷歷如此求契之塗歷歷如彼一人之前後優
劣固贅詞也萬人之優劣獨非贅乎如飫悟而又剖別
迷塗之優劣則已諺臣得而斷之曰及其知之一也知
人此知知天亦此知也公其有意乎　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　臚三代學制之異同而其所大同者可
知矣夫校序庠其制異也學其制同同也至於設學之所
以然則異者固同制者又大同昔者三代之制八歲入
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學六書九數而已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大千古典學之制學自有虞氏之爲
不言有虞王者奉三政存三統與已而三過三非所考
也故言田制言學制皆自夏始抑聞之夏有東序周有
鄉校殷人亦養老豈無庠周人亦習射豈無序庠序校

三代大都同然而言其同不如言其異曷異乎爾其所偏重者異其所爲專號者異夏實曰校殷實曰序周實曰庠夫同之中有異如此然而其同者自有在矣三代之天子天子之元子公侯之適子支子卿大夫之門子罔不學三代之王若曰有鄉學以化龐畝之民無國學以犒顯懿之士非教也鄉學教士庶五方之風氣或異宜國學教貴游朝廷之掌故必吏一故國學則三代其之是謂異之中有同雖然此其小異同也凡三代典故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者皆異同之小焉者也然則三代所大同者可知已六書九數大道所奇非道也先知不知後知先覺不覺後覺自寂其身而非淑天下之學也三代之人才聞大道同寂其身而必兼淑天下也同此豈制度名物之可得而與民變革者哉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之謂大同且三代之學士身處於下而恆與上之人其其責焉帝典之文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遂周之制亦上和親爲一書夫萬物之命治亂之紀聚散之數久暫之源在乎親與不親之間而已矣親則相羣不相別相安天下無不人之倫天下自無不倫之人矣不親則不

相羣、不相別、不相安、天下有一不倫之人、天下漸化爲非人之倫矣。此上之人之所高目而憂、而天下人之所延頸以望者也。吾得總揭三代之明效大驗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獨是達道之五必歸達德、是故明倫有時而變文日明德。大學之文不祖康誥、是故親民不必變文爲新民。然而義可兼也。要之、三代之學、三代之治必自孜訂其異同始。　賦得春邑先從草際歸得歸字、五言八韻。　修到　遠洲草、孤芳敢根微。花問猶緩薄柳外未春鬚。獨抱靈根活、還先物態菲。出山名遠志入夢戀慈嚩。黛邑千芝絢、香心一雨肥。西郄初試馬南浦莫侵衣。拾芥談何易荻榛采正稀。　仙毫擿賞後、　丹地許長依。　殿試、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四月二十八日　朝考、奉旨以知縣用、呈請仍歸中書原班。先生　廷試對策、大致祖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及　朝考、　欽

命題安邊綏遠疏。時張格爾甫平、方議新疆善後、先生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 是月乙丑、太子太傅固原提督二等果勇侯楊芳自喀什噶爾入覲、先生與相揖於西淀軍機處直房、爲文以紀其事。方癸未歲楊侯任古北口提督、先生亦有詩寄之。 十二月、上大學士書、言內閣故事當循者有六事、寢不行。 紀年文均見上。

道光十年庚寅、三十九歲。

四月九日、歙徐廉峯侍御寶善、宜黃黃樹齋編修爵滋

約同人花之寺看海棠、後注見續江亭餞春之集。會者朱椒堂京兆、爲弼彭荊田太守、邦畯潘研輔解元、德輿周雪橋檢討、仲墀汪小竹比部、全泰簡夢巖孝廉、鈞培魏默深舍人、源湯海秋儀部、鵬陳登之通守、延恩潘星齋待詔、曾瑩紱庭典簿曾綬與先生凡十四人。未至者李方赤比部璋煜也。見徐廉峯詩集紀年文有最錄段先生定本許氏說文。先生自戊子至是數年在部、皆居上斜街、見此文下題識。

道光十一年辛卯、四十歲。

是歲事實無考。

道光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

春、招公車諸名士重集花之寺。嘉應楊懋建掌生夢華瑣簿、三官廟中有花之寺、壬辰初入京、龔定盦招余會公車諸名士宋于庭包愼伯魏默深端木鶴田諸公十四五人於其中。余初不知其地所在、年伯御史中丞朱公聞之、笑謂徐少司空師曰、此必君同年生所爲。既而戾止、則綺疏盡拓、湘簾四垂、花之寺緯禊在焉。前後皆鐵梗海棠、境地清華、頗慨幽賞。余詰定盦蚪戶銑溪徐彥伯澀體、君奈何亦墜此惡趣。答曰、此曾賓谷舊言也。羅兩峯夢前身爲花之寺僧、故賓谷先生爲署此榜。後閱宋牧仲筠廊偶筆、則花之寺實有其地、在青州。案王漁洋分甘餘話、近水縣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乃寺門多花卉、而逕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爲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後、有花之詞一卷。又楊掌生辛壬癸甲錄四喜部伶楊法齡、薰卿居京師、從士大夫長揖不拜、傖父頗用相訾謷、惟龔定盦禮部議論與

予合。此正汲長孺所謂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夏、大旱、詔求直言。大學士蒙古文誠公富俊五度就訪先生、手陳當世急務八條。文誠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爲難行、餘頗欣賞。文不存集中。　紀年文有羣經寫官答問、已佚最錄司馬法。

道光十三年癸巳、四十二歲。

譔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各一卷。並佚又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考一卷、同縣朱孝廉以升助先生整齊之。橙所編文目有之今未見。　紀年文有六經正名篇暨答問五篇。

道光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

紀年文有干祿新書序。

道光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

擢宗人府主事。案、遷官事詩文無徵。甲午序干祿新書時尚官中書、而主事結銜始見於丙申五月送梁公序、似當在甲乙之間。繫此俟攷。

九日、與諸同人集於吳虹生家。會稽潘諮少白林皐閒集秋日集詠記：乙未九日、集吳氏之南軒。主人致客、得通該擅雅望者數人、皆吾浙產也。酒既行、主人欲爲詠、全吉談辯之氣、臺空無虛、舉杯濡懷而靜騖之。山陰徐氏說海內山川谿谷。東至滄溟、西至崑崙、外更數千里、天時物氣、指顧畢列。武林龔氏以奇物異事之傳於古者貫之。端木氏以爲人事所至猶在跡象之內、說二儀陰陽、環轉闔闢、洋洋乎以達無始。宗氏以詩書愜心善語、作詠辯而時吐之。與諸客應

問如歌按拍而爲之節。吾與主人坐聽其間、上下古今、出入霄壤、容與於太虛太始而歸於人事之內、千態萬狀、以醽酒沃之、豈不偉哉。　紀年文有工部尚書王文簡公墓表銘、最錄南唐五百字。

道光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

長樂梁茝林中丞章鉅任廣西巡撫、陛辭出都、先生與歙程春海侍郎恩澤暨吳虹生、徐星伯合讌梁公於虹生家、作序以贈。　友人王元鳳以陳州知府獲譴戍軍臺、託弱小於先生所。先生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返。時方修蒙古圖志、屬元鳳爲圖所闕部落

山形以門禁嚴不果。先生居京師久、嘗東游至永平境此行又北至宣化境、因作紀游合一卷。已佚猶恨未至盧龍關、獨石口、盡窺東北兩邊形勢也。立秋日、同年慶漁山戶部勛、招同吳虹生舍人葆晉、馬湘帆戶部、沅戴雲帆水部綱孫、步香南編修際桐、徐鏡溪水部啟山集都城北積水潭秋禊、登西北高樓縱飲、有詞紀之。紀年文有說張家口、說居庸關、陸彥若所著書序、代阮中丞兩廣總督盧敏肅公神道碑銘。案、龔經室文集別有碑文一首注云銘乃門下士代作。蓋此碑甚簡要、阮公文則較詳也。餘見上。

道光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
正月、宗人府京察一等、引　見、奉　旨記名、充玉
牒館纂修官。草刱章程、未竟其事。三月、改禮部主事、祠
祭司行走。四月、補主客司主事、仍兼祠祭司。選湖北同
知、不就、還原官。　是歲春、以佛書入震旦、校讐者希、譔
龍藏攷證七卷。又重定妙法蓮華經目次、分本跡二部、
刪七品、存廿一品。復述天台家言、爲三普銷文記七卷
及龍樹三桠記、重輯六妙門、寫定法華宗魏南岳思大
師、隋天台智者大師、唐荆溪湛然大師、涅盤宗唐永嘉

無相大師、華嚴宗唐帝心大師、圭峯密大師各書、爲支那古德遺書、自署名曰觀實相之者。齋中供智者大師檀香象、錢塘徐問蘧楙書扁曰觀不思議境、聯曰智周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議。先生究心大乘、纂述甚富、雜文存目又五十餘篇。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自是益臻悟境矣。

是月、與徐星伯、吳虹生聯騎遊西山寶藏寺。紀年文有禮部題名記序、主客司述略、答人問京北可居狀、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道光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

正月、上禮部堂上官書、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三千言。四月、據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七字成。是歲又成春秋決事比六卷、申劉禮部之誼、距禮部卒十年矣。案此書引經傳百二十事已佚、惟存答問一卷。先生說經之書尚有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平生說詩於古文毛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其雜著尚有典客道古錄、奉常道古錄各一卷、布衣傳一卷、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訂裴駰史記集解之誤、爲孤虛表一卷、今見古集中

令用兵孤虛圖說一卷。尭伯先生竺好漢書之學，家藏批校本凡六七通，又有手鈔本。先生因爲漢書補注未成。讀漢書隨筆，得四百事，皆無作書年月。又令方言僅存擬進表文，升平分類讀史雅詩，盛氏續經世文編收此序，題曰戴天偶述，未詳所本。干祿新書僅見自序，類記於此，槀本咸不可蹤跡矣。十一月，侯官林文忠公則徐由湖廣總督入覲，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水師咸歸節制。从國史原文先生作序贈行，極言戰守之策，并陳決定答難歸墟諸義，以堅其心。林公深然之，有

答書附載集中。　紀年文有代宋經歷京師悅生堂刻石、餘見上。

道光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

先生官京師冷署閑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耆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動觸時忌。至是以闇齋先生年逾七旬、從父文恭公適任禮部堂上官、例當引避、乃乞養歸。四月二十三日出都、不攜眷屬傔從、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不以貧自餒也。同年石屏朱丹木太守雘引　見入都、爲先生治裝、先後出都。湯鵬

海秋詩後集贈朱丹木結句云苦憶龔儀部筵前賦白頭白注往時丹木入都值定盦舍人忤其長官賦歸去來今舍人已下世矣。姚瑩湯海秋傳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寧張亨甫仁和龔定盦及君定盦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陵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苶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辛卯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盦繼之。案湯姚二公皆歷敘京師聚散終始距 國門七里吳虹生立橋上候先生過設茶灑淚而別虹生為戊寅己丑同年同出清苑王公門。殿上試同不及格同官內閣同改外同日還原官交誼尤摯者也。張大令祖廉得先生與吳君手簡審其文自丙申迄辛丑凡十二通錄附雜著

卷中。其他同年留京，如南豐劉星房、良駒 南海桂皓亭、文耀 永城丁樂垞、彥儔 昆明戴雲帆、綱孫 長白奎[illegible]、[illegible] 綬臺灣黃伯雨、驤雲 閩江翊雲、鴻升 棗强步香南、際桐 直隸布政使蒙古託渾布 以及同官京朝時相過從者番禺黄蓉石、玉階 閩陳頌南、慶鏞 道州何子貞、紹基 子毅紹業 會稽潘少白山人、諮 鎮國公容齋居士、見前 大興周[illegible]之彥 濟甯王秋畹、繼蘭 日照許印林、瀚 海豐吳子苾式芬 暨湯海秋、徐星伯諸公，各以絕句別之。 五月十二日，過淮浦，遂抵揚州。同年何亦民俊 以知府銜駐

黃河盧心農元良知甘泉過江淮間不困厄兩君力也。重見 予告大學士阮公及秦敦夫編修、魏默深舍人、陳靜蕃博士上元蘭■、太倉邵子顯兩廣文、秦玉笙璥、謝夢漁增 劉楚楨寶楠、劉孟瞻文淇 四孝廉、楊季子都尉暨段果行、沈錫東諸君、段沈乃閭齋先生舊日賓客也。在邗上跌宕文酒、憑弔古今、多哀豔之作。欲如江甯、不果。過鎮江、至江陰、見李申耆先生兆洛及其門人蔣丹棱茂才。彤先生賦常州高才篇、恨未識李先生。至是始獲奉藝。養一齋集與鄧守之書、默深初夏見過、得暢談。又得讀定盦文集、兩君皆絕世

奇才，求之於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案此當亦未相見時作。途次，夢顧澗蘋歿六年矣。至蘇州，擬尋洞庭山舊遊，又不果。時宋于庭作令楚南，江鐵君先一年逝，朋舊寥落。舅氏段右白葬支硎山，詩以弔之。金媪者，先生幼時嘗保抱者也，重見於吳中，年八十有七，能言先生家六十年舊事。到秀水縣，見七叔父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壽昌文簡公子也。拜紫柏、藕益兩大師象，求天台宗各書印本，無所得。見楞嚴講主逸雲，方刻明人楞嚴宗通一書。七月九日，到杭州。闇齋先生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到家之日，杭人

早傳誦出都留別詩、時有詩先人到之謠。闇齋先生垂詢文集定本、命呈近詩。先生欲寫全集清本數十分分貽友朋家、又欲以一分寄吳虹生、未寫竟。八月十八日、侍闇齋先生觀潮。闇齋先生扶杖出遊、里少年皆起立。時鄉先輩在籍科目年齒顛頎者、姚亮甫祖同、陳堅木嵩慶兩侍郎、張雲巢青選鹺使、張靜軒鑒與胡書農敬兩學士。親舊排日過從、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塡委牖戶。惟譔次先世事行、屬爲家傳墓表、則詳衆爲之、多存稾者。過嚴小農侍郎富春山館、觴詠

旬日。其地爲明金尙書別墅、杭人猶稱金衙莊。先生品題爲天下名園弟四。　先生出都、有空山夜雨之句。是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謂應詩讖、頗軫哀鴻之思。時方患銀貴、先生謂古人粟紅貫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錢也。徐鐵孫大令榮論與相合。昌綬案：象州鄭小谷比部獻甫士農兵鹽四策有曰：農莫若權穀帛以行、毋得專說銀、斯銀輕而農重。其持議亦同。雖未易驟行、實儒者經世名言也。　九月十一日、坐雨羽琌山館、包脊伯贈瘞鶴銘、以詩代跋。先生評此銘惟北朝鄭文公碑差足相匹。　先生脊屬尙滯北方、料理別墅、稍露厓略、將自往迎之。陳碩甫爲規

畫北行事，明白犀利，先生誌爲良友之愛。遂於九月十五日晨發，從子劍塘送於蘇州。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從弟景姚以丹陽丞駐南河，館其廨中，留十日，藉讌遊以抒湮鬱之抱。所謂醉夢時多醒時少也。賦寱詞三十餘首。十月六日，渡河而北。時東河總督檄問泉源之可以濟運者，甘泉汪孟慈戶部喜孫董其事。先生過銅山縣北，見柳泉湧出。過滕縣西南，見大泉懸出。詩寄孟慈及徐鏡溪工部。先生曩在北，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大吏；過蘇州，則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魯山布政。裕謙

民物之懷、固無時不睠睠也。　先生屢過兗州、未至曲阜。至是自幸著書有成、慨然曰、可以謁　孔林矣。乃齋於南沙河、又齋於梁家店、遂謁　至聖廟、瞻仰
　純廟所頒祭器十事、得拓本歸。兩廡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强一揖不可者。館於孔經閣憲庚家、見庚午同年曲阜令王海門大堉、其弟秋垞大淮、其子子梅鴻、孔繡山憲彝、先生爲孔君母孫孺人譔墓碣、臨桂朱伯韓侍御琦書後曰、仁和龔定盦自珍此志最簡勁。梅伯言農部書後稱敘仲之賢皆其母孺人之教。又云、敘仲交賓而不濫、是爲難也。琦與敘仲別十年、復見京師、酌酒論詩、坐上客長滿。敘仲信多賢友、而又能爲其難者與。卷中題致多余舊遊海内賢豪長者、豐

才博聞之士。嗚呼。海冀二先生死矣。覽茲遺刻。不獨賢母遺徽邈不可及。而於友朋離合死生之感。亦不能無慨於中已。咸豐七年六月。

案。敘仲。孔舍人別字也。孔氏之甥鄭子棫、憲銓皆詩人也。先生各爲題圖。五君餞於豐相圖時纔十月。忽開臘梅一枝。經閣折以伴行。

至任邱縣。遣一僕入都迎眷屬。公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又進次固安縣。眷屬於冬至後五日出都。石門方鐵珊參軍、廷瑚海昌陳笠雨明府希敬餞於高陽。鐵珊爲方蘭坻薰之子。以詩畫名。好佛。年七十。猶宦畿南。有女及笄。笠雨喪偶。先生爲之蹇修。

十二月十九日。過焦山。攜女辛往

遊、歸舟大雪。廿二日、過無錫縣、又攜女遊惠山。先生女亦嫺文翰、嘗書馮延己詞三闋誦之、自言能識其指。又好讀白石詞。　歲不盡五日、安頓眷屬於海西羽琌之山、自是恆往來吳越間。先生庚子春與吳虹生書云、弟續設無似往來吳越間舟中之日居多。在家則老人且不得蕭閑邪。先輩林下之樂、況弟乎。出門則干求諸侯、不與筆硯親。幸老人有別業在蘇州府屬之崑山縣城、距杭州可三日程。弟月必一至。內子亦蹔頓於是。弟至其地則花竹蔚然深秀。有一小樓面山、遺中置筆硯。弟偷閑蹔坐臥於是。途中雜記行程、兼述舊事、得絕句三百十五首、題曰己亥雜詩。平生出處著述交游、藉以攷見。　紀年文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邵

于顯校栞婁東雜著序、縱難送曹生、徐泰母碣。

道光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

春、寫己亥雜詩竟、新安女士程金鳳書後。　八月、至蘇州、旋之金陵、游秦淮。復移寓城北四松庵、溪山幽絕、人跡罕至。重之蘇州、寓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譚藝甚懽。子梅以致主目之。　輯庚子雅詞一卷。無錫沈鑾姅庚留漚吟館詞一斛珠、定盦禮部以近製庚子雅詞見示、索題其後。珠塵玉屑側、商調苦聲嗚咽。愁心江上山于疊、但有情人才絕總愁絕。拔橋楊柳金閶月、累儂也到愁時節。一技瘦竹吹來折、恰又秋宵、風雨戰梧葉。又水調歌頭、定盦禮部、疊次見示、並蒙貽詞、爰倚原韻奉答。又秋霽、寓館延秋同集者、華亭朱蔗根、仁和龔定盦、旌德江春船、泰州

程小松主人則南昌萬淵北也。詞不備錄。紀年文有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象記、十一月初九日與人箋。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五十歲。

春、就丹陽雲陽書院講席。新正三日、即由杭州出行。

三月初五日、闇齋先生卒、壽七十有五。錢塘諸可寶東軒吟社畫象小傳、觀察爲金壇段大令玉裁一女夫、獨得漢學眞傳。官京曹時、敝貂粗構、處之宴如。嘗一典試廣西、於各房考落卷無不覆校、以汪能肅領解首。汪蓋知名士、實於落卷中拔之也。及出守徽州、擢蘇松太道、監督海關十年、所入羨餘、悉舉昇親族、賴以起家者甚衆、已顯不名一錢。去官日、載石而歸、其清慤可想也。主紫陽書院講席、每以先器識、後文藝、勗諸生。然對課作則又甚嚴、諭題輒書至數百言。所謂言行交勵者非與。與胡學士敬相交

觀凡人爲摯。年七十有五卒。學士作聯語挽之曰、司管榷者十年、宜富而貧。觀古名臣無愧色、溥仁恩於三黨爲善必報、知君後嗣有傳人。蓋實錄也。兩浙輶軒續錄卷十八暨杭州府志略同此傳敍詳、故錄之。

闇齋先生主紫陽講席有年、至是以先生嗣主其事、仍兼丹陽講席。 七月、至丹陽館於縣署。八月十二日、暴疾捐館。 紀年文有鴻雪因緣圖記序、手寫刻本、題孟秋上旬三日、蓋幾於絕筆矣。 先生二子、曰橙曰陶。見吳鄭八丈詩注 橙字昌匏、見己亥雜詩注更名公襄、字孝拱。陶後更名寶琦、字念匏、官江蘇金山知縣。女辛。又幼女名阿等、先生殤、年纔六齡寶琦子齊崧、字定孫、以知縣需次江蘇、未幾遽殁。其後

益衰替矣。魏源定盦文錄序曰、君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張之洞國朝箸述諸家姓名略、龔自珍經學家、又史學家、又古文家、又經濟家。易順鼎國朝學案目錄通儒學案卷二百七十四至二百八十、龔、蔣湘南、包世臣、魏源、徐松、何秋濤、張穆皆經學兼經濟輿地家。湯鵬海秋詩存答龔[illegible]部越鳥鷫越有鳥、胡爲乎自名鳳凰。楚有鳥、胡爲乎自名鳳凰。衆中弗可以獨、獨斯不詳。不見訓狐祝鳩兒車逆澤、羣呼羣從、羣得其所以

徇徉胡為乎自名鳳凰。一解越鳥古光在羽古淚在心
賜衆於何詞其德昌。匪罹弗詞其德昌。乃又謠詠乃又
相寇攘。越鳥財啾出亦以張蹊入亦以踵躍二解楚鳥
生於沉遭之陽鉋餐蘭莛以有其文章。文章育神蘭莛
有香大願薰恭變化上下四旁。名高患作中道回翔既
懲飫。創云胡不臧。不鳴者三年矣周或歌於靜周或萌
於狂。三解楚鳥四顧翰張抱道不知所留呼同志子求
奮來將瞻彼越鳥九苞六像匪衆鳥之行願無與衆鳥
幽嚭榛梗式導以漸式自治以莊式定且詳。匪推君子
之禨乃亦時之昌。四解　蔣湘南子瀟春嘩閣詩集書
龔定盦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八文苑儒林合生
平服一龔朝容方朔隱世責展禽萘追海橫流溢高山
大壑逢。齊名有魏子可許我為龍。　楊象齊利叔汲庵
詩存讀定盦先生集輿圖學可娘洪九。默深申耆以逮
君新疆置省言謗謗說居庸者秋水文長吟字字原忠
孝故衍大藏成煙波要知奇處正平實抉公祕鑰公毋
訶。斯才不令修書史乾隆以還無與倫衣香禪楊等閑
死應為　　皇清借此八。　程秉釗蒲孫乾嘉二憶詩

之一、我憶仁和龔璱人、盱衡六合逞詞鋒。一蟲獨警誰同覺、萬馬無聲病養癡。謂所撰西域置行省議。餘事文章處賈董、溯源蒼籀訂斯邕。同時未識南豐面、方寸靈香日夕供。先生歿時予方數歲。

績谿程庶常秉釗竺者定公文、榜所居曰龔學齋、於吳刻文集評校綦詳。又欲譔年譜、搜裒數十事、病未卒業。以授錢塘陳編修昌紳。編修爲龔氏姻戚、就其子姓詢訪、又得如干事、復以畀昌綬、留敝篋殆十年、卒卒未暇治。今歲校輯定盦全集、因檢舊稾、銳意爲之。徵之本集、又徵之羣書、依年件繫、首尾麤具。凡庶常原輯十之三、昌綬補輯十之七。庶常久殁、編修今又逝、遺編斷手、

期慰地下故人。國步阽危，身世未可知。先喆蔡殘之緒，甚賴亟傳之也。助之整齊者，長洲章君鈺、元和張君一麐。庚子仲秋，昌綬謹書定盦先生年譜後。

先生以道光庚子八月遊吳中，越六十年，今光緒庚子八月，昌綬在吳中爲先生纂年譜，竟殆有夙因，非偶然也。記之。

光緒甲辰之冬，北海鄭文焯叔問父校過。

龔禮部集附録三

定盦先生年譜後記

年譜寫定、凡屢易稾。越八年丁未歲、始畀工墨版、攜來京師。續有所得、未遑改補。陽湖呂幼舲前輩錄示尤勤、條繫於後、以竢來賢宷訂。甘遯邨萌記。

顧澗薲手校河朔訪古記　昨作札與仁和龔瑟人中書自珍、勸其就近搜求京畿碑版、彙錄爲一書、將摘此記常山郡卷内所列目寄之、亦不可少之事。一雲散人書於楓江僦舍、時道光二年穀雨節後五日也。呂景端案、是年定公在京供職、故有就近搜求之語。一雲別號甚不多見。

吳石華手札　蘭修頓首，復星伯先生閣下，前所贈定盦端硯，乃西洞極純之品，而定盦薄之，大爲此硯抱屈，已以略小者易回。蘭修有藏硯二，有行硯三，今行硯一歸閣下，一歸定盦，一歸默深，皆著作家，亦硯之幸。雖空槖而歸，殊快意耳。再，硯匣前在途中顛損上方，其損者尚在定盦處，未交還，閣下可到彼處索回補之。

光律元有不爲齋隨筆　道光辛巳，余與膠州張曾龗鐵橋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首題上長長而民興弟。張得一卷，卓犖奇肆，薦之戴可亭相國，極爲推賞，旋因內用尺

布之謠四字、嫌係漢事、抑置副榜。逮塡榜、知爲湖南名下魏源、大爲懊惋。下科魏即中式順天榜第二名。補道光六年丙戌條下

魏槃仲書傅青主字冊定盦先生跋後　先生卜築於崑山、自稱羽琌山民。時先伯父搆園揚州倉巷、有竹木池亭之勝、奉祖母以居、曰絜園。先生自都中歸、必過園留信宿。道光辛丑八月、彥甫八齡、先生見、輒爲說古今人物以勖之。今展遺墨、猶恍惚總角聽講時也。魏彥。　先生一日問余近讀何書、對曰詩經。先生即取素扇書絕

句見貽。詩云、女兒公主各丰華、想見皇都選壻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並爲解說、曰、小子識之。後扇遭揚州兵燹失去、至今思之、先生興復不淺。彥又記。

王定甫太常仙蝶歌爲孔繡山作書曲阜女士孔儀吉所畫圖冊　曲臺洸洸神所賓、翩然鳳子嬉長春。都人傳是古仙者、五百年餘呼道人。道人方冠黃褶[illegible]、金精炯爍緇衣紋。春花秋月尋常見、風雪夜寒疑楚魂。荊楚仙人有仙意、長歌爲爾高當世。自注、謂龔禮部鞏祚。丹青又見戴進

筆、自注、戴侍郎熙圖畫流傳珍女士風物冰清朝士家道人往往醉停車。達官貴游羣慕道背台盡欲鳥爪爬。我昔羅拧訪葛仙梅花郁市空流連。又從梁宋過青陵、道旁羣松多墓田。覗英臺、梁山伯兒女鍾情幾魂魄。道人精靈果誰是、苑樹祠雲獨棲息。古來神仙何足憑、歷刧不死惟丹誠。我疑齋郎古忠節、千載遺蛻依王城。漆園傲吏身如夢、日對滕王憶香洞。寂寞庭階秋雨清、閉門自覺凡塵重。龍壁山房詩草。案、破戒草有太常仙蝶歌、意蓋指此、特誤先生爲楚人耳。

戴文節習苦齋畫絜　龔祠部定盦嘗語予曰、西山有時

渺然隔雲漢外、有時蒼然墮凡榻前、不關風雨晴晦也。其西山詩有云、此山不語看中原、是眞能道西山性情矣。擬小李將軍。

又　蝭僊小影　夙聞太常僊蝭好與士大夫游、或數千里訪其友思一見不獲。道光二十九年、熙以少馬偕張少宰芾番直南齋、卒三四日宿澄懷園、三四日歸宣武城南私宅。立夏日在私宅、晨起觀穗兒仿書、突見牕上一蝭黃質黑章、樸古類枯葉、羽毶毶然。因語穗兒、都下盛傳僊蝭、此當是。笙兒適至、曰兒聞僊蝭四趺驗之良

是。蜨立窗紙，屢張其翅，竊意其索畫作，曰，蜨果僊耶。今乃知來意。輒取筆爲寫影，略具稾，郎入署。歸，蜨尚在，又張其翅不已。諦視所寫未似，復細摹形色，又剝落處一一似之，以示兩兒，皆曰肖，蜨乃有去志。因穴窗一隙，翩然出，小駐院牆而逝。賃此屋二載，未見一蜨。是蜨來半日，許院中來三蜨，蓋其侍從云。越五日，潘太常曾瑋過我，曰，去冬在李鐵梅學士家見僊蜨，昨日住海淀，蜨忽來訪，迴翔久之去。熙詢狀及剝落處，且示之箑，兩見合。乃更寫而爲之記，將以證見者。

又

僊蝭第二圖　余既寫蝭僊小影，且爲之記，蘇州潘玉泉見而笑曰，僊亦索畫耶。無惟人矣。復爲是圖。瞬息幾千里，天空任去來。果然是僊客，何必守瑤臺。冷暖不逾節，交游殊愛才。人間夢幻耳，此相豈眞哉。

又

僊蝭第三影　余今歲立夏日見異蝭窗紙上，爲圖其形，以問見太常僊蝭者，或曰眞是，或曰略似，或曰迥非。然四趺馴擾，則并爲一談也。訊臣許庶子與僊蝭蹤跡最密，謂此乃都中所稱黃老道者。但黃質黑章，四趺而馴擾者即是。形忽大忽小，色忽淺忽深，神僊幻化，不

可跡象求也。訊臣將秉節粵中，瀕行、屬圖此影。攷校之暇、持此影招羅浮僊蝶、當更有奇遇矣。右三事因王通政詩牽連及之

孔繡山題己亥雜詩　去年來遊矍相圃、今年小憩滄浪亭。我歸君去兩相失、江南江北青山青。君去冬至闕里、下榻余齋，余在京師未歸。頭道好仙君好佛、謂陳雲伯丈　詩仙詩佛在杭州。他年仙佛團欒會、說法吳山最上頭。不須言行編新錄、此即君家記事珠。出處交遊三十載、新詩字字青珊瑚。戒詩以後詩還富、哀樂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攜名妓即名僧。一家眷屬神仙侶、有女能文字阿辛。莫愛

南朝姜白石、阿耶才調自驚人。君室顧雲夫人工書、長女工詞。近以次女許字兒子慶第、他日亦嘗能文也。尼山詩教有遺芬、闕里詞場君未聞。文采風流先輩在、品題那足張吾軍。君論闕里詩人、謬以余舉首、故云。定盦禮部自吳門寄書、見貺此集。余適遊大梁、攜之行篋。旅邸篝燈、遂得卒業。有觸於懷、輒題數言、即效其體。非敢學昌黎之於玉川、聊以誌心跡略同耳。道光庚子十月十五日、壽張道中繡山手記。

王仲瞿與陳雲伯書　　省寓會台、忽及兩月。十一月初十日、由虎山發櫂、順風而達滬瀆、寓於松署者又廿餘日

矣。觀察由省垣旋署、暢談學問。瑶人出所著誦讀、驚才絶世、一空前宿、難得以班揚龍賈之文。分一藝於塡詞、其詩亦新奇。所惜者其結集未多。閲邸信知雲兄署崇沙、一秋冬間、三渡重洋、致爲健羨。恨阿利畏水、不敢同駕樓船也。亘士貧斧、承瑶人厚愛求之關吏。倘春風一得、即可回蘇觀察亦有分廉之贈、知兄長累於往來、不敢求助。幸勿以鄙人有書、疑爲請粟。玆奉一牋、以報此來之不虛耳。新猷惠政使東海仁聲布流寰内、愚弟之所禱也。亘士頓首上雲伯明宰公仁兄閣下。十二月初

五日。

王鐵夫手札　昨承枉示詩文各一冊、讀之、見地卓絶、掃空凡猥、筆復超邁、信未易才也。然自古異才皆不求異而自異、非有心立異者也。頃如尊文名爲㦛泣亭文、愚始不曉㦛泣所出。及觀自記、不過取義於詩之㦛立以泣。此泣字礙目、甯不知之。足下年甚少、才甚高、方當在侍具慶之年、行且排金門、上玉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天下之字多矣、又奚取於至不祥者而以名之哉。至於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足

下文中以今人誤指中行爲狂狷，又欲自治其性情，以達於文，其說允矣。循是說也，不宜立異自高，未有能高於人者。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迕，足下將持是安歸乎。足下病一世人樂爲鄉愿，夫鄉愿不可爲，怪魁亦不可爲也。鄉愿猶足以自存，怪魁將何所自處。宋賢有儒者一身之外，皆非所重。太史公有戒於言不雅馴，試問雅者何説，馴又何説耶。竊謂士亦脩身愼言，遠罪寡過而已。文之佳惡，何關得失，無足深論。此即足下自治性情之説也。惟願足下循循爲庸言之

謹、抑其志於東方尙同之學、則養德養身養福之源皆在乎此。雖馬或蹄齧而千里、士或跅弛而濟用、然今足下有父兄在職、家門鼎盛、任重道遠、豈宜以跅弛自命者乎。況讀書力行、原不在乎高談。海內高談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顚沛以死。龔鼎按、先子居公並未顚沛以死、亦不得與仲瞿比。蓋夫此語、未免爲過甚之辭。僕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驚世駭俗、已不爲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可不鑒戒、而又縱其心以騖於仲瞿、子居之上乎。僕衰遲身陋、無可以進足下者。旣遠蒙下問、不敢不以直道相處。謹此手復、而

還其本小雲處。書不盡言、諸希亮詧、不具。芑孫頓首惡人大兄侍下。丁丑十一月三日。此余所藏𢧐夫先生墨迹也。書凡四巨幅、前後朱印爛然。丁丑爲嘉慶二十二年、定盦年二十六歲。伯宛新刊定盦年譜、特手錄此書貽之、可以補年譜之闕。定盦少年曾以芷泣亭名其文、僅見於此也。宣統辛亥四月既望、崇效寺看牡丹歸、燈下書。六興太平湖畔舊史官惲毓鼎

與陳碩甫札　家大人命弟代問經義一條於碩甫先生、乞手書二三百字、言其大略見示、至感至感。弟亦叨教益於無既。

哀公問社于宰我、社字有作主字解者、出何文。陸釋文有作主之語否。又有社主廟主二說之不同、皆出何

文。又聞有公羊家之説、在公羊何經何傳之下。

文。又聞有公羊家之説、在公羊何經何傳之下。抑在何休注。均求示知。此實、不具。碩甫先生經席。弟龔自珍叩。六月初九。日内賜覆。

校記

①檄：當誤。

②戎：當作「戌」。

③實：當作「境」。

定盦年譜稿本

黃守恒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定盦年譜稿本》，黄守恒編撰。原載民國十二年鉛印《碑傳集補》卷四九。

譜主事蹟見前譜。

黄守恒，事蹟未詳。

此編甚簡略，僅寥寥數頁。刊者附識言：「吾友吴伯宛昌綬曾編年譜，頗詳贍矣。嗣得黄君此編，亦甚簡括。吴篇幅太長，爰舍彼錄此。」然其個別内容，亦有可補吴譜之處。

龔自珍年譜，除上選二種外，尚有朱傑勤、王壽南、郭延禮等所編數種，其中郭延禮所撰《龔自珍年譜》（齊魯書社，一九八七）最爲詳贍，編撰得法，兼具資料性與思想性，可參看。

定盦年譜稾本　黃守恆

君姓龔氏、名自珍、字爾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盦、又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人。曾祖斌、字典瑞、開昌棻、名字原凹、據段若膺經韵樓集仁和龔氏四世墓碑補。晚號硯北老人。祖敬身、字匏伯、乾隆己丑進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祖母陳運風先生女。父麗正、字暘泉、又字暘谷、號闇齋、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母段、金壇若膺先生玉裁女。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月五日、生於郡東城馬坡巷君祖歸田時所買宅與漢鄭康成之生、其日同也。嘉慶四年己未、八歲。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一百年科名掌故之始。夢到巙相圃。七

年壬戌，十一歲。别杭州入都，建德宋魯珍先生璟主其家，訓以敬順父母。八年癸亥，十二歲。外王父段先生玉裁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説字、以字説經之始。與袁琴南訂交。九年甲子，十三歲。對宋先生問知與覺之辯，有水僊華賦篇。十年乙丑，十四歲。始考古今官制。十一年丙寅，十五歲。詩編年由此始。十二年丁卯，十六歲。識錢塘夏進士璜，是平生有朋友之始。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十三年戊辰，十七歲。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十四年己巳，十八歲。王仲瞿曇與訂忘年交。十五年庚午，十九歲。中副貢生，始倚聲塡詞。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校書武英殿，是平生爲校讎之學之始。春，出都。夏，泛舟西湖。十八年癸酉，二十二歲。入都。秋，出都。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春，泛舟西湖。侍父徽州府任，任徽討文獻之役。自編文集，自是年始。

有明良論、保甲正名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等篇。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六月、別徽州、娶山陰何奏廷先生鏞之女吉雲爲繼室。黃君據趙烈文日記、知定盦元室爲段氏。甯昌紫、堯尉樓集有龔自珍妾桂居志、蓋即若隋女採、名美貞。有黃山銘、別辛丈人文等篇。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侍父蘇松太道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未嘗不與焉。王仲瞿走訪東海上、有乙丙之際箸議、塾議、宋先生述、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等篇。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六歲。九月、子橙生。橙字孝珙、號昌匏。王仲瞿死、助其葬。與江子屏箋、言其所著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改爲經學師承記。有送夏進士序、錢吏部遺集敍、王仲瞿墓表銘、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與江子屏箋等篇。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七歲。浙江鄉試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門下。有闈告子、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等篇。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始從武進劉申受受公羊春秋。有書金佁篇。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入都、得内閣中書。爲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有謀合杲之者。秋、始戒爲詩、於彀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有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篇。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當亦是時作。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與程大理同文、秦編修恩復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鈔無虛旬。春、選錄懷人館詞三十二首、影事詞六首、破戒草自是年夏始。有擬上蒙古圖志表文、朱殤女碣等篇。二年壬午、三十一歲。不戒於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十八九。自後歲以酒醢祭亡書。春、選錄無著詞四十五首。是年、勒所塡詞爲六卷、李復軒秀才學璜序其文。有論青海事宜書、盤正五事書、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琱文集敍等篇。在一統志館、上當事

諸公書、當爲辛壬閒作。三年癸未、三十二歲。五經大義終始論成。五月、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爲文集三卷、餘集三卷、少作一卷。六月、付琹詞選。七月、居母憂、自此至乙酉十月無詩。有阮尚書年譜第一敍、與江居士箋等篇。四年甲申、三十三歲。始與仁和曹籀訂交。有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等篇。五年乙酉、三十四歲。著古史鉤沈論七千言、宣究周以前家法、其稾未寫定。冬、小客崑山、得漢趙倢伃玉印。得地十畝於玉山之側、擬購寶燕閣居之。有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丁公神道碑銘等篇。六年丙戌、三十五歲。春、復入都。同年胡戶部培翬集同人祀鄭司農于寓齋、禮成、作祀議一篇。有上海李氏藏書志敍等篇。七年丁亥、三十六歲。四月、投牒、更名易簡。錄辛巳夏至丁亥十月詩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存餘集五十七篇、亦一卷。錄詩以掃

徹公塔詩終成。羽琌山館金石墨本記五卷、有說衛公虎大敦、定盦八箴等篇。八年戊子、三十七歲。成尙書序大義一卷、大誓答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定李白眞詩百二十二篇、有最錄李白集等篇。九年己丑、三十八歲。會試中式、殿試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十二月、條上到閣看本等六事于大學士、有書果勇侯入覲上大學士書等篇。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夏大旱、詔求直言。蒙古富公俊五度訪之、陳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汰冗濫一條、動色以爲難行。餘頗欣賞。羣經寫官答問成、又寫定司馬法、有最錄司馬法等篇。十三年癸巳、四十二歲。成左氏春秋服注補義一卷。其劉歆竄益、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又成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者一卷。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鉤沈論又成。始讀天台宗書。壬癸之

際貽觀、當爲是年作。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成干祿新書、有干祿新書自叙等篇。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寫定南唐五百字、有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最錄南唐五百字等篇。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官宗人府主事。正月、王元鳳遣戍軍台、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返。有陸彥若所著書叙、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謚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送廣西巡撫梁公序等篇。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春、京察一等、引見、蒙記名、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草章未竟。三月、改禮部祠祭司主事。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以佛書入震旦後、校讐者希、乃爲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花經爲北涼宮中所亂、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删七品、存廿一品。是年春、成有禮部題名記叙、論京北可居狀、主客司述略、書蘇軾題臨皋亭帖子後

等篇。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正月，上書堂上官，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二千言。嘗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據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七字。四月，書成詩編年，終于是歲，勒成二十七卷。有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京師悅生堂刻石，重輯六妙門序，在禮曹與堂上官論事書等篇。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乞假南遊。四月出都，六月抵揚州，七月到杭州，料理別墅。九月，復北上迎眷屬，歸於羽琌之山，冬，謁孔林，謁至聖廟，得純廟所頒祭器十事，拓本以歸。出都時，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墳委牖戶。惟撰次先世事略，屬爲家傳墓表，則詳審爲之。多存槀者，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裕魯山布政，成漢官損益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一篇，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

又述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桠記爲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邵子顯校刋婁東雜著敍徐秦母碣、送徐鐵孫敍等篇。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僑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藝、子梅以教主目之、爲庚子雅詞一卷、有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與人箋等七篇。二十一年辛丑、五十歲。秋游淮上、有鴻雪因緣圖記敍等篇、卒於丹陽。君二子、長橙、以文學世其家。次陶、又名宗英、字念匏。一女、長適劉、次適孔橙子啓、字去疾、寵字汝斯。

按君所爲著述年月未詳者甚夥、存目于下、待考信而補苴之。蒙古圖志、(未成)春秋決事比六卷、孤虛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卷、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紀游一卷、漢書補注、(未成)讀漢書隨筆四百事、

金石通考五十四卷、未成羽琌之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一卷、瓦韵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吉金款識十二卷、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漢器文錄、今方言。

爾昌案定盦傳狀、求之多年、蓋不可得。吾友吳伯宛昌綬曾編年譜、頗詳贍矣。嗣得黃君此編、亦甚簡括。吳篇幅太長、爰舍彼錄此。

歷年紀略

清・丁一鵬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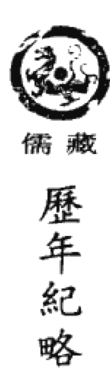
清末朱絲欄鈔本

《歷年紀略》一卷，清丁一鵬編撰。清末朱絲欄鈔本。

丁晏（一七九四—一八七六），字儉卿，號柘唐，山陽（今屬江蘇淮安）人，清經學家。道光元年舉人，先後主講書院，效力地方事務，屢以勞加銜。其治經漢、宋並重，尤精於《易》，於《詩》則推崇《毛傳》。著述甚富，有《周易述傳》、《周易解故》、《尚書餘論》、《毛鄭詩釋》、《周禮釋注》、《禮記釋注》等。著作多收入《頤志齋叢書》。

丁一鵬，字溟南，號銘蘭，丁晏姪及門人。道光十七年拔貢，歷任碭山訓導、徐州府學教授。著有《醉香齋遺稿》。

卷端有一鵬識語，稱「三子壽恒依年綴繫爲譜，行將刊付。（一鵬）侍先生最早且久，謹就素所稔聞者作《歷年紀略》，爲《年譜》先。罣漏之愆，知所不免。然徵實以紀，不僭不誣，用自信焉」，則是譜所記丁晏求學、科試、講學、著述等，擇其要者而爲綱，雖較簡明，然城隍廟餓鬼食賑粥之類，似可不錄。



歷年紀畧

受業　　謹錄

光緒元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吾師　栝唐先生生①於里第。鄉人士知與不知、咸涕泣感念不置。及門弟子暨弟子之門人相嚮而哭、皆失聲。　先生長子壽昌先十年卒、次子壽祺茹痛撰次行狀、屬稾未竟而疾作、後　先生五十日卒。三子壽恆率諸弟依年綴繫為譜、行將付刊。△侍先生最早且久、謹就素所稔聞者作歷年紀畧為年譜先。星漏之愆知所不免、然徵實以紀、不僭不誣、用自信焉。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八月、先生生、劉太夫人出。時贈公年四十餘、以晩年孝子、命名曰晏、字曰儉卿。先生幼孱弱、四五齡即不妄嚎笑。遇字跡必諦視、贈公隨事指教、即能領會。

嘉慶五年庚申、七歲。贈公始命就塾。次年、甫讀論語。嘗侍席、客以喜字留飲。先生舉喜而不寐、云胡不喜。時尚未讀毛詩、孟子也、因館塾緒閲即記憶、贈公色喜。

十一年丙寅、十三歲。是年、甫學爲文、逾月即成篇。贈公以先生體羸、不甚督課、而先生性嗜書、見典籍、即詳閲、默識心通。

十二年丁卯、十四歲。五月、丁贈公憂、哀戚備至、益勤奮向學、晝

夜不輟。劉太君命以勿亟、先生日晡即輟課、實則靜坐温理、常至夜半。以故九經咸成誦。後雖年躋耄耋、偶憶某經某句、即絡繹背誦不少舛。

十七年壬申、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初應童試、同里潘四農先生諱德輿、戊子解元、崇祀鄉賢。長 先生十餘歲、見 先生試藝、評云、澄汰陶鎔、有江西五家風格。又云、具隆萬之法律、運天崇之才氣。斲削嚴峻、則又正嘉古法也。次年、阮文達督漕、舉觀風試、以漢易十五家發策在院、無能對者。學師以 先生名薦、條對萬餘言。原問有孔子作十言之教、即十翼也。 先生據左傳定四年疏、伏

義作十言、孔子傳名十翼、不名十言。漢韓勑孔廟碑、皇羲統華胥、前閭九頭、以什言教。是謂繫易本於皇羲十言、非指十翼也。山長江鄭堂先生藩評云、攈羣籍之精、闡漢易之奥、當今之世、如足下之好學深思者、有幾人哉。文達乃於書院常額外增課一名。

二十年乙亥、二十二歲。歲試補廩。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四歲。著論語孔注證僞四卷、未梓付又著淮亭脞錄二卷、並續錄。敘刻入叢書石亭記事卷中。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五歲。應歲試科試、策問大學格物之說、論語

正名之義、易之文辰、詩之五際、禮裼襲之制。先生條對二千餘言、學使湯文端公命學師舉優行。是年、偕族人初修家譜成、有序。刻入家譜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六歲。取列江蘇優貢第三名。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七歲。入都應　朝考、欽取第一名。時優貢無一等也。在都、主汪文端宅、文端稱其氣平心細、識見明確。攜先生所著論語證僞示王文簡、文簡為序、謂紹鄉前輩閻百詩之學、又相其説之所不及。是年、著毛鄭詩釋四卷、詩攷補注補遺三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均梓入叢書

道光元年辛巳、二十八歲。應江南鄉試、中式第六十名舉人。

二年壬午、二十九歲。入都應會試、不售。是年、著儀禮、周禮、禮記釋注共八卷、均梓入叢書。又著佚禮扶微二卷。未付梓。

三年癸未、三十歲。著周易解故一卷、考經徵文一卷、說文舉隅一卷。均未付梓。

四年甲申、三十一歲。冬十一月、洪湖堰圩十三堡工決、邑宰延辦振恤、自冬迄春、全活甚衆。

五年乙酉、三十二歲。著禹貢集釋三卷、禹貢錐指正誤一卷。均梓入叢書。

六年丙戌、三十三歲。著于史粹言二卷。梓入叢書

七年丁亥、三十四歲。先是、上年水災、邑宰廷辦振務、全活尤多。鈔淮南萬畢術一卷。未付梓

八年戊子、三十五歲。城苦積潦、邑宰延浚市河、復開通文渠中支。

十二年壬辰、三十九歲。主講鹽城表海書院、刻讀經說。梓入叢書 是歲歉、邑宰延請放賑、日萬餘人、終事無擾。設儆隍廟、初煮賑粥、為餓鬼食盡、乃以牲牢告祭、並作米粥十大甕、食鬼求神庇祐、始安。

十三年癸未巳、四十歲。十二月、丁 太夫人艱。先生哀痛迫切、必敬必誠。

十四年甲午、四十一歲。長子壽昌入邑庠。

十五年乙未、四十二歲。著鄭康成、陳思王、陶靖節、陸宣公年譜凡四卷、名頤志齋四譜。梓入叢書

十六年丙申、四十三歲。服闋、入都應會試、為江亭展禊之會。

十七年丁酉、四十四歲。編山陽詩徵二十四卷成、未付梓。又集枚陳合集二卷。未付梓

十九年己亥、四十六歲。主講淮關文津書院。次子壽祺入邑庠。

二十二年壬寅、四十九歲。夷船闖入鎮江、大江南北戒嚴、欽使李太常諱湘棻延　先生團練義勇。　先生首以郡城傾圮、有

警難守太常乃屬府縣與 先生一律興築。是年、著有金天德大鐘款識並淮安古瓢記。均梓入叢書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歲。河漕督會奏保衛鄉里勞績最著、奉 旨加內閣中書銜。修南郭外龍光閣成、有記。刻入石亭記事秋、長子壽昌取江蘇優貢第三名。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一歲。入都應會試、蒙 欽派王大臣大挑二等、以教諭用。秋、長子壽昌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是歲、重修火城外火星大王廟並建茶亭。又修郡厲壇、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二歲。重修淮安府舊城成、並修府城隍廟、麗

正書院、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三歲。輯張力臣先生遺集一卷、刻入吳勤惠公望三益齋集中周易訟卦淺說一卷。梓入叢書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四歲。夏、長子壽昌會試、中式貢士。殿試三甲、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秋、三子壽恒入邑庠。是歲、重修河西泰平堤、並淮安試院、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五歲。督撫奏獎淮安修城、先生議叙中書、並加内閣侍讀銜。是歲、偕韋副郎諱坦創建淮安會館、並修徐節孝先生祠、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六歲。次子壽祺取本科拔貢。是歲、重浚城外羅柳河、重修南郭外吊橋、均有記。刻入石成石亭記事並續編二卷。梓入叢書

三十年庚戌、五十七歲。春、以長子壽昌官恭遇　覃恩受封。適大挑到班、見崑山教諭缺、以受子封註銷。夏、長子壽昌散館、改戶部主事。重修淮郡西門　武聖廟、建五雲堂、又、重造運河三淺五洞、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督憲札飭經管普濟堂。河帥楊端勤公諱以增為　先生刊詩禮七編十八卷。

咸豐元年辛亥、五十八歲。秋、次子壽祺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是歲、

重修　東嶽廟及北門化民橋、自葺半畝園、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卷中

曾文正公諱國藩以　先生長子壽昌在京受業其門、寄篆聯云、教子蘇明允、著書王仲任。

二年壬子、五十九歲。是歲苦旱、有禱雨文。文及禮節均刻入石亭紀事卷中冬十二月、制府檄行府縣、以粤匪直下楚鄂、蔓延豫章、大江南北一律防堵、府縣延　先生主其事。於是教練鄉勇、屯積米穀、爲守禦計。

三年癸丑、六十歲。二月、江甯陷、鎮江、揚州繼陷。二十四日晚、潛師忽由揚旋淮、居民驚竄、城內一空、四鄉土匪乘亂蠭起。知府恆

公與　先生同心協力、請內捍外、擒獲土匪多名。經畫十餘晝夜民咸來歸。先是郡東北巨盜甚熾、　先生命練勇急馳獲渠焚巢。豫消肘腋之患。　先生舊有肝胃疾、是春積勞太甚遂大舉發、家居臥病、外事不知。十月中、忽奉　奏參逮赴揚州行營。　先生即刻就道、羈縶召　逮、疾轉少愈。

四年甲寅六十一歲。春、縶召逮。四月參案、奉

旨交漕督審辦。十二月、漕督覆奏、又奉

旨交藩伯審辦。是歲、著易林釋文四卷、又楚辭天問箋一卷。均未付梓

五年乙卯六十二歲。二月、藩伯覆奏、奉

旨發往軍臺効力。九

月、在火器營捐繳台費、經兵部議請免遣奉　旨依議、欽此。
冬十月、膺　覃恩四品封。是歲、著周易述傳二卷、尚書餘論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孝經述註一卷、重編百家姓韻語三編、均梓入叢書　又著易經象類一卷。未付梓
六年丙辰、六十三歲。自營壽藏於郡城之東鄉。著詩集傳坿釋一卷、書蔡傳坿釋一卷、春秋胡傳申正一卷、左傳杜解集正八卷、投壺弦原一卷。均未梓。又京都新建淮山邑館、重修九坂橋水龍局。冬荒賑粥、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卷中
七年丁巳、六十四歲。著學穀二卷、文穀二卷、詠淮詩鈔二卷、均未梓

沂學石經攷辯。（入叢書）宋儒忠烈陸公崇祀兩廡、山陽學增廣文武學額及半畝園構邃清閣、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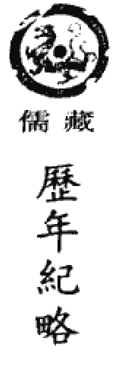
八年戊午、六十五歲。校刊外王父劉公（諱希向）三冬識餘一卷、有後叙行。（已梓）

九年己未、六十六歲。夏、次子壽祺中式貢士。殿試二甲、欽點主事。袁端敏公（諱甲三）延先生主講麗正書院。（自是至辛酉秋、共十餘年）長子壽昌奉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年、先生偕族人創宗祠、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卷中）

十年庚申、六十七歲。春、捻逆闌入清江浦、直抵郡城北關、沿路焚

掠、火光燭天。當事急延　先生總守城之役、同鄉造門踵相接、邊擁以出。　先生號召團練、分布城廂要隘、城以獲全。三日而人心大定、不一月、軍事漸平。　先生辭歸養疴、嗣後捻氛出擾有警、則鄉人擁以出、少平、則　先生謝病家居。是年、著馬班陳范四史餘論五卷。未梓。

十一年辛酉、六十八歲。督辦江北團練晏公名端書以　先生名薦、奉　旨隨同差遣委用。九月、敘守城績、加三品銜、並　賞戴花翎。　先生患懸飲十年、病幾殆。秋、患瘧、不食不言者三日、醫者束手。忽自解、舊疾若失。



同治元年壬戌、六十九歲著頤志齋碑帖敘錄一卷。梓林

二年癸亥、七十歲繪七旬學易圖、著禹貢蔡傳正誤一卷。輯入叢書長

孫延福入郡庠。

三年甲子、七十一歲。長子壽昌選授浙江嚴州府知府、六子壽炳

入邑庠。大府以　先生壹傑賊氣保奏、　欽賞二品封典。

四年乙丑、七十二歲。秋、長子壽昌卒於嚴州。

五年丙寅、七十三歲。春、次子壽祺奉　旨簡放雲南迤西道、旋

請終養開缺。

六年丁卯、七十四歲。夏、七子壽榮、八子壽賓同入郡庠。冬、曾文正

公過淮相訪、始知爲言者所糾、文正已疏覆。略疏云、丁晏有功鄉里、確著成效。及講求樸學、老而彌勤。與同郡潘德輿、魯一同準均爲後進所矜式等語。文正取　先生著述副稾數種行。後以曹集銓評於金陵書局發刊。是年、著[illegible]史記毛本正誤。棣

九年庚午、七十七歲。漕帥張公名兆棟延　先生重修山陽縣志。

十一年壬申、七十九歲、八子壽寶、長孫延福同取、列本科拔貢、三孫來福入邑庠。　先生是年重讌泮林。

十二年癸酉、八十歲。邑志成、有跋、行。已刊

光緒元年乙亥、八十二歲。春、九子壽同、二孫厚福同入邑庠、四孫

陶福、五孫賜福同入郡庠。先生猶能扶杖詣書肆、繙閱購置新籍、甚至篝燈讀之、目光瑩然。秋、少不適、旋愈。冬十一月、疾遂不起。先生少多疾病、迨長、讀書養氣、日益强固。嘗謂漢學宋學不可分門户之見、漢儒正其詁、詁定而義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精。（詳叢書讀經說中）且為學守有恆之訓、治一書畢、方治他書。不見異思遷、不偶作中輟。手校書籍極多、必徹終始。早歲治經而外、熟復通鑑、於温公論斷尤研玩弗置、以故經世優裕。當粵寇直下揚州、人心惶惶、淮安以接壤偏隅、幾於無從措手、賴先生持以定力、俾南北咽喉不至梗塞、實有裨於大局。迨捻逆

出没無常、羣以為不足畏儆。先生導之於先衆、志莫能如是其堅也。著述已刊行者爲頤志齋叢書、周易述傳二卷、周易訟卦淺説一卷、尚書餘論一卷、禹貢集釋三卷、禹貢蔡傳錐指正誤二卷、毛鄭詩釋四卷、詩攷補注補遺三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儀禮釋注二卷、周禮釋注二卷、禮記釋注四卷、孝經述注一卷、北宋二體石經記一卷、金天德大鐘款識一卷、子史粹言二卷、鄭司農、陳思王、陶靖節、陸宣公年譜四卷、石亭記事二卷、百家姓韻語三編一卷、讀經説一卷。未刻者周易解故一卷、易經象類一卷、書蔡傳坿釋一卷、詩集傳坿釋

一卷、佚禮扶微二卷、左傳杜解集正八卷、春秋胡傳申正四卷、論語孔注證偽四卷、考經徵文一卷、焦氏易林釋文四卷、楚辭天問箋一卷、淮亭脞錄二卷、說文舉隅一卷、校陳合集二卷、校壷弢原一卷、鈔淮南萬畢術一卷、馬班陳范四史餘論五卷、學㲄二卷、文㲄二卷、日知錄校正一卷、史記毛本正誤一卷、山陽詩徵二十四卷、頤志齋碑帖叙錄一卷、頤志齋文詩集十六卷。又曹集銓評八卷、刻於金陵書局張亟齋遺集、刻入吳勤惠公望三益齋集中其畧如右。

校記

①生：當作「卒」，見本譜及清丁壽恒《柘唐府君年譜》光緒元年條。

柘唐府君年譜

清·丁壽恒等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鈔本

《柘唐府君年譜》一卷，清丁壽恒等編撰。清鈔本。

譜主丁晏（一七九四—一八七六）事蹟見前譜。

是譜爲丁壽恒編撰，丁壽炳、丁壽榮、丁壽寶、丁壽同等同編述。壽恒等均爲譜主之子。

此編全稱《皇清誥封資政大夫誥授通奉大夫欽賞二品封典三品銜封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前侍讀銜內閣中書顯考柘唐府君年譜》，茲省稱《柘唐府君年譜》。此譜首載家譜世系，次攷譜主從學、交遊及著述等，所據多係庭闈見聞及譜主文集，往往連篇引載譜主所撰敘跋，以見其著作之由及思想淵源，故不避繁冗，遠較前譜詳悉。凡涉交遊，皆出小傳；子孫生卒嫁娶、入學出仕，一一備述。惟圈改修訂處頗多，實爲草稿而未付梓者也。

據謝巍《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九載，清潘桐撰有《丁柘唐先生年譜》，今人丁步坤有《頤志老人年譜》，均係稿本，未見傳錄。丁志安撰有《丁晏著作年表》（淮陰師專《文史叢刊》第一〇七號），可參看。

皇清晉封資政大夫　誥授通奉大夫　欽賞二品封典三品銜　封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前侍讀銜内閣中書顯考柘唐府君年譜

府君姓丁氏、諱　、字儉卿、號柘唐、晚號石亭居士。丁氏出自齊玎公之後、史記齊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省作丁、因謚爲族。先世隸山東濟南府籍、顧世系年

長民苦重斂、追比無虛日。公毅然語人曰、吾當以一身任之。詣當事陳里民瘠苦、請就繁代徵、屢瀕危殆、志不少挫。里卒獲安、人競德之。妣氏張氏、陳。陳太君生四世祖騰宇公諱起龍、瑞宇公諱起鳳、自是族日蕃衍。瑞宇公性仁厚、比鄰以逋多鬻子女、哭甚哀、公聞之、戚然於心、獨金代償其負、俾骨肉復全。妣氏沈生五世祖煥章公諱世華、歲貢生、候選訓導。公自奉儉約、敦樸無華。每冬夜施錢米、不泄姓名、數十年不衰。性純孝、以瑞宇公諱、凡服御有鳳形者悉不用、雖婦

女叙飾亦禁之。人比之徐節孝不履石云。創建宗祠於和樂六鄉祖塋之側，是為府君高祖。妣氏顧、敕封孺人、生純謙公，諱成吉，是為府君本生曾祖。附貢生，公讀書敦行，尤留心地方利弊，練習詳密，守令皆推重之。郡邑兩庠碑記皆紀公姓名勞績。嘗慨尊經閣傾圮，即獨捐多金葺之。善岐黃，洞見癥結，與時俗湯劑迥殊。亦善堪輿龍經之術，而性沈默寡言，不欲以諸藝名也。純謙公弟與偕公，兄諱允益，是為府君曾祖，太學生，性至孝，事親終日不離側。年二十遘疾，屬纊時寢門外恍有

吁爺娘者三、如其平日聲、聞者淒然。
敕贈儒林郎、布政司理問。恭遇
覃恩、
誥贈通奉大夫。妣氏倪、
欽旌節孝、
敕贈太安人、
誥贈太夫人。以純謙公次子昇揆公嗣、是為府君祖考。昇揆公諱熙采、太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伉爽輕財、不為口惠、族黨賴以衣食者若干家。經理郡城育嬰堂、

凡二十餘年，資助無算。睨歲家事中落，而慷慨如故。課子姪讀書甚切，嘗曰，家之所以緜長，在讀書與不讀書，貧奚慮焉。歿後多年，匠作肩販之徒談及公之盛德，猶有泣下者。以府君議敘，累遇覃恩，

敕封徵仕郎，

誥贈通奉大夫。妣氏陳，

敕贈太孺人，

誥贈太夫人。考諱琮，字錦舒，號禮庭，附監生。行詳府君所

爲家傳。刻入族譜累遇

覃恩、

敕贈徵仕郎、

貤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

誥贈通奉大夫。妣氏郝、氏劉、俱

敕贈太孺人、

誥贈太夫人。劉太夫人坤懿範詳府君所爲家傳。刻入族譜生男

子子三、長爲世父默齋先生、諱易、國學生、候選州同。

[illegible]

累遇

覃恩、
貤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二級、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安徽司員外郎、加三級。著有淮邱節孝祠志。壽七
十七歲。次為世父顥思先生諱智、郡廩貢生、
敕封文林郎、候選知縣、
貤封奉直大夫、戶部貴州司主事、加一級。著有說文指掌
四種、諧聲編類
二卷、韻學抉微、廣證、求是篇、訓蒙駢語五卷、吳溝與
通江淮考、校定尚書今古文注。壽七十有六歲。

△從諱字起至七十六年改夾注

「府君同為劉太夫人出。劉太夫人又生女子子五、為
府君姊三、長適候選按察司司獄程祖焌、次適太學生曹宜、次適馳贈修職郎、候選訓導朱荏。妹二。一適從九品袁毓文、一適邑庠生禹炳宗。府君行第三、淮安府學
廩生、嘉慶己卯科優貢、
朝考第一名、候選訓導。道光辛己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
壬寅、江北防堵、奉
旨賞加內閣中書銜。甲辰大挑二等、即選教諭。戊申、淮安
修城始終出力、吏部
奏准、議敘內閣中書。奉
旨賞加內閣侍讀銜。累遇

覃恩、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
誥封中憲大夫、戶部員外郎、加三級。咸豐辛酉、以淮安守
城出力、 奏保
賞戴花翎、並加三品銜。奉
旨着照所請獎勵、欽此。同治甲子、以團練禦賊、 奏請
賞加二品封典。奉
旨依議、欽此。
誥授通奉大夫。壬申、重讌泮林。配我母朱夫人、

誥封夫人。繼室孫氏、

貤封淑人。子七人、長壽昌、邑庠生。道光癸卯科優貢、甲辰

恩科順天舉人、丁未科進士、

賜同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主事用。歷官戶部主事員外

郎、郎中、福建道監察御史、浙江嚴州府知府、

欽加道銜。先府君十年卒、無子、以壽祺子厚福嗣。次壽祺、

邑庠生。道光己酉科拔貢、咸豐辛亥恩科舉人、內

閣中書、委署侍讀、

欽加侍讀銜。己未科進士、
賜進士出身、
欽點以主事用。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雲南迤西道、
賞戴花翎、
欽加按察使銜。後府君五十日卒。次不孝壽恒、附貢生、候
選郎中、
賞戴花翎。均吾母朱夫人出。次不孝壽炳、邑廩貢生。次不
孝壽榮、郡庠生。次不孝壽賓、郡廩生。同治癸酉科拔
貢、候選教諭。次不孝壽同、邑庠生。均孫淑人出。吾母

生女一、適儒童許凌雲、先府君三年卒。孫淑人生女一。孫二十人、壽祺出者五、延福、郡廩生、同治癸酉科拔貢、候選直隸州州判。厚福、邑庠生、出爲壽昌嗣。陶福、郡庠生、麟福、升福。不孝壽恒出者四、來福、邑庠生、賜福、郡庠生、積福、嘉福。不孝壽炳出者七、元福、祥福、奎福、寅福、庚福、履福、肇福。不孝壽榮出者二、熾福、仁福。不孝壽賢出者一、莘福。不孝壽同出者一、健福。孫女十三人、曾孫五人、汝成、厚福出。萬存、來福出。汝弼、汝巽、陶福出。萬庠、積福出。曾孫女六人。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歲。

八月二十九日子時、劉太夫人生府君於淮安府城內漕院東大滸巷里第。王父時年四十一、王母年四十。王父以晚年季子、命名曰勵晚、戍也。字曰儉卿、勵清德也。

六十年乙卯、二歲。

嘉慶元年丙辰、三歲。

二年丁巳、四歲。

三年戊午、五歲。

四年己未、六歲。
府君雖（生）羸弱、而性端凝。自四五歲時、即不妄啼笑。遇字跡必諦視、王父母隨事指教、意似（即能）領會。
五年庚申、七歲。
是歲、王考始命（府君）就塾、從舅氏劉南賓先生讀。諱鴻翥、邑庠生。
六年辛酉、八歲。
從南賓舅氏（先生）讀、甫授四子書。嘗侍尊席、坐客以喜字留飲為酒令、府君舉吾鬮之喜而不辭云胡不喜。時尚未讀孟子、毛詩也、偶於館塾繙閱、即能記憶。師嘉

其夙慧、一座奇之。

七年壬戌、九歲。

八年癸亥、十歲。

九年甲子、十一歲。

侍王考庭訓、舉易折其右肱、令屬對、即對以夷于左股。又舉少文、對老桃。又舉東郭皖、對西門豹。王考心色爲喜之。

十年乙丑、十二歲。

自壬戌至是年、王考以府君孱弱、不甚督課、或從舅師

因讀，或侍庭訓，均不限以程。而府君性無他嗜，見書即閱，默識心通，肅然如成人。夏六月，王考攜府君游朱氏園，外祖朱禹江先生（諱湘，安東附貢生，同知衔，誥封朝議大夫。）一見，決為偉器，即倩媒作伐，訂為婿。外祖無子，僅生吾母，鍾愛甚至。有以府君家貧體羸沮之者，外祖不聽。

十一年丙寅，十三歲。

世父頗愚公入郡庠。是年，府君從胡蕉坪先生讀，（諱棠，嘉慶癸酉拔貢。）甫學為詩文。不半載，即成篇。詩亦詞采可觀，師極賞之。每過友朋入塾，師輒舉以夸示人。

十二年丁卯、十四歲。

五月十六日、丁王考通奉公憂。府君哀戚備至、喪葬盡禮。自以幼課甚疏、乃勤奮向學、晝夜不輟。

十三年戊辰、十五歲。

從黄少霞先生游。諱以炳、邑人、嘉慶戊辰舉人、金匱訓導、欽旌孝子。王母劉太夫人以生齒日繁、家計日瘠、命與兩世父析產、自攜府君撫育督課之。

十四年己巳、十六歲。

八月服闋、益勵志於學。王母劉太夫人以府君體氣素

寂虛怯、命以屬勿亟。府君乃日起誦習、晚即輟課、以安王母心。實則閉目溫理、常至夜半。以故九經咸能成誦。後雖年躋耄耋、偶憶某經某句、即舉上下文、絡繹背諷不少舛。

十五年庚午、十七歲。

應澧師書院觀風試童子試文、題能盡其性、未錄。同里潘四農先生諱德輿、道光戊子解元、崇祀鄉賢。見其文、謂澄汰陶鎔、有江西五家風格、因作七言長歌贈之。見養齋集

十六年辛未十八歲。

九月二十八日，娶吾母朱夫人。時外祖久歿，家亦落。王母劉太夫人謂府君曰，奩豐者易驕惰。今婦家由富而貧，必能勤爲耐苦，是福也。冬，府君作書與潘先生，潘先生有荅書。見養一齋集

徐陽天先生評云起訖大佳如此作史法

一十七年壬申，十九歲。

應縣試，文題「人之過也二句」。潘先生評云：具隆萬之法律，運天崇之才氣，而斲削嚴峻，則又正嘉古法也。再覆題不以六律，取第一名，末覆第七名。時縣令為韓公，諱慧均，山西汾陽人。府試題「割不正不食」，府君據儀禮少牢「午割」立義，取第一名。又題「秋陽以暴之」，府君謂夏日盛陽，周之秋，夏之夏也。試「神羊別曲直賦」，府君據續漢書輿服志切合豸冠，末覆第四名。時郡守為岳

從言承起至註彭改作夾注

山公。（滿洲人）府君兩試冠軍、皆典題、獨能疏釋精確、名噪一時、為藝林所推重。自是有績學之譽矣。科試考取古學。言泉賦、以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為韻、腹稿五言八韻。四場文題子謂仲弓章、次題惟耳亦然、詩題講肄為鐘鼓。學使文公遠皋、（滿洲人、內閣學士。）取入淮安府學第四名。

十八年癸酉、二十歲。

春二月、阮文達公（諱元、揚州儀徵人、乾隆己酉翰林、大學士、太傅。）督漕、舉觀風試。文題興於詩三句。府君依古傳注為分校所抹

不錄。嗣文達公以漢易十五家發策、對者寥寥、且多疏畧。文達公屬學師訪能對者、雷存齋先生諱瑩、舉人、華亭人、山陽縣學訓導。以府君名薦。條對萬餘言。山長江鄭堂先生諱藩、國學生、甘泉人。激賞之、亟語文達公、於書院常額外增一課。評云、不佞三復足下之策、摭羣籍之精、闡漢易之奧、當今之世、如足下之好學深思者、有幾人哉。條對中有駁策題一條、原問孔子作十言之教、即十翼也。府君據左傳定四年疏、伏羲作十言、孔子傳名十翼不名十言。漢韓勑孔廟碑、皇羲統華胥前闓九頭、

以什言教。是謂繫易本於皇羲十言、非指十翼。文達深嘉其論、不以為忤也。學使陳鍾溪先生（諱希曾、乾隆癸丑探花、官侍郎、江西新城人。）蒞任觀風、試乘長風破萬里浪賦及春王周正月經解。府君取一等第三名、評極獎許。秋、應鄉試、不售有秣陵游草。

十九年甲戌、二十一歲。

五月初二日、王母劉太夫人六旬誕慶、稱觴致祝。

二十年乙亥、二十二歲。

應歲試、考取古學一等第五名、補廩膳生。科試取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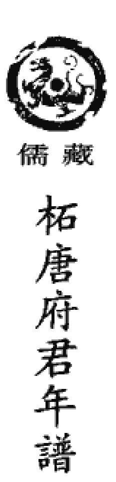
學一等第八名、學使為王勿庵先生。諱以銜、乾隆乙卯狀元、官侍郎、浙江歸安人。是歲舉優行。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三歲。

閏六月伯姊生。▇適同邑光祿寺署正銜、安徽懷遠縣教諭、制科孝廉方正許公諱聯甲長子、貤贈儒林郎、光祿寺署正儒童許諱凌雲。姊年二十歸於許、二十三歲夫故、五十七歲卒、欽旌節孝、貤封安人。秋應鄉試不佳、學使以優行咨部提考、未錄。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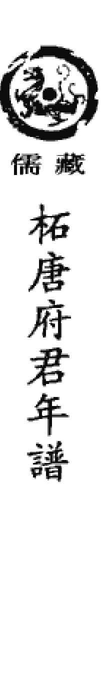
學使湯文端公諱金釗、乾隆己未翰林、官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浙江蕭山人。蒞任



觀風試、一等三名。是歲、著論語孔注證偽四卷。敘云、晏鄉先生閱潛邱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證明偽書、學者奉為定論。然其卷二以論語孔注證書傳之偽、蓋猶以論語注為安國作、而不知亦以偽證偽也。夫安國古文論語見於漢藝文志、然班志論語古二十一篇、自注云、出孔子壁中。其下載齊魯論篇數、及齊魯之說、而古論語獨無說、則知安國祇傳古文、初未嘗有說也。荀悅漢紀稱武帝時、孔安國家獻古文論語。王充論衡稱安國以論語教魯人扶卿、漢儒具言其傳授、而不言曾作注解。至魏正始中撰集解、乃突有孔注廁其間、則此孔注、其必非安國所作明矣。及讀王肅家語後序云、安國撰眾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篇。始悟論語書傳俱一手所依託、特於家語後序著其篇目。家語為肅所偽作、則書傳論注亦肅所依託為之者也。考何氏撰集解肅時、正仕於朝。今集解中已錄王注、其為當時推許、固已概見。肅因詭稱有孔安國訓解、為論注之最古

者。何氏寡識、采以入書。集解何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其云不傳者、以漢志不載孔注、肅慮後人滋疑、故託言不傳、為人世希有之本、以售其偽。觀何序稱孔注為訓、正與肅後序吻合、則論語古訓必出於肅手無疑也。且古經傳皆別行、自馬融欲省學者兩讀、始經傳並載。今孔訓文義皆就經句下為之、亦非西京時所有。左傳為漢世所不行、孔訓臚舉甚詳、又多犯漢初諸帝諱、皆灼然可疑者。若其文字細弱淺易、無西漢賈董之意、其為偽託、又不待智者而知矣。余自幼年、即疑是注之偽、然未敢有言也。久之、確見其贗、駁詁遂多、辨說既繁、為論語孔注證偽。稿凡五易、編為四卷、并以尚書孔傳與肅注比例、以求證書傳亦肅所依託、以補潛邱之所未及。世有好學深思者、必以余言為然。姑藏篋中、以俟知者。又著淮亭勝錄二卷、並續錄。敘刻石亭記事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五歲。



應歲試取古學一等九名。科試取古學一等一名。策問大學格物之說、論語正名之義、易之文辰、詩之五際、禮裼襲之制。府君條對二千餘言、反復詳明。湯學

丨使謂風簷寸晷，非績學有素者不能。面諭學師補舉優行。十二月朔，伯兄壽昌生。[illegible]娶陶氏，邑人，州同銜國學生諱夫倓公女。繼娶范氏，大興人，文林郎諱承哲公女。記許偕族祖煦臺公諱長春，詳家譜。初修家譜成，有序。刻入家譜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六歲。

秋，至江甯省，應學使會同孫制軍、諱玉庭，乾隆乙未翰林，大學士，山東濟甯州人。陳撫軍諱關考優，府君取優貢第三名。同榜六人，郭鴻、劉文淇、劉寶楠、汪榮、夏翼謀。詳同年錄 劉文淇字

孟瞻、寶楠字楚楨、兩先生與府君素以古學相切劘、尤契洽焉。旋捷應鄉試、房考傅公諱廷蘭、壬戌進士、吳江知縣。薦而未售。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七歲。

春二月、同里汪幼清給諫諱報原、蔭生、官給事中。奉文端公諱廷珍、乾隆己酉榜眼、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眷屬入都、府君偕行。抵京、主文端宅。應

朝考、

欽取二等第一名。時優貢無一等也。在都凡五閱月、文端

以所著論語孔注證偽攜示王文簡公、諱引之、己未翰林、官工部尚書、高郵人。文簡為序、稱其書紹鄉前輩閻百詩之學、又相其說之所不及。文端寄書里中阮定甫明經、諱鍾瑗、歲貢生。謂府君氣平心細、識見明確、當今豪傑之士也。秋、旋里、著毛鄭詩釋四卷、詩攷補注補遺三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均梓入叢書

道光元年辛巳、二十八歲。

應録科、學使姚文僖公、諱文田、己未狀元、禮部尚書、浙江人。取第一名。秋、江南鄉試中式第六十名舉人。正主試湯文端公、

壇

副主試熊東岩先生、諱遇泰、戊辰翰林編修、後官山東知府、江西新建人。房考王寅軒先生。諱正、丁丑進士、當塗知縣、浙江長興人。是年、從陳霽堂先生諱師濂、乾隆丙午舉人、金匱訓導。游。

二年壬午、二十九歲。

春、入都應會試。不售歸里、著儀禮、周禮、禮記釋注共八卷、均梓入叢書。又著逸禮扶微二卷。敘云、緝逸禮何仿也。仿於宋之王厚齋元、之吳草廬也。王氏因學紀聞云、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於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於蔡邕論。雖寥寥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吳氏采小戴投壺、奔喪、大戴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及鄭注引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禮合為儀禮逸經八篇、自序謂片言隻

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受其禮之意也。然朝事儀見於大戴記、學禮亦見保傅篇、非逸禮也。厚齋以為逸、失之矣。毛詩時邁正義亦引天子巡守禮、不僅見於禮注。而周禮士師注引軍禮、又厚齋所未及也。吳氏纂次逸經、巡守、朝貢、烝嘗、軍禮皆所不錄、其失一也。逸奔喪禮、近載鄭注、而草廬未之及、其失二也。中霤禮僅據月令注、而周禮司巫注、公羊桓八年疏俱引中霤禮、草廬亦未之及、其失三也。王居明堂禮僅據記注、而續漢書祭祀志注引王居明堂禮、古大明堂之禮、草廬俱未之及、其失四也。禘於太廟禮僅據少牢注引、而王制正義、聖證論引禘於太廟逸禮、通典禘祫上引祫於太廟之禮、草廬又未之及、其失五也。篆暇日采獲羣書、詳加數錄、以補二公之所未備。首列逸經、次逸記、凡五帝記、號謚記、親屬說、別名說、別卿辨辨通名用記、古王度記、三正記、王霸記、青史氏記、昭穆篇、本命篇、瑞命篇、禮服傳、許慎五經異義、又引盛德記、三朝記篇皆令大戴之文、不復述也。其散句無篇名者、別為逸文、綴於後。義有隱畧、則為圖



說以表明之。附以管子弟子職、荀子禮論篇、賈子容經、漢石渠禮論、叔孫通禮器制度、戴德喪服變除、鄭康成喪服變除、何休冠儀約制等篇，皆漢儒說經之文，其視劉敞之義為近古矣。刱始於著雍攝提格，遞有譜益，閱二載。而成。取漢章帝詔書扶微學之語，總題曰逸禮扶微。其諸斷圭碎璧之是寶、片言隻字之不遺乎。至若淹中已亡、河內久佚、孔叢子之軍禮、大底偽文、劉有年之逸經，無非依託。又緝逸禮所不取也。

三年癸未、三十歲。

春、入都應會試。不售。五月十二日、仲兄壽祺生。娶許氏、邑人同知衛候選府經歷諱鑣公女。歸里、著周易解故、敘云、易自孟、京、荀、虞之學亡、魏王輔嗣出而廓清諸家、獨標名理。究其流失、不無空言浮虛之弊。於是矯其弊者、復倡為漢學、侈談爻辰

卦氣納甲之說、好奇駭異、大抵惠氏之支流也。夫惠氏於師法蕩然之後、掇拾殘賸以扶微學之一綫、固不為無功矣。然一惟漢儒之言是從、顓門墨守而不顧其義之安、理之是、烏能免穿鑿之譏哉。而後之無識者更為鋪其糟魄、揚其頹波、展轉販鬻、無異攘他人之膝蓋而有之、余竊笑其僞也。且易自京、焦流為小數、五行占候之言、參同道家之言、皆託之於易、漢世之言易者、亦雜矣。獨輔嗣起而空之、鑿山開道、上契古人之真詮、使後儒得見名理本于潔淨精微之教、而不至沒溺於象數之學、以歧入異端、未必非輔嗣尊其先也。而今之學者顧輕詆王學、指為空言之罪首、烏得為公論乎。余讀易本象數、象數不可知、以義理知之、數奇而理正也。義理不可見、於訓詁見之。義微而詁顯也。辭訓詁而言理、其失也虛。離義理而言數、其失也疑。祛其虛疑之弊、而察之以平心、求之以實事則無論其為漢易、為魏易、為宋儒之易、觀其會通、探其指要、門户之見、所以不可存也。余少而讀易、於易義略無所得。惟是亘明、解故、述其一隅之見、以



備遺忘其所言者不過小學之緒餘以言易義析末矣然世之讀易者必先熟經文經之訓詁不明則其說糾紛而不定偏曲而不安是故本之訓詁以正其文求之義理以衷其解訓詁者義理之本根也義理者訓詁之標準也顧義理為人心所自具可以沈潛體驗而得之而訓詁則非博攷不明非研究不精故是正文字未可以其識小而忽之也若夫矜言古義株守舊文言訓詁而不本於理與言象數而不本於理則皆說易者之過也夫奚取焉

孝經徵文一卷

敘云孝經徵文何為而述也為宋儒之疑孝經者述也疑孝經幾於非聖矣余滋懼焉故述徵文也昔宋朱子作刊誤一卷刪去子曰及引詩書之文又謂天經地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等語出於左氏傳為取他書竄入然太平御覽學部引孝經鈞命決云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緯書出於漢世而其言如此然則子曰及引詩書皆孝經之本文庸可刪乎漢匡衡稱大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則

曾子下似有以字

篇中引詩因孔子之舊也。河間獻王引孝經天之經、地之義。漢初大儒實事求是、如獻王者、亦稱此為孝經、則非襲用他書文也。且論語一書、克己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左氏以為臼季之言。豈得謂論語括摭左氏而作乎。蓋邱明博聞、多采孔門精語、綴集成文。而後儒反疑聖經勦取左氏、必不然矣。孝經有古文、有今文。古孝經孔氏不傳、今所傳古文皆贗本。其可信者、獨有今文而已。注孝經者莫古於魏文侯傳、文侯受經於西河、為孔門之私淑。引孝經者莫先於呂不韋書、呂覽在未焚書以前、已明引著其篇目。據是二者、益可知孝經之由來古矣。余暇日瀏覽羣書、斷自兩漢、錄其徵引孝經者、並蒐集古注、各附句下、俾後之學者知是書為漢以前所誦習講授之書、而不出於後人之附會、尊聖人之經、而息羣儒之議、徵文之述、其亦不可以已也。若夫疏釋經義、發揮聖言、則有先儒之書在。余雖不敏、猶將揚摧之。而陳說文舉隅一卷。

四年甲申、三十一歲。

邑宰李石洲先生諱國瑞、丁卯舉人、後官淮揚道、署按察使、河南鄭州人。延課其長子、廣揚、諸生、後官銅沛同知。館於縣署。校讀說文、文選、通鑑、漢書各一過、朱墨評點、常至漏深。五月、王母劉太夫人七旬誕慶、稱觴致祝。十一月十三日、洪湖堰圩十三堡工決、流民滿路。府君與李公倡議賑振恤、自冬迄春、全活甚眾。

五年乙酉、三十二歲。

館汪春園先生諱椿、南清河人、附貢生、世居北門外河下。一卷一勺園、兩

課其兩孫見高侍曾及其曾孫。黎獻己未舉人汪先生通儒碩學、教學相長、府君得益良多。有樓聚書數萬餘卷、得縱

觀之。著禹貢集釋三卷、禹貢錐指正誤一卷。均梓入叢書

六年丙戌、三十三歲。

春、入都應會試。房考鄭朗如先生諱瑞玉、己卯進士、編修、四川人。力薦、主司已密加墨、以額溢不錄。歸里、著子史粹言二卷。梓入叢書李芝齡宗伯諱宗昉、壬戌榜眼、禮部尚書、邑人。創青雲會為春闈膏秣之助、屬吳蔗田先生諱準、己未進士、刑部主事、邑人。楊香谷先生、諱皋蘭、甲子舉人、太常寺博士銜、邑人。徐海峯先生諱登鰲、壬午舉人、江浦縣教諭、國子監學錄銜、邑人。及府君經理之。自是公車有資。

七年丁亥、三十四歲。

先是上年水災歲歉，邑宰譚公諱霖，南豐人。議敘，延請經理賑務。凡五月餘賑畢。復以餘款存質庫備荒。鈔淮南萬畢術一卷。欽云、自來神仙家類多幻言、淮南王安以謀反自剄、史傳甚明、而葛洪神仙傳迺謂八公使劉安登山、白日昇天。雞犬舐其餘藥、鳴天上、而犬雲中、豈不誣且誕哉。初學記引淮南八公相鶴經、此亦如伯樂相馬經、陶朱公養魚經、皆後人所託名也。漢書稱淮南子二十一篇、中篇八卷、外書甚衆。藝文類聚靈異部引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唐志有淮南萬畢術一卷、久佚不傳、疑即淮南之外書也。今淮南子墜形訓言磁石上飛、雲母出水、汜論訓言山出梟陽、木生畢方、說山訓言貍頭愈鼠、雞頭已瘻、蝱散積血、斷木愈齲、膏之殺鱉、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梧桐斷角、馬氂截玉、其言與萬畢術相似。又汜論訓言老槐生火、天文訓言方諸見月則津而為



水、今萬畢術亦有此文、蓋一時之作也。褚先生補史記龜策傳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小司馬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方密之通雅謂萬畢者言萬濾畢於此、郎漢之遂興、輕舉、倒景、黃冶、淖溺、五倉之術也。余暇日讀太平御覽、見其引淮南萬畢術頗夥、北宋初是書猶存、因抄撮為一卷。小說短書、言近於戲、大抵虛妄之辭、詭秘之術、綴而錄之、匪獨存古、且以志戒也。昔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下吏坐論。夫以更生之行與學、尚不免為衰說所惑、後之讀萬畢術者、其戒諸。

八年戊子、三十五歲。

夏、苦潦、城河漲湧、城迆北被淹甚重。譚公又延浚市河、以洩積水、復開通文渠中支。

九年己丑、三十六歲。

春、入都應會試。不售。編山陽詩徵、歲攜槀至京、就正宗伯李公。宗伯贊其（謂）捜采詳慎、鄉邦文獻藉以不墜、為有功桑梓之作、手自審校、並為之叙。

十年庚寅、三十七歲。

主講阜邑（甯）觀風（海）書院。應安鶴堂先生（明府、諱貞吉、丁卯舉人、邯鄲人。）之聘。適縣試、安公復延校童試卷。夏六月、汪春園先生病亟、請府君至榻前訣別、以身後相託、府君諾之。越

數年、汪先生子以逋負落陷穽中、府君竭力營救。忌者以多金啗當事、欲並陷府君。幾為所中者屢矣府君毅然以行、事卒獲解、鄉人義之。

十一年辛卯、三十八歲。

主講鹽城表海書院、應姚明府諱逢熙、廣東人之聘。秋、復至阜邑、校童試卷。

十二年壬辰、三十九歲。

春、入都應會試。房考李文恪公諱菡、壬午翰林、工部尚書、順天人。薦而未售。三月、不孝壽辰生。命改名壽恆、■娶章氏、邑人、丙申進士、兵部員外郎諱坦公女。主

改大注

講盤城表海書院，應孔明府諱昭杰，辛酉舉人，山東曲阜人，至聖裔。之聘，並校童試卷。府君刻讀經說，梓入叢書，以勸士。開課童試，題辰繫焉，童生陶鑅用漢易爻辰詁題，取寘第一，人競駭之。及見徐蓮舫諱煜，拔貢，官訓導。廣文、徐學敷五孝廉、張蓺圃芳谿，貢生。明經諸耆宿，咸謂陶生世代讀書，乃栖篤嗜易學湛深，童試多年，迄無一遇，此次列前茅，洵為不愧，駭者不知陶生者也。陶君字式型，以為及門受業。旋入庠食餼。學使祁文端以歲試取淮安合屬經解第一入庠，科試[illegible]補廩，歲貢生候選訓導。夏，王母猝患中風，少愈，成瘋枯。是歲歉，邑宰唐

黼卿先生諱汝明，舉人，〔四川劍州人〕。延請放賑，同人設厰於府縣〔城〕隍廟，〔領振者〕自萬餘人，終事無擾。

十三年癸巳，四十歲。

主講表海書院。春，府君欲不應會試，王母趣行，遂入都，不售〔應試。封筆〕，急歸。入秋，王母精神尚好〔健〕，府君尚侍寢膳，局戶不出。自編錄詩文成集。十一月杪，王母病，復類中①。

十二月初三日，丁太夫人〔王母劉〕艱。府君哀痛迫切，必敬必誠。自是壹意著述，進取之志日薄。

十四年甲午，四十一歲。

夏五月，伯兄壽昌應童試、歲試，取淮屬古學第一，入山陽縣學。學使為廖文恪公。諱鴻荃，己巳榜眼，工部尚書，福建人。秋，及門吳稼軒名昆田，南清河人，官中書、刑部員外郎。捷順天鄉試。府君年二十，即賴筆耕為甘旨之奉，從游至多，其最契而歷久不渝者，惟陶君式型、吳君稼軒，覃思研精，情誼敦篤。府君晚年嘗勗不孝等事之當如師。陶年七十餘沒，吳少府君十四歲，現主講崇實書院。

十五年乙未，四十二歲。

秋，送壽昌至省鄉試。著鄭康成、陳思王、陶靖節、陸宣

公年譜、凡四卷、名頤志齋四譜。梓入叢書

十六年丙申、四十三歲。

三月服闋、偕潘四農、魯通甫兩先生、諱一同、乙未舉人。及門吳稼軒名昆田、南清河人、甲午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同入都應會試。四月、葉筠潭、諱紹本、辛酉進士、浙江人。黃樹齋諱爵滋、癸未進士、江西人、後官刑部侍郎。兩鴻臚黃榘卿、諱宗、丙戌進士、雲南人、後官侍郎。徐廉峯諱寶善、庚辰進士、安徽人。兩太史汪孟慈、諱喜孫、政名喜荀、丁卯舉人、揚州人、後官懷慶知府。陳頌南諱慶鏞、壬辰進士、福建人、後官給事中。兩農曹集都中名宿及公車人士四十二人、為江亭展禊之會、府君及潘魯兩先生與焉、府君有敘。敘云、今天子御

極之十有六年、橐筆賡歌、英賢揚予 禁掖。臨軒射策、才士萃於京師。維時仕於朝者、歸安葉京卿、欽徐太史、甘泉汪戶部、昆明黃太史、晉江陳戶部、宜黃黃鴻臚、適於宣武城坊南之陶然亭、以四月四日、招集海內之文士、為江亭展禊之會。孟慈出所得宋刻禊帖並一時題詠、藏弆古棗花寺、上元溫農部摹江繪圖以紀其事。歙水部之遺構、追蓬池之勝遊、逸書召客、評酒命傳、東箭南金之美、薈其菁英。鴻軒鳳舉之姿、把其光采。匪惟國士之知、抑亦 帝京之盛。 以不才猥與其列、謹為敘曰、夫羽觴隨波、肇於作洛之世。蘭草解禊、沿自會灒之詩。秦祠曲水、西夏徵符、漢祓灞津、南都方軌。然而本初薄洛之禊、賓從無聞。夷甫洛川之遊、清譚是尚。惟右軍臨河之欽、實典午命世之英。三十三歲、筆陣寫於盛年。四十二人、鑑湖華絕鴻才、登出名德、競傳繭紙之書、僅尚鶩池之帖、橋夫元賞。當時仰其風儀、後人重其文翰。夫以內史卓其末扶、畧其徵行、浮華所為、日譜知言所為日少也。況爾時莊老是宗、朝野成俗、而逸少獨謂虛譚廢務、



浮文妨要。且謂夏禹勤王、手胼足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然則分陰必惜、麈尾可譚。崇有之論、裴顏所以娭時。悖禮之談、卞壼所以救世。並中流之一壼、斯百川之砥柱。當日會稽畢集、安石賦詩、兀然恭養唐之遊、荅焉覺作、是彭殤之化。而欽乃謂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是謝安高隱東山、能無愧色。而敬宗比方金谷、彌用汗顏。蓋其仰觀俯察、興感寄懷、絲竹之娭、尚不欲近倚太傅。卒塵之拜、亦何至下擬季倫哉。夙好此序、用闌厥指、明古人之用心、示來者之取法。屋茲展禊之會、將為欽引之貽。粵在柔兆之年、除月之吉、廣集燕臺之賓、重修蘭渚之禊。昔以莫春之除、茲以首夏之初。周官之祓、無判于歲時。漢京之禊、戊除月法。在於秋日。爰以正陽、厥為嘉會。龍眠繪雅集之圖、蘭若設伊蒲之饌。月惟癸巳、允符元巳之期。日在甲辰、逶協建辰之令。奉金人之寶劍、後夫三句。浴釋子之杏花、先以四日。維時炎曦、流景、清樾蔭人。疏牖洞開、涼風徐引。茂林繁蔚、上參碧天。修竹檀欒、俯映淥水。西山眺而朝爽來、東閣開而英髦至。薦紳之傳、憑衿

之侶、莫不息駕傾心、飲醅結契。且王謝美胄、會山陰者十五人。羊孔勝流、罰巨觥者十六輩。類皆埋冕簪纓、烏衣開閱。世襟徒矜、賦詩不答。而茲之褉也、滙宇宙之瑰奇、鍾扶輿之靈秀、搜巖采幹、被褐懷珍。杞林遍訪于山陬、珊網不遺于海澨。騏驥騄耳、逢孫陽而解紱衣。鏌鋣青萍、遇薛燭而騰寶鞾。庶幾潤色鴻業、扶翼世道、通六藝而為儒者、備九能而為大夫。永和之事、不得顓美於前。江亭之宴、亦將著聞於後也。江左輇材、淮東模質、規矱往哲、模勉來茲。惟實事之是求、懼盛名之難副。孟晉之志、諒有同心。盍哉之交、藉以共勵。若徒綴其蘭言、拾其雲藻、僅求同氣之應、無裨同志之方、此則旗亭畫壁之流、要非都會展褉之意也。何子貞先生、諱紹基、丙申翰林、湖南道州人。湯海秋先生、諱鵬、癸未進士、官御史、湖南益陽人。葉潤臣先生諱名灃、舉人、官內閣侍讀、浙江候補道、湖北漢陽人。與府君一見如舊相識、遂訂交焉。歸里後、於冬十二月



納[illegible]姪孫氏。

十七年丁酉，四十四歲。

秋，送壽昌至省鄉試。編山陽詩徵二十四卷成。欽云：山陽之能詩者，枚都尉開其先，其詩即古詩十九首之八，上接風騷，下啟漢魏，實五言之冠冕也。魏有陳孔璋，建安七子之一。唐有吉中孚，大歷十才子之一。宋有張文潛，蘇門六君子之一。渭南之長笛倚樓，小杜賞之。節孝之霜松春鳥，大蘇稱之。明代有冰壑老人、射陽先生、虞山逸民三子，可稱鼎足，謝華啓秀，各名一家，為竹垞、漁洋所稱賞。我　朝作者林立，望社諸子、桐園一門，風雅寖盛。氣格雄古，則有南齋、西樵。風韻清超，則有風衣浩亭。才力富贍、則有魚門唐山。它如百詩、惺菴、禹江、東潤諸公，經學理學，不必以詩見，而詩亦未嘗不工。或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自學士文人以至武夫寓公、高人名媛、藝士販夫、羽衣緇流，皆所不

遺。其間忠孝節烈、道德文采、彪炳天壤、足為斯集之光。而一二窮愁之士、撫時感事、排悶寫憂、賸馥爛札、未嘗不藉斯集以傳。詩之哀集、又曷可少哉。曩潘中丞輯淮郡文獻志、錄詩頗多。今妓家閒有存者。邛季貞洗馬有淮安詩城、未見傳本。乾隆中、吳山夫徵君選山陽耆舊詩、倣元氏中州集、系以小傳、周羅采獲、其用力亦綦勤矣。顧此書為徵君未成之書、杪錄未竟、以出遊置之。徵君自言為胸中一未了事。且世無刻本、間有傳寫者、重沓錯迕、或為俗子所攺竄、增損互異。甚且厭其繁而刪之。余因徵君之選、廣為攟摭、其詩其人、譜多以倍、詩話事實、又加詳焉。其為耆舊詩所稱道者、必標舉徵君姓氏、不敢掠前人之美也。余自少時、竊嘗有志於是、訪求蒐輯、歷十有八年而后編定體例、滙為一集、總題曰山陽詩徵。經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後之覽者、讀其詩、知其人、論其世、攷求文獻、一方之掌故存焉、補志乘之遺、以待輶軒之採、於是乎在、匪徒揚扢風雅而已。

又集校陳合集二卷。校集欽云、漢志



偁枚乘賦九篇、隋志梁時有二卷、亡。文獻通考有枚
叔集一卷、陳氏解題謂自漢書、文選諸書抄出者。明
李張幼白儀部嘗合都尉詩賦及七發、上吳王書、合
刻為一集、今皆不傳、惜哉。漢京辭賦之學、始自枚生
啟之、長卿、子雲繼之、其學寖盛。然、馬、楊靡麗之辭
文豔用寡、學識不及枚生。孟堅以枚與賈山、鄒陽同傳、
贊其言正。蓋英儒宏文、橫絕今古、不猶為吾淮之冠
也。枚生子少孺亦善屬辭賦。本傳稱平樂館賦、皇太
子生賦、立皇子禖祝、衛皇后戒終賦、從武帝行至甘
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
宮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輒使賦之。志
稱枚皐賦百二十篇、今隻字無傳。然則枚叟詩文之
勵有存者、重可寶已。余摭拾班史、文選注、古文苑、玉
臺新詠、初學記、輯為一卷、片玉不遺、辭金必錄。署曰
枚叔集、仍舊題也。　陳集敘云、吾淮之能為文者、枚
都尉啟其先、陳軍謀紹其後。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
之鄧林、後之作者、莫能遠也。孔璋為建安七子之一、
與仲宣、偉長諸君齊名。典論偁其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服膺至矣。文獻通考、陳孔璋集十卷。考書錄解題、蓋猶魏世相傳之原本。今久佚失傳。明張溥百三家集本有陳記室集一卷、掇拾叢殘、惜不著所出。 劉覽羣書、左右采獲、就隅見所及、抄合一卷。每篇皆注明某書所引、以待學人之覆核。凡詩四、賦十、雜文十一。文選注引止欲賦二語、張溥本未及采入、今摭其遺。初學記引大暑賦、張溥本涵下脫濁字、與均韻不協、今補其闕。張本又有袁紹上漢帝書、紹、與、公孫瓚書及拜烏丸版文。此三篇見范書及陳志、俱不言孔璋作、而張溥入之記室集。豈以孔璋嘗為紹典文章、凡文皆出其手與。抑別有據依與。後漢書臧洪傳、袁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李賢注引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條、告喻使降。洪亦吾淮人、今洪答書載本傳、辭氣忠烈、而琳書不傳、則遺文之散佚者多矣。漢魏文字傳世日布、斯集之輯、得有力者刊行之、傳世行遠、好古者或有取焉、豈獨淮之文獻也哉。

十八年戊戌、四十五歲。

入都應會試。不售歸里。府君有同祖兄麗昭公諱黍幼失怙恃、先王圖父母撫如己子、卹養備至。年四十七、是夏病卒、遺孤壽齡甫周晬、府君撫之、一如王父母之撫麗伯昭公、經營貲屑、不以為煩。教之讀書、為之授室、入泮生子後、猶時勉以立身持家務、自刻勵、勿墜先緒。

十九年己亥、四十六歲。

主講淮關文津書院。五月、仲兄壽祺應童試、取淮屬

古學經解第一、入山陽縣學。學使為祁文端公。諱寯藻、甲戌翰林、大學士、山西壽陽人。

二十年庚子、四十七歲。

主講雒閩文津書院、不應會試。秋、送壽昌、壽祺至省鄉試。府君父執駱春池廣文諱騰鳳、庚申舉人、安徽舒城縣教諭。年七十餘有母崔太孺人、壽百有二歲。[illegible][illegible]廣文病亟、語府君曰、吾不能送老母、死不瞑、敢以累府君。府君諾之。廣文卒。府君函廣文壻何濯波先生諱錦、邑人、國學生、候選員外郎、加四品銜。寄母歸、以年耄不得手斂。次年、崔壽母卒、府君偕

文卒之次年、崔壽母府君偕③廣文壻何濯波先生薛錦、邑人、國學生、候選員外郎、加四品銜。經營喪葬、贈官立嗣。李宗伯并褒集廣文藝游録、闡方釋等篇、叙而付諸梓。

二十一年辛丑、四十八歲。

主講文津書院。八月、長孫女生、壽祺出。■適同邑五二銜、布政司理問許名可宗。冬十月、自院東大溝巷移居西長街■宅。十二月、不孝壽炳生、孫淑人出。■娶韋氏、邑人、誥封奉直大夫、同知銜、候選知縣、國學生名堂公女。

二十二年壬寅、四十九歲。

主講文津書院。夏五月、夷船闖入鎮江、大江南北㊀

律戒嚴。

欽使李芸舫太常（諱湘棻、壬辰翰林、山東安邱人。）首屬府君團練義勇、府君偕先外舅韋竹坪先生設局辦理。六月、黃河桃南汛工將潰、府君曰、南岸無虞、即漲漫必挂淤、河殆將北徙矣。未幾、果決桃源之衆興北岸。有黃河北徙議、前清帥周文忠公（諱天爵、辛未進士、山東東阿人。）曾取觀深以為然其說。

是年、曹子國太守、（諱聯桂、乙未榜眼、江西新建人。）龔書舸邑宰（諱舫、廩貢生、安徽建平人。）以郡城傾圮、內外通行、有警無以為守、稟請大府興築、延府君總其事。府君讓再不獲、乃邀

同鄉紳耆共圖之。北門城樓舊懸大鐘、舊志不詳始末、誤為靈鐘。府君手拓其文、且為攷證、有金天德大鐘款識並淮安修城古甎記。均梓入倪涅生明經諱家駿乙酉拔貢、候選訓導。叢書府君執友也、病亟託孤、府君為捍禦外侮獲全。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歲。

主講文津書院。二月、署漕督安邱李公、河帥潘文（端）慎公諱錫恩、辛未翰林、安徽涇縣人。會奏保衛鄉里勞績最著、奉旨賞加內閣中書銜。郡城外東南隅巽方舊有龍光閣、踞

護城岡上，前明朱烈愍公大典督漕時建，久圮。形家謂關係閤郡文風，亟蕭弭兵憲。府君謀諸同人成之。以四月興工，九月落成，有記。刻入石亭紀事。秋，送壽昌、壽祺至省鄉試。學使毛伯雨先生諱式郇，己未翰林，官侍郎，山東人。會同督部堂撫部院考優，壽昌取優貢第三名。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一歲。

正月，挈壽昌入都應　朝考。抵京後，蒙

欽派王大臣大挑二等，以教諭用。應會試，肝胃疾作，乃留壽昌於京、先外舅葦宅，單車旋淮。病少瘥，仍總修城之

役。九月、壽昌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一百十六名舉人。十二月、大孫延福生、壽祺出。娶郎中銜、即選主事、常州府學訓導、乙卯舉人清河人王諱瑛女。是歲、重修城外大星大王廟、並建茶亭、又修郡厲壇、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二歲。

主講文津書院。淮安郡城周十一里有奇徹底拆砌兼築砲臺、兵堡、四門城樓。工竣、有重建淮安府舊城

記。刻入石亭記事漕帥程晴峯先生諱矞采、辛未翰林、後官湖廣總督、江西新建人。親歷周閱、以工堅料實咨請督部堂撫部院河督部堂將捐資出力人員獎勵。是歲、重修府城隍廟並麗正書院、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邑人屠薌洲大令諱春林、拔貢。任四川南部知縣、病歿、眷屬奉櫬僑寓寺中。府君為經畫葬事、並籌資贍其家屬。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三歲。

主講文津書院。輯張力臣先生遺集一卷。後刻入吳仲仙制軍望三益齋叢書中時署淮安府篆為許珊林太守、諱楗、己卯舉人、癸巳

乚改夾

進士、候選道、浙江海甯州人。酷耆金石、取張某親加校審、並為之序。從兄壽徵、世父類愚公子。

予從府君受業有年、研精古訓。是秋、取列、江蘇優貢。學使為張文毅公。諱芾、乙未翰林、官侍郎、陝西人。十二月、二孫厚福生、壽祺出。■娶光祿寺署正銜、國學生、邑人陶諱聯璋女。著周易訟卦淺說一卷。梓入叢書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四歲。

主講文津書院。二月山陽西鄉迤南舊有泰平隄、禦湖水以衛民田、年久失修、堤內民田歲苦潦不登。時

太守福楙公滿洲人一意興築、延府君主其事。堤成、是
歲大有秋、民呼之曰福公堤。府君運河以西、圍無寸
田尺土也、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四月、會試榜發、壽昌中式第
六十四名貢士。
殿試第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六月、不孝壽榮生、孫溆人出。[illegible]娶甘氏、上元
人、戶部郎中、署寶應縣教諭辛巳副榜、諱煦公女。九月、不孝壽恆應童試、歲
試取古學、入山陽縣學。學使為李楠堂先生。諱煌、丁丑翰林、

官侍郎、雲南昆明人。是歲、重修淮安試院、並於頭門内添建抱厦號舍、[illegible]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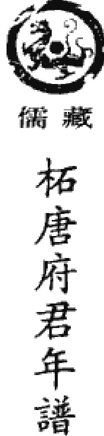
主講文津書院。三月、重修徐節孝先生祠、有記。刻入石亭記事秋、周木齋先生諱寅、諸生、邑人。病亟無嗣、以老妻息女相託。妻年九十餘、女今亦七十餘矣。辛府君時相存問、歷久弗衰。並為周先生刻耳鳴山人集。十月、以修城捐輸、偕何剛郎先生至江甯、謁江督李文恭公、諱星沅、壬辰翰林、湖南人。藩伯積拉明阿公、江甯太守徐穉蘭太守先生、諱青照、壬午翰林、大興人。言其事。時

省垣水患、徐太守詢以禦患之方。府君謂前此開封河決及荊州江漲，皆嚴閉水門，並於各城洞內築堰如橋，使水不入城，後於城堞女牆外集舟以通往來。太守深爲歎服。旋以調去官，次年江又漲，當事者不及知，省中仍積漫如故。李文恭公屬府君即旋里辦賑，盧止泉先生諱澤，甲寅舉人、邑人，僑寓金陵。贈以詩。府君和章有東歸方振乏、茅舍敢安眠之句，盧先生深嘉之。十一月，由江督甯至蘇州，謁陸立夫撫軍。諱建瀛，壬午翰林，湖北沔陽州人。是月，公蒙督撫河漕制軍、撫軍、漕帥、河帥合詞奏獎城工捐輸，經吏部覆

奏。府君議敘中書。奉
旨賞加内閣侍讀銜。餘紳富議敘如例。韋竹坪先生於京
師創建淮安會館。府君力贊成之。有記。刻入石十二
月。設廠二所。放賑於新城。至次年三月賑畢。以餘款亭記事
存典備荒。是月。二孫女生。壽棋出。適清河庠生
王名錫熙。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六歲。

主講文津書院。春三月、重修福公堤。先年漳王廟■潰堤■工沖漫殘缺、公籌以賑餘款興工、民復有秋、有記。刻入石亭記事五月、壽昌挈眷入都供職、附糧艘以行。壽祺應科試、取一等一名、選拔貢生。學使為青麐公。辛丑翰林、滿洲人。重浚河下羅柳河、重建南郭外大弔橋、有記。



刻入石亭記事是歲、成石亭記事並續編二卷。梓入叢書

三十年庚戌、五十七歲。

主講文津書院。正月、府君恭遇

聖恩、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吾母

敕封孺人。四月、又遇

覃恩、

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二級。吾母

敕封安人。府君以元年捷鄉闈、至甲辰始與挑、得二等、久

應銓授。會有捐儘先例開，武貲府君援之，府君不應。

是年，見嵩山教諭缺，將選，以受子封註銷。夏五月，壽昌應散館試，改主事用，籤分戶部貴州司，兼雲南司行走。郡城西門　武聖廟年久圮甚，府君謀諸同鄉重修。次年五月工竣。是年七月，復於城西留雲道院闢地，偕同志構五雲堂一區，以為會文之所。又重造運河三淺五洞，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十月，郡西門外有普

濟堂、徽商程葭應鍾創建，歲久頹廢。會鹽務裁經費、貧病者益乏贍養。陸立夫制軍檄淮安府延府君經辦、府君稟請何司郎湘汶先生同理、清其田畝、俾收積有資、去其侵漁、庶沾溉得實。摘舊句於堂云、常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今觀者怵目知警。何司郎先生復於堂外建屋三楹、以棲流丐、名繼濟堂。河帥楊端勤公諱以增、壬午進士、山東聊城人。推重府君。時梅伯言諱曾亮、壬午進士、戶部郎中、上元人、著有柏梘山房集。包倦翁諱世臣、舉人、江西知縣、安徽涇縣人、著有安吳四種等書。兩先生館於端勤公署中、每延府君談藝、旬日不休。端勤公

欲盡刊府君説經等書、先以鄭氏詩譜攷正鋟版、接刊詩禮七編、共十八卷。注文端公著實事求是齋集、其裔刊行。陸立夫制軍以體例未精、而屬府君重編、存十之六、有後跋。跋云、嘉慶庚辰之歲、以優貢應廷試、至京、主同鄉汪文端公家。自春徂秋、凡八閲月、朝夕晤言、深蒙賞識。寄書里中阮定甫明經、語及賤字、謂接談數次、洵可謂豪傑之士。氣平心細、識見明確、吾准後進從未見有此人者。異日成就、當可追蹤前哲。其遇獎如此。今忽忽三十餘年、自愧學不加進、中書老朽、焉齒加曾、無以副鄉先達之厚望。拔閲遺文、悲深知已。撫今追昔、感慨係之矣。文端通儒碩望、於學無所不窺。生平所作詩文不自收拾、輒隨手散去、以是遺草鮮有存者。戊中己酉問、哲嗣桐階太守綴輯叢殘賸稾、編次實事求是齋集四冊。會陸立夫先生持節兩江、文端壬午所得



士也、因是冊意主廣蒐、未加持擇、屬重加排纂、梓以行世。與文端同里閈、少承賞譽、重以制軍之令、夫何敢辭。爰甄錄其仕進講筵、潤色鴻業、宗經稽史、自行心得之文。其酬應世俗之作、則畧焉不存、蓋其慎也。雖篇帙無多、未足以表章文端之學、然梗概具存、菁華斯出。後之讀者、知公之躬行實踐、不欲以文章名、即以文論、亦卓然可傳也已。其制軍謂刪存悉中肯綮、即當重鐫。未幾、江省淪陷、斯編刊否不可知矣。

咸豐元年辛亥、五十八歲。

主講文津書院。春三月、於宅之對宇葺半畝園、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時河未北徙、連年運水漲漫、有議於頭壩開設四孔、以洩盛漲、山陽西鄉將成澤國。楊端勤公之

詢、府君力陳其弊、舉乾隆初衛太守哲治奏永閉燮孔問碑記為讚。端勤公即停止、以順輿情。四月、三孫女生、壽祺出。[illegible]適海州庠生程名廷鴻。八月、三孫來福生、壽恆出。娶詹事府主簿銜、太學生程諱維圻女。九月、江南鄉試榜發、壽祺中式第一百三名舉人。邑人許鹿樵廣文、諱汝官、歲貢生、署銅山訓導。林德川司馬諱濟蒼、國學生、同知銜。建議、重修東岳廟、敦請府君為之、經年乃成。又為胡邑宰諱克文、甲午舉人、湖南桃園人。重修北門化民橋、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曾文正公諱國藩、戊戌翰林、大學士、贈太傅、世襲一等毅勇侯、湖南湘鄉人。由京寄贈篆聯云、教子蘇明允、著

書王仲任。湘鄉爵相府君前在都相識、至是、以壽昌在京受業其門、故寄聯致欽遲之意。是年、制府檄行府縣、捐辦義倉、因謂常州陽武等處以十畝二十畝起捐、劄飭仿辦。府君議謂山陽田地瘠薄、非蘇松常鎮膏腴比、欲由五百畝起捐。議未決、有具稟府縣請以五十畝起捐者、府君遂力辭不問。

會祁方伯諱宿藻、戊戌進士、山西壽陽人。過淮、詢邑中疾苦、府君力陳彫敝、方伯遂諭府縣緩行、以紓民力。自是、銜之者次骨、思所以

中傷矣。

二年壬子、五十九歲。

春、恭遇

覃恩、府君膺

誥封奉直大夫、户部貴州司主事、加二級。吾母

誥封宜人。高紫峯先生諱士魁、辛已舉人、乙丑進士、四川蓬州知州、以團練歷保賞加道銜、邑人。自蜀回淮。

是歲苦旱，漕帥楊疊雲先生（諱殿邦，甲戌翰林，安徽盱眙人。）屬府君仿古法祈雨。府君參酌春秋繁露及吏治懸鏡等書，爲壇於夾城雷祖行宮，有禱雨文。（文及禮節均刻石亭記事）入楊漕帥率屬禱三日，而雨大至。夏四月，不孝壽寶生孫，淑人出。（娶晏氏，儀徵人，知州銜布政司理問、太學生名端善公女。）朱恕齋方伯（諱士達，丁丑進士，官布政使，揚州府寶應人。）晚歲致政家居，時駕舟來淮，與府君敘談。壽寶生，方伯適至，故以命名。時運河涓涓細流，不敷栽插，府君請於漕帥、河帥，引中河之水穿黃入運，閉雙金閘等處，以防旁洩，可以插秧。

濟漕利農。時豐工決、黄河河身無水、中河下貫河身、兩旁宜蓄孀、河員需以時日。府君偕包先生口授指畫、僅七日而水大至、農田得栽、漕艘亦暢行北上。又市河農田因距運水遠苦乾、府君令多具水車、由城西門水閘車溜入城河、由城河入阜城閘下注、俾資灌溉。是歲、均獲有秋。冬十二月、制府檄行府縣、以粤匪直下楚鄂、蔓延豫章、大江南北一律防堵。府縣即設局、延府君及同鄉諸君董其事。府君建議先練鄉勇二百名、選武舉倪家騶爲教習。又謀諸在城富家、

於城內空間廟宇積米近萬石、爲守禦計。

三年癸丑、六十歲。

正月、府君令練勇擒獲阜邑巨盜梁長濱等、漕帥命太守恆廉公（甲午舉人、滿洲人。）即日杖斃之。又獲長濱兄梁長（穩、）捜出投逆呈詞、大府斬以徇。二月、金陵（江寧）陷。十九日、鎮江陷。二十一日、揚州陷。淮安毘連、人心惶惶。二十四日晚、漕帥恐由揚旋淮、居民驚竄、城內一空、四鄉土匪乘亂蠭起。府君獨立不懼、增團坊勇千餘名、時糧艘停運、泊運河兩岸者丁舵可七八千人。府君與

清河邑宰吳勤惠公諱棠、乙未舉人、候官。四川總督、安徽盱眙人。請於漕帥、每船月津貼食米、閭有警隨同攻剿。旗幟因書齊心殺賊字、鑄虎蹲炮多具、於四城廣儲灰瓶、礮石、嚴拿各鄉土匪、擒獲多名。境內捍外、經畫十餘晝夜、城民[illegible]漸歸。去時戶牖不及扃閉者、迨歸、固纖毫無失也。府縣彙其事通稟、蒙各憲嘉獎在案。府君舊有肝胃疾、以積勞不時舉發。三月、四孫陶福生、壽祺出。娶程諱維圻女。六月、五孫賜福生、壽恆出。娶運同銜、候選鹽運司運副、清河人王諱珣女。入夏、府君疾益甚、成懸飲、月數次發、發時涌吐

共二板

手餘。遂家居臥病、不及問外事。執意該掾者構言傾陷、十月中、忽奉奏參、遠赴揚州行營。戚友俱為悚歎、府君神色自若、即日扶病、攜妻孥就道。曰吾上報

國恩、下衛鄉里、因此獲禍、雖死不悔。即日能行、毫無經手未完、同事者亦棒帳辭退。府縣慰留、緣公收議、實用實銷、府縣素知底蘊、無纖悉隔閡也。羈縶召掾、轉得靜攝養病。病少愈、即檢書作楷。一日、召鎮訛言賊至、居人竄匿、市廛為虛。當事者意府君亦他適、遣使覘之。使至、見府君端坐觀書如故、亟反命。當事者曰、真強

項也。

四年甲寅，六十一歲。

在召棣。正月，不孝壽同生，孫淑人出。■娶程氏，沭陽人，道衡、刑部郎中、庠貢生程肆立煒公女。三月，壽昌在京代父鳴寃，奉旨飭令回籍。四月，壽昌由京抵家，參案，又奉旨交邵漕帥審辦，府君亦由召棣旋里。十二月，邵漕帥覆奏，奉旨改交江寧文藩伯審辦。是歲，著易林釋文四卷。欽云、漢焦延壽易林以六十四卦變而之九千四十六卦，班志不著錄。隋志五行類有焦贛易林十六卷。漢書儒林傳、京

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東觀漢記、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靈臺、召尚席取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穴封户、天雨將集。明日、大雨、以詔書問沛獻王輔。今易林震之蹇有此文、漢世甚重。其書亭林顧氏疑為東漢以後人撰託、非也。亭林謂其時左氏未立學官、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有漢書中事、如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案、左傳當西漢時雖未立博士、賈誼已為訓故。河間獻王傳其學、毛詩故訓傳多依用之、於易林何疑焉。至昭君不必為元帝時事、或取昭明之義、如毛詩平王之類。萃之臨曰、昭君守國、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以解焉。且元帝之世、延壽固當見之矣。漢書京房傳、焦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房以元帝建昭二年上封事棄市、死時年四十一。元帝紀、建昭五年、明年春正月、改元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匈奴傳、元

亦非也的確有誤

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延壽生歷昭宣元之世、亦非也。易林學出西京、文義古與、非東漢諸儒所能依託。流傳既久、沿譌滋多。舊有汲古閣毛子晉本、漢魏叢書何允中本。近有黄丕烈重校宋本。黄本刻工完整、售者為之紙貴。然　以毛本何校之、頗有舊本不誤、而黄本妄改之者、則宋本亦未盡可據矣。坤之豫云、盡我筋力、胝蠒為疾。黄刻宋本誤作蠒。比之大過云、胝繭為疾、胝即胼胝之胝、蠒即足繭之繭為疾與上堅不可得合韻、黄刻宋本疾字作侯、尤為誤也。需之元云、牡飛門啟、同人之共同。漢五行志、京房易傳有城門牡飛事、黄刻宋本皆誤作杜飛、其誤甚矣。乾之井云、鼃鳴歧野、鼈應山淵。漢書張衡傳、鼃鳴鼈應、章懷注引易林、鼃鳴歧野、鼈應于泉、唐時古本如此。黄刻宋本作鶩鳴歧山、鼃應幽淵、肌改無據、不可從也。頤之解云、箕伯入室、政衰弊極。抱其樂器、奔於他國。黄刻宋本箕仁作飢人、據史記西伯伐飢國滅之、飢即戕之者之者。　案、箕子與微子達舉、戕下用抱器奔周之事、不必改作飢人、以合於殷本

紀也。乾之咸云、三人求橘、反得大栗。黄刻求本作反得丹穴、據史記、巴寡婦清事。案、復之大過云、踰河求橘、並得大栗、可為確證、不必改作丹穴、以合於貨殖傳也。大畜之訟云、衣相無極、黄謂衣相當作表祖。案、毛本原文云、靈公夏徵、衣禍無極、言其事可悲衣、禍亂相尋無已、於文自通、不必改作表祖、以合於左氏文也。始之晉云、敗鼠賣卜、黄謂卜當作朴、周人謂鼠未腊者為朴。案、漢藝文志著龜家有鼠序卜黄、於文為順、亦不必改為賣朴、以合於戰國策也。畧舉一隅、則黄本之失、為不少矣。尋繹舊文、用相儷校、釋善而從、無所偏主。其有音義不明、證之故書雅記、疏其隱滯。於所不知、概從闕如。仿陸氏經典釋文、纂易林釋文一卷、附著於後。末學謭陋、聊倩遺忘。尚冀有道君子斷而裁之、譜其義焉。

又著楚辭天問箋一卷。

敘云、楚辭天問、屈子呵壁之所為作也。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古賢聖神靈瑰瑋僑佹之形。屈子仰見圖畫、一一呵而問之、以寫其忿懟寃愁之志、所為痛極而呼天也、何

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圖、皆有先賢畫像、武梁祠堂有伏戲、祝誦、夏桀諸人之像。漢書成帝紀甲觀畫堂畫九子母、霍光傳有周公負成王圖、敘傳有紂醉踞妲己圖、後漢宋宏傳有屏風畫列女圖、王景傳有山海經、禹貢圖、古畫、皆徵諸實事。故屈子之辭、指事設難、隨所見而出之、故其文不次也。東漢之順帝時、侍中王叔師撰為章句。叔師稱天問多奇怪之事、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闕者甚多、不能詳悉。今子政、子雲之說久佚不傳、叔師依據舊文、章決句斷、注天問者莫古於是書矣。蒙不揣謭陋、仿鄭箋申毛之例、因章句而為箋。叔師義有隱滯、箋以表明。亦有不依章句者、如鄭箋與毛異義、是其例也。箋義叔始於嘉慶丁丑、屬草稍具、藏於篋中。迄今三十有七年、覆加審定、繕寫成書。屈子以直行竭忠、被讒憂憤、悼古人之不作、懼來者之難明、述箋中義、感慨係之。

五年乙卯、六十二歲。

正月、府君攜壽昌赴揚州萬福橋行營候審、命壽祺以中書到閣行走。二月下旬、文藩伯霞奏。三月初二日、奉

旨發往軍臺效力、欽此。藩伯令府君回籍候部文起行。四月、六孫麟福生、壽祺出。娶揀選知縣、己未舉人、清河人汪諱琴獻女。是月、壽昌亦入都供職、命不孝壽恆析爨家產納贖。九月、在大器營捐繳、經兵部議請免遣。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府君回籍後即料理行李書籍為行計

至是始知仰沐

聖恩、感激涕零、謂不孝等曰、吾今而後得專心於讀書矣。從前著述已成者、亟須刪削。未成者、尚待補完。如屋散錢無索、儻不獲禍、必不容吾家居、將以勞辛各稿散佚可惜也。不孝等侍聞訓語、咸為淚下。是歲、著周易述傳二卷、尚書餘論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孝經述註一卷、重編百家姓韻語三編、命不孝壽恒為之註釋。均梓入叢書 又著易經象類一卷。敘云、易之為書也、比物連類而象類分焉。故傳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傳又曰、乃與類行、類族辨物、於稽其類、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文言傳曰、猶未離其類也。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象傳曰、絶類上也、行失類也。類之為義大矣哉。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揚雄傳云、闕之以休咎、繇之以象類。易也者、象類之書也。漢儒皆言卦象、虞氏易兼取旁通。自王輔嗣出、悉舉而空之。然說卦傳皆言卦象、聖人之說如此、象其可廢乎哉。余取易辭之相類者比而連之、間附解義、期於文約旨明、而無取、穿鑿回穴之說、傳之家塾、以發童蒙。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數非小也、易道之大、亦可由是而得其大指也。十月、恭遇

覃恩、府君贈

誥封朝議大夫、戶部主事、加三級。吾母

誥封恭人。

府君敞門謝客、日以覆校經史、繕改舊稿為事。暇與道士梁月舟及世父默齋公圍棊、府君友愛棊篤。默齋公晚境支絀、命肩輿朝接暮送、與同起居飲食將十年、雖風雨亦然。府君未六旬患懸飲、時疾作、卽卧榻不起。不能飲食一日疾甚、默齋公至暮裒哀不能去、語不孝等曰、汝父後吾方好、若在吾先、吾將何依。言之沈痛、可知府君相待之厚矣。十一月、七孫積福生、壽恒出。■娶庚午舉人、卽選訓導、郟名雲臺女。歲杪、疾愈甚。十二月二十八日、得京信、知伯嫂陶氏於十三日

殁於京邸。

六年丙辰，六十三歲。

春，疾少愈，招鹽瀆陶式型來淮，自營壽藏於城東鄉石塘鎮東呂莊之陽。命先植松柏，並手書斂葬各事，黏綴於朱子家禮篇末。城西水鏡圓靈道院，道士梁月舟主之，歲久失修。府君以鬻產餘貲為建秋水蒹葭之館，有記。刻入石亭記事是歲，苦旱，飛蝗蔽天。

本為空話也　本是未之詳

著詩集傳附釋一卷、欽云、丙辰之春、杜門養痾、屏除人事、取朱子詩傳紬繹讀之、兼採漢唐宋諸家之解、斷以己意、集衆説之長、未有一字無來歷者、然後歎朱子之學之大也。朱子初解亦

用序說、呂氏讀詩記多引之。至作集傳、乃盡棄小序、以意解詩。善夫程子之論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序中當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然則詩序之說、爲可以盡廢乎。集傳成於淳熙丁酉、朱子年四十八歲。其後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孟子注亦以柏舟爲衛之仁人、皆從序說。是集傳本爲定論也。余自幼年受讀此傳、然皆頗領讀過、未嘗究心。今老矣、始得分析章句、附以釋義、更爲表明。因寫成一卷、以傳家塾。函丈之儒、青衿之士、溫習故書、庶有取焉。

書蔡傳附釋一卷、

欽云、尚書蔡氏集傳序云、慶元己未冬、文公令沈作書集傳、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己未當慶元之五年、朱子已七十歲。閱十年而書集傳成、朱子已不復見矣。金仁山謂蔡傳成於文公旣殁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以前、猶或不無遺漏設失之

憾。余紬繹研求、味其指要、其有未安、亦不敢曲徇先儒。附以釋義、疏通證明。蔡氏每篇皆分析古文今文、殆習聞朱子之論而疑書之古文歟。秦誓蔡傳引吳氏曰、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蓋吳才老之說、蔡氏亦疑秦誓之非本經矣。茲所釋者皆今文、亦有斥偽古文傳者並附於篇。

春秋胡傳申正四卷、欽云、春秋之學、漢世多用公穀之說。自河間獻王得左氏傳、始能考其行事、不為空言。毛公、賈誼、馬、鄭、賈、服諸儒昌明其學。晉杜預以左傳附經、而作集解、逵、服虔之古義、阿王肅之偽文。北魏衛冀隆據服難杜、而其書不傳。孔穎達依杜作疏、而杜注遂盛行於世矣。唐啖助始撥棄三傳、以己意求經文。及門趙匡、陸氏繼之、盧仝輩從而和之。韓文公贈盧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柳子厚作陸先生墓表、推為巨儒、能知聖人之旨。然新唐書謂啖氏自用名學、憑私臆決、以未可必而炎之、可謂切中其失矣。宋紹興初、胡文定侍經筵、受鉏譔春秋傳。書成、賜銀幣褒獎、當時甚推重之。元延



祐中、定取士制、用三傳、兼取胡氏傳。明代、以胡傳立學宮、為士子所誦習。永樂大全一以胡傳為主。自是三傳寖微、而文定之書幾於後來居上已。傳首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楊龜山謂其說支離、恐攷元初無此意。又謂夏時冠周月、熊朋來、黃澤、趙汸皆辨其非。至於譏洩冶之死節、貶吳札之名賢、河陽之狩而以為全其忠、楚麇之卒而以為罨其弒、其傳義亦多乖矣。朱子曰、胡春秋大義正、有牽強處、亦有過當處。棄、文定過信公、穀、雖宗伊川程子、兼取啖、趙、陸氏及劉敞、蘇轍、許翰、孫覺諸家之說、又不採時事、務為峻刻之文、非平心之論也。善夫朱子之論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竊恐不是聖人之旨。又曰、春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若文定之書、其亦任私意而過求褒貶者乎。或謂文定當南渡後、發憤著書、專主復讎之義、進規於朝、其說然歟。余曰、否。文定於會

于柯傳謂修怨懟鄭、危其宗社、不可謂孝、極斥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為妄。昭十七年傳戒窮兵於遠、虛內事外。何其偉著春秋胡諍、謂其陰主和議、附時君而誤為奸相、竊為文定惜之。近尤侗謂專以復讎為義、此宋之春秋。是未讀全書也。愚肆業三傳、並習文定之傳、於其大義炳如者、證明其說。其說之失者、則糾正之、為胡傳申正四卷。申者、申其說之隱滯。正者、正其說之外跡也。愚為此書、欲令學者讀文定之傳、巨其得失、著其異同、窮源泝流、不敢以三傳為可廢、而春秋之學以明。亦先河後海之義云爾。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

欽云、自漢宋之學分、黨同伐異、經學與理學歧而二之、非通儒之學也。漢鄭君經傳洽孰、六藝之宗、匪獨其學重也、粹然純儒、品行卓絕千古、雖宋之理學名臣、無以過之。鄭君從張恭祖受左傳、劉義慶世說稱鄭君注傳春秋傳未成、遇服子慎、盡以己所注與之、遂成解誼、服氏之學甚為當時所重。至晉杜預撰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說、獨遺服氏不言。孔沖遠謂服劣於諸儒、棄而不論、此

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久佚、其可考見、與杜注相同者悉百餘條、杜攘為己說、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遺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鄙夫之所為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尚服氏、江南學尚杜氏。唐孔氏依杜解作正義、服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矣。梁崔靈恩、魏衛冀隆皆申服難杜、隋劉炫規杜過百五十條。今其書皆佚不傳。後魏酈道元水經注注頗糾杜期。唐孔氏正義雖依杜解、闡正其訛。元趙汸撰左傳補注、畧辨杜氏之非、未暢其說。我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扶其隱微、窮其情偽。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為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節、張亂賊之凶燄、悖禮傷義、忍於短喪、飾非怙惡、邪說肆行、賓為世道人心之害、其論可謂不朽矣。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為司馬昭飾說、發奸摘伏、駁斥無遺。其全書未及梓行、余從友人處假得原稿、亟甄錄之、尤足箴杜癖之膏肓也。夫經學者、聖學之宗、心術

傾邪而謂能發明經義者、必不然矣。自唐孔氏作疏、阿附杜說、千有餘年、莫之是正、大義晦盲、如入闇室。愚為杜解集正、匪好為非毀前儒、蓋欲扶翼正學、昌明世教。必如是而後左氏之傳可讀、春秋之經可明也。嗚呼、經學之不明、遂為政教彝倫之害、而儒術因之日岐、其患匪淺。愚正杜氏之失、所冀後之學者正世道以正人心、慎毋岐經學理學而二之、以流為偽學也。

投壺考原一卷。欽云、投壺、古禮之正經也。漢戴德、戴聖傳之、為大小戴記。自朱子析分經記、吳草廬定為禮之正經、卽逸禮三十九篇之文、孔壁之古禮經也。古者射為六藝之一、投壺又射之一事。漢魏以來、祭遵表紹、戎馬之間、猶習其藝。至如王輔嗣之易學、邵康節之數理、亦從事投壺之儀。元明以後、此事寢癈矣。宋司馬文正公有投壺新格、尚可仿而行之。雖未知於古禮何如、然告朔餼羊之存、不猶愈於樗蒱收豬之戲乎。余徵之古籍、輯禮典、傳記、賦文、圖格、四篇、共為考原一卷、以備燕賓習射之娛。庶幾志正體直、反求諸身、考禮正俗、此其嚆矢。



地。京師新建淮山邑館、重修九坂橋、水龍局。冬、旱荒賑粥、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七年丁巳、六十四歲。

著學彀二卷、欽云、學彀者、取孟子書學射必志於彀也。自世儒誤於所學得摘章句、掇拾辭華、費日玩時、迄於無用、余甚憫焉、就辨學彀、以明示準的之方也。余自少時、竊嘗有志於學。久之、識其坦途、循其正道、不誘於捷徑、不迷於旁門。及今年逾六旬、孜孜不已、勉據其一得之愚、甄錄古人之言學者、以為高曾之規矩、而不敢以臆說廁其間。俾上智不至於歧趨、中材亦可以跂及、則惓惓教人之苦心、而不後學所當取法也。要之、聖賢之學、體用兼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修齊平治之方、莫不以學為之本。自不志乎學、而欲其轉移世教、激勵人材、是猶變其彀而使之射、未有能中者也。中庸記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善學者繹是編亦反求諸身而己矣。

紬文穀二卷、

敘云、余既輯學穀、復采獲古人之論文者、為文穀二卷。夫文以載道也、明乎道而後可與於斯文。藻繢襮積非文也。淺露枯澁、虛知輕率、尤非文也。中無所得、而託之空文以自見、何足以為文乎。故曰修辭立誠又曰不誠無物。凡為文者、志乎道而立言以誠、斯可矣。先正之論文也、其言明且清、所以示之穀也。識其穀而不能文者有之矣、未有偭乎穀而能為文者也。文之大者、道以經世。其次闡明聖言、維持名教、皆文也、即皆道也。志乎穀以詒來學、後之人審所從焉。舍道無以為文、舍學無以求道。本之學穀、以正其趨、參之文穀、以精其業、庶乎其得之矣。

詠淮詩鈔二卷。

敘云、余既輯山陽詩徵、復据摭前人之詠淮者、凡四方之外籍、歷代之聞人、博采廣蒐、編為二卷。其淮人之詠淮者、已載詩徵、不復綴錄、省重沓也。夫三洲之詠、合周樂之雅南。叢桂之篇、招淮王之隱士。先民有作、斯土興歌。至如輶軒所歷、竹帛所傳、藝擅九能、才媲犀

雅、山揚桐柏之輝、川燿玭珠之采、考古紀事、其在斯乎。采風陳詩、是之取爾。夏五月、於書肆得汴學石經篆隸二體、黏為四大冊、有跋。何子貞先生贈以詩。均梓入叢書九月、九孫升福生、壽祺出。是歲、於半畝園新構草閣、又宋儒忠烈陸公崇祀兩廡、山陽學增廣文武學額、均有記。刻入石亭記事

八年戊午、六十五歲。
春、命不孝壽任入都、應順天鄉試。六月、十孫嘉福生、

壽恒出。秋、不孝壽恒下第旋里、府君校刊外曾王父劉公諱希向、字炳藜、乾隆甲戌進士、湖北麻城縣知縣。三冬識餘二卷、有後敘。己梓行。

九年己未、六十六歲。

夏四月、會試榜發、壽祺中式第五十五名貢士。

殿試第二甲、

賜進士出身、

欽點主事、籤分刑部湖廣司行走。袁端敏公諱甲三、乙未進士、河南項城人。洎漕督任、延聘府君主講麗正書院。月兩課、皆扃

試。端敏公竟日危坐、士爭自奮。是科、借浙闈鄉試、肄業者中式三人。嗣後應童子試正副隨三課中入泮者近四十人。八月、壽昌升補員外郎、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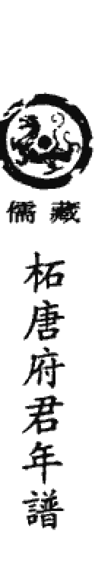
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九月、世父默齋公卒、府君為營喪葬備至。冬、府君偕族弟霽初公（諱昀、附貢生、浙江候補知縣。）等創建宗祠於南郭外、次歲落成。同治元年、補為之記。（刻入石孝記事）

十年庚申、六十七歲。

主講麗正書院。春、捻逆闌入清江浦、直抵郡城北關、

沿路焚掠、火光燭天。當事延府君總守城之役、府君辭。同鄉造門者踵相接、遮擁以出。府君曰、守城事吾竭吾力、不濟、吾以身殉。至目前餉需及事後捐輸、均請府縣主持。府縣諾之。時存城兵勇極單、府君請漕帥飛檄、先調衡陽防兵回城。又咨揚州主兵者、速派大隊援剿。時民知捻不足畏、無遷徙者。城內坊民分段巡查、登陴瞭望。城外各鄉鎮團練自衛、間出助練勇攻剿。以東門外下關鎮為最接仗多役冒死抵禦捻斬無算。三日而人心定。未幾、援兵大至、遂克復清

江。客兵有强擄婦女者，府君言於劉統領。名成元、官副將貴州人。劉副將、時年三十餘、驍勇多智。先從本營搜取、次及他營悉數截留至數百名。府君收養於郡城尼菴、給饘粥醫藥、擇鄉之年高德劭者總其事。雖差役傭媪、亦取年六旬外者、戚少年子弟毋入內。事平召家認領、有無主二三人、交育嬰堂為傭媪。城內先一夜數驚、尋獲奸細數人、驚仍不止。府君乃集土丐及游手無業者為長夫、日廩給之、為搬運器械糧儲及督換瞭望、鳴鑼擊柝之用、遂安靜無譁。終事、呈報用款、



有以不合例駁者。太守恆廉公力爭於大府、不允。府君曰、城不破、吾纖毫無損、所得至多。其不銷者、微末耳、吾自墊備。太守欲捐廉分償、府君不受。

著馬班陳范 四

史餘論五卷。欽云、馬遷、班、范、古稱三史。承祚繼之、四史觀止。史各有論、附在本書。不任紬繹、拾其緒餘。匪沿勦說、匪侈博聞、明事、析理、用志不分。目睽意倦、老而逾勤、纂爲餘論以諗後人。冬、恭遇

覃恩、府君膺

誥封中憲大夫、户部員外郎、加三級。吾母

誥封恭人。

十一年辛酉、六十八歲。

主講麗正書院。夏、[illegible]蒙

欽差督辦江北團練、大臣晏公名端書、戊戌翰林、時官大理寺卿、後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

儀徵人。兩廣總督、以府君名薦、奉

旨差遣委用。時議堅壁清野、府君聚邑之四鄉耆民、反復譬諭、扞練以成。秋七月、世父顒愚公卒、府君營喪葬、一如默齋世父歿時。八月、府君患瘧、三日不食不言、醫者束手。忽自解、且懸飲疾近十年、從此若失。九月、欽守城勞績、府君蒙　奏保、

賞戴花翎、并奉加三品銜。奉

旨、著照所請獎勵、欽此。自是有警、鄉人則擁府君以出。少平、府君即家居著書、督課子孫、於饔飧出入、不聞問

也。

同治元年壬戌、六十九歲。

主講麗正書院。著頤志齋碑帖敘録一卷。敘云、同治紀元長夏、啟門郄掃、寢集碑帖、羅列案前、肆書攷古、如得珠船、墨寶紙香、醉心遊目。夫金石之學、肇於歐、趙、洪氏、我朝名人輩出、則有亭林、錫鬯、覃溪、蘭泉、竹汀、阮文達公、暨力臣、山夫先生、蒐羅益廣、講求益精。余之藏弆、不足以擬其百一。然如封龍、元象諸碑、得之寶應劉念樓。北朝造象諸象、得之日照許印林、顧有亭林諸先生所未見者。至如汴學二體石經、吾鄉李芝齡宗伯校刻金石存云、僅存周禮數石、石余所得者、宋元舊拓、篆書正書、兗有三百七十餘紙。播之京師、壽陽相國詫為奇秘。道州何子貞太史賦長歌、漢陽葉潤臣閣讀作跋尾、以美其事、洵藝林之至寶也。爰就齋中所存、次其年代時月、畧仿解題、輯為敘目。存真

剡偽、可以披沙而揀金。守闕抱殘、無取買菜而求益。貽之同好、或有取焉。五月、十一孫元福生、壽炳出。四孫女生、壽祺出。時吳公升左副都御史、奉

命往廣東督辦薙務、府君亦辭團練之役。

二年癸亥、七十歲。

主講麗正書院。著禹貢蔡傳正誤一卷、梓入叢書。選刻麗正書院課藝、繪七旬學易圖、偏徵題詠。大孫延福應童試科試、取入淮安府學。學使為孫也和先生。諱如僅、癸丑狀元、內閣學士、山東濟寧州人。夏、壽昌升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八

月、小妹生、孫淑人出。妹十齡外、即如成人、性聰穎、不妄言笑。針黹書算、一學而精。府君晚歲體間不適、即閉目假寐。妹百方諧娛、俾顧之喜而忘倦。迨府君病、妹不食不寢、宵夜祈禱、願以身代。府君既歿、哀不絕聲。未幾病、病中、遇朝夕上■食、猶悲不能已。以府君歿之次年十月卒、年十四。卒之前夕、語孫淑人曰、吾從此可仍侍吾父、但累嫡母高年思吾耳。言之慘然。蓋其孝性出於天云。既卒、面色如生、鄉人士咸曰孝女、行將狀其實請　旌焉。九月、五孫女生、壽祺出。冬十月、大曾孫女生、厚福出。十二月、十三孫祥福生、壽炳出。

三年甲子、七十一歲。

主講麗正書院。三月、六孫女生、壽棠出。壽昌以捐銅局敘績、選授浙江嚴州府知府。六月、出京回籍。八月、金陵克復。壽昌以前在户部管軍需局、奉

旨賞加道銜。不孝壽炳應孫學使接任歲試、取經解入山陽縣學。冬十月、壽昌之官浙江。十一月、二曾孫女生、延福出。大府以府君疊禦賊氛、保請

賞二品封典。經 部議准、奉

旨依議欽此。

誥贈如例。

四年乙丑、七十二歲。

主講麗正書院。六月、壽昌在嚴郡、山水暴至、高與城齊。覓舟出救災民、誤墮於水。從者援之起、遂病。七月卒。府君哭之慟、命不孝壽任往浙經紀其喪以歸。自是戚戚寡歡、精神迥不如前矣。冬十月、十四孫織福生、壽棠出。

五年丙寅、七十三歲。

主講麗正書院。春、壽祺蒙恩簡放雲南迤西道。夏、即挈眷回籍。旋蒙李爵相名鴻章、丁

未翰林、大學士、太子太保、一等肅毅伯、安徽合肥人。奏請終養、奉

旨准其開缺。七月、十五孫奎福生、壽炳出。府君家居日久、

與當事蹤跡甚疏、同里酬應亦少。冬、忽聞為言者所

糾、莫測其由、府君怡然處之。

六年丁卯、七十四歲。

主講麗正書院。著史記毛本正誤。未梓四月、不孝壽榮考

取古學、與不孝壽賓同取入淮安府學。學使為鮑華

臺先生。名源深、丁未翰林、官山西巡撫、安徽和州人。曾文正公過淮相訪、

語次、府君始知上年被劾、經文正公疏覆。府君稱謝、文

正公曰、排釋是疆吏之責、奚謝為。取府君著述副槧數種去。後以曹集銓評發金陵書局刊行。

七年戊辰、七十五歲。

主講麗正書院。七月、十六孫賓福生、壽炳出。漕帥張子青先生（名之萬、丁未狀元、閩浙總督、直隸南皮人。）分餉鮮荔枝、府君謝以詩。

八年己巳、七十六歲。

主講麗正書院。三月、七孫女生、壽恆出。十八孫仁福生、壽榮出。十一月、大曾孫萬存生、來福出。

九年庚午、七十七歲。

主講麗正書院。二月、十九孫庚福生、壽炳出。六月、二曾孫汝成生、厚福出。七月、三曾孫女生、陶福出。閏十月、八孫女生、壽華出。漕帥張酉山先生名兆棟、乙巳進士、廣東巡撫、山東濰縣人。奏修淮安府志、山陽縣志、延府君暨何子貞先生總纂、乃先修邑志。

十年辛未、七十八歲。

主講麗正書院、修邑志。五月、九孫女生、壽寶出。六月、四曾孫女生、厚福出。七月、五曾孫女生、延福出。近數年、府君日取歸震川集讀之、繙展數十過不厭。

十一年壬申、七十九歲。

主講麗正書院、邑志發刊。正月、二十一孫履福生、壽炳出。三孫來福應科試、取入山陽縣學。是歲、預考拔貢、六孫壽寶及大孫延福同取入淮安府學選拔貢生。學使為彭咏之先生。名久餘、丙申翰林、官侍郎、湖北人。府君入學、

年屆周甲，重讌泮林。七月，適許伯姊卒。十月，十孫女綻、壽榮出。十一月，二十二孫健福生，壽同出。

十二年癸酉，八十歲。主講麗正書院，邑志刊成，有跋。已刊行。四月，四曾孫汝弼生，陶福出。閏六月，二十五孫華福生，壽寶出。七月，六曾孫女生，賜福出。

十三年甲戌，八十一歲。

主講麗正書院。六月、五曾孫萬庠生、積福出。二十六孫肇福生、壽炳出。八月、十一孫女生、壽棻出。孫庶母以壽祺官、恭遇

覃恩、

貤封淑人。

光緒元年乙亥、八十二歲。

主講麗正書院。春三夏四月、學使按臨淮郡歲試二、孫厚福取入山陽縣學。五孫賜福考取古學、取入淮安府學。科試、不孝壽同取入山陽縣學、四孫陶福取入淮

六月、曾孫壯翼生、附插出。八月、十二孫女生、壽同出。九月、十三孫女生、壽賓出。

安府學。學使為林錫三先生。名天齡、庚申翰林、官侍讀學士、福建長樂縣人。每學使至、書肆林立、府君必親詣展閱、捆載以歸。今夏、猶扶杖往購劉宮保鳳誥五代史記注、俞太史樾所著書、歸齋繙閱、甚至篝燈觀之、目光瑩然。不孝等恐過勞、請仍於午前觀書、飯後策杖散步。府君曰、吾樂此不疲也。不孝等私幸愛日方長、期頤可冀。詎意六月間、有招飲於鑑湖草堂者、忽患咳嗆。亟歸、服藥而愈。八月初、患瘧、不十日而愈。十一月十五日、出為友祝八十壽。歸覺不適、而起居如平時。不孝等請延

醫、府君曰、不須服藥、靜攝自平。二十日晚、忽寒戰急延醫診、咸云高年氣虛、受寒傷食、兼感溫邪、勢屬沈重。二十三日晚、身熱退、腑濁通、羣望轉機、奈真陰不復、神疲口渴、飲食不進。不孝等詢疾苦、府君曰、吾無病、但亟思睡、汝等勿相擾。少時再詢、語仍如是。十二月三日夜、神忽少清、張目詢不孝等曰、吾病已幾日。不孝等以半月對。府君曰、吾覺數日耳。有頃見衆孫左右立、曰、計時當更深、汝等以我病未眠、可亟去。但吾經此病、即愈亦不能再課汝等矣。天曉後、又倦。初

四日申刻、忽煩熱。自是、每日交申必煩熱、神色益減。不孝等籲天露禱、醫者百計進湯劑、迄無靈効。十三日早、忽云、吾不起矣。不孝等環請遺命、府君曰、好自樹立、吾心無一事也。遂瞑目側卧、蜷左足。延至午正刻、殁於正寢。嗚呼痛哉。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皆由不孝等侍奉無狀、致罹鞠凶。不可為子、不可為人。旣殯、壽祺即痛哭屬藁。擬撰行述、藁未竟而殁。不孝等痛益加痛、每欲構思、肝腸寸裂。顧念府君具智仁勇之質、立德言功之全、不孝壽恒尤鄙陋不文、誠無以闡揚萬

一。然不及時詮次、咎戾更甚。乃含悲濡墨、依年綴繫。

綜計府君生平遭際、備極艱辛。早年孤露、中年劬〔拚〕力〔術〕

鄉邦。晚罹憂患、至於暮齒、又以食指衆累。世俗見丁

口盛而家慶駢圖、不知府君之籌畫經營、心滋苦矣。

當兩兄京官時、歲節贍產所入濟用、而自奉澹薄。此

壽祺橐中有云、浮沈郎署十餘年、不致有敗行者、皆

府君教養成之。迺伯兄之官遠亡、仲兄舍官饑驅、

府君曾不得逍遙安閒、享一日之祿養、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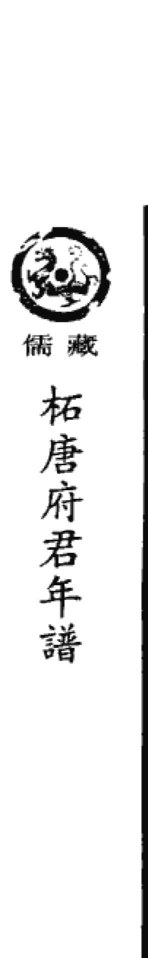
痛哉。尚忍言耶。府君少而清癯、以讀書養氣、日益强固。雖多病、而精神充足、少壯者不逮也。性惟好書、未嘗一刻離左右。所坐几案、羅列恆滿。見善本、不惜重價購之、寢饋其中、終身如一日。間及金石繪畫等品。其餘蒔植骨董玩藝之屬、一如　先大父之不攖其天降。至近時之炫耳感目、洋市器物、尤鄙棄不一觀。服用樸素、浣濯之衣不敝不更、冠履之式不隨時易。能飲酒、終身未嘗醉。嘗與客較酒令、飲至數斗、仍不

改常度。家居，非賓祭不設，即設，亦有節焉。課諸子孫，屆文期，必即日刪改，挑燈研墨，雖多亦然。既畢，則一一指授而導誘之。以集註爲法程，以經書爲根柢，雅不爲空言也。嘗訓不孝壽恒曰，改文與作文殊，作文則杼軸由己，改文則教育因材。初學者宜寬，稍有意則必存，以啓發其性靈。苛則機窒。將成者宜嚴，雖一字不放過，以簡肅其紀律。寬則志荒。應鄉舉，則需堅定，醒逗，撇去常義一二層即得。再深則艱澁不達。總之宜盡錘鍊精熟，方爲文入妙來。欲於千萬人中售其技，

豈率爾操觚者所能。若禮闈、則又當矜平躁釋引繩乎柔、極往復低徊之致、著沈潛涵泳之功。至為古文、則須精密謹嚴、灝氣流轉。取徑必闢其新、選辭不離於舊。範圍乎馬班陳范、浸淫乎韓柳歐蘇。要之、日起有功、時過無及。又嘗縱論才學兩端、訓曰、不學者覺才長、學則才無可恃矣。」

「往見紈綺子弟退還家聲、叨荷門蔭、破裂藩籬、妄誕恣直、肆忿逞爭、悉由自詡才華、不務學術。甚至顯違

禮義、罔識尊卑。一旦時移勢去、衣敝履穿、頹惰不振、凍餒相尋、妻子無以資生、父老指為炯戒、靦顔苟活、搖尾乞憐。不悔己之趨於下流、輒懟逝者遺之不厚。昔所謂才、歸於無何有之鄉。後雖欲學、已成不可治之病。大愚者終身不解、大惑者終身不靈。故誨育稚幼、以愛親敬長為先。思免寒微、非誦詩讀書不克。且讀書不過聖賢經傳、即成通儒、無海外奇篇也。律身不越綱紀倫常、便作佳士、無仙傳捷徑也。褊急忮刻者非福、驕矜誕妄者終窮。欽材就範、為汝勖之。聆訓



之餘、悖汗無似。不孝壽桱隨侍最久、稔聞最多、而奄
忽至今、迄無成就。頑劣暴棄、其罪曷可擢髮數哉。
二十一年十一月、卜吉、權厝。三年四月十二日丁酉丑時、安葬於淮安郡城東鄉石塘東吕莊子山
不孝壽炳等排比搜葺補誌崖略、徵實以次、不
僭敢無善不誣。極知罣漏、無所逃咎。所尤痛者、仲兄已
不及見矣。受弔後、承惠極聯輓章誄文極多、名言絡繹、不能備著於篇。謹錄。。。伏
乞
當代大人先生矜而憐之、賜以銘誄、不孝等世世子孫
感且不朽。
于右兼 今公窆 表其行 述 謹 不誄

孤子壽恆稽顙泣述。

壽炳

壽榮

壽寶

壽同

承重孫厚福同稽顙泣述。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禄大夫、

賞戴雙眼花翎、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

都御史、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加一騎都尉、年愚姪

李鴻章頓首拜填諱。

校記

①此句疑誤。

②午午：當衍一字。

③「廣文卒」以下鈔寫錯亂，除原本删去外，尚當删「文卒之次年崔壽母府君偕」數字。

鄭子尹先生年譜

趙愷編撰
郭齊校點
楊世文一審
蔣宗許二審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鄭子尹先生年譜》，趙愷編撰。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巢經巢遺詩》卷首。

鄭珍（一八〇六—一八六四），字子尹，别號五尺道人、且同亭長、巢經巢主、子午山孩、小禮堂主人等，晚號柴翁，貴州遵義人，清經學家。道光十七年舉人，以教職用，歷任古州廳訓導，威寧學正，鎮遠、荔波訓導等職，以知縣分發江西而卒。學識淵博，經學、小學皆有成就，詩、古文亦可觀。著有《儀禮私箋》、《説文逸字》、《巢經巢經説》等。

趙愷字乃康，鄭珍邑人。此編爲表格形式，分紀年、時事、出處、詩文著述四欄，極簡略，實同年表。其所記行實無多，往往以時事足之。

除此之外，吴安道、錢大成、賀代後均撰有《鄭子尹年譜》。吴譜有民國十七年排印本，錢譜發表於無錫《國專月刊》第二卷第一至三期（一九三五年九至十一月），賀譜見於武昌所刊《三楚周刊》第一卷第十三至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凌惕安所撰《鄭子尹先生年譜》八卷，採録資料最爲豐富，初刊於《貴州文獻季刊》創刊號、二號、三號及《貴州文獻匯刊》（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後收入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八十三輯。

鄭子尹先生年譜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著述
嘉慶十一年丙寅、一歲。		是年三月初十日卯時、生遵義西鄉天旺里河梁莊玉磐山下。	
十二年丁卯、二歲。			
十三年戊辰、三歲。			
十四年己巳、四歲。			
十五年庚午、五歲。			

十六年辛未，六歲。是年五月初三日，莫子偲先生生。

十七年壬申，七歲。

十八年癸酉，八歲。

十九年甲戌，九歲。

二十年乙亥，十歲。

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歲。

二十二年丁丑、十二歲。

二十三年戊寅、十三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四歲。

太孺人本東里黎安理女、自是由河梁莊從樂安江窯灣、依外家以居。

二十五年庚辰、十五歲。

黎安理卒。舅氏雪樓恂歸自桐鄉、先生從受業。雪樓曰、昔歐陽公語蘇東坡曰、當讓此人出一頭地。今吾於甥亦謂然。

道光元年辛巳、十六歲。

二年壬午、十七歲。

補縣學弟子員、旋食廩餼。是年、娶黎氏、卽太孺人姪也。

三年癸未、十八歲。

督學程侍郎春海到任。教授莫猶人先生到任、凡居官十九年始卒。邵亭先生年十三、隨來任所。

四年甲申、十九歲。

五年乙酉、二十歲。督學程侍郎卸任。先生貢成均、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先秦兩漢之書。先生遂邃意於蒼雅之學。又以先賢尹道眞期許、乃名珍、字子尹。

六年丙戌、二十一歲。程侍郎視學湖南。以拔貢廷試、未獲選。是年二月、舉長女、卽趙宜人。前集詩自是年始。

七年丁亥，二十二歲。

先生至湖南，居督學署，得交歐陽磵東、鄧湘皋、甯鄉黃虎癡。

八年戊子，二十三歲。

先生辭歸，侍郎有吾道南矣之歎。歸，與鄧亭先生交自此始。

九年己丑，二十四歲。

居鄉。

十年。庚寅、二十五歲。

太孺人疾危、先生刺指血書狀、禱於文昌、願減己算十齡上增母壽。疾旋瘳。

十一年。辛卯、二十六歲。

是年恩科、邵亭先生列鄉薦。

居鄉。

二月十一日、伯更先生生、字曰阿卯。秋日以鄉試至筑垣。

十二年。壬辰、二十七歲。

居鄉。

十三年癸巳、二十八歲。		居鄉。
十四年甲午、二十九歲。	知府劉紹陞任。	夏、至貴陽。冬日返里。
十五年乙未、三十歲。	知府文明著。	先生再遊都門、時值湖南水災。

年歲	官師	事蹟	其他
十六年丙申、三十一歲。	知府劉存杰署、知府平翰復任。巡撫賀長齡到任。	以舅氏雪樓任滇、先生往省、遂客幕所。	
十七年丁酉、三十二歲。	知府平翰任。巡撫賀藕耕先生監臨秋試。程侍郎以七月卒於京師、停棺龍泉寺。次年夏柩始歸歛。	是年、先生領鄉薦、居賀公門下。	
十八年戊戌、三十三歲。	知府平翰任。時温水民亂、旋撲滅。	試禮部、下第歸、住郡城。是年、舉三女。	同邵亭先生纂修府志、置局府署來青閣。

十九年己亥、三十四歲。	知府張鎂署。八月、知府黃樂之任。	在郡。	
二十年庚子、三十五歲。	知府黃樂之任。知縣潘光泰署、明年三月去任。	是年三月、黎太孺人逝世、卜葬子午山。自是稱子午山孩。	先生述母教錄、即刻以行。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六歲。	秋、莫猶人先生卒。英人以往年禁鴉片之事未決、復陷乍浦、吳淞、金陵、再議和、陪款至二千一百萬圓。	居喪。	是年、遵義府志告成。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七歲。	知府黃樂之任。邵亭主講湘川書院、直至甲辰。	是年、釋母服。九月乃築望山堂。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八歲。	前知府平翰以溫水事降調仁懷廳、已任四年矣。	先生往仁懷廳、至卽病、遂假繞道由合江、綦江、桐梓以歸。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九歲。		赴會試、因病、繳白卷出。大挑、以教職用、卽返山中。

二十五年乙巳、四十歲。

權古州廳訓導、兼主講榕城書院。得士胡長新能文、劉之琇能詩。一年去任、人稱廣文鄭老。

二十六年丙午、四十一歲。

先生父文清公卒、葬子午山、乃至窑灣遷居子午山。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二歲。

邵亭先生赴春闈、與曾湘鄉遇於琉璃廠書肆、湘鄉爲置酒虎坊橋訂交。知府爲舒舒覺羅芝齡、名佛爾國春、實授。

居喪。曾三黔西一遊。

二十八年戊申、四十三歲。

居父服。

二十九年己酉、四十四歲。

莫芷升庭芝成拔貢、黎伯庸兆勛署石阡教授。

是年、始釋父服。

三十年庚戌、四十五歲。

髮匪洪秀全始稱亂。

是年春、往署威寧學正。三日而任者以院試將近、遂兼程至縣。官及學員等皆以為先生為爭豐資謀調合之、而先生咄嗟舍去。秋末、復權鎮遠訓導。

巢經巢詩鈔前集至是年止。

年			
咸豐元年辛亥、四十六歲。		卻鎮遠訓導歸。唐子方先生樹義亦致仕、居貴陽、與先生交最親。至是年、鬚髮頒白。	
二年壬子、四十七歲。	黎椒園庶蓀中举。		是年、巢經巢詩集刻成。黎氏千家詩註亦刻行。郘亭詩集刻就。
三年癸丑、四十八歲。	唐子方以朝廷命勦撫湖北。次年正月十三日、投江死。洪秀全據金陵。	子方約先生往湖北、謂可交王子壽、未果行。	播雅二十四卷刻成。次年、編唐忠烈公子方詩爲一卷、增作二十五卷。

四年甲寅、四十九歲。

八月、桐梓楊隆喜稱亂、破縣城、至郡、據雷台山圍城。四月餘、同知韓超擊破走之。邵亭先生主講湘川書院、以亂移入城中。

先生居卿選、得荔波訓導。十一月、挈家之任、道亂、至平越、以家先赴都勻、獨身自省垣領憑。於除日始出省門。正月初二日至都勻。

五年乙卯、五十歲。

是秋、苗匪教匪相繼叛亂、下游銅仁、思南、石阡、思州、丹江、八寨、古州、清江、台拱、施秉、都勻、黃平皆陷沒。旋據甕安、湄潭等縣、因漸侵遵義。

二月、到荔波。八月、都勻苗叛、以數十來撲城。縣令病、先生爲防堵計、擊退。遂攜家出南丹、羅斛、萬山中、匝月始至省。得遇唐鄂生、炯、黃琴隖、輔辰、黃子壽、彭年。

六年丙辰、五十一歲。

初、先生欲卜居東山之側、未果。貴陽太守劉書年招致幕中、先生亦辭歸。二月、往成山、爲書子方先生墓碑。

七年丁巳、五十二歲。	廣東吏民爭燒英人使館、英人亦燒省城。	居子午山。遣伯更先生就劉書年太守之聘。	輪輿私箋成。汗簡箋正成。
八年戊午、五十三歲。	冬、郘亭先生以截取赴禮部。唐鄂生官蜀南溪縣。	居子午山。	說文逸字刻成。
九年己未、五十四歲。	郘亭入春官、不售。因試官王少鶴拯晉謁祁相國雋藻、旋引見、以知縣用。十月、湄潭甕安賊由羊岩河犯遵義南鄉	是秋、先生季弟病歿。先是唐鄂生約遊蜀、先生遂至南溪。十一月、湄甕賊忽犯東里、伯更先生以家往川相尋。先生聞家鄉大亂、乃急歸、又與眷屬	說文新附攷成。

知縣江炳琳率兵往禦於南鄉兩路口、死之。冬十二日、副將率兵禦賊於縣南之深溪水、里人趙廷瑗等遂逐賊出境。元夜奪芊岩關、以拒賊、縣境遂無亂事。

相左。除日、至望山堂。明年二月、賊氛益逼、復走避、至桐梓、遣人迓家人。乃得遇、遂寓魁崖趙曉峯家、因號五尺道人。

十年庚申、五十五歲。

郘亭侯選在京。時端華、肅順攬朝政、寵絡賢士、以助聲名。使人求書、不應。又告之曰、人能得一見、可得美官。又因人延聘、教讀子弟、皆不應。時已將選缺矣、決然棄去。至皖、九弟祥芝權甯鄉、遂至縣署。黎庶昌赴武昌。

是年、仍寓桐梓、又號且同亭長。秋乃還山。

十一年辛酉、五十六歲。	春、郘亭先生赴鄂、居胡文忠公林翼所、爲校讀史兵略。旣竣、乃至曾湘鄉幕。	先生復避賊來城、知府于伯英爲葺啟秀書院以居。是年冬、賊子復入境、大肆焚擄、午山亦被焚燬。
同治元年壬戌、五十七歲。	是年夏間、湄覆賊入南鄉、遂大犯全境。八月、髮匪石達開由湖南竄遵義、以達四川。冬、郘亭以家屬去金陵。	唐鄂生官定遠府、來邀先生作浣花之遊、不果行。是年、居啟秀書院。
二年癸亥、五十八歲。	各匪大擾樂安里、禹門砦成。八月二十九日、黎雪樓卒、年七十九歲。髮匪石達開被擒於四川。	先生旣入鄉、遂移居禹門砦內。是年冬、口疾作。次年、於齒齦及喉際潰成一穿、凡食物或遺入、輙令人以釵珥取之、痛輙異常、自謂奇疾。

三年甲子、五十九歲。

曾湘鄉駐節安徽、與莫郘亭書曰、閣下與鄭先生遊、六合之奇、覺之於一匈、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推重如此。旋令以書邀先生、曰、吾曹無意于世、不知都中何鉅公浪以虛名上瀆天聽、遂趣召而起之、蓋不知其頹唐已甚、不任鞭策。湘鄉使相當不肯十分相苦。兄之不欲出山、堅於友芝。然鄉里亂後、極不聊生、株守空山、顑頷何已。兄即宦情消盡、亦何妨着作江湖、散遊一攄磊落懷抱、湘鄉公極思一見我兄、此番

祁相國、李鴻章以先生等十四人薦於朝、先生名居首、特旨以知縣徵、起分發江蘇。秋九月、先生居禹門塞中、口疾愈甚。至九月十七日亥時、歸道山。時夜殆星朗、無雲而雷者三。享年五十九歲。斂以古服、葬子午山。學者私諡文貞先生、後黎蓴齋先生以日本欽使歸、爲樹墓碣曰鄭徵君之墓。

鄭學錄、同治四年乙丑唐氏刻於蜀。儀禮私箋、同治五年唐氏刻於成都。巢經巢遺文、攷工鳧氏圖說、光緒十九年貴陽高氏刻於資州。遺詩、高氏所刻僅得其半、後唐氏又鉛印其所藏、亦幾半、幷另鈔者共三百八十餘首。今取合輯之、編次歲月、共四卷、鉛印於貴陽。汗簡箋正八卷、光緒己卯南皮張尚書刻於廣雅書局、沙灘黎氏又石印於日本。未成書有說文大旨、轉注考、說文諧聲釋

庶幾。一來、且屬致聲相促。書到，如有游興、望即輕裝指渝、買舟東下。不過端午前後可以聚手。官不官在兄自決、不至捉將去斷送頭皮也。先生已病、遂無出遊意。

邵亭先生光緒辛未九月十四日卒於興化舟次。縣令甘紹盤視其喪。其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解官歸葬青田山。

是年八月二十日、黎伯庸在湖北州判任、奔雪樓公喪回里，至是亦卒、年六十一。吳縣尚書潘祖蔭稱之曰、鄭子尹、莫子偲

名證讀、深衣考、說隸、世系一線圖、親屬記、老子注、先秦古書讀巢經巢寱語無欲齋詩註、屈語。不知者不及錄。

黎伯庸三人，皆黔之通人也。郎潛紀聞曰：子偲、子尹相劘以許鄭之學，世稱西南兩子。



朱九江先生年譜

清・簡朝亮 編撰
張啓煌 補注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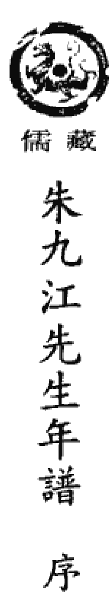
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朱九江先生年譜》一卷，清簡朝亮編撰。原載清光緒二十三年順德簡氏讀書草堂刻本《朱九江先生集》卷首。補注一卷，張啓煌注，民國十九年刻本。

朱次琦（一八〇七—一八八二），字子襄，號稚圭，人稱九江先生，廣東南海人，清經學家。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歷任襄陵知縣，引疾歸，主講九江禮山草堂達三十年之久，從學者甚衆。爲學尊崇朱熹，反對王陽明心學，不滿漢學考據，提倡踐履實行，主張經世致用。著有《國朝學案》、《性學源流》等，惜不存。今有《朱氏傳芳集》、《燔餘集》等。

簡朝亮，次琦門人，於次琦卒後十六年，輯其詩文十卷，並撰此譜，置於集首。其自序稱「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據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據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録》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則所據實第一手資料，述譜主學行，繫其詩作甚悉。大體五十歲以前，以記讀書應試及爲官政績爲主，其後則以論學著述爲宗，多摘引次琦論學之文，於漢學、宋學之爭以及王學均有所評判。

是本初刊於光緒二十三年冬，至民國十九年，簡朝亮門人開平張啓煌撰《朱九江先生集注》，亦並注年譜。國家圖書館藏本前有無名氏識語稱「茲从兩本抽出，合爲一編」，大抵譜注可補譜之未備，有助於理解譜主行事，合爲一本收録，宜矣。



朱九江先生集序　　卷首之一

學者問曰、闇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爲集也。朱先生旣沒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蒐之未備、旣不得遽、又時將有待也。然遷延之罪、固自知之矣。學者迺出其所得詩文百篇有奇、又有數藁、錄所聞者、問曰、然虖。迺檢其所得曰、詩文、非先生之作而妄僞爲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聞、則不能無異、自古而然者也。烏虖悲哉。先生旣沒、赴至、朝亮父喪方禫、以師喪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旣斂、將蓋棺、家人聞來哭、止之、遂入哭、猶及見先生面如生也。行省兩院爲文祭之日、明不自翹遺、書有無。朝亮聞之而悲。夫先生有書而無書也。先生之明、終不可以沒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門。冬、歸成昏禮、反而晉拜、

先生賜之酒。既侍飲、敬問先生著述、與所以欲爲書者而答、今詳年譜凡七書。而自謂於儒宗性學發之而爲政術、尚之而爲風俗、得失雖微、卽千中國人倫之大。天下彊弱安危所存者、則尤屬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語其家人、將定藁以成書。亡何疾作、洒燔其藁、踰月而沒。此有書而無書、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繇之者也。雖然、先生之書未傳於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見聞者矣。況其莫年講學、上辨古人、下窮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爲書之精意、豈猶有隱而不宣者虖。先生講學、嘗陳時病、力闢其非、以箠擊案曰、卽如著述、當在斯也。然則先生之明已傳者、精意未及傳者、文字爾。古有脩身敎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終布於天下、士大夫得以自

艾婦孺得以交俯、史氏賴其言、而一朝時論之是非遂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傳而書之者也。此無書而有書也。先生既沒踰年、同門將表其傳、屬議爲書。朝亮方毋喪、未獲承也。服闋後、感其意、嘗欲爲先生年譜一編。勞勞人事、久之未成。迣迣深居默坐、憶當日席間所見聞者、愀然有感。雖風雨中夜、猶必書之、懼將失也。雖書之、而不敢遽以眎人、懼其或失先生意也。語未及終、學者視抱以思、遂曰、請成年譜、以眎吾學者、使無惑於所聞。且先集詩文、其所未得、蒐之可補也。孰與扁其正者而設其宾者慮。若此之時、能待者幾何慮。朝亮以學者之請固衷於誼、而不敢辭也。然遵循久之、蓋以誼之至大、將卒爲之。苟一言之失、斯獲戾矣。將不卒爲之、使先生不彰、其獲戾者猶小。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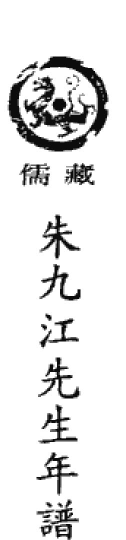
天下不得聞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從、其獲戾者實大矣。既不可已、遂許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詩五卷、文四卷、暨書先生事者附錄一卷、迺成年譜、列於卷首、庶讀集者先有攷焉。詩錄先生家人所得原略有次、今仍之。皆三十有五以前爲之也。文錄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栞者、今攷其年、類而次之。壯年者罕、大都四十以後爲之也。錄詩而文、遞推終身、故以爲次、亦韓集例也。年譜自二十有八以前、據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據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也。年譜以年爲次、而有先敘合敘、使其文不散者、左傳編年之書已開其例也。論語詩可以興、陸稼書謂觀朱子年譜可以興。今年譜錄詩、則誦詩論世、其所興者不勃然爲風之自

虖。詩繇天性、野人歌謠、今猶於古。百世之後、徵問如何、詩必不絕。先生爲詩、謳原三百、如古之詩人、非今之詩人所可囿。錄其大者、可厚人倫、固先輩以詩篇爲年譜之風也。年譜例、錄文譜居集前、祇錄其題。今或仍錄其文、與詩同列者、譜書也。風詭之高、欲普見其凡也。先生年譜、人譜也。書其可書、不可以常例書也。學者問曰、今譜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虖。曰、是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顧亭林爲日知錄、自謂古人所先有者削之。今攷其書章句名物之徵、其自謂者略是矣。然其書之用、不係虖其徵也。凡所言天下大灋、則其書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顧氏申之者也。夫既申之、則古人之言始終復明、天下雖有邪說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則古人雖已言、猶未言也。歷世以來、獨立不懼

之君子、天下所爭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獨言、皆申古人之誼、以蘄後人之明。何者、天下之變無常、變無常而誼有常。君子得其公誼、續其公言、無不孚驗也。不知者驪曲誼以爲新、衍小言以爲斷、謂之古人未有焉。其於天下、不適害哉。既而學者羣請曰、書成、吾學者傳錄之難、且易譌。今備梓費、請栞之。遂加其請。學者校栞於讀書草堂。

光緒二十有三年冬至日、　門人順德簡朝亮謹序。

謹案、先生詩文今未蒐得、而待補者、代兆撫軍請褒陵臨汾水田并照東南升科摺、擬西山神靈侯文、晉臨闕驪樂賦三雜五易十可守八可征奏、記兆氏功臣三世家傳、黃木灣觀海詩。今具錄題、以冀補栞、亦以免妄收。



朱九江先生年譜　卷首之二

嘉慶十有二年丁卯歲在八月辛卯二十八、先生生。

先生諱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先世子議居南海九江。方明祖龍興、設不爲君用之罰、子議終身偁元處士、不改度焉。七傳至夔州知府讓、仕萬歷時、以治行第一、拜璽書之賜。詳四川通志、廣州鄉賢傳。是爲先生八世從祖。讓孫寶蓮以戶部郎中受特敕、與陳文忠子壯舉誼、殉節高明、　皇朝賜謚烈愍、詳明史列傳是爲先生六世從祖。父贈公成發贈如先生秩。蘇人有主於公者、年七十歸休、以佗人所負三千金俾公自收之。公陽諾、四千里外、卒反其金。嗜觀邸報、災患必歎。嘗謂諸子曰、凡人有力在己而不以及人、非天命富貴意也。汝曹識之矣。母張

太宜人知文史。族子爲盜魁、瞰贈公歸、颺言索之金。太宜人語贈公請與諸子佗適。既行、盜夜嘑叔門。太宜人扶媼持燭出、從容詰曰、嘑叔者誰。何遽也。叔偶出、盍入而待之。闢闔納盜魁其黨數十人，竢於門外。盜魁踞上坐、解佩刀錚然。太宜人嘑婢瀹茗、復詰嘑叔何居。盜曰、將亡命、假數百金門外盜皆謀應。太宜人正容曰、汝儞叔屬雖遠、猶骨肉也。有急當告我何遽若是。迺入探釵珥數事、解腕中條脫益之、曰、汝將去、不足可復來、何待叔也。盜大慙、竟棄去。繼母鬬太宜人撫諸子如腹出。先生嘗病十旬、閟鬱忘勞、體爲之敝。伯兄士琦與先生同舉於鄉、能詩。以粤中西江水患繇沙田石壩上書大府、議除其患。詳南海縣志、朱氏傳芳集。仲兄炳琦、季弟諸生崇琦、叔者先

生也。

十有三年、戊辰歲在先生年二歲。

先生周晬、甫學語、張太宜人抱諸膝上、授以唐人絶句、代小兒歌謠。

十有五年、庚午歲在先生年四歲。

張太宜人問曰、兒願多錢否。曰、不願。願高官否。曰、不願。何願。曰、人盡愛兒、兒則願爾。

十有六年、辛未歲在先生年五歲。

冬、先生始入塾受書。叔懿偕先生既自塾歸、夜寒雨雪、張太宜人藉先生寢、籍火温衣。先生遽曰、如今窮人可念也。

十有八年、癸酉歲在先生年七歲。

先生能爲詩。

二十有二年、丁丑歲在　先生年十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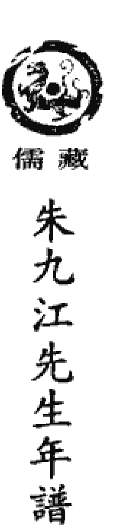
贈公腹疾、治之不瘉。先生幼、惶恐、手疏禱竈陘、搏顙流血、贈公遂瘉。

二十有四年、己卯歲在　先生年十有三。

先生同里曾勉士廣文說先生幼敏、以先生謁制府儀徵阮文達、命作黃木灣觀海詩。文達驚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地。過子彩旗門作矣。揅經室集有作浦彩旗門觀海詩。

道光元年、辛巳歲在　先生年十有五。

冬十有一月丙辰、張太宜人卒。先生執喪、居先府東廂、杜門三年、默思而紬、於是强識、踰素巨儒之書、術眂者三、輒詘不



忘。

四年、歲在甲申、先生年十有八。

春二月、先生服闋、肄業羊城書院。山長謝里甫先生能書、嘗曰、書雖小道、非儁悟者不能通其意。吾友敘歲數百人、饒學此者、朱生而已。迺授筆灋、辟咡詔之曰、實指虛掌、平腕豎鋒、小心布置、大膽落筆、意在筆先、神周字後。此外丹也。手輭筆頭重、此內丹也。又曰、晉辨神姿、唐講間架、宋元以來、尚遒峭之趣矣。然神物無蹟、易於羊質虎皮、以趣勝者、卽有所成、祇證聲聞辟支果耳、不成終身、遂流魔道、不可振捄。初學執筆、折中祛弊、其諸顏平原、歐陽渤海間虖。繇是先生工八灋。

先生幼而端靜、弈棊六博諸戲不一游目、讀書之餘、略求八

瀏而已。凡書百家眈讀、采市典衣如不及。聞藏弆家有其書、婉借之、必得迺適。

夏、先生赴院試、如功令不挾一字。先生連試席者紈綺家子也、倩遞失排律、迺出金條脫、乞作維筍及蒲詩。先生不納。

七年、歲在丁亥先生年二十有一。

夏、常熟翁文端來督學、先生試皆第一、補邑弟子員。再試之日、先生橐筆入、文端命升堂、屬藁數行、輒先取眂、點首而誦。比莫、藁未脫、文端親然蠟炬、勞曰、勉竟若長、毋躁也。先生念母不已、過先孺人墓、詩云、頭顱爾許人猶昔、愴絕人閒二十年。

邑人李孝廉鳴韶、先生總角舊也、欲爲貲郎。先生贈詩風之云、名士貧來有宦情、聞諸先輩李黼平。吾道貧非士也苦、苦以無力振貧故。鶉衣怒馬僕曼胡、君昔視之不如奴。欻然欲起六月息、身落南蠻心注北。芭蕉戰雨碎可憐、仍扈江蘺障蘭蓀。宏奬之風近來少、休文休進彈蕉表。

新疆回部張格爾久爲亂、至是猶未平。先生有感詩云、敢以烽爲戲、須明國有權。闢疆光舊物、不擬勒燕然。又云、廩藏資先事、安危在正供。似聞司會議、有藉世時雍。

八年、歲在戊子、先生年二十有二。

秋、先生赴鄉試。將試、先生檢舉子業曰、韓退之云、既爲之、欲有所就。已而報罷、先生讀書囂囂自若也。日、朱子云、非科舉

纍人人自纍耳。

九年、歲在己丑先生年二十有三。

春正月丁巳、贈公卒。先生執喪、居先廟東廂、絕不爲詩文、血誠致哀、三年如一日。

十有一年、歲在辛卯先生年二十有五。

夏四月、先生服闋。

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先生年二十有六。

先生肄業越華書院、山長桂林陳蓮史先生一見異之、曰、天下士也。嘗以天中節燕諸生、命賦新松、先生詩云、棟材未必千人見、但聽風聲便不同。陳先生爲吟諷者久之。

秋、先生赴鄉試、報罷。有以幸售告者、先生曰、不勤而祿、死望

而得、唐李景讓之母所以憂也。吾今事母、奚可幸虞。

十有三年、歲在癸巳先生年二十有七。

邑人徐大令台英佩韋與先生交。先生曰、佩韋爽直人、吾執友也。故先生於大令風誼尤勸。大令長吏才、會試報罷、儕輩將貲之俾借一官、先生獨止之。夏五月、寄徐子都門詩云、一第羈人信茫昧、十年養氣從撇捩。京維緇塵自古嗟、君有素衣無恙否。大令得詩遂止。先生之詩、古所謂執友脩其仁也。他日夢識佩韋近榮、卽寄懷落第南還詩云、故園尚有冬青樹、歲莫山窗共往還。亦其風也。於後大令卒以名進士宰華容、調耒陽、克馴莠民、均坑隄、正錢糧、花戶。湘陰左文襄奏聞其事、國史館立傳、耒陽人祀之龐士元祠。

夏五月庚辰、大水、隄決李郵。先生奉闔太宜人緣岡避水。先生赴李大招飲百韻詩追賦之曰、囂報西潦至、五月日在庚。降割方鞠凶、洪口決李郵。嗟嗟十二戶、原注、地名。盡室爲魚黿。比鄰聞號咷、誰知其死生。我家三百指、乘屋如鴟蹲。膳飲波面炊、雞狗牆頭眠。高漲更未已、漸沒驚我顏。昏黑扶老孺、一一下破船。室人莫涕涸、我有好弟昆。緣岡互房廬、足以相援攀。可憐非柁工、尾掉船頭橫。混瀁涉中流、上有星月明。喜達賢主人舍、我在高閣。色定見憔悴、老親蹙額歎。弱妻授我食、執箸不下咽。脫我淖中衣、易我犢鼻褌。展視著膚處、血痕已朱殷。憐惜不出口、泫睫淚漣漣。搖手使勿聲、吾母腸斷間。民生正摧挫、我敢自求安。願以膚髮勦、易此骨月完。知詩者以是

爲杜子北征之遺也。

爲大水故、撫軍上元朱莊恪行畎勸分、且問士焉。勸分之三君子鄧甕堂觀察、區仁甫考功、何樸園職方皆以先生對。先生館西郊、莊恪將就見之、屬考功申意。先生固辭、曰、生方赴試、不敢涉嫌貽口實也。迺不果。制府涿州盧敏肅遣吏微寫先生詩、敏肅曰、天下雖大、人才有數、敢不勤之慮。嘉興錢給事儀吉來粵、年已七十、聞先生名、就見西郊。於後序先生詩。

九江少穀豐、魚桑先生謀於鄉、迺建義倉。大水之役、萬口嗸嗸、先生食之也。

十有五年、歲在乙未先生年二十有九。

阮相國詒書盧制府、言選高才生肄業學海堂、入是選者十

人、先生爲舉首。先生以疾辭不赴。

田祖有神、曾孫所以思古也。先生蝗蟲歎詩云、回首

仁皇晚季時、不在人間在天上。

白華之絜、孝子也。祿不逮養、孝子之傷也。先生客中雜憶詩

云、突梯古有戒、奉檄世亦賢。寧知出處誼、固以父母年。壯且

不如人、此後空可憐。

采蘋灋度、季蘭尸之、今猶多先王之澤虖。先生守歲與閩人

夜話詩云、高懷吾媿汝、卒歲恥言金。原注、宋眞山民詩、貴無可買恥言金。

十有六年、歲在丙申先生年三十。

先生館邑六榕寺、同舍生謂之曰、君論事不易聞、及聞之、則

疏析鴻鬯、傅以古事、意豁如也。賈長沙、馬賓王、君之倫也。

十有七年、歲在丁酉先生年三十有一。

秋、先生赴鄉試、獲薦。試文用史、主者以纖棄之。報罷、主者發卷、瞑其名、迺先生也、悔之。先生俳體戲答友人問詩、美人秋心、道其事也。

九江周數十里、如　功令建鄉約、所薦鄉先生司約焉、尨雜之居、君子不樂就也。陳大令信民梅坪、惟先生一言而就、里門羣德、彊蔬蘊蹤。武舉某老矣、猶縱博爲姦利、先生首謀於大令曰、鄉愚惟甚、梅坪其可已虐。迺鳴官、寘之灋。先生感事詩云、數百容公輩、其如扞綱終。敗羣愁害馬、亂眠惱飛蟲。事以心平定、機先目聽聰。不文嗤繹灌、黨論本來空。蓋感於斯也。

冬十有二月癸丑、陳大令卒。先生寓書馮愛之孝廉籌卹都門曰、陳九身後無子、寡妻弱女、慘慟嗚號、近識遠交、異聲同歎。至乃里父村傖、窮嫗走卒、亦用惻然。昔一國穀音、春者解哀、五羖百身可贖、詩人以痛三良。以古方今、伊其信矣。吾兄儀亦有聞而心惻者邪。迺者總幃虛掩、四壁風颼、食蔘將茶、不言而喻。竊意渠同年世舊官京朝、赴上計者咸萃都下、得否會知賵賻、遲速叨收、嗟乎。東里西華、有後遜任君之劬素車白馬、舉喪遲范叔之來。讀者感焉。故事、搢紳卒於鄉、未有籌卹都門者。大令名進士、賢而有文、重以先生書、故掖舉而人從之、鄉歛百金卹其家。是歲、鄉人岑積熙卒、母劉年九十矣、家貧、遺幼孤五男三女。先生以布鄉人卹、亦忘亡也。

十有八年戊戌歲在先生年三十有二。

邑學三舉優行、先生為舉首、皆不赴。先是、列優籍者多納金、先生以士望得之、猶謝去。

十有九年己亥歲在先生年三十有三。

夏五月大水、鄉隄瀕危、先生與孝廉馮愛之、明次卿馳赴之、列丁夫、豐餉犒、埤黏土、槖杙連雲、萬杵陛作、越四日而隄復完。當是時、風雨暴來、飛濤及面、足下洶洶作聲、鄉人色駭。先生山立而冀之、皆相慶也。隄趾故多叢葬、築者疑畏、先生手椓其上、曰、隄決、地且潴焉、冢骨何有。如彼不諒、惟子之祟。迺卒工。鄉人以多先生、而先生不居焉。先生憫潦、呈兩孝廉詩云、大隄如堅城、浮脆同輶毛。延緣一綫泥、障壅千丈濤。是時

萬家命、呼吸人鬼交。又云、吁惟此邦人、眞不可與明。不自有其土、樂禍如佳兵。費我借箸籌、曾無簞犒犒。是地豈閒田、虞芮兩勿爭。不爭事猶可、不救瘡痏成。三五垂白叟、叩頭厥角崩。蕪菁非明公惠、百室魚頭生。

先生嘗曰、天於兆民之中、獨畀一二人才、蓋兆民苦樂皆寄之矣。父傳業而先長子、所以字幼也。徒竭吾才、自爲計何異吞產棄親、傷其父命。天心不其然也。吉凶與民同患、聖者出之安、賢者體之勉、當官舉其事、下士盡其心。又曰、人必思所以自居。術術度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雖活百年、猶殤子爾。

秋、涇陽張文毅、江甯潘忠毅來典試、先生與伯兄同舉於鄉。



時人僻之日、南海明珠同時入貢矣。

冬、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抵清遠縣、寄季弟宜城書曰、五弟①無恙。征帆既邁、遙遙十晨願言之懷、昔人所謂愛而不見、如何如何。吾弟内娛蘐背、外隆德聲、雖曾與齧指而劬操、召南樵山而振僻、絜其勤勞、無以喻之也。鄰東裴後待友佛山鎮雨②日、適得成行。舟師遡櫂、若汎鳬鷖。游子寄音、眇望魚雁。是夜宵半、衝風驟激、頹波㴬厲、元雲靄空、夙夕不解、雨雪告零、先集爲霰。曙發盧包之汛、莫宿黃巢之磯。巖霜隕而葭菼淒、元冥深而若英晏。鼇頭之灘、迷茫虖津逮。龜手之槳、欸惻虖水工。行路之難、諗我端倪矣。家累凡百、弟克當之。回睨舊鄉、心魂慰藉。惟吾弟續昏一事、軫結未忘。上有黃髮罷勞晨夜、

下有鎈稚嬰啼嘯笑。茲事之亟、豈煩覼縷。顧鄉土是諮、亦云省便。爾此邦之人內教陋壞、習錮既久、庸計門戶。宛宛處子、或有季蘭之好。悠悠靡俗、恐入齊咻之敎。天下多美、何必是求。權與弟戒、後悔焉集。行子過計、是用僂僂。風水蹇逆、行郵遂淹、以今二十七日到淸遠縣。兄弟健好、餐飯猶昔。兼多徒侶、儕誨憂虞。誥識家人、勿我爲念。從茲度嶺、浮湘西下。楚歌千些、湘波萬重。背湖涉江、艤舟趣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飛雪、崇朝灑襟。七聖皆迷之野、惘惘而驅車。耦耕不綴之鄉、棲棲而問道。山川今昔、息影何時。靜言思之、百憂集矣。夫人情迹接則多忘、景逝則恆憶。歲華不居、游讌未極。往時家衖、聲從如龍、齋居盤盤、言笑晏晏。東方未明、已對牀相

語。酉柄之揭、猶露坐未眠。論難紛起、聲與百舌競變。觴詠橫飛、酒徵　斗亦醉。魏文有言、當此之時、忽不自知其樂也。谿今以思、曠若星漢。儗諸形容、尚繪心目。每當落机江滸、擁衾無寐、淸角朝厲、游鴻夜吟、我懷云勞、不可說也。自惟寡薄、豈辦任宦。此行邀福、或叨一第、思遂南歸、寄迹丙舍。將吾叔仲、長奉板輿。對鵲占門、徙魚築宅。陸機之屋、不閒虖東西。何點之山、略分虖大小。時及霜露、言羅雞豚。祀先之餘、兼以速客。雖甑生塵而日晏、風吹籜而歲寒、而風詩敎睦、取鹿食之相嘑。金石歌商、結鶉衣而不恥。明明如月、長照其素。風溫溫恭人、永垂爲家灋。閉門養親、至於沒齒。雖三公上袞、在城南而何以易此哉。其許我虖。非敢望也。有問訊者、達此衷言。音塵

未積、風雲逾闊。家食餘閒、牽助光采。勞人草草、筆不抒心。讀者皆曰天倫之至文也。

二十年、歲在庚子先生年三十有四。

春、先生北行、次德州、作塵沙行詩。會試報罷、旅都門、高平祁尚書數請相見、不至。又屬梁編修國琮、何勝鎔鼎彝申意曰、朱孝廉子撫粵時書院首選士也。先生復編修等曰、尚書遇我厚矣。顧以素士見、則分有不敢。以門下見、則義有不安。請謁之誠、願俟佗日。

二十有一年、歲在辛丑先生年三十有五。

春、先生會試報罷、旅都門。先生自北旅以來、居邑館詠珠堂、時借書士大夫家。昭代憲章、名公行實、采獲之勤、申旦不寐。

倦遊幽尋、脩然獨往。車馬造門者、一刺報之而已。先生游良鄉、作題壁詩。集中之詩、終於此作。秋、先生南歸。

二十有二年、歲在壬寅。先生年三十有六。

先生居南沙陳氏賓館、嘗語其學子曰、處子耿介、文選注、處子、處士也。守身如玉。谷暗蘭薰、芳菲自遠。聞者佩爲名言。

二十有三年、歲在癸卯。先生年三十有七。

先生居陳氏賓館、有勸以遷教都會者、先生笑而不答。迺報家人書曰、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三絕。學者殖也、不殖將落。況庸虛如某者乎。某非不知遷地爲良、或可多出脩石。然學子百輩、終日卒卒、豈復有須臾暇邪。今孝廉舩使、冬杪復擬計偕。萬一僥幸、此身遂非己有。爾時

雖欲假片刻餘閒、補平生所未及、那可復得。昔范希文以先憂、後樂爲已任、讀書長白寺垂十年、晝虀而餐、斷齏而食、雪案無寐、燈炮葉自溫。孫高陽作諸生、授書關外、年四十矣、布衣徒步往來飛狐倒馬間、數從塞下老兵問阨塞險易、士馬強弱之數。是二君子者、伏則泥潛、出則霆震、發皇耳目、驚爆天下、非偶然也。某雖無似、志事豈後於古人。是用辭富居貧、使故業可理。然且屣屨細捬、峩冠坐論、供養過二公遠甚。恐將來藉手不中、與二公作厮養僕耳。凡此僂僂、不足爲外人道也。遂銘成言於坐隅曰、我輩常人分陰當惜。儒者所恥、一物不知。

陳氏歲饑餅、先生舉以詒所知、而不歸其家人。所知問之、先

生曰、是不宜毋疾者也。婦子獨御、毋雖安之、吾何以自安虖。故先生之事關太宜人也、繼母如母、動於其天、一器一役、喜躬親之。如嬉兒之爭承母、不以壯佼而眡也。母疾有所求、雖風雨跣足衣短後、皇皇而赴其求也。

或曰、頻年河決、東南多大水何也。先生喟然曰、宋蒲宗孟有言、臣陰象、兵陰物、夷狄陰之方、佞邪陰之黨、姦臣陰之極。繇今觀之、兵燹雖衰、羣陰何如也。

冬十月、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庚申祖道、爲文祭之曰、曩游萬里、跋履風塵。南浮北走、起偲亭屯。匪曰予智、惟依於神。三年不鳴、又及茲辰。昔丞相宏、謂公車者再、迫欲求伸、綵飾經術、嗤點千春。亦越昌黎、兩舉有聞。爲古碩儒、爲時貞臣。是二

君子、一猶一薰。予矢諸夙夜、神知其勤。於戲。不可知者遇、不可信者文。不敢負者學、不敢玩者身。風飄車傾、江氾河潞、尚勖相予宏濟關津。

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先生年三十有八。

春、先生與伯兄會試報罷。初、先生北行之資斧、溫氏宜人奉置金、乞驛窠大書。先生不納、盡藏書而行。繼母關太宜人、於其行也、簪髮飲酒、命二子曰、予宿羸疾、猶自適也。行矣、毋予憂。既行、以之疾革。春正月丁酉、關太宜人卒。來葬、待公車之二子也。都門既遠、因問又紆、不相直焉。邑園拜日、先生心悸。小憩、夢衣冠髯丈夫數謂之曰、君胡不歸。先生異之、已而報罷、伯兄旅都門、先生南歸。秋七月甲戌、先生至自公車。及門

聞喪、號哀絕、三日勺水不入口、咯血殞前。仲兄懼、迎族杖知醫者曰明著。先生哭謂明著曰、背親圖榮、卽於大故。不孝之人、人天斯絕、尊者何用生之慮。又哀絕遽見二毛、毀甚。旣成服、止草居。西潦方退、暑溼蚊蚋、家人設幄帷席、先生麾去、曰、吾母今獲安宅邪。比葬、先生蹩躄、寢苫於地者五越月。冬十月乙巳、有采虹垂於其家魚池、光華爛然、終朝迺已。觀者歎曰孝通之徵也。

二十有五年、歲在乙巳先生年三十有九。

先生執喪、居鄉正覺寺、喪食三年。家人嘗以肉進、先生不卽御、旋以畀其門者。

二十有六年、歲在丙午先生年四十。

冬十月、先生服闋。繼母之卒、先生五越月而聞喪、故於是月也服闋。

二十有七年、歲在丁未 先生年四十有一。

春、先生與伯兄北行會試。先生成進士、郎用知縣、籤分山西。初、先生之試與貢士焉、遐邇驩聞、覩之一甲。及　廷試、方日昳、主者遽趣卷。試者乞緩、或揖之。先生以屈節非士也、非所以爲出身地也、卷未完、呈之而出。邑先達在官者聞之、惜其才、閣追之、使完卷。先生不服闇不屑也。③先生少日書趙國北年譜詩云、男兒自有千秋業、堪笑平生志大魁。然則先生之志皎然已豫矣。

秋、先生假還、宗鄉來賀、先生曰、科名適然耳、爲官譚何容易。

今而後何以宣　上德何以達下情諸君子殷勤敎誨
孝書紳作活人經也。
二十有九年歲在己酉先生年四十有三。
春正月先生之官山西不挈家而行丁酉祠道爲文祭之曰
某惟不佞行業未揚恭先臣之請自效下士之編章數辱公
車一對明光乃荷　丹毫遂縮銀黃俾汝救民唐魏之疆。
假還不日待罪方將星言首涂吉日辰良神尚相予饋行四
方思徹樹於大川敢騁轡於康莊守道守官民幾民康夫惟
捧檄重眷維桑故山巑巑宰樹行行昔宋相籌邊屢吟想於
圭峯月下人龍開濟亦惓焉於歸臥南陽蓋馳驅可以許而
父母之邦良用不忘也於戲肅肅　王命悠悠天常日

月照臨、臣敢懷鄉。既行次漢口、先生欲取道汴梁、以舉主潘忠毅方爲豫撫、嘗爲晉藩、將問晉政於潘公也。道過所知官楚者、咸迎謂曰、君往汴梁邪。今晉撫與潘公同鄉同年、深有雅素。今首府亦潘公同年也。得此先容、賢於十部從事矣。先生遂不果往。於後寄兄弟書且自訟焉曰、昔晉人欲加禮於王丞相、馮懷以問顔含、含不答、退而有憂色。家人問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曩者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遺行與。今茲之事、某不敢薦今人也。惟媿省身克己、根氣淺薄、使別嫌明微之操未能卒白於天下、皆某之罪也。君子立身行事、當昭昭如日月之明、離離若星辰之行。微特較然不欺其志而已。安能隨波靡、犯笑侮、招逆億、以察察之疑爲當世所指目

邪。且卽不敢自作身分，而世既未能免俗，一槩以相量矣，將或枋柄在手，又安能昌言正色，直己而直人邪。冬十有一月丙辰，先生抵太原城，僦次僧舍，蕭然獨居。出則徒步，入則齋臨。所嚀一僕，晉中人也。先生曰，卽挑選僕，習其方言，將有所訊，庶幾吏民無壅虛。嘗有客至，適僕出，小僧爲持刺入，客適大笑。先生答康逑之廣文書曰，昔魏敏果官京師，不攜眷屬，王漁洋尚書作戲詩嘲之云，三間無佛殿，一箇有毛僧。今有佛，勝環翁遠矣。自是，先生在需次五年，或訊獄讞局，獄無留者。

三十年，歲在庚戌，先生年四十有四。

先生在需次，迺歎吏事之難，鮮討求者。寄伯兄書曰，人人以

一官樣作官、民生何賴焉。先生迺自重、蒐武備倉儲、河渠地利諸書、雖游宦如游學也。

咸豐元年、歲在辛亥　先生年四十有五。

先生在需次、晉中多士爭從之游、先生卻其摯、與之言學、如古士相見禮、無敢以私干者。撫軍兆那蘇圖、時所倂世襲一等子鑲黃旗松崖兆公也。其先人從　龍入關、列功臣選。兆公知先生善屬文、衙參日、留燕先生。兆公拜於筵下、乞作先人三世家傳。先生不獲辭、攷其功載、屬藁以獻。兆公嘉之、命吏歸羊酒貂錦、朱提五百、玉虹鑑眞帖、先生皆不受。吏難於反命、以聞之潘忠毅。時潘公方左官晉臬也、遣使人謂先生曰、卻長者之賜、何以爲恭虔。先生迺受一帖。

二年、歲在壬子、先生年四十有六。

初、晉北邊歸綏古甌脫地絕蒙古幕南、晉邊吡輸租耕其地。歲久、衆數萬人、遂不輸租。蒙古忿之、約期與鬥。邊吡先期乘夜邀擊、殺遮札薩克者七百餘人。蒙古控於 朝、未獲平章。咸豐元年冬、復控、且言將用兵幕南。 詔責行省迅治。二年春、撫軍兆公議剿邊吡。邊吡颺言拒捕。先生聞之、夜見臬司潘公問其事。潘公曰、兵將動矣。先生曰、此激亂也。今南方盜寇有魚爛之憂、又使北方軍興、以重兵釁、以生盜心、中原自此多故矣。不如遣一能吏親諭邊吡、俾獻罪魁、執以說於蒙古。此一介使事耳。潘公以白兆公、兆公遂寤、顧念晉員無足任者、潘公薦先生、曰、言者其人也。兆公以先生奏

問、請代平章漢蒙事。夏五月、先生銜　朝命、馳至慕南、訊其耆老、縛罪魁十有三人。乙卯、衣褻絕大幕、及蒙古盟界、王出迓曰、天使大人何幸來也。王迺先馬抵所部將命。王遣人策馬千里、走戈壁外市鯉、張燕大會。諸王咸以抵罪者少、未肯解釁。先生具宣　天子德意、且言、死者雖多、迺自相蹈藉而死。援刑律檢骨灑折之。又因其俗言血刃尋仇、不如喇嘛禮魂、諸王徵動。諸王中灑福善者嘗居京邸、知詩、久慕先生、於是因灑王以諭諸王、殺十有三人而釁解。先生之行也、挾五臺黃喇嘛德徵以行、卒用蔵事。諸王說先生、鹽裘一、百襲、謝弗受。使還、兆公將以知府花翎奏請、先生聞之、以議發自己、且薦自舉主潘公、有銜售之嫌、請潘公

爲固辭於兆公，廼已。會及班，夏六月壬辰，署孝義縣，未赴。丙午，襄陵縣待署，諺所稱金襄陵者也。兆公以易孝義，笑謂潘公曰：「朱三兄脂膏不潤，易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日二十　先生孑身赴襄陵，以儒爲治，而績成。緊因趙三不棱，劇盜也，介薛令去官，越獄奔逃。薛令須先生至，以相屬。先生謁病三日不至，盜遂不戒。先生陰出重貲，購知其所適，亟假郡役，前半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酒家。盜方登樓聚飲，役前持之。盜麾刃死拒，顛墜者數人，嶽而樓上百炬齊環，則皆襄陵縣役也。盜迺就縛。比邑人迎新令，則縶原盜入矣。河東歲患狼，俗愚，謂爲神物，不敢擊。席氏女將出閣，爲所噬，訟者兩造，縊其一。先生憂之，募獵戶禽狼，獲者與

錢萬。猶無獲、迺親檄西山神祠、民患狼而祀之者也、約十日驅狼盡、不則毁神、瀦其地。邑人皆恐。時方秋、肅天迺大霧旬日、人得迹狼所至、攢火銃擊之、無脫者。得狼百有七、患遂絕。邑久不雨、先生雩之、雨則告足。佗邑以雹傷稼、邑則大有年。旣霜降、衡汾與梁成潦、又至將沒、先生禜之、則潦退。平陽總兵某驕橫、挾軍興勢、以八百里台符行縣、調吉州兵。先生曰、襄陵至吉州二百三十里、雪峰漲谷、道險傷行、邑故不出驛。營有急、當發塘兵、得以台符行縣爲。遂不納。總兵牒大府劾之。先生言於大府曰、台符妄擾民、不堪命、其不效南方盜者幾何。令當以誤軍興待罪、不敢激民變。大府無以難。先生下車、脩鄧伯道祠、崇風教也。親教士、校中堂、親讀書日程、色笑

而教、士皆醉謔忘歸。邑試士日、皆自校文案、夜忘寢。讞獄不輕及士。鄉者邑士補弟子員凡五十有二人、繫於邑令、人率二十有四金、編從四金、謂是棚規之助也。先生曰、是何以處寒畯。皆免之。迺鋤棚規、鑄石學門。邑故習頑壞、後稍疲矣。有司倆壽告替、猶不爲殺、帶金千百。先生至、禁之、一緡不事。邑民無夜守、涂東藏、金河舟居、貨皆寘焉。先生行夜、讓其慢藏。里中曰、民固然也。先生異之。蓋邑有唐風、而民偏兄弟、因興財訟者不絕。先生以習月之間、非化也、吃嚼而已。且訟決益怨、論之歸。旋復訟、先生憂之。已而悟曰、言兄弟者必溯妻孥、常棣之詠也。迺訊訟者、訊兄、兄曰、吾友也。訊弟、弟曰、吾恭也。先生曰、若兄弟所言、則爲虐訟哉。必生自婦人也。當先懲之。

先生讞獄不輕及婦人。至是，嘷役於庭，逮婦人至。旣退，役不卽行。越日，訟者具悔狀乞罷，請爲兄弟如初，邑遂無異財訟。

闞氏僑居河東解州，世襲翰林博士，某數以訟脅族人財，越堯而干先生。先生牓門揭期，弊獄狀繆係府，許百姓聚觀。及期旦日，闞府閽，觀者數千人族階下。日中，先生袨服入，升堂，博士及其族人皆從。先生抗聲就曰，侯謚烈百世，鄙夫羞顏。今侯之子孫不念侯德，至以闞介。介涼德不能化誨，使有門內之獄，以爲神明羞，此介之罪也。某懼，乞罷。先生流涕責之曰：若祖異姓，如骨月；若迺同室，如敵仇。若祖不以金帛易恩誼，若迺於門內索金帛。敗官不忠，忝世不孝，雖積財，人將不食汝餘。吾不難請褫汝，擇賢繼侯世，顧罪狀出，且辱州里，輕

朝廷汝迺醜然蹈之虞。於是觀者唾罵某媿欲死、搏顙自詈、邑遂無親屬訟。殺人因劉長帲淹獄久、先生至、迺引伏出就市刑。泣謂觀者曰、死自吾分、恨邪來遲、吾致陷此爾。平陽西三十里曰平山、亦所俻壺口也、平水出焉。襄陵與臨汾受平水、分灌其田、豪右龍斷爲奸、非有買水劵、弗予之水。無地者擅水之利、而有地者反無水。於是爭水而鬥者歲百千人、大獄數起。咸豐元年、邑人京控、 詔以歸行省。先生至廉獄事、獄成、既抵罪、活百四十有七人、貸數百家。先生曰、嗟爾邑民、利餌於前、刑糾於後、雖曰不罔民、誰欺哉。迺革其弊、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會臨汾周令履畝、兩邑田若稅相直也、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竟內建四綱、曰水則。

水二十分、釃八支渠、所分灌畎壙廣狹爲差。日用人。渠長司水之禁、分溝夫察分灌、堰長守陡門、皆聽於渠長、違約者渠長罰之。不受罰者有刑、誣者坐如律。日行水、晝夜有程、通閉有節、傳牌有部、淘河有式、動破有候。曰陡門。築門菀渠、渠上廣七尺、下廣三尺、門廣一尺、其夾深尺有二寸。揵石插板、鍥以書識、稍以守詞。四綱既舉、水利迺均。凡得水田十萬畝有奇。愛棠録云十萬八千畝　先生且言於兆公曰、襄陵水利民捐民脩、乞奏請、毋照東南水田升科。兆公命先生爲奏、禁奏上、詔曰可。繇是地皆水利、相生相養、民無所爭、風俗遂變。邑人銘碑頌之。先生宰政、吏役無以貲爲之者。又罷所私縣籌贍其用、戒毋受賕、吏役皆馴。官廚無特殺、草具自給、市肉共募

賓而已。幕賓治官書、覈而後行。或更其藁、先生曰、邑令者、親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何時何事不可以聞。遂與民約、民以事至、則自擊鼓、不問旦莫、聞鼓則坐堂皇、從而鞫焉。告無成期、狀無成式、或不知書、口訴可也。時出行縣、老蒼頭控蹇衞、一吏齎筆札、一役負衣糧、無佗騶從。所至撫循姁姁、老孱暱如家人、迎路獻茶荈瓜果、笑取少許、俾享其忱、民不知有共億也。有遮訴者、索木倚坐道、遽與判牘、命甲嚀乙、無敢不至。民引伏則已、常終日不笞一人、曰、細故、毋傷夙好也。杜門莊士風、聽造廬諮民疾苦、耳目無窮。凡百美政、思一一自我行之。禁火葬、罪同姓爲昏、婣保甲新令、追逋倉粟二萬石、丞丞嚮治風、橫無賴、優人百戲、不戒而遷。其所布令質直纖悉、

野夫臧獲皆能道之。流聞郡國、傳爲美譚。

三年、歲在癸丑先生年四十有七。

春二月癸未、八日先生去襄陵。在任百九十日、及代而去、邑人籲大府乞留。不獲命、舉邑皇皇如失慈母。投文字繳蓋者絫絫篤積、雖慰遣之弗止也。乞留畫像養中堂。出署之夕、萬衆攀留遮馬首不得前。及城門、門爲之圮。度汾橋、橋爲之陁。父老持觴榼伏餞、頂蹠相骶。里婦邨娭、亦綳小兒遠至、匍匐跪道、乞摩兒頂曰、耶試撫之、兒好育也。距郡三十里、酒兩晝夜然後達。當陁橋時、郡邑弟子襴衫博帶百十人擁輿而過。先生遜讓、詔生謂與僕固弟子職、弗舍也。先生既去、邑人遂祀之鄧伯道祠、旋築祠而祀之。晉人郭學士景僖曰、山西賢令、

程明道後一人、其先生虖。賈太僕克愼曰、良吏出晉陽者、有于青天。先生來若相還也。晉人偁之曰後朱子。初咸豐二年冬、南方盜東下、破武昌安慶、據金陵、北至揚州。先生任襄陵、繇曰賊巢金陵、非羣飛四掠、不定其巢。晉今雖遠吾權其飛掠而來、如明之流賊也。迺爲晉險關隘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其略曰、雍冀爲天地積高之府、踞建瓴之勢。我力能合從、則腹背無虞。顧瞻關隘、脣齒依之矣。晉中富實甲天下、内而馬牧金鐵硝磺芻粟之產、外而蒙古察哈爾之兵。踴躍徵需、可饒軍實。長安偁陸海、豪戶不減晉中。河西武力、關外防秋、皆緩急之資也。一旦有警、甘督出商漢、陝撫據潼關、與吾爲犄角。吾撫軍則率北鎮勁旅扼河爲固、踞茅津、太陽

之閘、命廉使卒南鎮控太行、以防河北。其餘若遼州之十八盤、平定之井陘口、五臺之黑山、龍泉諸關、可丸泥封也。北邊幸無事、將軍引綏遠旗兵入鎮、行省與藩侯居守、副都統移駐大同、以筦北門。我師之出、平蒲爲正、澤潞爲奇。正扼其亢、奇搗其背、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是故漢南有賊、甘督爲主、秦晉赴之。河北有賊、我師爲主、關隴赴之。豫中有賊、我與甘軍之赴陝撫者亦如之。堅瑕一氣、折衝千里、此常山蛇勢也。於以鞭箠楚蜀、控引河洛、援中原以屏蔽　京師、豈不爲桓文之烈哉。其條目又有止徵調、請便宜、嚴賞罰、作忠誼、右虫謀、選鋒鋭、講術循、禁科派、保殷富、息流移諸政、纚纚萬言、劄甘嚮棠。以平陽太守何維墀、撫軍哈芬所信也、陳策干之再三、

不用。及代瀕行、先生告襄陵人曰、賊將至矣。賊之勢必渡河、而晉無備、必入晉。既入、聞襄陵富、必窺襄陵。今爲之策、燔汾河之舟、毀城外之室。賊至、既不得渡、又無所掠、此城必可完也。邑人以賊遠、且燔毀、始難之。以先生來則既惠、去則必哲、終從之。迺籌金合以水利捐餘、凡所燔毀、估其價、賊退復之、信鈐邑印而行。代還、迺自奏記哈撫軍、如所以告何太守者、尤加切焉。哈撫軍素不知書、眂先生策若無覩也、納策韡中、遽退。慕賓教之言、迺出謁先生曰、子之策、謂之先事豫防也可、謂之未事張皇也亦可。卒不用。先生遂引疾。亡何、揚州賊由鳳亳趣豫、跨河、撲懷慶。八月、折而西入晉、逕陷垣曲、絳縣、曲沃、進屠平陽。又殘洪洞、趙城、黎城以出、喋血千里、蹂躪及

畿輔、　天子遂以輦轂爲憂。何太守闔門遇難。哈撫軍闔難先逃、茸藏遣戍。而襄陵守先生遺策、其城特完。先生避居五臺待給咨、未南歸、固束手而眂賊之來矣。先生方去襄陵、皤然有南歸著述之思、猶自奏記。事無如何、迺決引疾。蓋以去就力爭、先生之仁、先生之誼也。安邱王萊友孝廉宰晉鄉甯、七十耆儒、邂逅而說先生。春二月甲申、先生答書云、僕南歸之議、往復自決。然江楚阻兵、未卜戒涂何日。大箸未刻、望分錄給。若行篋攜有家集及鄉先正名集、亦分數種、拙輯

國朝名臣言行錄所取資也。此書成後、尚欲倣黃梨洲明儒學案輯一書、以務我　朝一代儒宗。顧不欲分漢學宋學、如江鄭堂師承記云也。見聞隘陋、未知果有成否。此先生去

襄陵後一日書也。

四年、歲在甲寅先生年四十有八。

先生猶在山西、旣給咨、未南歸、盜氛故也。夏六月乙未、先生答王棻友書曰、近雖栖尋舊宇、譬如池魚籠鳥、時有山藪江湖之思。設秋後內地仍不可通、決意道津門航海歸矣。幼安危坐、巢父掉歌、古之人有行之者。文人聞此、必謂生好勇過矣過矣、哂之邪。悲之邪。世難方殷、靡知所底、項領之歎、詩雅以嗟。然竊惟自古泯棼之會、元黃戈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絕。不絕、則宜有所寄。寄斯鉅者、宜在脩學好古之儒。秦氏以還、如伏勝、申公、許、鄭、二劉、熊安生之倫是也。閤下勉旃、自愛而已。

五年、歲在乙卯先生年四十有九。

先生南歸。夏六月、至自山西。初、先生西行、謀於宗黨、行貲雖苦、藏歸貲而行。曰、士大夫以宦爲家、不克歸休、甘心奸巧。吾彊項令也、不有歸貲、可若何。於是居晉七年、歸貲不佗動也。及引疾歸、道上兵荒、豫貲不足、次贛州、典裘度嶺、迺至其家。

六年、歲在丙辰先生年五十。

先生居邑學尊經閣、宗黨舊游之子弟皆從學焉。夏六月、伯兄卒。先生聞喪、哭失聲。既虞、檢其遺詩、曰、昔伯兄云、佗日吾詩之序、敢以煩舊游、毋勾諸達官貴人也。今當從之。秋九月、英人來寇。先生謂從學者曰、劉季有言、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迺歸九江。已而寇深、且北犯、先生悲恚之成疾、結筋項下。

於後粵中鄉屯數十萬人、主者請先生襄其事、先生不赴、謂鄉人曰、吾人微言輕、非所涖也。且當路之常、今日言兵、明日言款、若天使之然者。人豈能與天爭。虜其究如先生言。

七年、歲在丁巳、先生年五十有一。

先生居九江。先人敝廬方筵而已。自構茅齋、庋書萬卷、歌饗其中。鄉人從學者苦無分舍也、請先生居別墅焉。是歲而後、先生鄉居、不入城市。蓋九江先生之僻自斯始矣。先生幼年家少有、贍公鬻四子終乏。先生宿用脯脩、則從學者之禮也。謝從學者、西行七年、行者一身、居者一家、皆籌金於人而贍。南歸、不載晉一錢。又用脯脩償金、先償其無子錢者。鄉人斛承遠貸金二三百、先生償之。貸者亡矣、其子不受、曰、將毋誤邪。

先生笑曰、豈有窮措大而誤與人多金者虖。遂償之。旣歸二十有七年、越先生卒前一年、償金適畢。卒年築寶綸閣、以移茅齋所庋之書。

八年、歲在戊午先生年五十有二。

先生居九江、遠方從學者日至。先生講學禮山下、有古大夫歸敎州里之風。於是講學、終二十餘年。每聞先生曰、烏虖、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誼乖、豈不然哉。天下學術之變久矣。今日之變、則變之變者也。秦人滅學、幸猶未墜。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事

師無犯無隱焉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攷据爲宗、則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迺用矛盾虖。學術之變、古未有其變也。烏虖、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何天下之不幸也。彼攷据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瑣文、蠱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今爲二三子告、蘄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脩身讀書、此其實也。二三子其志於斯虖。脩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今之學者、其闇古之孝

弟、則曰、吾心固如此也、其事則不能矣。及其有失也、則曰、事如此、吾心不如此也。然則汝心則是、汝事則非、孰使汝心不能達於事邪。抑汝心未誠耳。誠以行之、如古之孝弟也、家人且化焉。鄭濂舉治家之道曰、不聽婦言而已。夫有言而不聽、豈若化之而無言虖。且骨月之間、學者動以理爭也。夫烏知爭財者罪、爭氣者罪、爭理者亦罪。禮曰、門外之治誼斷恩、門內之治恩掩誼。蓋不可以理爭也。有變則以仁術全之可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立身也者、名節之謂也。今天下之士、其風好利而鮮名節、二百年於茲矣。學者不自立、非君子人也。昔者伊尹辨誼、武侯謹慎、辭受取與出處去就之間、昭昭大節、至今照人、如日月之在天也。張子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化之道也。能自克而勝氣質、則剛柔齊事、是攸好德也。攸好德、則宜在五福。不能自克而氣質勝、則剛柔害事、是弱也。弱則宜在六極。此學者之元龜也。今之學者、輒曰不羈、威儀維自力。詩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言亡國微也。以言學者、亦亡身微也。故鬼幽鬼躁、管輅猶覘之矣。雖然、脩身者不讀書不可也。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夫經明其理、史證其事、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掌故者、古今之成迹也。本經史之用、以參成迹、則用迹而得迹外意矣。性理非空言也。易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性理者、所以明吾學之大、皆吾分也。用

之無所驕、不用無所歉。古來才大而器小、或矜伐自用、若管仲、姚崇、李德裕、張居正者、猶譏焉。吾以爲性理之書誼如懿戒、足以自箴矣。歐陽氏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夫信以文章非及物者虖。君子之學、以告當世、以傳來者。書以明之、詩以歌之、非文章不達也、皆及物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南宋而後、古文之道寖衰、天下必當有興者。二三子其志於斯虖。烏虖。有明季年、流賊乘之。今吾衰矣、金陵之盜憂方大也。孟子曰、下無學、賊民興、可不懼哉。以上講學大旨

先生曰、讀書者、格物之事也。王姚江講學、譏朱子讀書、曰致良知可也。學者行之、流弊三百餘年。夫良知良能、皆原孟子。今舉所知而遺所能虖。既不讀書、何以致良知也。不讀書而

致良知、宜姚江不以佛氏明心爲非也。此心學之弊也。子路佞於孔子、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孔子之讀書爲學、其常也。昔者姚江謫龍場驛、憶其所讀書而皆有得。姚江之學、繇讀書始也。故其知且知兵、其能且能禦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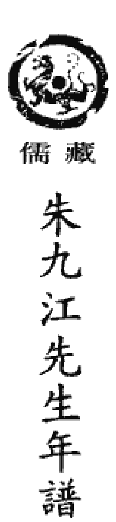
先生曰、陳文恭之學、非不宗朱子也。文恭自謂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讀也。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此其所繇入德也。明英宗北狩、弟景帝立。及英宗歸、景帝錮之。英宗太子皇太后所立也、景帝廢之而立己子、人倫蔑矣。於是虖文恭不赴禮闈。憲宗卽位、復赴焉。此其知出處之大誼也。昔者定公元年、孔子不仕、而仕於定公九年。當是時、賊臣意如旣卒、終使昭公合墓、一子無猜、道成孝友。春秋之變而得其正

也、文恭足知之矣。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也。朱子所瀘虖孔子者也。文恭之教、使學者端坐澄心、未讀書而靜養。則所養者、未必端倪之正也。非朱子所瀘虖孔子者也。

先生曰、六經者、古人已然之迹也。六經之學、所以踐迹也。踐迹而入於室、善人之道也。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陸子靜善人也、未嘗不學。然始事於心、不始事於學、而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雖善人虖、其非善人之道也。

先生曰、顧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知錄遺書緜誼及用、備其大灋、當可行於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衰。

先生曰、紀文達、漢學之前茅也。阮文達、漢學之後勁也。百年



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烏虖。此天下所以乏人才也。

先生曰、小學非六書而已也。紀文達必從漢志非也。朱子小學小學之道也。大戴禮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小學、學小蓺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蓺焉、履大節焉。尚書大傳略同是故小學養大學。

先生曰、皇清經解、阮文達之所詒也、殆禪於經矣。雖然、何偏之甚也。顧亭林之學、不分於漢宋也。今采其說尊宋者芟焉。如日知錄於易謂不有程傳、讀何繇而明虖之類、今不采。大書以國朝爲目、當時之儒非皆漢學也。若方靈皋者流、迺一言之不錄也。

先生曰、宋儒言去欲、漢學者以爲非、曰、所欲與之聚之、孟子

誼也。彼漢學者東眡不見西牆矣。人欲有公、而有私也。樂記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漢書、黥布反、高祖喻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然則布之欲也、其宜去虖。抑不去虖。

先生曰、荀爽九十五日而登台司、眡鄭君何如哉。比麻併名、早爲宰相、鄭君之素風無失也。此行虖經學者也、漢學之眞也。

先生曰、經誼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邱文莊大學衍義補簪辨分齋之非經學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近人箸書、有以經學名儒分門者。

先生曰、儒有君子小人、然儒林傳外立道學傳焉、則宋史之失所尊也。漢書鄭康成、唐書韓退之、皆列傳也、奚必標異虖。

先生曰、今之子弟所志者、科名而已。所力者八股、八韻、八灋

而已。故今之所謂佳子弟、皆古之所謂自暴自棄之尤者也。以上中古之實學

先生曰、讀書者何也。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

先生曰、古之學者、六藝而已矣。於易驗消長之機、於書察治亂之迹、於詩辨邪正之介、於禮見聖人行事之大經、於春秋見聖人斷事之大權。

先生曰、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吾聞經師之遴、日誦三百言、數以貫之。荀子誦數以貫之之言、重習也。不及三年、雖在中人、五經皆辯。辯徧同昔者東方朔年二十二上

書、自言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灋、亦誦二十二萬言。凡已誦四十四萬言。今攷之、朔六年之中、日誦二百言有奇、中人無不能也。少苟失學、何患於無年序。

先生曰、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古者大學之敎也。左傳、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春秋魯史也、周官以大卜掌易、故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於是始見其書。宣子之所見者、周之制也、而歎之若此、況益以孔子之文序。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曰、皆異能之士也。是故六藝之學不可無序。

先生曰、樂經亡而不亡也。樂章存乎詩、樂節存乎禮。孔子雅言詩、非不及樂也、有存乎詩禮者也。

先生曰、注疏者學十三經之始也。古今名家聲音訓詁、去其違而終之經訓焉可也。

先生曰、漢興、諸經復出。秦火之殘、釋者難之。漢制、治經專經也。國朝初制、未改專經。今之國學者師焉、或拘而失矣。以眂荒經不猶揄虖。

先生曰、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然則通經將以致用也、不可以執一也、不可以嗜瑣也。學之而無用者、非通經也。董子云、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此董子之能通經也。孟子語、詩皆無達詁。班氏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

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誼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今之漢學，其免班氏之譏否也。

先生曰：朱子，師程子者也。朱子釋經，不或匡程子之失，虖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朱子事師之誼也。今之漢學喜攻朱子，蜩沸者無譏矣，將或中焉。惜夫其不如朱子之事師也。

先生曰：六書小學，治經者所時資也。必謂先盡讀小學諸書而後可通聖人之道也，將徒蔽之也。爲其書之不能無蠧也。

先生曰：傳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後之易家執

其一焉、則賊也。

先生曰、書僞古文亂經也。

先生曰、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也、學者辨焉。

先生曰、春秋之作、懼邪說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戒於百世者矣。左氏公羊雖佐春秋、惑邪說者十二三焉。穀梁頗鑿、然罕惑也。故春秋之學、舍傳不能通經、違經不能正傳。

先生曰、記云、禮時爲大、學禮者宜何如會通也。

先生曰、史之於經、猶醫案也。

先生曰、書與春秋、經之史、史之經也。百王史籥、其流也。正史、紀傳書也。通鑑、編年春秋也。以此見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也。

先生曰、二十四史、讀之者其要可知也。四史、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史之冠也。明史、史之近也。史記六國表序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

先生曰、明史屬藁、有布衣萬季野焉。史局諸臣、鴻博選也。越六十年而書成。故史誼之精、獨踰羣史。

先生曰、資治通鑑、史學之大用也。雖百世可爲王者師矣。畢氏之續、未逮也。然續者獨推焉。

先生曰、通鑑立文、先書之要、後書之詳、蓋綱目存焉矣。若夫綱目、非朱子成之也。纂於門人、趙師淵諸人。其文竄而疏。

先生曰、通鑑書職者詳、兵謀之書也。

先生曰、紀事本末、其尋之也易、不亦宜備虖。

先生曰、孔子雅言、周之掌故、備其中矣。詩商頌而外、皆周詩

也。書則周書爲多夏殷之禮、微所執者周禮也。

先生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續三通、皇朝三通。

先生曰、掌故之學至賾也、綜今觀之、地利軍謀、斯其亟矣。

先生曰、知掌故而不知經史、胥吏之才也。

先生曰、古無所謂理學、經學即理學也、顧氏之言是矣。雖然、性理諸書、翦其繁枝、固經學之佐也。

先生曰、易尚文言、後之語錄則無文矣。

先生曰、人有鄉黨自好之人、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君子不爲也。

先生曰、經史之誼、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則辭章之發也、

非循虖文人、無足觀者矣。宋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

先生曰、有古誼然後有古文。明之七子學古文而未能無古誼也、韓子讀三代兩漢之書、志其誼、遂其文、文成古文、誼求古誼也。學者爲文、志過其師、迺及其師。故學文不徒自韓子始、韓子以來、名家輩出、皆有可師、然莫如韓子。唐以前之文多華、唐以後之文多樸。唐以前之文多曲、唐以後之文多平。唐以前之文句多短、唐以後之文句多長。散文駢文古無別出、堯典申命、孔傳繫辭、可類明也。故曰、斯文有氣、即爲古文。壽文非古也、君子謂之諂。古詩三百、今之詩擬迺焉。李杜韓蘇詩之四維、得於詩三百者尤多。

先生曰、爲韓侂胄作南園閱古泉記者、陸務觀也、爲石亭作

族譜跋者吳子傳也。爲嚴嵩作鈐山堂集序者湛元明也。皆君子而失之者也。故曰、許人一文、猶許人一女。以上本讀書之實

先生曰、居父母之喪、不可以居講院也、功令之所嚴也。然而知之者罕也、哀哉。

先生曰、易坤爲吝嗇、處婦人者宜知也。

先生曰、子昔居南沙陳氏賓館、其主人今所偁埽地北也。子問諸徐佩韋之尊甫曰、北少貧、爲埽地傭、既而市利、家少有、厚惇其弟。妻子一布一粟、兄與弟平。兄奔走面目蕉萃、弟不知藉藉、食兄之力、嘻嘻庠脩腹而游。兄妻非說、夫歸私告叔過。夫搖手陽驚曰、汝未知也、汝勿言。汝胝吾貌貧人也、汝胝叔貌富人也。吾以弟名入市、市利三倍。若吾名則耗矣。凡汝

之食、皆叔之福也。妻改禮其叔、家貲富有而不賑。繇是觀之、埽地北一市人耳、不愛千金而愛其弟、又能使家人之相愛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

先生曰、雖有國賊、敢不畏直節之士哉。淮南王安日夜爲反謀、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誼、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等、如發蒙振落耳。資治通鑑然則漢之丞相、苟有汲黯之風也、淮南必不動矣。

先生曰、士之於名節也、終身之力、豈一日之幸虖。宋史、盧秉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

先生曰、施彥執有言、今人或處己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此劫盜也。北窗炙輠錄

先生曰、今之學者、當爲其介、毋爲其通。

先生曰、朱子傳呂伯恭變化氣質、何哉。伯恭之少也、性暴怒。及讀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自克也。朱子傳之、將以告吾學者也。讀書自克、吾學者之事也。

先生曰、吾聞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韓非子 何古人之善變虛。吾宦晉、所知者有王令性急、五板即殺人也、人傳之曰王五板。有陰令性緩、三年不澣衣也、人傳之曰陰三年。烏虖。若二令者、不自治而治人邪。

先生曰、宰相者、士之所爲爾。士無威儀、雖與之宰相、非其器也。鄭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新唐書○以上申脩身之實。○凡講學所當言者皆撮要而書。其餘條辨經史、詳論諸說、當別爲錄。今以年譜之例、未獲盡焉。

九年、歲在己未先生年五十有三。

春、季弟會宗人脩朱氏家譜、先生述序例授之。先生編朱氏傳芳集於後、家譜成、先生爲之序。其略曰、譜牒之學、史學也。周官、奠繫世、辨昭穆、掌於小史。史記紀五帝、訖夏殷周秦、並詳其子孫氏姓。而世本一書、漢志隸春秋家。蓋先王譜學之設、實與宗灋相維、而表裏乎國史。宗灋立而士大夫家收族合食、至於百世不遷、而奠其繫世、辨其昭穆、朝廷且爲之庀官司、藏册府。是故黃農虞夏之胄、閱數千祀而可知也。世祿

廢、宗灋亡、譜學乃曠絕不可攷。漢興、天子奮於草茅、將相出於屠牧、宰罔知本系所繇來。魏晉至唐、仕宦重門閥、百家之譜、上於吏部。維時官之選舉、必稽簿狀。家之昏姻、必等門第、而譜學復興。歐陽氏脩唐書、有宰相世系之表、隱示國史家牒相爲表裏。且謂世族之盛、諸臣克脩家灋致然。跡其編纂論述、若删前史所無。然通人碩儒咸許其湛深古誼、能探先王制作精意、蓋删而實因也。五季喪亂、圖牒盡湮。一二儒生迺欲掇拾補苴、冀存古宗灋一綫。及夸者爲之、攀附華顯、虛張勳伐、或至不可究詰、譜錄一家、遂爲識者厭薄、而去史益遠矣。君子讀先生之序、謂譜學今足明於天下也。先生與宗人言、常曰、浦江鄭氏、江州陳氏、世世通財、號爲義門、載在國

史、天下所共聞也。吾宗數千人、豈多讓虖。方今 功令贍族例 旌、何其美也。於是宗人捐產贍族、榮四萬二千金有奇。先生爲之倣范氏義莊之遺、完稅、祀先、養老、勸學、周嫠、卹孤、拯喪、賑歉、皆有其章、上於有司、奏 聞加例。率宗人倣祖祠、動金鉅萬、翩翩數貴、宗禮斯行。咫物鴻裁、藹然無失度者。君子謂士大夫麗居室、歷先廟、於禮固違。然敝廬自晏而祭堂不足以覲禮、呂叔簡不猶責之虖。今而後、挹先生之風也。

初、先生西行、眞太宜人未偕而西。太宜人有二女、伯姬與張文學之子兆遴、未昏、賦柏舟。有詩說 仲姬與梁孝廉燿宸、既嫁、而兄公燿樞大魁天下。太宜人戒其女曰、毋驕也。先生行七

年、寇亂不果歸、太宜人憂之、思以族子爲己子。已而先生歸、太宜人以買妾請、於是巨室多來言美選者。先生久之未可也。邑陳氏有婢、主人二子孩稚、眡婢如其母也。二子生未久、父亡母弱、家絕炊、母鬻及姑給之食、婢忘其貧。既及笄、適自矢曰、主今困弱、有二子、非婢不佐、婢惟知佐主而已、他無所知也。二子既齔、婢年適長、主人將字之、有以婢聞於先生、知其氏曰霍、遂往眡。及門、婢自外來、貌寢脣赤、執女工而跣足、先生納焉。婢之行也、昧旦登舟、二子篝燈將之。既至、太宜人以妾賢且勤也、喜踰其望。及妾子之欲生、則先生年六十有一矣。妾有二女、叔姬、季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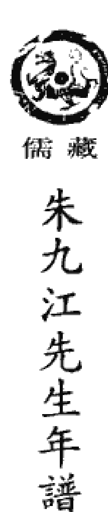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歲在辛酉、先生年五十有五。

夏、家人有死於外者。外死不歸斂、鄉俗然也。先生曰孔子之誼友死無歸、猶入殯其家、況親者邪。遂歸斂。

秋、先生聞　文宗顯皇帝之喪、北面伏地大哭、曰國事迺至斯虖。國事迺至斯虖。先生雖退、不忘國事。凡臣工之議、敵人之舉、苟有係於天下大計者、必自錄存、無少忽也。

同治元年、歲在壬戌、先生年五十有六。

春二月、先生奉　詔召用。秋九月、奉　詔趣赴闕、先生以疾未赴。當是時、　天子即位、嚮用人才、萬民喁仰。天下同　召者十有六人、粵中得二人焉、先生及徐大令也。徐大令見譜中、年二十有七。大令赴　召、贈先生鄰女行而別。先生自名其堂曰簡書堂。



二年、歲在癸亥先生年五十有七。

郭撫軍與先生同年也。秋、撫軍詒書先生、將就見之。先生復書善辭焉。撫軍再詒書、先生又復之固辭、卒不得見。

六年、歲在丁卯先生年六十有一。

廖南邨孝廉卒六年矣、其子數乞墓志銘。夏、先生迺與之文。門人問焉、先生曰、古文家無端之感、殆謂是虖。志之言曰、天下之擾甚矣、其端由吏治之汙。居恆與馬服翫聲色之好、奢麗百出。且復豐於獻納、豪於酬應、謂之開展。若而人者、皆非腰纏入官者也、壹取之於民。而凡丁胥豪猾、倚勢作威、又喜言官惏受賕、以恫嚇其民而放其無涯之欲。日朘月削、怨府毒深、羣相蔽讎、橫流遂潰。此方今之大患也。又曰、嗚虖。國

家仁覆區宇、變醨養瘠、期使文無害者爲治、中外顯僚下暨州縣學校之司、取諸鄉會兩試、號爲正途。厥後人員冗、雜而多端。自予童時、里蓋有十三年甲科而殉於需次者。其鄉科、則予以道光己亥獲舉。己亥以來迄於今、里中獲舉者二十有三人。計三十年中、無以鄉舉授官者。壯佼之夫、忽忽奄就頹莫、而逝者已不可作矣。是可爲一世人材惜、而世道之感當何如也。

七年、歲在戊辰、先生年六十有二。

夏、相國駱文忠喪歸。門人問曰、聞文忠薦先生、何如。先生曰、知己之薦、漢曰舉主、生則不拜、不敢私也。死則必祭、不敢忘也。徐孺子釃酒而悲、古之人有可風者矣。不才奉　召

命所繫特達未獲明文。大臣休休之度、固不使人知也。有爲族人因潮州明經求見先生、先生以佗出辭、而謂明經曰、子而忘經誼虖。古之大夫、非有君命不私覿。禮曰、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今雖在籍、敢自貳虖。昔旅都門、俄人有求見者、吾未之見也。子其辭焉。

八年、歲在己巳、先生年六十有三。

冬、仲兄卒。先生期不與燕、隱虖其戚戚也。曰、今而後、雖周行天下、豈再得一同氣邪。

九年、歲在庚午、先生年六十有四。

秋、伯兄子徹尊舉於鄉、先生甞孤而成之者也。越四年卒、先生傷之。

十有三年、歲在甲戌先生年六十有八。

冬、先生聞 穆宗毅皇帝之喪、哭泣成服、拜而言曰、衰病之臣、受 恩厚矣。不能爲萬一報、今又遽服此服也、哀哉。先生之歸、三聞 國卹、必緜方喪居禮山館書堂、素冠要經、喪食以終。有鄉大夫來見、未易服、先生驚曰、子猶未聞 哀詔、慮不一佗言、趣歸易服。

光緒元年、歲在乙亥先生年六十有九。

滇之外徼、英人馬加利死焉、山苗戕之也。英人布七事而抵其人、主者非與爭也。先生論其事、手書存之。其終曰、④門情無厭、得寸入尺。我既弱如此、彼之要求、將何可問。易所謂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二年、歲在丙子先生年七十。

有問使英者以告、先生閔然悲之。於後先生既殁、門人啟其篋衍、迺得手書曰、派員往英之事、何辱國至此□□可謂無人□□身係安危、先自屈辱、損中國之威、長□□之氣、天下何望矣。回憶咸豐之事、喋血郊關、盟於城下、　乘輿出巡、　晏駕不還。公羊所謂百世之讎、無時焉而可與通也。今重有此大辱之事、此志誼之士所以言念國恥、當食而歎、中夜憤悱、誓心長往、終己不顧者也。

五年、歲在己卯先生年七十有三。

客至、先生飲之酒而豐。客出、私語門人曰、賢者固不可測。始予以先生爲樸學也、先生過予家、予答之儉而不敢豐也。今

斯鮑矣。門人曰、客不聞先生之言儉嗇。先生常曰、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並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故先生之儉、小廝門者一食三人、鹽菜錢二十有五枚、日餐脫粟舉挽韭然。所衣常暑三十、霜而一布袍。内佽兄弟、外篤婣交。鄉人來言揆費知與不知、量而皆賙。咨主、羅稻烹鮮、綜其家食。非從學者、脯脩不用焉。貧而假貸、終身未嘗負人也、終身未嘗不分人也。晏子春秋有嗇吝愛之説、以先生言行求之尤愈。

六年、歲在庚辰先生年七十有四。

倭人有言、開伊犁也。初、言官奏　聞曰、史記天官書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戒將可沒虜。亡何、倭人遂動、防海東南。

秋七月甲午、張制府裕撫軍遣吏齎書、請先生赴海防。先生以疾辭不赴。已而釁解。

門人問曰、今之用兵、如機器何。先生曰、兵莫患於不堅。上下軍民聯爲一體、我之堅也。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敵雖機器、不有瑕者在虖。彼諜諜者何爲也。門人曰、今之機器、泰西兵瀵也。然則先生奚取於泰西水瀵虖。先生曰、卑高之水、晷分寸而灑潤焉、泰西水瀵、而不必自泰西爲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爲之者、泰西機器也、漏卮也。泰西用我也。

七年、歲在辛巳、先生年七十有五。

夏五月、季弟卒。將斂、日者宗人、曰先生當避日、先生斥之。及

斂、先生撫尸。兄弟方七十餘矣、涔涔哭淚、有沾斂衣者、親拭之。

夏六月庚子、張制府裕撫軍以先生奏　聞、曰講明正學、身體力行。比閭族黨、薰德善良。秋七月壬戌、　詔賜五品卿銜。冬十有二月丁丑、[illegible]九　先生卒。及斂、面如生。家無餘財、門人醵金以賻。行省兩院而下皆祭、　國史館立傳。光緒八年春正月丁卯、葬先生邑西樵鳳翼峯。喪行之日、四方自遠來觀、白衣冠會葬者彌望山中。先生威表方頤、聲雄以徹。六世從祖烈愍少須麋、先生復然。既七十、須白後、左頷生一黑痣、澤甚無改。與人論色、決誼則渥丹張頰、威不可干。終身蚤起、雖退歸、厥明漱食、惓惓講學、日中而休。食頃、手旋執書、既

昬如不遑也。初、光緒三年冬十有二月、門人侍飲、問曰先生日箸述者何。先生曰、凡吾箸述有七焉、曰　國朝名臣言行錄、遷朱子也。曰　國朝逸民傳、嘗仕者亦書、据逸民柳下惠也。曰性學源流、論本諠而決其支也。曰五史實徵錄、宋遼金元明、采以資今也。曰晉乘、如程大昌雍錄也。其書名未定、有論　國朝儒宗者、倣黃黎洲明儒學案、而不分漢學宋學、以辨江鄭堂師承記之非。有紀蒙古者、勤北邊也。酒闌、先生曰、箸述非爲名也。吾書儻成、願少裨天下、雖吾名不傳無憾也。然吾衰矣、俛焉知新、藁有未脫、定藁以傳、猶須暇日爾。卒年八月、謝絕一切。家人問故、曰吾有事於書也。十月疾作、知難卒事、遂自燔其藁、竟日迺盡。惜哉。朱子曰、伊川嘗言、中庸今

已成書、漢人於易說郎謂之易、於禮說郎謂之禮、程子所言從其例。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蓋先生之學志於用世、始不欲以著述竟其才。既不可得、終無自逸、庶幾虞文章報　國之衷。其於儒先著述、常併大學衍義、資治通鑑、三通、日知錄諸書、爲其多實用也。詩、書、禮記、古人傳之作者之名、不必盡傳。著述之志、豈爲名虞。今書不成、必存其目而不敢遺著述者、天下公誼、冀後人有成先生之志也。先生既卒、門人猶有居禮山不忍去者、遂築祠而祀之。於後門人蒐詩文暨附錄、都爲十卷、併曰朱九江先生集。謹據　欽定明史、嘉慶十有二年迄同治十有三年　聖訓、　欽頒平定各匪方略、光緒以來　皇太后懿旨、　皇上聖訓、　國史館徐台英傳、朱先生所列　國史儒林本傳、嘉慶以來諸臣奏議、阮文達揅經室集、駱文忠疏、胡文忠集

左文襄集、四川通志、襄陵愛棠録、陳士枚襄陵水利碑、王瑶朱先生畫像記、廣州鄉賢傳、南海縣志、九江鄉志、九江朱氏家譜、朱氏傳芳集、潘忠毅朱照公墓志銘、朱氏宗人朵訪朱先生事實冊、朱先生手書公車紀程、朱先生手書襄陵日記、朱先生遺詩、朱先生家書、朱先生雜著、朱先生手評門人詩文卷、朱先生家人所得編年舊本，起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朱君生日，至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年三十有八事略。

門人順德簡朝亮謹纂。

校記

①五：當作「吾」，見下文。

②雨：當作「兩」。

③此句疑衍「不服闇」三字。

④□：此爲避諱空圍。下同。

卷首

簡先生序

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爲集也。○四庫提要於集部云、集部之目、楚辭最古。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　若夫所聞二句○論語子張曰、異乎吾所聞。漢書藝文志云、弟子退而異言。聖門且有然矣。　禫○祭名、將除服之祭。鄭注云、禫之言澹澹然也。　行省兩院○張制府裕撫軍也、詳卷十附錄祭文。　程子焚藁○詳年譜末年。　視抱○本士相見禮。

朱九江先生年譜○集中詩文有裁入年譜者，概注在詩文卷內，於譜不注。惟將附録之文裁入者於譜亦注。

嘉慶十有二年　八世六世從祖○言世數者有下推焉，有上推焉。下推者，若高祖一世，曾祖二世，祖三世，考四世，考而下爲五世六世也。禮鄭注言親屬世數者若斯也。尚書古文家言九族世數者若斯也。上推者，若考一世，祖二世，曾祖三世，高祖四世，高祖而上爲五世六世也。左傳杜注言孔父世數者若斯也。柳子厚表言先君世數者若斯也。以上出簡先生順德簡岸簡氏家譜祖祠議。因是年年譜於從祖用上推，濂與文集四世祖用下推者不同，故述此注之。

二十有四年　黄木灣○韓愈南海神廟碑云，廟今在廣州治



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今九江集黃木灣觀海詩佚。　出頭句。歐陽修賛蘇軾語。　彩旗門。揅經室集作浦彩旗門觀海詩八月試新寒、蒼茫海岸闊天風吹大水落、日滿翠山。潮汐防衝突艨艟計往還。勞勞千里馬、行路反成閒。

道光四年　辟咡。音僻二、見曲禮。　內丹外丹。蘇詩注道家以烹煉金石爲外丹、龍虎胎息、吐故納新爲內丹。　羊質虎皮。謂虛有其表也。見揚子法言。　證聲聞辟支果。釋家語、有師承而悟道、謂之證妙果。辟支、謂其獨行而無師承也。辟音闢。傳燈錄、因聲聞道、謂之聲聞。　魔道。魔模訛反、鬼也。蓋反字天籟也。反與翻同。楞嚴經、降伏諸魔、楞音棱。　顏平原。顏鑑、顏眞卿爲平原太守。　歐陽渤海。歐陽詢官太子率更令、

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見唐書。　八灋〇顔眞卿一永字八灋頌曰、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弩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惜以遲移。　彈碁六博〇魏文帝與吳質書、彈碁閒設、終以六博。弄〇音舉、去也。　功令〇史記注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也。

七年　槖筆〇漢書趙充國傳言張安世持橐簪筆、事武帝數十年。今攷易豫象說、簪聚也、舊注失之。　貲郎〇史記司馬相如傳以貲爲郎、今捐納官所由也。

八年　朱子云、非科舉累人、人自累耳。與程子人重科名、非科名重人同意。

十有二年　天中節〇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

不勤而祿三句○新唐書云、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身訓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易无妄无與無通。史記作无望。

十有三年　錢糧花戶○古者任土作貢、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唐楊炎兩稅之法行、漸改而徵錢、閒亦徵米。後因號賦稅爲錢糧。宋南渡後、易以銀、然錢糧之名沿用不改。今地丁所入之賦、或徵本色、或徵折色、世統稱爲錢糧。花戶者、言戶口姓名參雜不一也。見政書。

十有五年　白華之絜○詩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季蘭○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先王之澤○關雎詩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十有七年　俳體○俳、蒲諧反、音排。凡詩文體裁有涉游戲、如俳優者、謂之俳體。漢書嚴助傳云、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例也。

十有九年　南海明珠○嶺表錄、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脩貢。杜甫詩所以稱南海明珠也。

二十有四年　擘窠大書○中州集云、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勢若飛動、言分格書之也。顏眞卿請乞御書題碑表云、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聞。

二十有六年　冬十月先生服闋一段○禮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其可乎。稅謂追補服日也。小功猶

然矣、況繼母三年乎。

二十有七年　不服闇○曲禮孝子不服闇義疏引朱氏申云、是不服闇昧之事、如蘧伯玉之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蓋與鄭注異、而義尤深也。　活人經○華佗爲曹操所怒、將殺之。時佗出一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見後漢書。華去聲。

咸豐元年　鑲黄旗○滿洲戶口皆以兵籍編制、正黄、正白、正紅、正藍、鑲黄、鑲白、鑲紅、鑲藍、此八旗制也、見政書。　朱提○山名在今四川宜賓縣西南。漢書、朱提山出銀、故名銀爲朱提。師古注、朱音殊、提上支反。

二年　甌脫○史記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

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脱。　札薩克○蒙古語、管理者之義。凡蒙古王公台吉受有札薩克名稱者、即爲一旗之長、可以轄其部衆而治之。　戈壁○蒙古圖說云、蒙古謂沙漠曰戈壁、在内外蒙古之間、漢書所謂大幕也。書禹貢流沙所至也。　喇嘛○蒙古西藏等處皆謂僧爲喇嘛、有新舊二派。舊教衣紅、亦稱紅教。新教衣黄、亦稱黄教。見政書。　五臺○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寰宇記在代州五臺縣東北。　脂膏不潤○後漢書孔奮傳、竇融請奮守姑臧長。姑臧稱富邑、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絜、爲衆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　鄧伯道○晉書良吏傳、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

人。色笑而敎。詩魯頌、載色載笑、匪怒伊敎。 殺。去聲。邑有唐風而民褊。晉省爲唐魏舊疆、唐山樞之嗇、魏葛屨之褊、今有存也。 弊獄。周禮大宰注、弊、斷也。 玄服。玄色衣也。見漢書。 動硍。硍、女箭反、俗作碾、水石可轉者。見水利書。 陡門。見水利書。陡音斗、峻立也。 堂皇。堂無四壁者。漢書列坐堂皇上。 蒼頭。見國策鮑彪注、蓋以青帕首。 蹇衛。駑弱之驢也。桯史錄祁門客邸詩、所以言蹇衛怯寒也。桯音盈。 茶荈。荈音舛、茶之晚取者、見吳志。 臧獲。奴婢也。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三年 襴衫。襴音闌。類篇、衣與裳連曰襴。綱目集覽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於其下著襴及裾、名曰襴衫、以爲上士之服。著

音酌。 建瓴。漢書高祖本紀、譬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察哈爾。部族名。明時曰插漢蒙古志謂本元裔小王子後。嘉靖間布希駐牧察哈爾之地、因以名部。 防秋。唐書、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蓋防彼以秋內侵也。 丸泥封。東觀漢紀、隗囂將王元曰、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 平蒲澤潞。晉省平陽府、蒲州府、澤州府、潞安府。 堅瑕一氣。管子云、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 常山蛇勢。常山之蛇、孫子謂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是也。故晉書言、桓溫見諸葛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

五年 彊項令。後漢書董宣傳、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

宣於夏門亭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召宣、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搏擊彊徒、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八年 大夫歸教州里。尙書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畢入。 微言絕二句。見漢書。 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前國史儒林傳於朱先生此言易稽爲精、則偏重矣。或爲史者於下文又不特提孔子之學、然則所謂無漢學無宋學者、何所適從乎。 宋末以來罔句

○畢氏續通鑑、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謂北宋李若水也。南宋之亡、死義遍天下、與北宋迥不同、朱子之力顯然也。明代尊朱、故死義之風不減南宋。趙甌北陔餘叢攷歷數六朝諸臣、無殉節者、遂斷之曰習俗相沿、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有功世教匪淺鮮矣。信哉。北宋自王安石以來、挫折士氣數十年、尚黨同、壞名節、承安石之說、謂馮道歷五朝八姓、爲長樂老、善避難以存身。揚雄劇秦美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此風靡靡、非有朱子講學以正人心、尚何言死義哉。○無犯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見禮檀弓。　惇行孝弟○見禮記內則。

鄭濂二句○濂登明史孝義傳。明太祖問居家久長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　門外之治二句○見禮喪服四制。　威儀鮮自力○詩烝民云，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鬼幽鬼躁○三國時，鄧颺何晏貴盛，管輅策其必敗，後如言。輅之舅問何以知，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見三國志管輅傳注。　以史通經則經術行○有采錄此文而易之曰，以史通經則經術明。夫明而不行，祇可謂之經解，不能謂之經術也。經術實用而施行者也。如漢儒張延年以春秋決獄，貢讓以禹貢治河，夏侯勝以洪範明災異，王式以三百篇當諫書，皆行之而非徒明之也，此所謂經術也。又講學原目於

脩身則曰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今邑志本傳移氣質在威儀後，是本末失序也。於讀書則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今邑志本傳移性理在辭章後，亦本末失序也。　則用濾而得濾外意矣○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懿戒○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讀爲抑。蓋即詩大雅抑之篇。　文章止於潤身二句○見宋史歐陽修傳。　言之無文二句○見襄公二十五年左傳。　王姚江講學流弊三百餘年○今以明史言姚江王守仁者攷之。守仁嘗謂胡世甯少講學，世甯曰：某恨公

多講學耳。本傳稱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悖謬彌甚。本傳贊曰、桂萼之議、雖出於媢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孫芝房以明之亡亡於姚江、左文襄以洪逆之亂亂於攷據、非過論也。孟子所謂下無學、賊民興也。文襄馬徵君遺集序曰、乾隆中葉而後、士競時尚、逐聲氣、以搏擊儒先爲能、放言無忌、釀成今日犯上作亂之禍、豈不然乎。

心學之弊○明史儒林傳序云、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蓋譏之也。然獻章猶尊朱、守仁則攻朱矣。其詩曰、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

龍場驛○貴州地、姚江

因忤劉瑾謫此。　其知且知兵二句○本傳載其用兵，埽積年逋寇，平孽藩宸濠，贊曰，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　合墓○定公元年左傳，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二子○公衍、公爲也。　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也。○時論白沙者言其閉戶讀書，盡窮古今典籍，旁及稗官野史，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明史謂其數年無戶外跡者，在此時也。明史言白沙陳獻章者云，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

倪。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是也。蓋由其讀書而靜養、故能然也。如學者未讀書、其靜養豈能然乎。簡先生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子夏言博學而篤志章可參攷也。

子張四句○子張問善人之道、非惟問善人也。孔子答其問者、言善人之道、非惟言善人也。集注於此略焉。善人者、朱子謂質美而未學者也。踐迹者、踐行前人之迹、以喻學也。善人由學而至於聖人、如踐迹而入於室也。則善人之道可知矣。詳簡先生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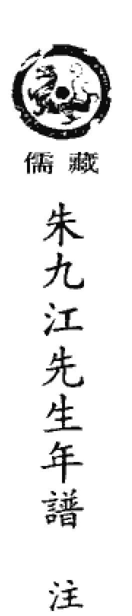
陸子靜八句○宋史言陸

子者云、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語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它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嘗謂學者、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

顧亭林一段〇　亭林名炎武、崑山人、明處士。所後母王未婚守節、年六十、遭國變、不食而死、遺言後人勿事二姓。亭林從崑山令楊永言起兵、謀勤王。

事敗、遂游南北、皆載書而行。常以一繩一刀自隨、備有急、則自裁不屈也。康熙中、開明史館、大學士熊賜履招之。辭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開特科、在朝諸人爭羅致之。亭林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踰年修明史、又欲招之、乃貽書朝貴、請以身殉、得免。生當明末、承姚江學派淆亂之後、慨然以明學術、正人心爲己任、務窮經致用、以讀書哭告天下。追漢采宋、不名一家。常曰、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著書百餘卷、其日知錄三十二卷、先經術、次治道、次博聞。嘗與人書曰、有王者起、得以爲取焉。將以見諸行事、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其亦可畢區區之願矣。由今觀之、亭林以明之遺老、正節譚經、有清一代、天下士之能知經術文章節義者、亭林先生之力也。 隃○與逾同。 經義治事

分齋○胡瑗之教授蘇湖○　經學名儒分門○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　儒有君子小人一段○康成傳經、後漢書不以入儒林、昌黎經學、亦有政績、唐書不以入儒林、亦不入循吏、以專傳未足該也、故登之列傳、不爲標異○朱先生講學、前國史入儒林傳、後有議以襄陵事移循吏傳者、何不用漢唐書之例、以位置康成、昌黎者位置之乎○　古之學者六藝而已矣一段○禮記經解、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漢書藝文志、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



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若此者、皆六藝之要也、宜合先生之言而思矣。　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句○見注言寡見篇困學紀聞以爲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注疏者學十三經之始也○注之於經、疏之於注、或有遺者。今學始於斯、其知終終之當有在矣。　國朝初制未改專經○五經兼習、乾隆閒乃行之。其專經時稱五經魁者、謂每經有一魁首也。今兼習而沿是稱、非也。　說五字之文二句○漢書藝文志注、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朱子師程子者也一段○朱子釋經、其辨程子易傳者多矣。其釋論語也、若爲政篇吾十有五章之言學、若子罕篇可與共學章之言權、朱子皆匡程子之失

也。事師無隱也。漢學家若焦循、戴震之徒、專攻朱子。今如朱子言易之先天、河圖及釋論語夫子之文章、所重民食、喪祭、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諸說、其於經不無有失焉。漢學家辨之、所謂將或中焉者也。然而叫囂搏擊、一若以獲得朱子之失爲幸者、則違乎事師無犯之義矣。　書僞古文亂經也○僞古文、宋儒吳棫及朱子先疑之矣。乾嘉學者則攻辨不遺餘力。獨辨僞如惠氏、猶謂僞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失之矣。烏有作僞而無乖大義者。詳簡先生尙書集注述疏。　禮時爲大○見禮器。時者、謂其時義也、非謂其時俗。　明史屬藁、有布衣萬季野焉。○季野之屬藁、嘗自言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

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不取者必非事與言之真也。　越六十年而書成○趙甌北廿二史劄記云、史記二十餘年成書、漢書凡經四人手、三四十年成書。餘則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及宋子京脩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通鑑、凡十九年。合觀之、可知史事未可率爾命筆矣。元末脩遼金元三史、不過三年。明初脩元史、亦止一年、宜其爲史家最劣也。　通鑑書戰甚詳○或以溫公鑒於宋兵之弱、故書戰特詳、其實兵謀爲史中之要、不必有所鑒而始詳也。　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昔武侯以文武兼資爲博雅、於此見博雅之難。今先生以不讀九通爲不通、於此又見不通之易。　易尚文言、後之語錄則無文矣。○語錄是其師口語、而弟子錄之者也。釋氏之語錄

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唐之世、僧徒不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也。然以弟子記其師語、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何亦效之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語錄非倍也、安得云不鄙。漢書稱史記曰質而不俚、謂不鄙也。孔子曰、質勝文則野、何其鄙乎。有嘲語錄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明之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前七子、李攀龍、謝榛、吳維岳、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號後七子、並見明史文苑傳。

韓子讀三代兩漢之書○昌黎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爲韓侂胄作南園閱古泉記者、陸務觀也。○侂胄曾屬楊



萬里爲南園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務觀媿萬里多矣。朱子謂陸游其能太高、其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及再出、爲侂胄作南園記、人謂朱子有先見之明。 爲石亨作族譜跋者、吳子傳也。○吳康齋爲亨跋家譜、自署曰下士、蓋晚年爲亨所薦、雖非本願、然亦士君子之不幸也。 爲嚴嵩作鈐山堂集序者、湛元明也。○元明序鈐山堂集曰、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鈐山堂集之文矣。湛甘泉講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此何所體認乎。 居父母之喪、不可以居講院也。○講院官立、是與官廳有涉、治喪服不可入公門也。居講院固有干功令、卿以舌代耕之教授、亦有難行者。在喪不歌詩、功令之請、可以三年廢乎。呂東萊居喪教

按、陸象山非之。喪事不敢不勉、象山其知勉矣。　南沙埽地傭○有某孝廉謂埽地北後遊其門者曰、傭字非是事實所云埽地者、謂埽地市盡貨物耳。然朱先生於講席上屢述徐氏、謂爲埽地後生而今諺曰、沙頭王顯伯、沙尾埽地北。無人不以爲埽地出身、薦口一辭、不獨朱先生所述爲然也。大抵子孫欲尊其祖父母、不欲以賤役稱之。不知埽地傭乃貧賤之役、非汚賤之役也。說文、傭均直也。今僱役於人受直也。然則不過謂其人爲貧賤、爲埽地後生、得工錢而已。如此折入友弟之事、乃爲可貴。否則雖富商大賈、讀書名士、反不足稱也。漢祖爲泗水亭長、明祖流落入寺、雖天子之貴、而出身之賤如此、子孫未嘗諱之、史氏亦未嘗諱之。何者。如此乃愈可貴也。　蕉萃○用左傳文與

憔悴同。　家臻富有而不睽○睽，苦圭反。易曰，睽者乖也，謂乖離不相親也。○甯爲其介毋爲其通○此介字與離騷言堯舜耿介者不同。堯舜耿介，執中者也。甯爲其介，則非中矣。若孟子言段干木踰垣避見之已甚也。論語甯儉、甯戚、甯固可推也。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舊唐書鄭綮傳，綮詩歇後語，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大誤，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綮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新唐書略同。

九年　范氏義莊○范文正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

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於姑蘇、買良田千畝。凡族中嫁娶喪葬有力不能舉者、皆贍給之。見宋史及諸義行書。

數賁○用書大誥文。易云、賁者飾也。

未昏賦柏舟○劉向宗魯詩。其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乃賦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在邶風柏舟篇。

同治七年

徐孺子釃酒而悲○後漢書徐穉傳注、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

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釃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十有三年　方喪。禮檀弓疏、方喪比方父喪。

光緒二年　終己不顧。見史記荆軻傳。己音紀、言終盡己身、長往不顧也。與司馬遷報任安書言終已不得者例同。

五年　先生日登脫粟、客至、糴稻烹雞。胡紘未達時、嘗謁朱子於建安。朱子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爲乏也。其後僞學之禁、自紘成之。見宋史及續通鑑。先生之豐客、非有鑒於此焉、惟嗇己不嗇人、儉德宜然爾。

七年　觳食。觳、胡祿反、音斛、薄也。史記、雖監門之養、不觳於

此。唐書音義、㲉又音確。

羅忠節公年譜

清·佚名 編撰
郭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同治二年刻本

《羅忠節公年譜》二卷，不題編者姓氏。清同治二年刻本《羅忠節公遺集》附。

羅澤南（一八〇八—一八五六），字仲嶽，號羅山、悔泉，卒謚忠節，湖南湘鄉人，清經學家。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隨曾國藩剿太平軍，重傷而卒，謚忠節。爲學推崇宋學中理學一派，以紹承濂洛關閩爲主，兼及百家。著有《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太極衍義》、《姚江學辨》、《讀孟子劄記》、《羅忠節公遺集》等。

此譜不題撰者，或謂郭嵩燾編撰（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字伯琛，號筠仙，又號養知，晚年更號玉池老人，湖南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著有《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周易釋例》、《毛詩約義》等）。嵩燾與澤南同在曾國藩軍中，諗知其行事，誠有可能撰譜，然本譜言及嵩燾撰《思舊録》，不言撰譜事，故撰譜者仍存疑待考。

此譜分上下卷，四十五歲前簡記其從學、授徒及家事、遊歷等，可略見其治學情形。其後漸詳，甚至按日詳述戰事細節，其主要篇幅皆記清剿太平軍之事，幾無儒學事蹟。及至譜末，方列譜主著述目録，並舉楊昌濬《尊聞偶録》、劉典《從戎日識》、郭嵩燾《思舊録》及羅澤南《家訓》，以爲「足以見先生之學行矣」。是此譜重在張揚其「忠節」，而於學行，尚需求之他書。

羅忠節公年譜上卷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二年丁卯歲冬十二月己丑、先生生。

先生諱澤南、字仲嶽。所居之地曰羅山、峯巒羅列、因自號羅山。其先世居豫章、元季曰華十三郎者由吉水遷湖南之衡州、其子賜松徙湘鄉、愛灣洲之善慶鄉新林里、即先生所生處也。曾祖日阮、貤贈通奉大夫、妣蕭氏、貤贈夫人。祖拱詩、字上六藝、贈通奉大夫、妣賀氏、贈夫人。父嘉旦、字元初、封通奉大夫。先生生、卒、奉

特旨推
恩、賞加頭品頂戴。母蕭氏、贈夫人。元初公有子三、長淸瀚、早卒。
季澤曙、太學生。先生居次。
十三年戊辰、二歲。
十四年己巳、三歲。
十五年庚午、四歲。
十六年辛未、五歲。
時先生甫離襁褓、其從父爾拔公授徒於家、先生時隨大

父往謁之。每誨以字、即不忘。如楹聯難識者、至則私自仰覽、若有省悟者。大父以是異之。外大父蕭燕圃公每指先生屬元初公曰、此子不凡。雖極不給、必資之讀。他日大門閭者、必是子也。

十七年壬申、六歲。

從從父簡拔公受學、讀書過目成誦、日可千餘言。

十八年癸酉、七歲。

所居丹崖堂成。

十九年甲戌、八歲。

四月、弟澤曙生。

二十年乙亥、九歲。

二十一年丙子、十歲。

從族父巨卿公受學。先生嘗曰、某自幼貧、不能讀。先大父暨父母鍾愛之。四歲、命讀書。十歲、出就外傅。時大父年將七十矣、家業零落、四壁蕭然、至不能具饘粥。一聞予讀書聲、則撚鬚自喜、饑寒俱忘。館中饔飧不能繼、恆典衣質物、

易食食之。大父一布袍、親持入典肆者六七次、皆爲子讀書也。得米、無遠近、必親送之館。嘗曰、吾之以汝讀書者、欲汝明大義、識綱常、不墜先人清德耳。

二十二年丁丑十一歲。

仍從簡拔公受學。初學爲詩、有奇氣。所居外爲藥室、其左爲染房。先生撰楹聯云、生活萬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見者靡不歎異。

二十三年戊寅十二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三歲。

從徐先生受學。

二十五年庚辰、十四歲。

從族父廷弼公受學。先生時讀左傳、每自命題、仿其篇法作傳記、如戰守攻取之類。人知其胸所藴蓄過人遠矣。

宣宗成皇帝道光元年辛巳、十五歲。

先生曰、吾十五歲時、讀書鄉村。一日、吾母得一掬米、與食就館、曰、爾他日無忘此苦。嘗惓惓於懷不能釋。

二年壬午十六歲。

從張疊浦先生受學。三月、兄子庚日生。

三年癸未十七歲。

先生自少爲文、即不求與時合。其義理充足、灝氣流行、實追陶菴、每於世道人心摅寫透闢。時喜自負、人莫測其涯量。

四年甲申十八歲。

十月、夫人張氏來歸。夫人嘉慶丁卯十二月十八日亥時

生邑處士致遂公女也。

五年乙酉、十九歲。

二月、應童子試罷歸、授徒石坤蕭宅。六月、母蕭太夫人卒。太夫人邑處士燕圃公女、性純厚。家貧、夙夜勤苦、孝以奉翁。課子女整飭有法。先生每自館歸、取先正格言及古人行事之可法者示之曰、此皆汝外祖之所以語我者、汝誌之勿忘。卒年四十一。先生念貧苦未盡孝養之道、痛幾絶、安厝本里星垣裹大鏡山之陽。先生每展墓、涕泣不能自

已。太夫人有女三、長適姚丹臺、次適鄒高明、三適黄。

六年丙戌、二十歲。

肄業漣濱書院。五月、嫂蕭氏卒。七月、兄清漪公卒。

七年丁亥、二十一歲。

館椿樹坪、離家約十里許。先生每夕攜學徒所饋𣪘餜歸供大父。

八年戊子、二十二歲。

館新塘劉宅。六月、長子丙生。八月、遊南嶽。

九年己丑、二十三歲。

館石灰塘匡宅。冬、讀書雙峯書院、從學邑孝廉陳達卿先生。

十年庚寅、二十四歲。

館新塘劉宅。五月、大父六藝公卒、年七十六。大母賀夫人棄世最早、六藝公鰥居者五十年、盛德稱於族黨、嘗資送先生讀、極懃懇。至是卒、先生痛甚。後每讀輒飲泣。先生曰、人生天地閒、必有以復吾性、盡吾倫、而後無忝於所生。先

大父清苦自勵，日以讀書明倫相期望。其所以貽我子孫者良厚，于小子悠悠忽忽，不能砥礪身心，有負先人之彝訓，其罪何可縷數。每一追思，未嘗不爲之泣涕痛悔云。有記先大父六藝公事略。

十一年辛卯，二十五歲。

館江家塘張宅。十月，次子辛生。族中有啟明先生者，性誠樸，精易理。每來館談論，終夜不倦，先生深受益焉。

十二年壬辰，二十六歲。

館張宅。正月，亥子辛夭。三月，長子丙殤。先生哭兒詩有云，夜臺有伴兄隨弟，妝鏡無心母哭兒。藥豈傷人疑有悞，德難宜子祗增悲。詞旨悽愴，不忍卒讀。然憂傷中具見達人知命之概。九月，再遊南嶽。

十三年癸巳，二十七歲。

館張宅。十二月，葬大父六藝公於細鏡山。山在居室之左，先是卜兆未就，權厝蛇形山。至是，移厝於此。是後，每歲以館穀所餘積買四旁餘地，培植祖塋。

十四年甲午、二十八歲。

館新澤李宅。六月、三子兆傑生。十月、遊石龍山。

十五年乙未、二十九歲。

館李宅。六月、三子兆傑夭、兄子庚日亦殤。時歲旱薦饑、里中疫大作。先生省試、能歸、徒步用夜半抵家。見所種田已荒蕪、叩門、聞呻吟聲、趁庚日方病劇。就視、又聞夫人哭聲、三子兆傑適先二日夭逝。先生饑甚、問夫人索米爲炊、啟盎視之、無一米之存。夫人又以哭子傷甚、喪明。明日、姪旋

天奇窮至戚、為人世所罕見。先生嘗曰、吾年十九、訓蒙餬口、遭家不造、大故頻加。先母歿越五年、大父又棄世。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繼逝者十一人。妻以三喪子故、傷甚、兩目俱盲、耳又重聽。吾亦善病、潦倒坎坷、幾無安日。奔走衣食之餘、竊自乘夜讀書、冀成先志。所居窮僻、師承無人、螢燈糠火、夜以繼日、蓋留心詞章者有年。

十六年丙申、三十歲。

館流南塘陳宅。十月、長女生。後適同邑太學生王開仍。時先生與王公

爾雲同館授徒、常論爲學之要、因取性理一書讀之、遂究心洛閩之學、改號悔泉、作號悔泉說。

十七年丁酉、三十一歲。

館陳宅。著常言、後改定爲人極衍義。先生曰、予邇年始得宋儒之書讀之、因復求之四子六經。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窺測。然已知聖賢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學末學也。乃益歎大父之訓爲不可及。今年館陳氏尚友山房、正昔年大父攜米送吾讀書處也。課讀之暇、披覽舊典、心有

所得、隨筆之於書、名曰常言。非敢以爲窺大道之奥、亦以書吾所見、不自忘焉爾。又作上達圖、以弁其首。上達圖者、所以辨人禽之界限、正學者之趨向也。

十八年戊戌、三十二歲。

館陳宅。作悔過銘。邑人劉公蓉博通經史、爲文宏肆有奇氣。先生與語大學明新之道、孟容歎服、訂交莫逆、後閉戶讀且十年、時與先生書札往來、彼此規勸、考求先聖賢爲學之要旨、身體力行、至明且篤、時人咸傾慕焉。是歲、三遊

南嶽。

十九年己亥、三十三歲。

以郡試第一補弟子員。冬、修墨譜成。先生七應童子試不售、爲文不規時趨俗、以求苟得。府試題舉枉錯諸直、先生取古今賢奸進退之故、反覆論、包絡經史。太守何公其興見之、歎曰、此奇才也。遂取冠軍、入縣學。先生泣然泣下、曰、吾大父及吾母勤苦資讀、期望有年。今不得及見之、以稍慰也、痛哉。

二十年庚子、三十四歲。

肄業城南書院、著周易朱子本義衍言。時甯鄉劉公典、瀏陽謝公景乾與先生共几硯、講習討論、互相砥礪。

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五歲。

授徒洲上朱宅。冬、遊石門。永豐雙峯書院新建文昌殿、主者以立神位來商。先生採陸清獻公祀文昌論覆之、謂宜立木主、不宜立像。所釐定皆準於禮。蓋凡事狃於習俗、涉於誕妄、經先生指示、以歸於正者、不可勝紀。此其一也。

二十二年壬寅、三十六歲。

館朱宅。秋、遊龍山。

二十三年癸卯、三十七歲。

館新澤李宅。娶副室周孺人。孺人嘉慶丁丑十二月十六日辰時生。

二十四年甲辰、三十八歲。

館善化賀孝廉修齡宅。著姚江學辨。六月、四子兆作生、張夫人出。聘益陽胡公達源女。次女生、周孺人出。字同邑太學生劉鴻業。是歲、湘

陰郭公嵩燾兄弟同在長沙，與先生往來問學，相得甚歡。

二十五年乙巳，三十九歲。

館賀宅著孟子解。秋，修灣洲祠成。先生族人在邑中者分兩支，皆季一郎裔也。歲時各祀支祖，而支祖所同出無祀。因商之族人，合立祠於灣洲，以季一郎爲始祖，衆樂從之。方兩月而祠成，規制整齊，凡所以上奉祖禰，下示後嗣者極爲周摯。

二十六年丙午，四十歲。

館洲上朱宅。十月、五子兆升生、周孺人出。聘曾公國藩女

二十七年丁未四十一歲。

館左刺史輝春家。是年、提督學政梁公同新歲試一等、補廩膳生。改定人極衍義成。

二十八年戊申、四十二歲。

館左宅。科試一等。時前任雲貴總督賀公長齡、太常寺卿唐公鑑皆家居、先生往語學問甚洽、過從無虛日。著小學韻語成。

二十九年己酉、四十三歲。

館左宅、著西銘講義成。秋、四遊南嶽。十一月、三女生、周孺人出。時鄉有盜患、胥役捕盜者因緣爲姦、與諸豪猾謀陷良民、俾傾其貲以昭雪冤誣、民益不自聊。先生乃爲鄉約、痛除誣陷之弊、鄉俗以安。

三十年庚戌、四十四歲。

館汪家坤孔宅、著皇輿要覽。會文宗初元、縣孝廉方正、邑令朱公孫詒以先生應。時論以此舉



名實相符、先生爲無愧焉。

文宗顯皇帝咸豐元年辛亥、四十五歲。

館善化賀公長齡宅。先是、賀公卒、遺命其子延爲師。時廣西逆匪方熾、今節相曾公國藩方官禮部侍郎、應詔言事、有用人行政、議禮、汰兵等疏、人爭傳之。先生致書曾公、盛稱其言之切當、而尤冀其以正本淸源爲務。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術云云。而曾公已於四月某日上敬陳主

德、預防流弊一疏。先生書至、因覆書云、閣下一書、乃適與拙疏若合符節。萬里神交、有不可解者。觀此、亦見忠君愛國之心不以窮達異也。

二年壬子、四十六歲。

館賀宅。四月、廣西賊匪陷全州、遂至黄沙河、俘舟乘水下。江忠烈公忠源力扼之、焚其舟、賊遂由陸路進逼永州。旋竄據道州。三閱月、連陷桂陽、嘉禾、安仁、茶陵、醴陵等州縣。七月、犯長沙。邑令朱公檄先生及王公鑫、劉公蓉、使練鄉



勇、以資防堵。先生倣戚氏法、部署其衆、教之擊刺、勗以忠義、紀律肅然。會城解圍、巡撫張公亮基論功奏保、以訓導歸部銓選。

三年癸丑、四十七歲。

正月、巡撫張公檄先生與王公鑫募帶練勇赴長沙。會曾公國藩奉命督辦團防各軍、因隸之。夏五月、江西上猶等縣土匪竄至桂東、曾公檄先生馳往勦辦。行次衡山、適草市土匪起聚黨

千餘人、先生即馳赴草市、擒首惡劉積厚、龍念七等廿餘人正法、餘匪潰散。至桂東、會諸軍進擊、賊遁還江西。巡撫駱公秉章彙叙先生功保　奏以知縣用。六月、粤匪自金陵分軍犯江西、江忠烈公據守會城、乞援湖南。會公檄先生隨夏公廷樾、朱公孫詒往援。時李忠武公續賓在先生麾下、幫帶湘勇。六月、至江西、擊賊有功。時太和土匪起、陷太和、安福、圍攻吉安。江公檄先生與劉公長佑同援吉安。軍至、賊解圍。先生與劉公分途追剿、劉公赴太和、先生赴

安福。時安福新爲賊陷、城無居人、賊亦不據以守。先生以八月十三日入據其城、賊誤以爲本邑鄉勇也、揚言當聚而殲之。日且夕、賊悉衆蜂擁至、軍驟不及防、持矛立衢衢、左右横刺之、或乘屋飛瓦、大呼擊賊。賊死咋不得人、乃驚奔曰、此湖南兵也。明日復至、置巨礮交衢、以擊我軍、勢尤張。先生分布各哨扼衢口、而從旁道横擊之。賊大潰、殺賊數百人。餘黨竄永新、蓮花廳、茨擾上坪司天河、東坑地方。先生飭李公續賓赴天河剿辦、自由林陂迂道往天河策

應。先生初以三百餘人破安福賊數千、賊猶四路屯聚。先生急請濟師、夏公廷樾笑曰、賊膽落矣、羅山自足了之、益師何爲。先生兵果大捷。會得湖南巡撫駱公札、以太和土匪竄擾湖南茶陵、攸縣等處、飭卽帶勇馳回會剿。先生卽由固江出吉安、弁檄李公續賓回軍吉安。以十月二十一日全師回楚。適永興土匪千餘人盤踞油榨墟、曾公時在衡州、檄先生往剿。卽日馳抵永興、酌定攻剿之策、分派永興紳勇攻墟之北、自督勇直擣墟之西南、三面夾攻、破其

壘、殺斃無算。永興平、江西巡撫張公芾以先生平安福功、保升直隸州知州、與劉公長佑並留江西補用。先生駐衡州、修復石鼓書院、剿辦油榨墟股匪。駐軍郴州、修復韓文公叉魚亭、俱有詩、存集中。

四年甲寅、四十七歲。

先生平油榨墟賊、駐軍郴州城外、以資彈壓。而遣李公續賓破煖梁園八股坌賊巢、擒巨犯黃榮發等十餘人、人心始安。先生因留李公駐守、而自率所部回衡州。時曾公駐

營衡州、大治水陸諸軍、刻期東下。以衡永四郡屬爲匪徒淵藪、叛者四起、當留重軍、以資剿捕、檄先生募勇一千、留駐衡州。蓋曾公軍制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先生與李公續賓分帶中右兩營、得七百二十人。至是、每營加至五百、先生所部始及千人。衡山草市土匪復起、首逆王大漢聚衆肆掠、戕害草市司巡檢魯正義。先生以王大漢起事在衡攸交界之南灣、乃以五百人屯草市、而自率五百人赴南灣、搗賊巢穴。會王大漢逃至攸縣之燈籠橋、先生得圖

紳之諜賊者，用其言捕得之。及僞軍師董某會粵賊上犯，由靖港逕趨湘潭、衡山、白菓市土匪乘機煽亂，擾及湘潭之廣陵橋、青山橋等處。先生分軍搜捕。巡撫駱公檄赴湘潭，會剿粵匪餘黨。先生乃由白菓市至東湖馬跡橋，繞赴湘潭之辰山、花市等處，捕除土匪之肆起者。先是，賊破岳州，逕趨靖港，陷甯鄉。會公遣兵擊之，賊敗遁，乃悉水陸東下。至岳州城，而王公鑫之師潰於羊樓司，賊復陷岳州。曾公退保長沙。賊復悉衆趨甯鄉，繞陷湘潭。提督塔齊布公

力戰、破賊水師。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等縱火焚賊所擄船殆盡、賊大潰、即日遁還岳州。曾公乃定水陸夾攻之策、檄先生與李公續賓以所部隨同塔公會師東下。六月、進軍岳州、賊先期遁、塔公約先生進次岳州城。先生以岳州四面環水、惟大橋一路上通省垣、賊所必爭、獨率所部扼大橋以拒賊。二十五日、賊果悉衆萬餘、直犯大橋。官軍進踞芭蕉湖上高橋、距大橋十里。先生於大橋北之九塘嶺立望樓、以防賊之突至。二十六日、賊擁登九塘嶺、拆毁望樓、

踰嶺而下。先生與李公續賓奮力堵禦，賊稍稍引退。追至九塘嶺，曾見賊眾逾萬，分踞坡嶺，乃飭李公駐九塘嶺南，防賊抄尾。自督中營力戰，直逼至高橋，斃賊千餘，賊悉退據高橋。二十八日，與塔公進擊高橋賊壘，大戰連日夜。閏七月初二日，先生率中營出九塘嶺，李公續賓帥右營出九塘嶺之東嶺，蔣公益澧率左營出大橋之東路，三路進剿，擊破高橋東賊營九座，賊退據城陵磯關帝廟。先生乘勝進擊，又破關帝廟賊營三座，賊悉眾退至城陵磯下。曾

公以岳州之戰獨當大橋一面、功最鉅、保　奏以知府儘先選用、並請賞戴花翎。城陵磯之戰、塔公手刃賊大將曾添養、賊勢大挫、所向皆獲全勝。七月十七日、由雲溪拔營起行、分駐長安驛山坡。十八日、賊統衆千餘、分四路繞撲兩營。先生令兩營掩旗息鼓、靜立以待、乘閒擊賊、大破之。賊悉力扼羊樓峒之尾廬家橋、擇兩山隘口扎立大營、高踰數丈、中跨溪水、以拒我軍進剿崇陽之路。二十三日、進剿羊樓峒、直抵賊

穴。分軍爲三、一出左岸、一出右岸、扳藤援石以上、分抄賊尾、而以大軍由中路進剿。踰溝越溪、立踏賊營、破之。賊大奔潰、直追至百花嶺下、賊退據佛嶺。佛嶺者、羊樓峒赴崇陽閒道也、賊築營守隘、盧家橋潰敗之賊亦歸之。兩岸高山、羊腸一線。先生親登高嶺、相度形勢。二十四日、塔公飭普都司承堯以兵來援。先生率所部由佛嶺之西山而上、直攻賊巢。分派普公承堯由佛嶺之東山而上出西坤、所部蕭公啟江由佛嶺之北出曹家坤、以截賊走崇陽之路。

皆扳巖踰嶺、冒險前進、踏破其營。自是、由蒲入崇之險隘皆爲我軍所奪。八月初二日、進剿崇陽。賊於佛嶺下二十里扼隘立卡、屯聚數百人、以拒官軍。其地兩岸高峯參天、溪流中貫、惟一綫小路、可通人行。賊以竹木橫塞河口、以石堆砌山路、搭蓋棚厰、於石嶺之上擲石滾木、使不敢近。軍次小沙坪、分派彭公三元由右山而上、李公續賓、李公杳春由左山而上、出神橋之下、以抄賊尾。先生率所部由正路進攻、直抵賊壘。兩山兵勇齊下、賊知隘已失、遁去。進

扎虎爪市、旋破桂橋賊壘、連破大沙坪賊壘。賊悉衆回竄崇陽、而咸甯經官兵收復後、各路兵勇歸併嘉魚大營、城內空虛。武昌賊分股由金牛乘虛入城、招集崇陽餘匪、攖城自守、以阻我師北下。先生率各軍抵城下、四面圍繞。賊啟東門潰出、追至十里外官步橋、又大敗之。先生乃率湘勇、寶勇、新化勇、辰勇、川練勇由咸甯進攻、直趨武昌。賊悉崇陽、興國之衆、上趨金牛、計圖上阻官軍。會閩大軍東下、乃由余家坪趨横溝橋、謀襲據咸甯。縣與大軍過、迎擊。又

敗之。餘賊盡由徐李鋪渡河、屯立山岡。先生指諸軍登山仰擊、呼聲震林谷。賊膽落、不能軍、遂進駐江夏之紫坊。八月十六日、先生與塔公及李公續賓、李公杏春、羅公嘉亮、蕭公啟江等登八分山、審度形勢、繪圖志進攻方略。初、曾公自城陵磯部署諸軍進剿、約水陸之師會於紫坊。八月二十日、曾公乃悉召水陸諸將、議攻武昌機宜。先生出圖指畫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出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而賊精鋭皆聚花園。若出洪山、前臨堅城、仰攻不下、花

園之賊得以襲我後路，非長策。今惟悉力攻花園，花園賊壘破，乘勢平鮎魚套諸賊壘，賊之精鋭皆盡，武昌可不攻而下。故當以重兵剿花園，而分兵出洪山，以防賊之反竄。諸將議未决，先生因曰，花園賊多且强，某請任其難者。於是先生率諸軍出花園，提督塔公率諸軍出洪山。廿一日，由金口進剿，駐營河婆嶺。花園悍賊萬餘，扎大營三座，一枕大江，一瀕青林湖，一跨長堤。營外掘長壕，寬二丈，深一丈許，由江通湖，引水灌注。内樹木爲栅，實以土沙，鎗礮排

列。架木樓數十、以備守望。深溝高壘、抗拒我師。外壕有掘至三重者。時水師亦由京口下擊、礮聲震天。賊亦從江邊營内開巨礮以拒之。先生分軍三路進擊、李公續賓、蕭公啟江攻江邊賊營、先生自與李公杏春、羅公嘉城攻湖邊之營、唐公訓方等從中路攻堤上之營。賊憑木城、用礮轟擊、子如雨下、各軍伏地以進。李公續賓先破江邊賊營、湖邊營聚賊最多、冀我軍攻江邊營、抄襲其尾。兼以小舟數十、由青林湖抄河湊、櫝大營。先生分軍擊殺舟中之賊數

十名、賊舟退、營中賊因之而亂。諸勇乘勢踰壕而進、直撲賊營。賊潰、中路各軍亦撲入其堤上之營、花園賊壘同時燒燬。二十二日、進擊鮎魚套賊壘、遥見堤上街口大營一座、套邊街口大營一座、沿街小營無數、木城毗連、望樓高建。先生與李公續賓合擊堤上街口之賊、分兵由中路攻套邊之營。湖北同知李錦藝以四川勇助攻。賊悉鋭迎戰、四川勇潰、各軍攻套邊營者相繼退敗。先生由堤上進剿、與中路隔一溪、不能阻截、用鎗礮擊堤上街口之賊、負固

石出相持久、因見中路官兵敗、乘機出戰。先生率諸軍進擊、大破之。又飭李公續賓由江邊折回中路、以援諸軍、又大破之。附城賊營焚燬遂盡、賊敗竄洪山。適塔公率諸軍至洪山、與遇、斬賊數千人、城中賊皆奪氣。是夕、盡出其精銳以遁、留老弱軍數千人守城。廿三日、李公續賓等環攻四城、遂破之。漢陽賊聞武昌破、亦遁。曾公以先生由岳州進剿武昌、常在諸軍前、保　奏以道員記名。旋奉
旨補授浙江甯紹台道。九月、與塔公會師、進攻興國之敗賊。塔

公由武昌大冶一帶、先生由金牛。賊知官兵兩路進剿、亦分軍由興國據大冶縣城、堵截武昌一路官兵。留兵據州城、堵截金牛一路官兵。先生急馳至沿埠頭、橫截賊之分赴大冶者。賊悉眾迎戰、大敗之。二十一日、遂分三路進兵、直破州城。塔公亦克復武昌大冶等縣、並會師興國、規取田家鎮。田家鎮者、江勢至此一曲、而半壁山橫截江之右畔、江水折而下、急溜如箭。前總督張公亮基曾設江防於此、以拒賊之上竄。尋陷於賊、賊因其險、爲鐵纜橫江、以截

水師。而屯重軍半壁山、與田家鎮賊營相望、夾江以守。先生由興國州城直搗半壁山。十月初一日、駐營馬嶺坳。始至、紮營未定、賊悉衆來犯、有由半壁山營下衝者、有由民房撲出者、有由北岸田家鎮渡江會衆者、合計二萬餘人。先生匹馬前衝、大呼躍入、賊大敗、奔至江邊登舟。又壁之江中、墜水死者數千人。初四日、塔公因與湘勇距十餘里、中隔小河、遣人造浮橋、通兩營之路。賊忽出千餘人、阻遏渡處。江中賊船亦出數千人、上坡排列半壁山之左。北岸

田家鎮之賊渡江者又數千人、排列半壁山之右。其半壁山舊壘、賊亦聚據數千人。先生登高阜瞭望、見僞官坐將臺、龍旗黃幟、氣燄甚張。數路賊黨約二萬餘人。時塔公僅隔小河、先生所部湘勇、寶勇僅二千六百人、衆寡懸殊、軍士有怯懼潛遯者。先生與李公續賓手刃數人、慷慨誓勵、人心始固。即督勇駐高阜之左、李公續賓駐高阜之右、彭公三元等排列江岸、普公承堯排列馬鈴山左坳。先生與諸將約曰、賊衆我寡、當以堅忍不發勝之。諸軍布陣以待、

如不欲戰者然。相持兩時之久、賊鳴鼓吹角、數四撲犯我軍、皆堅伏不動。先生度賊鋭已竭、手大旗一揮、我軍突起急攻、大呼衝陣、賊大潰、逃竄、悉奔半壁山舊營。是山孤峯拔起、前瞰長江、山後幾路通人、爲我軍所扼。舊營之賊斬殺殆盡。從峭壁横墜死者亦數千人、胃石挂樹、血肉狼籍、巖石爲殷。時水師亦蔽江而下、鏖戰竟日。楊公載福等遣人棹小舟持斧鑿、沿半壁山趙斷横江鐵纜。先生亦遣壯士百餘、縋巖而下、腰短刀、砍護鐵竹纜數條。是役也、水陸

兩軍併力奮擊、殺聲震天地。環田家鎮賊舟四千餘、焚燒幾盡。夜半火光照耀數十里。我軍人人自奮、長夫餘丁、爭持刀殺賊。自用兵以來、未有斃賊如此之多者。田家鎮賊營見江防已失、無險可憑以守、焚營遯去。先生力戰半壁山、以二千人破賊數萬、功最偉。　奏聞、

賞加按察使司銜。十月二十日、由半壁山過江、至菩提壩、賊數千人來撲。塔公亦前至、卽率諸營迎敵。賊遇我軍卽奔竄、蓋初不知爲塔公及先生。及戰、見大旗搖曳、乃大驚、不及

交鋒而潰。遂進克廣濟縣城、時十月廿八日也。十一月初一日、進軍雙城驛。賊紮營四座、扼險以守。知我軍至、分三路來迎、約二萬餘人。先生與塔公策馬登高阜、審度形勢、亦分三路擊之。先生以賊在山巔、難以仰攻、因按兵不動、以伺其隙、一鼓直上。賊大潰、遂平其壘。進攻黄梅、賊聞風逃竄。以收復廣濟、黄梅兩縣功、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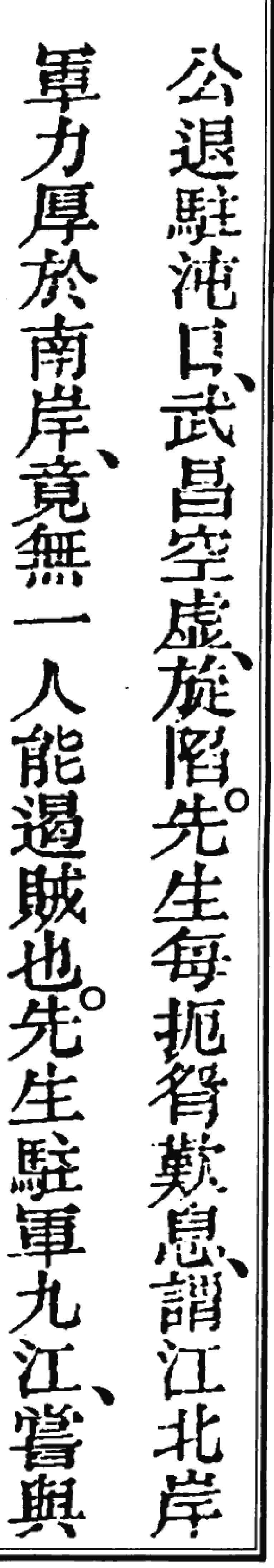
上諭、賞加葉普鏗額巴圖魯勇號。軍中賞勇號者、皆由外請。先生起諸生、爲大帥、

聖恩特授勇號、尤異數也。初五日、由黃梅之新夏橋進軍濁港、破賊數千人。進抵白湖港、時賊屯聚孔壠數萬人、悍賊羅大綱又率萬人由湖口渡江、駐孔壠、統諸軍以遏我師。十二日、我軍分三路進攻、賊亦分三路迎戰。先生分派諸軍抄襲孔壠街口、賊敗潰、奔入壘中。我軍一鼓而前、遂破其營、羅大綱率殘賊逸去。是役也、賊兩萬餘人、我軍止八千人、又當羅大綱之兇悍、而戰皆捷、賊遂大撤沿江各營、併力守九江。相謂曰、楚軍鋒不可當也。十五日、進紮小池口。

二十一日渡江、營九江城外白水港、悉焚賊壘之在城外者。二十五日、移扎大東門外四里坡。時賊駐九江者爲林啟榮、悍賊石達開、羅大綱等皆至、深溝固壘、攻之不能下。而梅家洲、姑塘等處賊匪相爲援應。先生與曾公會商、先絶其外援。因留塔公圍九江、先生移扎湖口縣之盔山、阻塞湖口之賊、使不得上援。且圖攻破梅家洲賊壘、以搤九江之背。環攻十餘日、賊堅閉不出。先生嘗言、九江城如斗大、梅家洲尤一小壘耳。而賊堅壁以老我師、靜若無人、夜

無更柝號火。我軍一至城下、則旗舉礮發、環城數千堞旗幟皆立。如林啟榮之善守、賊中一將才也。而使之作賊以終、亦可傷哉。會水師擊燒湖口賊船、遂縱兵至吳城。賊潛以小舟載薪火、夜燒水師輜重船。船大且重、小船輕利者皆駛入內湖、賊舟至、不能迎擊、湖口水師遂潰。十二月二十三日、賊又出小舟、襲九江水營、延燒大帥坐船。曾公檄先生回九江、與塔公及水師相應援。二十四日、先生由盔山拔營回、扎四里坡。二十五日、進扎官牌夾。二十九日、渡

江、攻小池口。賊以小池口爲北岸黄梅宿松交界處、舊有官軍營、與南岸諸軍夾江爲守。曾公調小池口營會攻九江、會水師失利、賊遂襲據小池口舊營、而分兵沿江上犯。先生謀先剿小池口賊、以躡其後。時諜者言、留營賊實無多。曾公檄周鳳山以一營往剿、先生與塔公各率數十騎往覘之。渡江、則賊大至、周軍敗。先生急斂軍而歸。自是、北岸之賊縱横無所忌、旋陷黄梅。湖廣總督楊公霈所部北岸兵勇率先潰逃、由廣濟以上達蘄黄、至漢陽、皆爲賊陷。楊



公退駐沌口、武昌空虛、旋陷。先生每扼腕歎息、謂江北岸軍力厚於南岸、竟無一人能遏賊也。先生駐軍九江、嘗與李公續賓遊廬山、至蓮花峯下、謁濂溪周子墓。墓久傾圮、慨然共修治之、有記存集中。以是年薪水所餘百金置灣洲義學、又置宗祠祭器。著周易附說成、致書劉公蓉曰、易者憂患之書。今於憂患時讀之、尤親切而有味也。

羅忠節公年譜下卷

五年乙卯、四十八歲。

正月初四五至十八九日、連攻九江城、賊負固不出。時武昌告急、曾公所部皆楚人、多主回援者。先生以大軍一動、則江西不復可支、湖南北終受其害。不如以一軍牽制賊勢、而分軍回援武昌、曾公亦以爲然。時胡文忠公林翼以援楚自任、曾公揀諸軍、以五千人隸之、而飭彭公玉麟悉率水師之在外江者退保武昌。比胡公等軍至武昌已陷、

胡公遂駐洪山、彭公以水師駐金口、而曾公馳往江西、收集水師之在內湖者、進駐屏風。賊亦以舟師駐湖口、與我軍相持。時湖口以下賊勢蔓延、無官軍堵勦。賊由皖南分股趨浮梁、進陷饒州府。曾公方駐南昌、與江西巡撫陳公啟邁會商檄先生率所部援饒州。九江圍攻事宜、專責成塔公。二月二十八日、先生遂由九江拔營回江西省城、與曾公面籌方略。而饒州股匪已進陷弋陽、因渡章江而東趨貴溪。時先生分所部湘勇爲三營、自將中營、李公續賓

將右營、蔣公益澧將左營。唐公訓方率常甯勇隸先生從征。三月二十日、行次蓮湖畈東之大水橋、賊乘官軍初至、謀悉銳掩襲、以三萬人迎拒五里亭、别以數千人由弋陽北門出、暗抄官軍之尾。先生飭蔣益澧、唐訓方堵北門一路之賊、自率中營、駐李塘之陳家山。賊分隊薄之、先生從容揮軍迎擊、殺數百人。賊敗潰、乘勝追至西江橋、五里亭大股遂爲所截。李續賓由大水橋迎上擊之、又殺數百人。賊退逼湖汊、溺水死者無算、湖水爲赤。甫收隊傳餐、賊復

分三股、由北門直抵陳家山東大松林內。又分股出西門、遥爲聲援。薄官軍、一股中復分數股、彌漫徧野。先生與李續賓夾松林南北兩路分擊之、賊大潰。明日、進攻弋陽縣城。時賊衆已多逃者、餘匪猶閉城拒守。先生至、揮衆緣城上、克之、賊悉衆奔德興、樂平。別股有自婺源來者、先由德興趨興安、謀與弋陽股匪合攻廣信、扼江浙咽喉。聞弋陽股匪敗、乃引軍急趨廣信。先生進軍興安、遂躡賊至廣信。二十四日、駐營大路口。聞賊已攻陷廣信、入據其城。明日、

進軍城西之烏石山。山勢稍高、俯瞰城中、賊出入無隱。先生駐營山下、飭李續賓營山之左、唐訓方、蔣益澧營山之右、以防賊之數路夾攻。部署甫定、賊悉衆分門出攻。一股出西門、徑攻中營。以一股出北門、繞攻右營。以一股出南門、繞攻左營。先生方督諸軍修築營壘、不爲動。賊屢衝力竭、然後麾大軍乘之。賊大奔、擊斬無算。居民聞官軍勝、相率登烏石山、大呼殺賊、聲震林谷、賊氣大沮。二十六日、引軍攻城。賊萬餘、分三路出迎。又以數千人伏藏樹林深處、

以待我師窮追。先生登高瞭望、知其伏兵所在、亦飭蔣益澧以左營伏右路高岡下。時德安令劉希洛以平江勇八百人至軍助剿、先生令率所部踞右路平岡、列陣以待。合諸軍皆不得出營、誘賊近前、然後接戰。又擇精鋭之勇爲四隊、潛往截其埋伏之路。賊之三路來者、見我軍不動、不敢前。相持兩時之久、先生督中營、由中路出衝之。唐訓方從中路之右出、以顧右路。李續賓從左路出、逼近賊前、列陣山岡。又相持久、麾旗進、三營迅起乘賊、大敗之。劉希洛、

蔣益澧皆從右路繞出，賊之藏伏樹林者，反爲我伏兵所襲。諸路之賊四散，其竄入城者爲諸軍所乘，死無算。賊以大礮迎擊官軍之追賊者，反自斃其入城之賊。已而大雨如注，溝澮皆盈，城上大礮不能施。官軍四面薄城，城外之賊不能復入。先生度賊必宵遁，夜擇敢死士四路巡邏。二十七日，復引軍攻城，城中賊開東門遁去。時賊驟陷廣信，居民多不及避，殺戮甚慘。次日，先生引軍至。凡三日復其城，斃賊尤多。廣信士民歡舞歌頌。先生所至，皆焚香迎拜。

先生召見士紳，慰勉以忠義，出示令行團練法，以自相保衛。修復謝文節公祠，以是年死事上饒縣知縣蔡中和以下十一人祔祀，有記存集中。游鵞湖書院，與諸生論學甚懽。比先生拔營行，士紳送者無不感激流涕云。是時賊自廣信竄浙江開化縣之華埠，旋竄入徽州。浙江巡撫札調先生赴浙防堵。先生以廣信江浙咽喉，東南大局所係，未便遠往援浙，而弋陽敗賊適竄擾樂平、德興一帶。四月十五日，追賊至德興，收復縣城。弋陽、廣信兩股復合，據浮梁

之景德鎮。自弋陽敗回者，由德興駐樂平之湧山，擱入景德鎮。旋屯聚浮梁城外，深溝高壘以自固。自廣信敗回者，由開化出德興、樂平，盡聚景德鎮，設立關卡，拒抗官軍。先生以五月初二日駐營景德鎮上五里村，賊聞先生至，皆遁去。先生以景德鎮爲廣饒門戸，東控徽甯，遂進駐景德鎮，意圖進剿徽州之賊，庶江浙兩省肘腋之患悉除。請於江西巡撫，暫駐景德鎮以觀變。訪知積匪洪茂春、朱木匠、張景安、詹四美、余顯亭、戴華章、江崇愷及監生朱克俊等

皆勾結賊匪、爲之耳目、受僞官、擄括百姓財賄以媚賊、因與浮梁都司定凱設法捕得之、悉斬以殉。會湖北崇通股匪闌入江西、攻陷義甯州城、江西巡撫遣都司吳廷光往援、全軍殲焉。廷光驍勇、江西所恃、獨此一軍、南昌震動。會公急檄先生回駐省垣、以衛根本、而令李公元度以平江勇二千餘人援義甯。六月初五日、馳抵南昌、沿途感暑、吐泄並作、未嘗休息。江西巡撫欲先生援攻義甯、會公方以進攻都昌、合水陸之師駛出湖口爲意、欲先生暫駐省垣、

即回南康商度機宜。先生上書曾公以爲今日之憂不在湖口之難復、而在湖口之難守。賊上踞武漢、下踞金陵、相爲犄角。湖口逼近江面、賊所必爭。得湖口、必分兵以守、與賊相持無已、非長策。爲今之計、當以復武漢爲要著。義甯當江鄂之衝、尤江西腹心之患。必以急攻義甯爲規復武漢之本。因請先以義甯自效。於是先生遂率諸營進攻義甯。七月初五日、駐營梁口。探知義甯有南北二道、南路隔脩河阻水、當從北路入。北路亦有二道、一由南嶺踰嶺、以

攻鳳凰山賊巢、其路較捷、而山徑崎嶇、其險隘處僅容一人一騎。恐賊斬斷其路、設柵拒守、必至爲其所扼。一由梁口達四都、從老莊裏西門坑以攻義甯州西門、其路較平。遂決計從四都進攻。賊復從梅嶺而下、掩襲官軍。官軍至抱子石、分兩支、一支循修江南岸而下、直逼官軍、分三路排列。一支循南山而下、潛行林間、掩旗息鼓、以抄官軍之後。先生飭李續賓、唐訓方從營後繞出山阜、以爲奇兵、而擊循山之賊。又令訓方分所部二哨埋伏山阿、以備策應。先生

與蔣益澧列陣營前，以作正兵而擊沿江之賊。部署既定，合諸軍士解甲釋兵，坐地休息，相持一時，知賊之力已竭，突起乘之，賊潰。續賓、訓方等從山後抄出，賊以一支循山抄我之尾，續賓等軍反抄其後，賊亦亂。官軍乘勝追擊之，斃賊六七百名，四面堵截，賊泅俗河而渡，溺斃者尤衆。十二日，進駐老莊裏下之棋盤嶺。探知入義甯又有二道：一由棋盤嶺經杭口過雙井，可攻州城之西門，擺正道也；一由棋盤嶺經乾坑過小南嶺、鰲嶺，可攻州城之西門，間道

也。南嶺、鰲嶺各高二里許、羊腸鳥道、盤旋而入。賊以其險、無重兵據守。聞官軍駐棋盤嶺、皆趨杭口、以圖扼截官軍進攻之路。先生得州舉人李炎爲嚮導、潛登小南嶺、瞭望形勢、以爲鰲嶺爲州城屏蔽、賊踞之、則杭口一路可以闖道横截。我據之、則可以俯瞰州城、居高以臨下。幸賊皆屯聚杭口、鰲嶺可以乘虚而入。因詭言明日進攻杭口、而與李續賓等大軍徑趨鰲嶺。度杭口之賊必乘其後、恐賊多、難以抵拒、密令蔣益澧以所部扼守乾坑隘口、方可以寡

制衆。復飭李杏春與蔣益澧相機調度。其間有小路可達杭口、亦分兵扼之、以防賊之間道。各軍掩旗捲旆、徑度小南嶺、望鰲嶺直馳。時賊以一營守鰲嶺、聞官軍方攻杭口、不設備、皆枕藉酣臥。忽見官軍至、紛然四竄。官軍躡之、斃百餘人、因據其巔爲營。蔣益澧至乾坑、賊躡其後追之、以大隊逼坑左、以精悍之賊搗坑右。又有賊二千餘、由小路踞乾坑山脊以臨之。蔣益澧已先據乾坑之隘、旂幟間雜林中、使賊莫測其虛實。因與李杏春誓衆曰、今以數百人

抵七八千之賊、若不敢死命盡殲於此矣。勇皆奮。唐訓方奮登山上、以禦小路之賊、蕭啟江助之。蔣益澧匹馬當先、直擊坑右之賊。坑右之賊先敗、小路之賊亦爲訓方等所敗。中路之賊雖衆、而不敢前。李杏春知其精銳皆在坑右與山上、因督所部直奔中路。賊大敗、乘勝直追、斬馘無算。先生已據鰲嶺、聞乾坑與賊相持、急急馳援。而蔣益澧等已獲全勝、因會諸軍鰲嶺、深溝高壘以自固。鰲嶺距州城七里、高約四五里。其左大山一支、蜿蜒而出、經六八七里、結

鳳凰山、州城之主峯也。鰲嶺之右、數峯參天、最高者曰雞鳴峯、峭拔無匹、盡於州城之西。其下即西門擺城外菁華之所萃也。先生令蔣益澧駐嶺之左以防鳳凰山之一路。唐訓方駐嶺之右以防雞鳴山之一路。鰲嶺中發一支、數峯蟬聯。初峯下峻而上平、可以四應。先生自率中營駐之。其次嶺長而脊瘦、廣約二丈許、李續賓駐之、列營若長蛇。又前一峯高而鋭、與城北之鳳凰山相埒。建望樓其上、賊之來蹤莫能遁。兩面峭立、左右有坑、深莫測、由嶺踰坑以

登兩支絶頂、一升一降、約二十餘里、勢險絶、攀援乃可上。大軍駐此、賊來攻甚難、官軍攻州城、則有建瓴之勢、賊深忌之。十四日、賊悉衆四五萬人、用五鼓、衝擊官軍。分五路、一路萬餘人、從鳳凰山而下、直抵南嶺。大山相連、八九里之遥、勢若撲我左營。一路萬餘人、從西門攏登雞鳴峯之頂、亦七八里之遥、如兩翼分張、遥相搏擊。中路由西門坑入者、復分三路、一路由兩坑之會合處跨嶺而上、約萬餘人、直抵鋭峯望樓之前、以號召兩翼之賊。一路約六七千

人、從坑左大路而上、多精鋭、直抵中右兩營之左。一路從坑右小路埋伏樹林中、冀攻中右兩營之右。先生飭唐訓方攻右路、蔣益澧攻左路、分中營前右兩哨與右營左哨擊右坑之賊、即登雞鳴峯上、分路以截賊之尾。分中營左哨與右營之右後兩哨擊左坑之賊、即分勇登鳳凰山脈、以截左賊之尾。飭右營前哨聚立鋭峯、以擊望樓下之賊、中哨相爲接應。時所部不及賊衆十分之一、先生以地勢可憑、謀一舉殲之。部署既定、戒諸軍無輕動、待賊近逼營

前、而後分路進攻、庶足以致其命。賊見官軍伏營不出、疑爲弱、自恃其衆、直薄營前。左坑之賊、火箭火彈已近及營、先生所部署諸哨整隊大呼而出。其在鳳凰山脈者、從横脊馳下截之、左坑賊先潰。望樓下之賊聚立山頂、無餘地自容、各勇從樓邊掌旗而下、賊奔退墜崖、自壓覆死者數百人。官軍乘勝追之、兩路之賊駐旗於兩坑會合處、意待官軍前進、坑右之賊得從而截之。而坑右伏賊已先爲官軍所襲、尾追而出、竟截坑左賊尾。上下夾擊、斃賊千五六

百人。其鳳凰山上大股見左坑賊敗、官兵窮追思欲循山而下、以橫截之。而左坑敗賊數百奮躍登山、冀與左路會合、共相堵禦。左坑跟追之勇亦捫石攀藤而上、牽連以逐之、賊不能阻。蔣益澧率所部轉南山大嶺橫過、直逼賊前。左坑之勇復自下而上、以截殺之。賊下坑、則爲官軍所截。欲逃脊東、則爲大河所阻。惟直望鳳凰山以奔。諸勇又追殺二千人、敗賊悉竄城中。右路之賊排列雞鳴山上、見各路兵敗、官軍窮追、不敢歸城、惟踞峯巔以待。官軍以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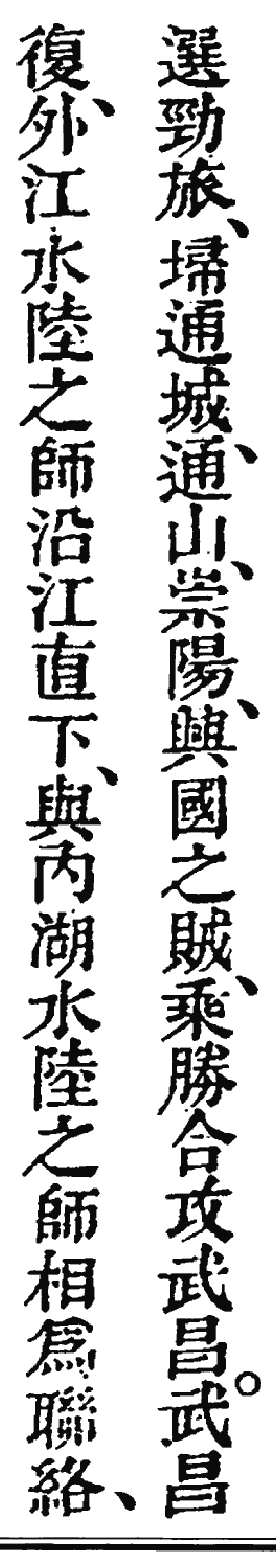
人誘之、乃循崖而下、徐度數峯、冀撲唐訓方營。訓方奮力迎殺、賊敗、疾登峯巔。官軍猱升而上、復尋間道以分抄之。賊竄急、反從峯側以走。官軍反出峯上、連殺數百人。先生所部署擊右坑諸哨從雞鳴峯下循脊分道以抄之、李續賓又從雞鳴峯左繞道以截之。賊左右竄、悉遇官軍。官軍所斃及墜崖死者三千餘人。是役也、賊傾城以出、杭口、小南嶺諸處皆設伏、謂俟官軍敗、數路橫截、可以百不失一。而先生以二千餘之衆、斃賊六七千人、出奇制勝、所向無

前。賊氣大挫、所在驚擾無固志。十五日、因飭蔣益澧率所部登鳳凰山一帶、以觀城東北之形勢。唐訓方率所部登雞鳴山一帶、以觀西門擺之路。先生與李續賓由西門坑審視、復分登左右各山以望。賊見官軍將次薄城、以數千人紮鳳凰山巔、阻我左路。以數千人聚西門擺山坡、阻我右路。其中路西門坑於兩山之交會處設卡三重、横跨溪上、各高丈餘、分萬餘人以守。官軍突與相遇、乘勢前進、緣兩岸之峭壁擊之。賊見官軍速進、皆奪氣、所設諸卡盡破

之。乘勝追至西門城下、悉焚江邊賊壘、無一存者。左路鳳凰山之賊見中路諸卡破、不能自持、紛紛下竄。官軍奮臨其巔、悉焚山下賊營。右路雞鳴峯官軍見兩路並進、乘勢搏戰、殺三百餘人。賊所設西門擺望臺木城悉毀、城中之賊閉門以守。是夕、棄城遁。江西巡撫奏先生功、

詔加布政使司銜。先生以武昌東南要害在所必爭、而崇陽通城、興國、大冶率爲賊之巢穴、湖南、江西均受其害、謀欲出崇、通以進攻武昌。上書曾公、極言長江要害凡四、一曰荆

州、西連巴蜀、南並常澧，自古以爲重鎮。一曰岳州，湖南之門戶也。一曰武昌，江漢之水所由合，四衝爭戰之地，東南數省之關鍵也。一曰九江，江西之門戶。此四者，皆賊之所爭也。今九江與賊相持，而賊又已上據武昌，失長江之關鍵，崇通一帶，羣盜如毛，江西之武甯、義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巴陵，均無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爲今之計，惟有率南康水師與潯城陸師合力以攻湖口，横踞大江，截賊船之上下。更



選勁旅、埽通城通山、崇陽、興國之賊、乘勝合攻武昌。武昌復、外江水陸之師沿江直下、與內湖水陸之師相爲聯絡、九江可不攻自下、兵家之勢固然也。先生因移營杭口、聽候曾公進止。時李元度攻湖口急、謂旦夕可圖克復。曾公因檄先生至湖口相度形勢、並面籌進剿機宜。先生單騎赴南康、遂由屏風至湖口。見石鐘山賊壘憑高而堅、外江水路尚爲賊據、因言湖口未易猝復。統籌東南大局、必平崇、通、復武漢、以成建瓴之勢、天下事乃可以有爲。曾公因

奏令先生回援武漢、兼以彭三元、曾承堯所部寶勇隸之、合五千人、而劉公蓉亦自南康大營隨先生行。先生令李公杏春分部中營、令劉公蓉分部右營、進規通城。九月初五日、進攻通城東南山下。先生自率親兵數百人、沿城近處審度形勢、以規進取。賊初據通城四五千人、而義甯州敗賊尚萬餘人、屯聚崇陽之桂口。聞官軍進剿通城、亦分賊來援、於城西門外築大木城二座、抗拒我師。見先生登山瞭望、所帶兵無多、急出擊之。先生令軍士席地坐、無敢

諠擾。漸沿山呼譟而登、因回旗擊之、斬賊將三人、賊大奔。明日、先生親率中營攻城之西南、分遣彭三元、普承堯攻城之東南、唐訓方、蔣益澧攻城之東北、李續賓、劉蓉、李杏春分擊城外賊壘、悉破之、縱火焚燒。時城中諸門皆閉、惟酉西門、以通賊壘。鬩北門、以通桂口之路。城外敗賊爲諸勇所截、無可逃者、爭由二門奔入城中。官軍因尾追之、相與奪門而入。東南路攻城者亦攀援而上、大呼殺賊。城中之賊挺而走險、盡從北門蜂擁而出、與官軍出城者互相

擁擠、官軍亦有受傷者。先生分飭各勇、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大隊奔出四路截殺。飭官軍權退出城以誘之。內外堵擊、鮮得脫者。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先生克復通城功、

上嘉其勞、

賞給白玉翎管一枝、綠玉四喜搬指一個、荷包四對、火鐮一把。

十一日、進攻崇陽之桂口。桂口爲湖北南岸巨鎮、西南可以窺岳州、東南可以窺義甯。賊自義甯敗竄後、屯駐於此、尚萬餘人、意圖復襲江西、以援通城。再爲官軍所敗、不復

能自振。聞官軍至，悉竄入崇陽。先生以桂口三省要害，令平江勇之會攻通城者李原濬、何忠駿、黄策榮、方城等，因賊舊壘駐防桂口。復調劉騰鴻所帶湘勇五百以益之，爲江楚保障，且以壯後路聲援。十四日，進攻崇陽之烏龜石，遣李續賓、劉蓉由烏龜石渡江前進，蔣益澧居後以防賊之抄尾。沿江東岸而下，於賊所搭浮橋東偏駐營，以截賊入通山之路。先生與李杏春、彭三元由烏龜石沿江西岸而下，普承堯、唐訓方居後，以防賊之抄尾。繞道出城之西

北、逼近城外賊營半里許駐營。賊以官軍初至急出六七千人、分兩路來撲。一由山脊、直攻大營。一由城西、迂道以抄官軍之後。先生令諸軍、賊不逼營、不可與戰。移時、賊逼愈近、先生率所部破山脊而下、彭三元從左路堵之、兩路之賊皆敗。李杏春由江岸下繞賊壘以截賊之歸路、賊不敢復入營壘。唐訓方、普承堯從後逐之。賊繞城西北、冀由東門渡江以逃。李續賓、劉蓉、蔣益澧適自東岸堵擊而來、賊悉入城、閉門以守。復出城、以千餘人掘修壘外壕溝。先

生沿江審視、聞城內人聲鼎沸、顧左右曰、賊諠如此、將遯矣。佯爲修壘以示堅守耳。因密令各營派勇、分數十隊、暗伏兩岸要隘。又令敢戰之士數百人、用夜半負沙囊雲梯薄賊壘、緣壁而上、焚其營帳、火光燭天。兩岸伏兵見賊壘火起、環呼殺賊。城中賊大亂、遽開北門遁。伏兵截殺千餘人、餘賊皆竄蒲圻。凡攻崇陽、一日復其城。是時江公忠濟駐營羊樓司、以遏賊上竄岳州之路、與賊戰、軍敗死之。先生懼賊乘勝上犯湖南、遣李續賓、劉蓉、蔣益澧、唐訓方、普

承堯各統所部、駐羊樓峝之西、以遮賊上竄。先生與彭三元、李杏春三營暫駐崇陽、以資彈壓。崇陽士紳以僞總制楊萬年方據梯木山、距城三十里、當剿絶之。二十三日、飭彭三元、李杏春由塘泥嶺進攻梯木山、焚其巢、殺賊數十人。忽報僞翼王石達開率悍賊六七千人前至壕頭埠、杏春、三元等謀、分三路迎擊之、斃賊八九百人、因營壕頭埠。壕頭埠四面皆山、官軍以賊方敗竄、不爲意、就平地爲營、期明日還崇陽。是夕、彭三元以孤軍深入、無後繼、慮賊大

至、包山以襲我軍、宜乘夜回崇陽、幸得自全。李杏春持不可。旦日、賊大隊至、合二三萬人。李杏春、彭三元左右拒戰、賊來愈衆、環之數重。三元左耳受礮子傷、血淋漓、血戰益力。日暮回營、環顧四山、賊營屯聚、歎曰、孤軍援絕而賊勢如此、吾有死而已。二十五日、賊悉衆撲營。杏春、三元等方出迎擊、而賊已分股自後撲入三元營。三元回救、賊追戕之。杏春馳至營前、復被害。其弟光熾亦力戰死之。先生先夕聞三元被圍狀、率勇往援、已無及矣。時僅餘中營三

百餘人、即夕馳駐羊樓峒、與諸軍會。招集諸潰勇、訊知哨長先逃者一人、臨陣棄主將、不知救護者二人。劉公蓉曰、軍法不行久矣、釋有罪弗誅、無以懲後。因斬以殉。先生自起一軍、與賊數百戰、未嘗敗衄。至是、有壕頭堡之挫、餉軍勵兵、戮有罪者三人、士卒皆知軍法、以義憤相激、人忘其敗矣。初、先生謁曾公南康、潁行、曾公謂曰、君所部五千人、而賊衆常數萬、是可合、不可分、分則不足以支大敵。先生追念曾公之言、以書自引咎曰、公神人也。不用公言、以有

此耳。先生甫移營羊樓峒、賊聞官軍敗、謀急躡之。適韋逆昌輝大股至蒲圻、合翼逆大股及崇陽敗賊徑趨羊樓峒。賊分爲二大支、一支薄山而下、踰田隴復分三支、薄官軍之右、是爲賊之正兵。一支捲旗息鼓、埋伏七里坤各山内、是爲賊之奇兵。先生飭劉蓉擊田隴賊陣之腰、李續賓從石山繞出、抄田隴賊之尾。唐訓方以三哨當田隴之賊、以二哨搜其營前山内之伏。普承堯分爲二路、以搜七里坤諸山之伏。而先生所部中營欲出殺賊、因使之策應各路。賊

見訓方所部兵少、專力直攻。訓方按兵不動、相持久、始起薄之。劉蓉復從中段截之。賊亂、反旂走、爲諸軍所包、不得出、回奔山上。李續賓已先繞至山巔、截殺之。賊之正兵大敗、其伏於山內者、普承堯督兵進攻、中營策應之師從右路繞出山巔、承堯從山下蹙之、賊之奇兵亦敗。先生曰、中營敗後得此一勝、軍氣庶幾復振矣。十月初三日、賊復由楓樹嶺雷家橋循七里坤東路來犯、分股由千嶂嶺、張鼓嶺踰山而來、排列營北山巔。韋逆昌輝張繖蓋於上、俯

毆官軍。又分股由港口驛循中港而來、排列營西葉家山上、牽制西面諸營。東路大股進薄官軍、復分三路、一路從山脊而上、直逼右營。一路據麥園、防中營之横截。一路登小石山、以撲左營。李續賓循山下擊山脊之賊、先敗。蔣益澧分左營爲二、以一支奮登小石山、以一支繞山北抄之、賊衆大潰。先生亦自擊敗其中營。時劉騰鴻所部之湘勇亦適調回、與劉蓉、普承堯等分擊營北及葉家山之賊、皆敗之。自是不敢復犯官軍矣。先生乃調六溪口官兵二千

二百人、謀進攻蒲圻。時賊守蒲圻尤嚴，鳳凰山及南門豐樂門外環築大營，設立石卡，以扼入城之要路。北岸爲木城四座，以通咸甯、武昌之賊。河面造浮橋，以通來往。先生以重險難越，乃間道出公安畈，進踞鐵山，臨城西北隅。賊壘遽失其險。鐵山高二里，縣亘數里，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值。其東南爲鳳凰山，西北爲寶塔一帶諸山，形勢雄險。先生駐營山脊，俯瞰城中，分營駐山之左右，以便分路進攻。念官軍野戰則易於取勝，攻堅則受傷必多，日出兵誘

之賊不爲動。二十一日、先生乃與劉公蓉攻南門外賊壘、李公續賓攻豐樂門賊壘、蔣公益澧、唐公訓方攻五嶽觀賊壘、普公承堯、劉公騰鴻等駐寶塔諸山、截河北之賊、兼以攻城。賊盡銳拒守、官軍攻壘卡者皆仰攻攀援而上、賊俯禦之、多傷。戰久不利。先生與李公續賓、劉公蓉、蔣公益澧等駐山坡、據險休息、相與誓曰、今日不破此壘、賊勢必張、須一戰勝之而後已。因復戰。劉蓉弟劉蕃親督兵、攬稻草柴薪燒賊壘、身先士卒、直薄賊柵中、礮子傷而斃。諸軍

繼之、挾草薪以前、縱火焚燒、賊衆始亂。乃乘機奪柵以入、蔣益澧亦乘之、騰踏東岳觀賊壘以入。唐訓方亦毀河邊之壘、賊大潰。劉蓉以兵四面環擊之、斃賊數百人。先生乃悉鋭攻其南門之壘、李公續賓亦急攻其豐樂門外之壘。賊見壘卡皆失、無鬭志。諸軍乘之以入、斃賊三千餘人。於是環城之五壘及石卡重重盡爲官軍所破。是夕、李公續賓以百餘人踞雞冠山頂、俯瞰賊營。蔣益澧督所部從鳳凰山而下、防賊南竄崇陽之路。普承堯、劉騰鴻督所部駐

城西門外山上。賊莫測官軍所由入、大亂諠擁。官軍乘勢薄城、緣雲梯而上。賊盡從北門出、自相踐踏死者尤多、蒲圻克復。時湖北巡撫胡公林翼亦以兵來會、兼勞軍、與先生相得懽甚。石達開聞蒲圻爲官軍所克、遂自崇陽乘虛入江西義甯、江西之賊益劇。十一月十一日、進次咸甯縣、賊擁城自固、蒲圻敗賊亦先後屯聚萬餘人。先生至、卽督諸營會攻。賊膽落、奔潰、追十餘里、遂復其城。至是、武昌以南諸城皆無賊蹤。十四日、進至山坡、賊復以數千人迎戰、

官軍一擊破之。十七日，進駐紫坊，與巡撫胡公大營會合。先生即往見提督楊公載福於金口，商度進剿機宜。二十八日，與胡公分路進兵。先生率湘勇三營，從東路駐營洪山南岡。胡公率所部及普承堯、唐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隄上。令九谿營兵出西路，駐營金口，爲犄角，兼護水師。時賊於武勝門之唐角築壘二，以通興國、大冶之賊船魚套口。白沙洲築壘二，以護江面賊船。望山門外八步街口築壘二，一防西路京口之師。中和門外十字街口

築壘一、防中路隄上之師。小東門外築礮臺一、東西附城坡上築大石壘一、高與城等、與十字街口大壘相對、阻東路洪山之師。又築二小壘、聯絡於二大壘之間、使中東二路不能相通。先生方駐洪山、修築營壘、適胡公隄上師至、賊遼集白沙洲八步街口諸壘賊二萬餘人從十字街衝擊官軍。胡公麾諸軍擊之、賊敗退、旋出搦戰、如是者數次、先生乃與李公續賓馳赴之、息鼓捲旗、𢿰枚疾走、至賽湖隄邊、分爲二路、一由隄上直攻附城大壘、一由隄下踰溝

越溪、經湖中洄處、以攻十字街口之壘。普承堯、唐訓方見湘勇援至、卽佯敗、反旗而走。賊不虞先生乘其後、縱追官軍。普承堯等回旗迎擊、先生已率師抄出壘北、縱火焚燒、遂破其十字街口一壘。賊之追官軍者無路可歸、官軍殲之盡。附城大壘之賊見官軍進攻、遽合二小壘賊出營堵禦。官軍擊之、賊大敗歸壘、遂乘之以入。賊皆縋城上、毀其附城大壘、並二小壘破之。武昌東南賊壘皆盡。先生與諸將議曰、武昌城大、可襲攻、必悉毀其附城賊壘、而後官

軍可以薄城。又賊西路八步街口二壘爲我陸營通江要路、守之則我之軍糧無由而達。北路塘角二壘爲賊通興國大冶要道、守之則賊之軍糧無由而斷。十二月初二日、先生於鮎魚套港内搭造浮橋、率兵直攻八步街口二壘、以奇兵遥望山門、襲壘之後。壘高而固、官軍盡鋭薄之、立平其二壘、西路賊壘亦盡。初六日、遂分兵薄城、胡公攻城西北、先生攻城東南。大東門礮臺踞蛇山脊、不能掘壞、官軍乘閒以雲梯薄城、緣而上、縱火城上、延燒礮臺火藥。城

中大亂、賊悉精悍堵禦、官軍屢登城闕、皆爲賊所阻、莫能進、多負傷者。賊從塘角經沙湖尾、謀乘官軍之怠擊之。官軍分駐小龜山、雙鳳山、並力抄擊、截殺數百人、賊大潰。初十日、遣李公續賓攻塘角賊壘、三面圍攻。李公親督兵從礮石中衝入、緣柵上、奪入賊壘。適以火箭延燒賊營火藥、賊驚潰。官軍復從壘中出、追擊之。乘勝沿江而西、毀其漢陽門外一壘。賊所設船廠在壘旁、盡焚之、殺千餘人。城上之賊見官軍轉戰西北、沙湖來路空虛、由城竇出截其後。

李公急反旂、回據小龜山以待。先生督所部由小東門城下截出、與李公夾擊、復殺數百人。由是環城西北賊壘皆盡、無一存者。先生以初六日攻城、勇多傷、堅城仰攻非策也、謀引賊出城擊之、以挫其鋒。十一日、遣李續賓、劉騰鴻出據小龜山上、賊以大隊乘之。小龜山前有石山、附近城跟。賊復繞出石山之右、謀截官軍。先生急分兵趨石山、伏山左右以待。李續賓衝山而下、分三隊、各爲一字陣、排列沙湖涸處。前隊進戰、中、後隊拔旗不動。前隊退、則中隊進。

中隊退、而後隊又進、循環不已。賊久戰疲、忽分大隊、由城跟出右山包抄中營之伏於山右者挺出迎戰、賊反走伏山左者截之、斃賊千餘人。賊見抄後之師爲伏兵所敗、急以大衆衝其伏。伏兵佯敗、賊乘勢窮追。伏者回殺、先生隨出兵截之、斃賊又七八百人。賊拒城以守、乘夜於望山門外修葺石壘二重。十八日、胡公飭中路各營塌破其前壘、賊復加修浚壘高與城等。先生以白沙洲賊壘尚存、謀並攻之。二十日、分三路進攻。中路各營攻白沙洲之壘、湘勇

左右二營攻望山門外之壘、先生率中營、攻大東門。復分兵踞小龜山、防塘角之賊、各有斬獲。二十三日、遣李公續賓出窰灣百眼橋一帶、截賊饟道。賊出七八千人、由塘角經小龜山沿湖下、以抄其後。先生飭劉騰鴻、蔣益澧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前後夾攻、賊大敗。殺千餘人。賊自此餒甚、擁城自固、不敢出隊矣。

六年丙辰、四十九歲。

正月十二日、先生移營洪山絶頂、留後右各營仍駐南岡、

以成犄角之勢。先生度賊必乘夜撲營，每夜遣兵偵探。十三日夜半，賊果以千餘人來襲，突與官軍遇，敗之。明日，飭劉騰鴻、登雙鳳山擊大東門之賊。賊以千餘人縋城，又於小東門出千餘人抄後。先生自率中營迎之，從湖涸處分二支繞賊左，騰鴻亦分二支繞賊右，四路夾擊，斃賊六七百人。城中賊由漢陽門出數千人，繞沙湖之尾來援。李續賓、蔣益澧等出小龜山，直逼沙湖，敗其援師。二十四日夜，賊千餘人來撲中營，猝抵營前，幾登牆矣。官軍以大石擊

之、先登者皆殪。嗣是每夜來擾。二十六日夜、先生密遣兩軍分伏來路之左右。賊果以千餘人來襲、既過而後起截之、斃賊數百人。賊連夜皆敗、不復敢襲營矣。二十八日、賊復出數十旗誘官軍、官軍不爲動。賊忽於塘角出千餘人、從隄上牽制左營。又於大東門、小東門出千餘人、直撲洪山頂何紹彩之營。先生率中營從城跟包繞賊、反居其中。四面夾攻、斃賊六七百人。二月初三日、賊以官軍數緣城跟抄擊、出數百人擱藔湖之隄、以斷城跟之路。先生飭劉

騰鴻𨖚擊。以鷹嘴閣下有伏賊，別遣一軍護其後。賊於隄上迎戰，官軍分三路抄之，乘勝追越鷹嘴閣。賊復以千餘人伏十字街口長虹橋下溝内。城中賊見官軍寡，急以大隊分三路，一接應鷹嘴閣伏賊，一出長虹橋助戰，又以一支渡鮎魚套，循隄而上，於長虹橋對岸隄上列陣以待。官軍抄至長虹橋，突遇賊伏起，劉騰鴻方與鷹嘴伏賊戰，不能往救，羅澤南乃督軍立於橋南，用劈山礮轟之，傷賊頗多。適各路援兵俱至，賊大敗，走入城。初九日，湖廣總督

官文公命水陸各軍南北夾攻。先生飭各營製長梯三百架、多備土囊沙袋稻草、填城下之溝。又置大礮山巓轟擊之。分兵進薄四城。暗遣健卒負長梯至城下、寂無聲。凡列三十架、緣城上。賊始知之、礮石俱下、先登者皆傷。又有從而繼登者、至日夕乃罷。自是連日攻城、賊負固相持不敢出。先生以下游青山窖灣一帶爲陸路接濟賊糧之道、撥兵數千人駐紮其地、以斷絶之。窖灣在沙湖尾、湖水所經、建石壩以遏江隄。先生與李公續賓先往相度、率數百人

橫列隄上。又以數十人沿江上、覰賊泊船處。賊四五萬人由武勝門出、橫亘六七里。前隊八九千人、直逼隄下。先生以寇衆我寡、隄廣不能戰、必據險乃可。乃退駐港左。賊亦進薄之、列於港右。先生預以鎗礮手百餘人伏港低窪處、令官軍反走。賊追之急、甫至壩、鎗礮齊發、先生回旗擊之、賊大敗。適各路援兵亦至、凡斃賊五六百人。而賊先分兵駐紫金、雙鳳諸山、見官軍赴窖灣、度其不能遽歸、盡由武勝門城跟萃於紫金山下、謀徑赴洪山大營。蔣益澧督兵

禦於山右、劉騰鴻禦於山左。時騰鴻全隊駐小龜山、賊不得踰小龜山而上、乃由紫金山之南橫出小東門、與大東門之賊會、又衝而上。各營橫截之、以數千餘人禦賊數萬、賊終不能逞。窰灣官軍歸者又往會擊賊、大潰入城。二十三日、賊數百人復出小龜山大東門搦戰。先生令所部分應之。小龜山賊遁、官軍追之、因駐其山以待。賊復由塘角出二萬人、列沙湖溝之北。分軍登紫金山、從沙湖之隄上與官軍相持。先生乃自督軍、先擊退大東門之賊、飭劉騰

鴻等同踞小龜山、用劈山礮擊隄上之賊。又分兵奮登紫金山、賊遁歸溝内、而排列溝北者如故。復據紫金山及隄上搦戰。官軍冀誘賊踰溝、復合數百人追隄上之賊、至紫金山下溝内之賊見追兵寡、果踰溝來抄先生督大隊分路應之、横截紫金山之賊。賊悉爲官軍所包、大亂、斃六七百人。二十五日、遂分湘勇右後二營移駐窰灣。二十六日、先生親往窰灣、與李續賓、劉騰鴻等巡江畔、以圖截賊糧道。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力戰隄上、殺賊數百人、

追抵城下、賊閉門自固。先生率所部繞城審視、以定進攻之策。從大東門至塘角、賊無有出迎戰者。時江西吉安失守、瑞臨、撫建皆爲賊據。曾公屢檄先生回援江西、先生上書曾公、言、今歲之圍武昌、與去歲之圍九江形勢不同。去歲圍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即南岸東路之湖口、西路之瑞昌、興國、皆非我有也。即合攻九江破之、亦一孤城耳。今歲攻武昌、北岸爲我有、南岸爲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爲我有。所未合圍者、下游一面江路耳。現派

李迪菴、劉峙衡紮營窰灣、斷賊青山陸路之糧。楊厚菴軍門已料理水師、下泊樊口、斷賊水路之糧。孤城定難久踞。俟水師一炬之後、大功幸成。回援江西、易易耳。即不然、當合迪菴、峙衡與普欽堂、寶勇由武昌攻大冶、興國、乘此入江境、以復武甯。俟麾下之命。澤南仍率所部駐洪山、與賊相持。天假之緣、武漢克復、當與大營會於潯城。或一時不能得手、亦必與此城相終始。天下之事在乎人爲、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自灰其壯志也。蓋公以武漢繫天下大局、

方與楊軍門議、斷賊水路接濟、力圖攻復兩城、始定回援江西之計。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初一日、大霧漫天、咫尺不能辨。初二日、賊出千餘人、焚小龜山下民房。先生派兵迎剿、自率中營、陳於大東門外田壠、見小龜山賊敗、繞城截之。賊窺守營兵無多、開大東門出隊萬餘人、掩旗息鼓、疾趨撲營。又一支由小東門出、以禦我接應小龜山之師。又一支由中和門出、從賽湖隄包抄而來、約二萬餘人。漢陽之賊亦過江攻胡公隄上大營、彼此牽制、

不能相救。先生勒馬迎戰、歷二時之久。先是、先生與諸營約賊大隊出、即以白旗標示各營。各營見白旗、皆趨救中營、守營兵並力衝殺、賊大敗。乘勢追至城下、環城鏖戰如雨、有小子中先生右額、傷甚、血溼衣裾、猶力戰。逾時而歸、劇甚、日夜危坐不眠、與在營諸將議攻城方略。初五日、口占忠義祠楹聯、授左右書之。初六日、病益甚、不能起。口誦諭、念時事、無一語及其私。忽睜目指几席間、意欲作書。左右濡筆伸紙以進、先生仰臥、書曰、願天再生幾個好人、補

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豈蚩叉。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初七日、神散氣喘、自知不可爲。適胡公來視、先生張目言曰、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鼎均無乾淨土矣。初八日早、汗出如瀋、握胡公手、言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胡公具先生死事狀奏

聞、奉

上諭、胡林翼奏、道員力戰受傷殞命、懇恩加等賜卹等語。布政

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以在籍生員倡率生徒、辦理團練。嗣因楚省賊氛猖獗、率其鄉人自効戎行、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朕嘉其忠義奮發、屢著偉績、由訓導超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方冀其攻復武漢、殄滅逆氛、克膺懋賞、兹因攻剿武昌、乘勝追賊、直逼城下、受傷殞命。覽奏之餘、深堪憫惻。羅澤南著加恩照巡撫陣亡例賜卹。伊父羅嘉旦著賞加頭品頂戴。伊子羅兆作、羅兆升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朕褒恤藎臣至意。並著於湖南本籍

及湖北、江西地方建立專祠。其湘鄉縣士民弁勇打仗陣亡者、著一併入羅澤南本籍專祠、以慰忠魂。欽此。旋奉

旨、予謚忠節。

今上初元、命湖南巡撫遣員赴本籍家祠　賜祭。先生所著有周易附説、讀孟子劄記、西銘講義、小學韻語、人極衍義、皇輿要覽及詩文集八卷。其言語行事散見於諸家者、則有同邑楊昌濬尊聞偶錄、甯鄉劉典從戎日識、湘陰郭嵩燾思舊錄及先生所著家訓、亦足以見先生之學行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5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35
页数=835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12
SS号=12365612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5.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